

財生切恐各人未知當職新準省創團結因依今急遣職吏范榮祖星馳前往本場撫定兩場亭戶作過者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歸還本司見行橫帳選官前來散還本錢各各仍前着業截自此榜曉諭既到之後如有再犯本司自當重治施行其目前縣道已追到人帖縣竟將爲首又速行斷治所差追捕人日下權與抽回具邊稟申

曉示亭編詞訴各有所隸

照對禁暴事屬前府蓋課事屬本司一心體公各盡其職切無彼此之分今春飢荒小民拳擾訟海亭戶

往往相擬制府已遂到施行鎮定外當職自交領益事以來有編戶訴自官爲亭戶劫奪者有亭戶訴日前爲編戶殺死者當職以其犯在日前事屬制府或判示或移牒一切請制府竟自施行制府委由或間有移牒本司相關者本司亦已明白回牒並無一毫黨私之意今來積欠本錢並已散還三麥登熟旺月在近切仰諸場亭戶各各改過安心着業我自四月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輕者本司自行追治重者仍與追解制府切恐亭戶不曉事者恃本司爲父母官司自贖罪辭後悔莫追所合明白預先曉諭自交



事以後凡涉借糧詞請開列下項

取會須知事宜

鹽場抄具須知冊皆是贗寫古本事體日變區處日別場鹽風俗在在相同須是場官知時識變契合天理別具今日見行拘催之法起運之詳取於亭戶之出剩者何項分隸付於網梢之墻打者幾何數目裁酌區處公私兩便庶幾無負於今日朝廷變通寬額之意本司虛心願俟以憑公行

戒諭倉庫欺弊

本司久不專除正官今當職濫切鄒部準省創旨權正爲團結專力各爲保守以濟時艱團結之法合先有以養之司只今契勘各場未散本錢急先指置後散不可拘守舊來弊例又訪聞亭戶本錢官吏不獨欺取於既散之後又且搜借於未散之先上下交蔽弊倖非一當職既以鄉人暫持鄉節共救艱難但欲力行好事不忍掩人不備陷之於罪若倉庫有欠速行補足先與明告却當差官點數文字纔足即欲散錢臨期或有缺失法所不恕

行役團結亭丁

本司備準省創指揮專一團結亭丁訪聞舊例上戶



不屑入甲止將中下戶入冊又是具文不費從實結  
定迺相覺察以致近日一番擾亂今仰不問上中下  
戶比同編戶一體置牌結罪保明十家結為一甲輪  
月進充甲首應充甲首之戶常切告報同甲之戶各  
各安心着業保身慎命度此艱厄再見太平如有生  
事之人即時同共焚絕如其不伏即時申聞本場具  
解本司重作施行一人身做身當一場無灾無難如  
不申聞同甲坐罪上戶本不與下戶同列聽令備丁  
私僕充之總統之權只在場官一人每十日一次喚  
上甲首點名告戒若呼喚統率則在場官各自審擇  
合于入得力者為之自場官至上戶以至中下戶雖  
貴賤不同願同心併力此各是自家切己之事朝廷  
施行正是為吾民計切湏日下結定申來以憑回申  
朝省照應日前亭戶擾亂多因官吏貪刻今次團結  
亭戶全在場官任責截自團結榜諭之後亭戶如有  
再犯重責典刑場官先從按劾場吏并責重典今當  
時艱各宜對天發誓改心擇行悔過修善祈免患難  
非復比舊時事可肆曾臆矣

又

團結亭丁條省劄見今專委緊要竊近今不問上中



下戶一體排爲十方爲甲輪月爲甲首者蓋以上戶  
從來與下戶勢分相隔才屑與之爲伍故須先令逐  
戶排起其間上戶聽令用當直備丁等當官使場監  
可以一體點名也實則團結自是上戶合行自爲保  
護鄉井之計只係上戶切身之事今於排定之後仍  
從逐甲使上戶主之但不親身到場與下戶一體點  
名耳其逐甲十戶之內或無上戶亦須上戶通管犬  
抵圍結編民亭戶皆各鄉曲自做而官司總其網近  
如大高傳監場東江楊監場圍結各有法編民亦倚  
賴之所在風俗不同更帖諸場於十甲排定之後禮  
議上戶惟與主維而場官仍照元行自總其權本司  
於散錢不許上戶干預者爲上戶絕後患免官司督  
責也於圍結再勉上戶主維者爲上戶防近患免盜  
賊窺伺也兩者並行而不相悖請場官明諭知本司  
斟酌之意

呈行官負便宜

藥瀆對病方能你效大凡官負多是不知風俗利病  
只憑案牘施行皆不對病之藥也若益場利病民困  
愈極則官課愈虧是爲公私交受其病官司一味頑  
法督呈員徒查其病耳當識切官在浙西曾爲孫提舉



徧行諸場討求子細孫提舉盡行寬政鹽課反大增  
蓋藥對病耳當職自爲提舉官民情隔幕無由得知  
被命以來訪求兼旬雖荷官負士庶有以利病告者  
尚未能盡悉除前此已置冊分類抄要及將續收文  
令廳官抄類畢日逐項責擬合如何施行庶於民疫  
日瘳且不孤諸賢見教之美意

禁約調士干求

舊來以鹽場爲非理取錢之地所在江湖之人挾書  
干撓今欲更弊一新牒帖本司所屬官截自今不可  
爲人發書仍帖場有挾書到場者勿受其無禮者解  
來又聞省部人吏遊游調衛人與本司人吏本司人  
吏轉而達之場監者尤多於官員之書訪聞諸場公  
吏亭戶艚船之家皆曰羨錢應酬倘本司人吏真狀  
自今不得發游謁書與諸場若上司有送到者但據  
實回荅今時艱如此聖治更新不可再發書冒矣

禁約欺詐

照對本司今免專人免牌匣免巡尉司巡鹽層免主  
管司茶層止有場監青冊當職終日坐廳聽從當廳  
投下以免日前文憑重費應日前分司廳害民事件  
盡行掃除以奉行聖朝新政一切與民更始如有仍



前在私欺詐及窠頭門房或私於客店關鎖平民並許被擾人陳告

曉諭亭戶納鹽

亭戶煎越有利本在諸色糞糞之上官司白令納鹽而又日日鞭撻之遂反在諸色品目之下今本司奉行聖朝新政盡禁文憑泥鹽倒籠高額雜弊盡改亭戶日前未還之錢當此艱荒百姓一錢無討處亭戶動成百數請錢此時若不作急赴辦是自絕衣食道路也是不顧父母妻子也官有定額只得懲治矣備榜仍請場官善督之

差場胥走避文字

諸場統催都催都長等掩取衆戶本錢雖是其利常受本司督責極是其害其實於官無補不過本司人吏下連各場監官使官錢轉爲文憑錢下戶不可赴愬久之上戶亦自敗亡耳今雖一切省免切恐上戶知利而不知害尚有陰執其柄所合申徹又有都窠首之役向來多差上戶今轉而歸之中戶一番充應家破人士蓋編戶充保正間或接官亭戶充都窠首常用接官縣送公人下鄉尚有時節場監胥甲催糧並無虛日名爲脚子一步不行而抑都窠首還糧船



之費身爲公人不繳青冊而強都籠首受繳冊之苦  
如此淪洗中戶日長而本司根本之地空矣自今並  
不許諸場差籠首就將今來圍結十戶爲甲每月  
輪甲戶催鹽周而後始脚子不許討茶飯應于申狀  
月冊並仰諸場輪差脚甲交迎如縣道差手力充直  
州之例榜帖行

禁約綱梢運捕積弊

綱梢盜賣官鹽反駭官袋運數固是綱梢積弊亦紛  
本司不依時依還水脚錢及鹽場鹽倉兩處官吏皆  
有常例錢本源不正難以律下今本司一盡還令  
得水脚錢蓋倉鹽場並不許循習舊例取受多卷以  
其所得兼其所有綱梢亦可少寬從此一新矣牒主  
管司照已判先虧欠少免監者先差蠲免以示旌別  
如運二百袋者先支水脚錢一百袋候運到支湊足  
二百袋責罪狀既免舊欠又支官錢自今以後不許  
少欠升合仍帖倉場取各官朝典狀專秤決配狀並  
不許乞取綱梢分文仍榜倉前見運到鹽催交足

委官定秤

二十七日吉辰請程提幹同所委官各場定秤官場  
兼僉陳燕僉早到支鹽倉先定本倉文入秤則以示



網梢使之通知却到各場喫亭子。舊裁減向來多受之弊量與斟酌以補網梢在路耗折使可經久通行向來網梢多取鹽場之鹽亦緣支鹽倉交收網梢官氣鹽一如鹽場交收亭戶入納鹽掃掠掣取用大筒大杖可容三四斗者自奪其鹽每一網船到倉開用七五袋鹽狼籍又聞一船到洋用索費錢一百六十貫專科所取最多監官以至門子轎者皆有常例梢工若不多取亭戶鹽沿路盜賣錢從何來今乘欲革鹽場多取合先革鹽倉多取然一倉吏卒衣食於此譬如鼠穴此窟塞了他窟穿矣今除前項積弊嚴行禁絕及分司屬已罷不計乞覓及監官必能作弄弄絕弊例外其見在倉眾請提幹同所委兩官同支鹽斟酌明破些少食利聞向來王撤岩爲提舉日諸場亦曾行此當職昨爲浙西轉般倉分司亦爲倉眾申聞朝省明給食利此亦參酌人情同期於經久可行者也

所委官回申定秤裁減食例等

向來鹽倉取網梢錢數大多以有分司廳百色陪費也今奉朝旨省免分司其他提舉本司又一切禁絕吏卒待取更復何名事坤輿補各負家火姑從眾官





斟酌減定之數過此更有乞覓被糾捐衝廳陳告犯人定行追上決配然事例既減倉聚亦何能盡給牒主管司喚上倉聚擇其強壯有用者稍稍畏謹者存留其老弱已不任事并平日害人者汰之使各別求醫藥以赴口食仍帖倉照應其錢數已從裁減若零盪食例却非本司之所當言仰本倉自爲斟酌但得不苛取細稍足矣

帖各場籌納糧數

今次散錢亭戶各齊手曆點對已有憑據但諸場體例不同有等斤者斤有大小有等斗者斗亦有大小有等石者石又有大小各帳序到廳取對亭戶手曆不對臨時審問打籌未免費力今截自六月以後諸場遣登亭戶前來請本可於各戶手曆上明批本戶納錢雜幾斤組計幾錢幾零若干又於所申總單中間列逐戶數目一同庶幾本司善策數遠錢一見便了上下簡便亦免致權問亭戶預帖諸場取遵稟申一日

引放詞狀榜

當職近因時艱未寧不敢輕受詞狀管出曉諭舊與吾民且皆以息心省事祈天之命爲意吾民未甚相



信多據狀入司前收受人戶訴命

目六月內爲始明出受詞日分瀆至約束下項

一有承平之事有艱難之事承平時節別無憂慮略  
有睚眦便討分曉人情然也多訟宜矣若艱難時  
節且叩天地神明保全自家性命其他些小何足  
計較而暇於訟也哉今時節艱難矣敢瀝心腹賢  
賜以與吾民言之自昔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民  
苦惱何可勝談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養天  
下三百餘年前古無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誅戮小  
亦鞭笞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

恩矣古者百姓常被誣讒多死邊疆太祖皇帝

以來始專置軍人容養百姓終身田里安樂矣古

者因各爭戰取稅繁重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而

稅賦薄矣古者行杖民多致死太祖皇帝折刑

一百止斷二十而刑罰輕矣古者不問貧富皆用

當官司差使自我宋均出鈔錢在衙前雜直而民

不知徭役矣古者多巡符遊幸凌築土木或萬里

起夫自我宋一切事安靖而民得休息家矣太祖

皇帝如天恩德已不可悉數况自南渡至今世世

聖君並無失德自宜配天萬年永享太平今偶厄



運沿邊諸郡生靈肝腦塗地甚至浙西亦被其擾  
誠言此禍誰實致之皆是我輩生長太平不識好  
惡獲罪多耳士大夫不救民而反害民偷官錢打  
關即借周公孔子之言文盜賊小人之行天如之  
何而不怒富家大室不惠鄉井而反禍鄉井開羅  
長價放債吞併田連阡陌不納官司升斗之租州  
縣舉隍反訴官廳吏爲永障戶門之計天如之何  
而不怒小民之爲農者多無藉賴租爲工者多苦  
竄欺罔爲商者多假僞虛擡爲公吏走卒者毒害  
無厭爲地捐秤斗者欺騙太甚爲販海者多劫盜  
其誦話之智共爲保衛之謀移其計之費共爲  
保衛之用是千萬人之心皆以太皇之心爲心是  
即上天之心是即太祖皇帝之心外寇必消時節  
必寧他有小事自然得平

一除前項勸諭息訟外有不能小忍而必欲訟者亦  
擇而後受非經州縣次第官司不受非已斷不平  
不受非戶絕孤孀而以婦人出名不受自刑自害  
狀不受着布枷紙枷狀不受投白紙狀不受事不  
干己不受事不屬本司不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不  
明該年月姓名實迹不受匿名狀不受狀過二百



字不受不經書鋪不受

一六月十八日受常平司狀六月二十八日受鹽司  
狀自此每十日一輪流五更一照受狀當日聽判

遷外扛雀募錢

立法之初每提一袋用官錢三十五文足雀募百姓  
扛袋墮下船名曰外扛今三四十年不支反將舊日  
用錢和雀之家籍爲定額自令扛鹽場脚一番追呼  
外扛反用一番陪銀陪項天下豈有陪銀白爲官司  
客作之人哉彼豈不喫煙火之人乎流弊成膏既白  
令亭戶納鹽又白令外扛扛鹽今本司既遷亭戶蓋

江西歸來年餘但聞萬春莊害人又自今年交割提  
舉職事以來但見人戶間訴萬春莊之害一向理會  
鹽專利病未嘗考究萬春莊因何而置以何項物業  
置到其置之米欲何管計多少收支如何請僉廳者  
究劉提舉無端置在害民始末當此時艱苟可少救  
民瘼者亟議區區僉廳書擬呈當職再照得官司拘  
沒田產官租未嘗不害百姓劉提舉因估朱思恭田  
業七十畝遂違法埋塞水利白奪民產湊附虛數割  
名萬春莊皆是有名無實本行之日久逃亡日衆拘  
催無策坦然恬憚專人搔擾一路去歲收米僅二百



石不過分助小兒米與府學而止府學自有學糧小兒自有慈幼院正不待此白奪之米歟怨為德其亦甚矣方今時艱聖朝寬大寬卹便民之事已無不行本司職號常事救民其本職况堙塞水利尤本司所當禁戢豈可身自犯之乎戶墜丁產業尤本司所當主張豈可身自奪之何人從吏作此怪事以貽無窮之害哉自今歲德祐元年秋收為始並行住罷水利者放還水利亭戶者放還亭戶其吏人元沒官些少收充常平司吏見欠虛祿仍減元租十八分之三以寬佃戶其已逃亡者住催以仰稱聖朝寬大恤民之

意榜帖所屬州縣場監并榜行司前及紹興府直轄  
通知仍牒住司照應

茶鹽司元撥到亭戶亭田

石堰東場

呂元應田一十五畝一角

石堰西場

張秀發田五十畝二十二步半

周之澤田四十三畝二角五十二步半

楊觀國田二十一畝二角五十一步半

高穩田一百三十四畝三角五十九步半



又地三十二畝二十九步半

鳴鶴東場

陳夢冬等田九十一畝一角十三步

鳴鶴西場

張辛三等田三十畝二角

穿山場

顧添十七田四畝二角二步

大嵩場

舒元乙娘等田三十五畝一角二十步

又地四十畝三角

山六十八畝二步

周之士柳再五等佃大嵩官塘一所

甄彌之屋地一所

徐姚紹興傳門買田

李秀田三十畝五十八步四赤二寸五分

葛手秀田六十畝二角五十九步五赤五寸

徐秀田二十畝二角四十九步四寸

上虞縣皂李白馬上妃前蓋四湖

共計田蕩池地一千八百四十五畝三十九步半



奉 台判並照放

戶絕沒官及爭訴請佃并獻到官

慈溪縣永壽寺田一十二畝 一角二十二步

佃

鳴鶴寨爭佃地一百二十八畝一角二十六步

定海縣塗地史趙兩將互爭佃請分佃

史府確院佃二百二十五畝一角五十六步

趙府沂王園佃位佃九十五畝二十步

奉 台判照減額

吏沒田及本司回買田畝

此項今秋須仰借米人實納自來違將倉中  
決配社倉官并行根究

三曰歛散之弊倉倉率是社倉官先期下倉用撥  
土攬和或以私家無米易倉中之好米至秋歛  
待却一色要收好米且有掃地米鼠糞米等語  
色苛取并多取斛面甚者尚償折約

此項如有再犯許貧戶聲訴定當施行如前  
件拘將計贓約束

四曰倉官主貴串為欺之弊元約社倉官三年一  
易今乃遞相容隱客易障 勿元約每遇



欽差管監現今不差官而社倉官才難重名  
雖監而實未監以此貧民日苦無聲訴之路

此項照元約契勘已及三年者須與更易其  
各人互自監臨者各取保明罪狀申訖差官  
點檢如有不實官員本社倉官與互為雙重保  
明人同倍備

以上四項皆社倉官之弊也若社倉之得以行其  
私又皆因常平司吏人取受稅與賂賄為常平官  
者不得而知當職近革益場官之弊先責益司都  
吏以下決配罪狀應于諸場不復到司並是當廳

投下今此欲革社倉官之弊先責常平司都吏以  
不下決狀當職未回司以前文字直到住司當廳  
投下將來回司以後直到本司投下並不下司  
保豐稟榜

本司承當其外帥參等列劄仰恃隆寬輒有公請  
見本府保豐稟砌造之始為水利設也近年以來城  
內外堰壞碶關多不修治水利有泄而無溜其屋間  
之泄無如洪水灣之甚也且田苗秀發之時當為積  
水蔭溉之備况保豐吳每遇夏秋發漲必用築木  
塔見得渠河無而不必有也





乃那

生

管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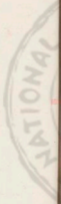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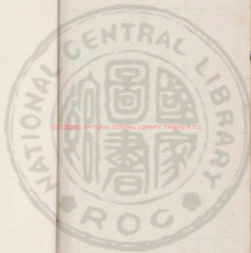
滿

。

勿論當以水利為急故遇差急啟建以興利除害為  
第一義既有所聞不容緘默會議願鳩私財公費欲  
乞台判備榜曉示仍委官一員提督擇日用工併差  
帳前提舉官一員同共監管實拜王盟之造本司逐  
與補榜仍差本司龍頭監場陳兼僉提督併織制司  
請差帳前提舉官同共董役日下與工本司總於之  
支姑那助官會查詳冊具規畫摺疊並請歸曲諸道  
尊僉議行之

慈溪縣志卷之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52 2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929 v.22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二

講義

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六經義理渾融本不易說諸儒講說精微亦何待說況其庸晚失學每讀先儒經解惟有拳拳敬信愧未能行得一句何敢更銜浮辭三廣文先生與前雍衆職事先輩乃誤以某爲守有志於此者借之講席俾誦所聞某辭以今日之所指不在講說而在躬行此真悃也乃辭至再而

昌治求區區之素見謂終不若反而





相以

仁耳更析指教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竇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

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秘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性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自大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大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稟者即天虛靈臺撒超然物表塵凡片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

無缺統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



者上為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  
以過於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  
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為  
吾儒之異端莊列之齋誕遁入禪學又為異端之  
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奈  
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  
性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  
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  
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  
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

一切反而歸之乎聖乎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  
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大極性命等說乃因  
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  
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  
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  
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  
深戒學者乃自徇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閔躬  
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為酌水計  
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甯著必既其根既  
其根為食甯也又弃其根而不食何見也正窮



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之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爾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可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奉於躬行者如此此晦庵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其嘗竊謂明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處征逐往往至於忘區與父母漸疎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弊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疎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處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說



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尚當謹之哉

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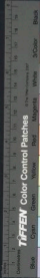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誰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蕩車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

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蓋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貢一以貫之此謂多學正所以求為貫通不可不致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於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為一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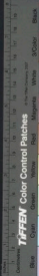


之說李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  
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節略志氣之  
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說以爲天下  
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文  
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於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  
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  
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爲呼此有物混成之  
說也而可以亂聖言故愚管攻其故其端蓋自春  
秋戰國來矣夫道卽理也粲然於天地間者皆理  
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  
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於路謂理爲道  
者正以人所常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  
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  
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  
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  
之講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  
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既衰學校既廢上無與主  
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於當世者  
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  
從衡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



而為橫議則為若聃之清虛則為莊列之寓言則  
為騁術之詭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於當  
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於一時不得志於當世  
者其說雖高而禍乃及於萬世凡今之削髮編衣  
唱佛焉祖者自以為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  
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刺之條談也凡今之流於  
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為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  
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屠割之流毒  
也天生夫子不於他時而獨於春秋之由正使於  
衆說淆亂之際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

道為天下萬世之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告惟以  
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取信獨於由是之必設而告  
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於子貢之被問而告以一  
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於功深力到之餘更  
求提綱挈領之要天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  
於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  
盡略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於此  
章節略忠恕之語而徑為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  
之名也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  
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精學之功講明之系也



TA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  
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并局以之一辭而去  
之是自成一貫他无講求已大不可說可併去貫  
字單出言一論語本又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  
此理哉愚所謂讀語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  
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懲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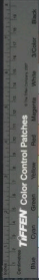
餘姚縣學講義 卷之九 元年乙亥 同司紹興

餘姚縣學震之所爲遊學舍諸長上皆覆之所  
嘗以教令茲承之細部深蒙諸長上臨壁之翰  
謂文公朱先生亦常持此常平之節此邑又

其所嘗經從之地以震曾讀文公之書俾誦所  
學其爲謙德甚至而其爲說亦切矣然震嘗謂  
講書正非文公之所以教也文公講學三十年  
未嘗爲講義惟過王山者有講義亦不過錄問  
答教語雖過餘姚之學而無餘姚縣學講書之  
事震何人而敢僭越况近世講書講者非所問  
聽者非所疑正文公曠昔之所戒耶辭至再三  
不獲已姑道區區鄙見以謂言之不若行之耳  
未知諸長上以爲如何更乞賜教爲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謂言或過其  
行則古之人以爲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神  
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  
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二綱  
五常微之爲簿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  
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嘆天何言哉而謂子欲無  
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  
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  
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  
自楊氏爲甚蓋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

孟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老氏清淨儉嗇不  
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  
高者論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  
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於言周程既沒學  
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  
談禪世猶知權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  
世因誤認禪學自爲禪學以僞易真是非貿亂此  
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於揚墨  
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  
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





異端之弊此其揀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  
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  
不可顧乃撥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  
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好轉以欺世風  
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  
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揀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  
而深以言之輕出爲耻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  
類惕然愧耻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  
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  
行日以脩 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駁駁陷入虛誕  
欺罔之域則可無負於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  
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  
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耻與不耻徒其可不言  
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三

策問

吳縣擬試策問三道

辛酉科

問諸君子以七尺男子軀竄天地純剛至正之氣斬然露頭角出應 聖天子明詔將明目張膽庭

天子殿陛間奮筆直言天下事邑大夫舉彝典先暮月規虹霓欲吐之萬分一而顧使塵埃衣吏立簾燭焉雖諸君子齊就之試賤有司如愧何雖然蛙餌足以得大魚砥石足以發硃刃雲色映日之祥雷聲繞殿之歡吾知斷斷誰者君子出敢以天下事為者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三

策問

吳縣擬試策問三道

辛酉科

問諸君子以七尺男子軀竄天地純剛至正之氣斬然露頭角出應 聖天子明詔將明目張膽庭

天子殿陛間奮筆直言天下事邑大夫舉彝典先暮月規虹霓欲吐之萬分一而顧使塵埃衣吏立簾燭焉雖諸君子齊就之試賤有司如愧何雖然蛙餌足以得大魚砥石足以發硎刃雲色映日之祥雷聲繞殿之歡吾知斷斷誰者君子出敢以天下事為者君



子言之方今天下事可善可賀者最爲不一姑舉其  
大者幾年姦賊之禁未嚴而申儆自今幾年鬻舉之  
風莫敢而訓誥自今幾年邊陲之警未定而肅清自  
今幾年御莊之謗未解而撥練自今幾年造楮之多  
無以貳而住造之令助於今幾年和糴之擾無以革  
而救糶之令創於今此休運之一開而元氣之胥會  
也此天地之交泰而千一之遭逢也囊封露剗無非  
保泰之辭投醮獻書莫匪中興之頌宜無復以議爲可  
也抑虞廷靡歌不以明良之慶而忘簡牘之憂成周  
儆戒不以無疆之休而廢無疆之恤後世以來見一  
事之可憂則諱然以爲憂見一時之可喜則大然以  
爲喜朝廷之局而一轉則人心之議論一移見其曰  
寒見熱曰熱而節之安危莫察焉有天下者將何賴  
諸君子方欲以天下事告豈肯令倚柱漆室者反笑  
人歟欲其必有成吐不能自遏者古有時待以尊者  
侯今之監司即天子寄之耳目以代親行者也澤書  
獄訟云乎哉巧歲之初奉書昭垂以安劾之多寡爲  
監司之殿最自是諸路之刺交上矣然熾亂之小吏  
雖誅豺狼之營道曾問否也不知濶選監司之奏由  
嚴按劾之奏濶州縣三等致劾之奏孰爲可裨聖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一汎天下之濁而清之耶古有時管以照帝載今之  
薦舉即天子託之腹心以代親擇者也資治文具云  
乎哉乃歲之初天禮游頌散終舉之有罰斷自今以  
必行自是薦舉之官聲聽矣然泉壤之恩數雖奪津  
要之請責曾敢否也不知竟與舊舉之說綉舉否舉  
之說所舉犯職舉主連坐之說孰為可裨聖政一掃  
天下之私而公之耶胡馬筆竊投鄂者感額相告者  
謂江鹵已無今日矣江面肅清宇宙再寧非轉危而  
安今日一大決勝之機歟然一軍倚邳州響震山東  
矣而漣水北門之守堅堅若何而為後圖一軍云充

化聲揚荆襄矣而澤光窺信之詩方密若何而可預  
絕必欲如淮淝風鶴之捷穴壯吾軍則根本未立豈  
何內轄司盧喝右浙私憂竊議者疑內藏真有私財  
矣撥賜方新天地劃開非洗謗為譽今日一大清明  
之機歟然奉宸庫撥助縣官驩騰萬口矣前日之久  
於歛藏者固可駢疑之淨洗御前莊撥練總餉昭解  
民瘼矣前自或涉於並緣者寧無虛數之難催必欲  
如內府山澤之葉盡就與民則軍餉未給奈何措以  
太多而輕則住造固宜也然事變方殷供億尚繁亦  
住之得乎或欲以昔辦軍食為先或欲以通行破會



爲助博採群議卒成悠二其果無幾以處此耶問  
爲議又或謂稱提會價隨所以稱提物價民情未必  
楮之換易而登楮之稱提始徐馬斯可矣然輕重  
之權不由上出可乎否也糶以不均而擾則數糶固  
宜也然數畝之家斗升之租亦救之可乎或欲綠  
賦之田產以補糶或欲括僧寺之剝田以給餉博求  
公議卒無成說其果無策以易此耶草草隱憂或  
謂計畝而和糶或計戶而和買是雖足以寬今日  
大家之憂未必不貽他日小家之苦加參酌焉斯可  
矣然便今之策預深後憂可乎否也於戲嗚呼朝廷  
廷設科正欲覩有用之學進士發策正欲伸敢言之  
氣獨前此 詔歲斯道冠運風姦厚國祥有司望風  
疑畏相戒不敢問天下事而緹緝陳言自詭考古識  
者至今羣之幸今 聖恩相逢英俊朋興而中吳又  
今吾郡公衮爲之臨照倫魁坊扁增創一新休符呈  
露聞見俱發諸君子鑑黃術之安瀾心矣一吐昌言  
中吳壯甚

問日者東宮肇筵儲位鼎新三爰爰社綬之無疆四  
海歡吾君之有子白季休哉吾生何幸拭目盛事願從  
諸君討論以備採擇歎謁先聖升已名節不敵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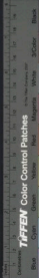


務也然古者天子之元十五即入大學而春官釋  
奠子先師秋冬亦知之見於文王世子者甚悉則釋  
奠固太子常禮尔至晉明宋文之世太子行釋奠禮  
則始臨學燕會修爲布帛何古者之常而後世以爲  
盛歟北齊僭僞禮典非所責也而太子釋奠先聖先  
師每春秋二伸常行之何正統以爲盛事而僭僞者  
乃能常行欤然則今皇太子之致謁繼此亦常禮從  
先王之制否歟尊尚師傅遊選官漆輔德之要道也  
然則成王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  
爲保則以大臣爲師傅宜亦其常爾何莫謹止欲選  
左右卑論教而皇帝太傅少傅之托亦徒以爲一疏  
豈東宮自有師傅官於天子之三公本無預而論成  
王者特後世之言歟唐世東宮官制傷先帝稱其其  
詳覽廢事則猶朝廷之有中書門下省黃贊善大夫  
則猶朝廷之有諫議大夫我朝嘗盡復唐制而此獨  
未備何歟今皇太子之官自宮師而下已一一秘  
天下選不知總統衆職與夫視職諫議者亦當儘盡  
正其職否歟講讀有程侍立有制學爲王者事之急  
先務也然古者春誦夏弦秋誦冬禮冬誦書世子之  
講習固無歲日至于漢世雖曰冬講秋某人受尚



書某人而卒不言其論習之詳豈漢於漢門陋習不能復三代之制歟三代惟欲輔其德性晁錯始欲教以政術豈三代之制不存而漢之所教者始難歟然我孝宗既有先讀經之說又有參決未久已諳物情之說豈帝王之學体用兼貫本不容偏廢歟今皇太子早晚有講宮中有講矣法從之請欲詔師質使講官任責而廷紳之奏又欲常侍立使明習兵則二者宜何先抑並行歟朝燈明之母略

問鍾大地之美者皆人才也佩社稷安危者幾人佩社稷之寄者皆大臣也以功名始終者又幾人吾於漢唐僅一二偃指其留侯汾陽平信赤族何械繫顏大度之君幾與長頸烏喙等侯也太子既定翻然去之如時雨霑足雲歸太空可望而不可親候真人傑哉雖然兵甲既洗之餘帝之施行少差叛者已爲九起而漢祚之危一髮使候不早從赤松游漢豈至是吾於此不能不爲留侯疑漁陽之擊鼓既動靈輿宗社於盜賊夷狄之手以還其君名一聞項党夜遁曾一免回紇羅拜忠信行贊狗庶幾聖門事業清水鷹揚以來善用兵者無之也汾陽王充人傑哉雖然魚朝恩輩讒沮百端我固朝聞而夕引彼且朝用而





夕罷中書令二十四位前後足得者未嘗得一日安  
其身於朝廷之上其終得以自全者幸耳吾於此不  
能不為汾陽懼夫子房之去得矣而漢室其疇依子  
儀之為唐計忠矣求如子房一日之樂不可得二子  
之去留其孰是孰非耶然去留雖不同而皆能以功  
名終始何耶身任天下國家重者當為留侯耶為汾  
陽耶敢問

浙漕宗子場策問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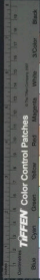
辛酉

問長庚毓秀青藜取讀盛哉宗英之文獲助於天象  
亦奇矣秋風棘綠兆戰文闈何於此時月有食之豈

所以照銀潢一派之清助虹蜺萬丈之吐者乎有司  
咸焉因得以諗月星之異月為太陰視日為太陽匹  
也日食三十六春秋書之月食略不一書何歟月食  
修刑與日食修德類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識詩人傷  
之月食豈以為常何歟將月以日而食此其以為常  
則星以月而掩何反以為變歟抑星分日之光此月  
不可以干陽則月亦借日之餘光何獨謂之陰歟自  
古皆稱日月望而食而鎮星食月獨載之唐志豈月  
非日所食而食之者星歟若然則犬狼呀喙豈尤歟  
旗或者之說有之矣陰風應之萬人懼立此何等景



象饑不謂之災歟日者清臺有占不特謂月見食且謂月犯南斗魁月與星又豈更相侵軋者歟斗爲五分爲天曆爲爵祿之柄犯之皆不可犯其魁又獨別有其占何歟魁之言首也南斗乃以南二星爲魁魁之義果安在而犯之尤不可歟歷考純災之書有曰月犯魁者有曰月掩魁者有曰月入魁者犯也掩也入也義豈各有在而災孰甚歟然乾元元年月斗入南斗魁矣是年逆竊叛將首以淄青洛未幾汾陽王復建大將旗鼓以征之安見其爲災歟大曆十二年月亦入南斗魁矣是年張獻恭首破吐蕃於岷州未幾在靈復戰于西山敗之何傷其爲五穀猶未也元和之四年月以六月犯南斗魁吐蕃以七月請降轉從爲祥若反莫然又何如是其甚歟出星翁曆史之占不足盡憑歟或人事不可盡以天論歟取問月之見食爲日爲星月與星變孰重孰輕變不虛生其證果何所緣而起德能勝妖其道當何所修而弭二變之相仍而至也何故古人之當災而不也何以諸君子神明華胄天人奧學手于然提一筆以來豈徒爲操社計爲宗社計也果能以理而析教以古而証今灼然有足裨聖政圖更生災異疏當主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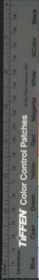
浙漕進解軍功策問一道 辛酉

問功名萬里途男兒四方志而鄉關解額苦二錢窄  
於是乎計其計爲釋之之郎於是乎投筆從班超之  
戎嘻果溢而化出者哉君中浙漕之場與貴介公子  
銷翫等庶幾拾香炭易易爾何斯苦兩泪其陵谷擔  
登板牒寒裳滿足會布衣羣帶紵徐桑梓者不若也  
諸君子得無觸景興感因思以浙之被水之利害却  
再計使者乎浙今歲旬地而水利計使職也滂傷朝  
聞符移夕遣冠蓋相望臺榭得實往者檢視失時之  
患一洗之計使之於水也亦良苦然此一時事方圖

久大計夫水雖天災治之在人世固有因水而講義  
政以救之者此特閭百姓之苦於水非治水也因水  
之溢而導之歸使後雖霖潦不爲災此聖人作事爲  
萬世功而兩治水法也若今浙右之水獨非禹所嘗  
親治者歟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其說甚明可舉而  
行乃寥寥數千載莫之續豈去古逾遠三江漫不可  
考耶世之說三江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禹貢圖說  
一出指以章九水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  
北江之說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說  
亦有關於震澤首自壘丹陽毗陵入大江者爲北



江行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分於石城過宛陵  
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  
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  
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  
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  
入于海者，惟具松一江，不見其三也。舊有安亭一江，  
由青龍鎮入海，固利者，慮其走尚稅塞之，又有白蠟  
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豈禹三江之舊迹  
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爲水，有源有委，舊  
說具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  
年，阜太湖淺，露見行菴，菴井是昔爲高，頃今爲澤，澤  
也。湖之漫漫，又不知其比舊增幾千頃，非源委之  
不究而致歎耶？深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宣興之下有首濬，以疏荆溪所受諸水，皆  
源也。而久不治，江陰而東，置運河一十四，濬泄水以  
入江，宜興而西，置夾羊干，與塘口大，其等清泄水，以  
入運河，皆委也。亦久不治，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  
源之不治，既無以殺其來之勢，委之不治，又無以導  
其去之方，是納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爲患而可誘  
之？天災耶？昔蘇公頓筆，錡之說，于朝謂震澤，固欲



便搬運築吳江岸久於吳松江之閘水也  
而慮爲災詎置千橋以易之可謂得其機要者然嘗  
考之海濱高仰江星交淤使震澤之水驟入江而松  
江之水未能驟入海正恐併吳江岸以東茫然皆一  
震澤也而何以制之耶鑿則謂淤之漸生皆原於  
江流之不迅苟東下之勢峻急則漲塞之患立空此  
說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勢中低而外仰何以護  
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其法於其下導之也吳江岸苟未易輕議蓋有其  
當異者耶王公觀之在浙也奏開海口諸浦范公中  
述之在浙也獨開震澤等浦而劉憲之按行海口也  
又謂開之則有風濤爲入之憂其說亦甚矣然憲說  
是孰非又無積中見涇函於運河底是亦古人泄水  
一法不知視浦口又孰爲要耶夫三江入則震澤定  
震澤定則浙右無水災浙右無水災則行都之根本  
固民生不墮而軍餉足事孰大於此者夫何一兩爲  
慮夫今三月猶未退望有秋者號天於野而議勸糶  
者斷舌於庭是束手無變而至視公私之交病也不  
亟是國危將安極耶伊欲禹遊之三江皆入與今吳  
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快也所置泄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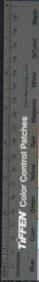
十四續皆復十江而五堰以西言木復入以  
重其泛濫之勢游委悉治圩塘復舊矣雨雖甚水不  
爲災是神禹之功德繼而我朝萬世永賴也幸參以  
安定水利之學指次第的實計行之說以告農惟計  
使之所欲亟聞亦

聖君聖相之所樂聞

賓試策問一進茂

問洪惟 聖天子龍飛御極治象咸新以章夫八  
則年穀屢豐以言乎人心則中外帖息以言章濟  
則襄漢之遊騎肅清而巴蜀之重都新復天下板  
乎無重若此宜吾民欣若更生扶杖趨耨德化之成  
矣而州縣之煩蒸階閭之愁嘆猶或聞聞於蠶針劍  
奏閭果孰病之而然耶自昔固有君臣交飭於其上  
而時亦自有私竊病民於下者曰外戚也而今欽手  
矣曰閹宦也而今屏氣矣曰疵賤之官若兼井之憂  
也而今監司郡守皆出精選必各知所以嚴而防之  
矣然則病吾民者尚誰耶夫人主不能自治其天下  
作而行之有士大夫士大夫不能盡親手細故奉行  
文書則又有所謂吏胥世久俗漓士大夫尚不能盡  
以人主之心爲心而况吏胥或行此亦足爲 於之

病耶古者唐虞官官憂商官倍則無開將俗注事  
簡雖有吏不爲姦未可知周官三百六十略計天府  
之府史胥徒尚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大數溢三萬  
庶民在官之祿既與下士等不知千里之入何以賄  
之而能使其不至於病民秦漢之間紛乎不足道韓  
信尚以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漢興事定疾吏之  
貪謂衣食足知榮辱賢十算乃得爲吏十算乃十萬  
也防其源若此猶不免於刻木期不對之謔不知漢  
世擇吏至審何乃猶不免於病民世吏八代王通氏  
嘗深歎吏任之非古唐太宗首務必官而臺省寺監  
軍衛坊府之胥吏許其入仕者猶六千人其後甚至  
牛仙客以縣小吏致位通顯夫唐豈不思吏仕之當  
革而顧優之亦甚其知自愛也概其本若此猶不免  
於躓突乎南北之煩不知唐人待吏至優何反重至  
於病其民我宋受命務革前弊堂後官參用士人  
而州縣吏給以重祿其爲吾民慮也悉矣彼亦人耳  
寧不知奉吾法景祐初嘗汰三司老疾之吏老疾當  
汰者也乃喧譁肆言何其敢無忌憚元祐初嘗換吏  
貧乏冗之類泛冗當換者也乃紛紜交詆何其難於  
變通日積月深弊滋以術或一事而並符諸言以之



督之州州之吏則合此以轉督之州州之吏則於此以轉督之民至於民則獨受督促之極無復可轉而之他非家之破即身之殞歲遷時易之官往往擯肩着筆其間而不能救而吏奸一脈則次第上下貫流通天下遂名胥吏之天下矣他若游手末作之子身未離襁相名已寄者視歲糜廩而吏祿十倍於官以重耗國用者指未論也於赫皇宋以仁立國凡所防患之也亦措置略盡誰料賊我邦本一切與仁相反之術乃陰陰出於鴉鷺行此何異堂堂天廈風雨震凌一無所撓而蟻食已殫究其間耶喜亦可

有也曰歸而通之豈無其說乎觀 眞宗朝文忠公初之法而沂公亦名臣之言於斯二者宜何從哉昔宗朝惠轎前募投多浮浪之人恣爲姦欺掌糧差役矣蘇文忠公則謂募役爲萬世之利與溫公力爭而學亦止夫役之必用民此亦國初之法而文忠公則又通遠世務之論於斯二者宜何擇乎君官之館之英志存當世密察事機必有說以處此比事雖小所關甚大幸詳以告謹毋不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二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書

通新知平江府脩齊王尚書

如世文書

十一月吉日具位謹勅書百拜獻其官下近錄街  
授遞示批帖特免屬吏無益之通啓俾具限荒便  
民之事宜略虛務實意納爾白有如此者其老矣方  
作尉自念無齡身故其民允見民瘼必以言上之矣求  
引務念而速救之兩年于茲無事不然雖誅斥不敢  
計况首蒙詢訪之及乎然某竊謂賑荒錙吳門今日  
第一事也吳門之弊極矣救平事尚有大於此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二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書

通新知平江府脩齊王尚書

如世文書

十一月吉日具位謹勅書百拜獻其官  
近緣衙  
授遞示批帖特免屬吏無益之通啓俾具限荒便  
民之事宜略虛務實意納爾白有如此者其老矣方  
作尉自念無齡身故其民允見民瘼必以言上之矣求  
引務念而速救之兩年于茲無事不然雖誅斥不敢  
計况首蒙詢訪之及乎然某竊謂賑荒錙吳門今日  
第一事也吳門之弊極矣救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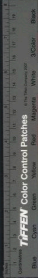
事尚有大於此



者先生清修執法之名聞天下。一曰執法法從出代  
花精效吳門已極之弊。九重之付託至重。三吳之  
責望至切。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觀聽。攸屬也。先生計  
將安出。而可稱塞予以其愚見。其策有三。一曰。祖  
宗舊制盡去。苟徇人情。晚創無用之官。使帶簡刑。清  
上下晏然如。祖宗盛時。此上策也。甄別廉貪。稍革  
泛冗科剝。其虛弊之源。講究而疏剔之。壁立萬仞。以  
示更新。使振其誦富之徒。望風不敢。審此中策也。隨  
事撙節。痛察吏奸。謹倉庫出內之司。添補過口。使甯  
民相安。此下策也。合此三策。而因指拘俗。坐視流弊  
之日。極正。天先生重。豈未必不因此少於長。豈可  
復以前日之具門視也。或至若輝荒。至吳門。既官無  
粒米。可濟鄉落。不過空言。以為勸。惟安富。郵貪。兩害  
其宜。而無使吏得因緣取賕。此為要領。其間。雖悉非  
面莫降。先生儻必為可教。而辱進之高。當時。續以告  
不備。

回王尚書

某塵埃至賤。吏也。修拜公劄。劇辱咨詢。謹恭下士。一  
至此。極其何以稱然。昨因荷探傳示。批帖之初。首見  
先生意。嚮即草裁書。百拜附東閣。今坐新班。以進未



知已倣台聽否今茲短見豈復事亦惟申述前意  
大意一言以蔽之曰汰冗官而已蓋今所謂廢運一  
幕不過向者一曹官所兼百萬倉之職耳今所謂節  
制司不過向者一職官所治兵案之事耳今之兵將  
官錯雜民居不可勝計者又不過向者一鈐路之司  
耳而奸名侈大之人多刻毒徇人情之屬憊倖之門  
既啓員外之增日衆至於白帖西班之流他州待闕  
之吏因三幕之虛開挾權勢以雜進苟賈權刺者又  
不預焉以故官多吏冗與臺雜還生事謀食而民不  
聊生矣不汰冗官而曰蘇民瘼者妄也以故嚴收不  
滿二十萬石今支備其數而郡政者周矣不汰冗官  
而曰裕郡政者妄也以故斛面應餘額外多取為郡  
者明責以濫用蓋臨者並緣以為奸而和州亦成強  
取矣不汰冗官而曰善糴事者亦妄也先生之問有  
曰田里愁歎郡政原委糴事利疚肥剔極瘼豈無良  
方某謂三者之病皆冗官病之知其病之原則知其  
治之方矣佐里言高檣越萬界

代平江府回裕齋馬相公催泚水書

游蒙鈞劄申論泚水至許以不待陳請仰見付託責  
效之為一懷息不皇然嘗求

也願末有不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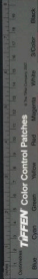
不爲心馳投以求教誨者所在水亦皆源高而流下  
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  
高若建甌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  
若仰盂水亦及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  
流水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  
之田則枯澗自如特近郭之田并相所經人所共見  
濱海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然古人隨地形而  
爲之計則亦曲盡其妙第壑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  
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伍塘使西南水不  
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  
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塘壩設壩門  
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  
趨內然此特措置西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間地卑水  
聚不能以射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其地中間不  
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  
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郭塘等諸塘黃天等諸塘  
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終無不與太湖相通水  
面闊遠止籍吳松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遠而所籍  
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  
海塘浦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甘泉以入於江塘浦



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闕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  
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  
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  
今無存者考李氏有江南伍堰以西之運河尚通  
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  
貧能上緝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隴不廣猶曩夫  
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視聽  
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伍堰旣以不  
便水鍾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  
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  
入內地矣此種之塘浦具或因行舟及安井之便而  
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耕種之  
闕而擲斥其舊來之浦九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浜者  
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堤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  
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堤之隨  
去未盡大堤之擁回反多往復涸淤水去遲緩而一  
雨即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寬  
及萬世後人求一已田宅之利便而增之見山一時  
壞之旣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  
成功但知卅水而海口旣高水非塘浦不可溝故



又披書請吳江石塘王巖嘗募海諸浦朝廷  
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常開舊壘亦止一時一  
方之利而劉翥按行直謂開海口則又有風濤駕入  
之憂唯熙寧初齊竄力請於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  
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詬擊墜幟頭卒鳴鑼散衆而止  
政和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開差趙霖指  
置運役六十四萬餘工宜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  
一萬貫有奇卒又勾取人吏送獄報廢而止今浦閘  
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功無地之高  
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過惟後古人之  
塘浦漏水歸海可冀成功然亦當慮所後也  
人大農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饑身又無此人力  
有之又當歷歲時幾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  
世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上從人戶就近世效則  
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爲墩未可得議者多謂園田  
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而若治水有  
力之時乎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陸亦  
成川澤熙寧八年早太湖露丘墓街井今濼亦學  
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園田不過因早歲  
減而舊來平地水處間行築堤耳就使園田盡



於水之末能運入海自若也何能運於事况園田  
未易天者兵爲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  
發夫工就膠岸漸露起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爲堤  
障即車水出堤障之外而耕墾之此事昨已施行雖  
榜曉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曉之  
行縣矣其非不願大發工力爲久遠計而量時度力  
實所未能未知鈞意以爲如何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以憑遵行不勝感幸

通新憲翁丹山書

其日者恭審辜辜書出白都門其職當腰弓矢郊  
坐之今小民或殺其兒女若自經溝渚及巨室借病  
死之鄰人或其容尸以誣害所怨之家刑縣例以爲  
重辟淹延追證瘦死率不下十數人至正事結絕無  
坐者本輕末重枉及無辜俗謂之喬大辟其連年入  
幕見此類其衆退而體驗所管除劫殺故殺鬪殺外  
餘率申明不行一邑粗寧此事若自監司行之一道  
豈惟免無辜干連之死亦決無復自殘其骨肉自賊  
其性命若以病死人誣告者風俗可變而厚也傳曰  
君子以人治人言人情本不相遠責人當以其情之  
能也江湖剽掠誠所當禁在初發覺解其





公能迹其盜之所往則地里才久捕逐不難矣或  
茫乎無影而期限之急與指捕陸居知姓名者同如  
之河其可故有一家被掠而數家坐于斃祀於非命  
者夫財與命孰重少與衆孰多彼獨并天地之生民  
乎哀哉何辜此逐盜之形有異不可不隨事而酌  
急也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明於治首不容  
不詳知浙右水國人無徒行者有異盜曰捩獨率三  
二十輩爲一舟羅軍器以載走卒公然剽掠久已成  
俗無警不然無人不然小民亦習見以爲常雖被其  
禍不訴若當然者惟強者相拒至殺死則訴于官浙  
邊個樣機留江陸不長控以書代又不過解略數語  
直述真情如子弟之於父兄然聞者或爲縮頭曰編  
斧新臨威嚴若神于無平生之素而若此恐以窮得  
罪也未幾聞下令約束所部吏不許通四六於俸各  
以政者其因私竊自言大破去尋常略虛文而訪實  
政此其大丈夫所爲其之愚直務簡得無有歎契盛  
心者乎用自矜奮謹照約束一言其間有者之慮民  
隱視四海若一席之上既釋其人爲之守又歲自巡  
待以察其所守時異不可行乃遣部使者廉察之則  
公之監司代官巡待天子所寄耳目者豈他官比哉

太別派謂民者扶植之權不去不旋踵斯  
民自然欣若更生閭閻細故非所宜煩也書云刑明  
于無刑孔子曰縣訟吾循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謂宜  
有以變化人心也後世黨訟成風訟而至監司極矣  
正宜有以審覈之乃又不捐細大而兼愛之文案山  
積紛不暇決堂堂監司反為諸郡縣謂講之委姦  
得竊借以為移民之地鷄何不率訟者而踣今若擇  
其事關大體斷所當受者而後受受之必從而究極  
之罰一人使千萬人懼庶幾監司之體得事簡刑清  
而險健者望風避也古稱殺人者死律亦有虛告者  
右法理當貴人多置甚奇強幹例囑巡尉司以捕盜  
者捕租戶既而又以監租為名不取其餘租而套謀  
囚死之以立威鄉落成不知幾人為其骨肉者亦習  
見之父謂非殺死例哭泣責狀焚其骸而去故死者  
雖多亦未嘗有訴于官鄉落因其然懸見捕者之無  
生還也或牽族連村盡死以拒捕往至殺傷強幹  
又挾富貴家之勢指陳其拒捕以其罪雖死不得  
直於官九皆浙右之俗之弊之大者苟有以革之寬  
枉可省十七八全活民命為多他若攔船之泛狀非  
毛不可判前友之熟事非再司可行此又關係



之切者然其事至淺當不待言也伏惟先生文章鴻河漢聲名動山嶽道德天下之儒宗政事當岑之吏師一慨然登車攬轡問八郡三十九縣之廣自中已無留靡矣何物滄埃可裨海岱然某之職於民最親某之前此緣某底於時日最久亦粗聞二者用敢以承大賢君子勞謙詒咨之意

通新憲使余主一書

某聞君子居其官必思行其道又聞古之仕者去之時猶如至之日蓋一日居其官必使一日無愧於其官可也安有低回竊禄苟愉歲月而可以言人者哉某之官尉也尉者履安其民之名也出乃以其去民最近憲委之文牒豪民黠吏因得借以為族使毒民之具豈惟尉失其職其為世之非道事也大矣某之來正當己未冬胡馬飲江時方是時朝廷方大懲創人心方大改觀監司帥守方極一時選以大吏革某因得盡為百姓大為其不平閭里睚眦之爭舊必囑州縣吏差尉躬親私家升斗之租舊必囑州縣吏改尉理索此毒民也非尉民也某既代之鳴矣自爾辭理素小人黠而奴於人者欲花破主家財物舊必其主謂村民項不可化率用於謀囚死其人於



尉司弓手家此亦毒民也非惡民也某既代之焉矣  
自爾亦無復囚繫人其餘皆訐虛僞以勢強弱為事  
曲直者一掃盡之二三年間尉之足跡不及鄉豪民  
賤吏非道之事亦不復授乎尉仰天俯地悠然泰然  
頗窺太平官府頃自某捧檄擇謹江陰一留三月而  
歸州縣官吏往往非舊尉司毒民之事又紛然如昨  
能幾何時已遷若此事變如此其難防人心如此其  
可畏也使某以蒲替在近而不言則於心何忍使不  
遇有志於民者而輕言之雖言何濟用敢於攬管誣  
害之始首條一二以聞伏荷仁慈立賜山判或者繼  
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成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  
曰拜臺後之匣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戶  
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其  
過悅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繳  
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元承引之弓手寨兵而州  
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請司事無大  
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推人骨  
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費  
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耳  
其害甚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為承受官司總收



又移於從鋪兵值環往來當使廳面投戶費既  
尤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寔臺後之舊事近年官  
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行訟者已忘而呼之  
訟者反不已其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不  
得已者乃行餘從衙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臺  
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後  
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許  
人橫攬越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怨而誣以奪田  
或本訴戶始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為其所動  
其誣爭其長多為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九曰往  
以至蒲替可勝願幸咸激鼓舞茲因輟樓吐露中心  
方分之一其老矣甘分填壑非一毫有求於世平生  
所為文蓋無非本心所形未嘗為世俗無益語然已  
往往散落近留江陰嘗遠拜前憲使翁舟山一書及  
上孫史君大閱詩六十韻江陰先生寓里而憲堂先  
生新治也併錄以獻先生儻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尚  
當俯伏師門以俟

附通新漕季原齋書

某竊漢者生白先生政成以至將指大部以至今易



節日幾雖未錄瞻復寫實甚善政之日廣輒以浙  
有風俗未所親見雖若細事而最切民瘼者百拜為  
先生告其惟州縣自十月止正月皆受理人戶索租  
之百獨浙右多不經縣而徑以佔田為名越經轉運  
使臺行下主管官似不過尋常耳自主管官行下巡  
尉司輒捕若強盜豪民搗幹又囑以陰謀囚殺之以  
故村民盡死拒捕非佃傷官兵則官兵傷佃否則佃  
自縊自溺而西關人命事因索租者十八九又酒庫  
本使臺越國課之地而村民多誣告私酤以害人庫  
吏之墮天官錢者復妄指有衣飯無干預之家混為  
天錢相戶差巡尉捕納填納究無所計九皆民蒙之  
關使臺者方仁人建臺之初塗矜察而極救之未一  
介小官力不能救民凡有見倒惟以轉告長上之力  
可救者莫歲棒檄華亭見船場虛名之兩官為通逃  
湖波錢及一方歸而告前漕使雲巖洪先生即荷省  
去民至今受其賜今所稟陳或蒙介注受賜者又非  
特華亭一邑之民而止不備

謝王提學辟充帳幹書第二任

未嘗觀人之一身心有欲為四肢百骸無不順應以  
氣休一故也有為天下國家維得心同志合之士猶



恐二膜之闢不能盡如人意而况乎不知偶然相  
合者乎是以古者命秀譚官自少至長灼知其德行  
道藝然後命之官命之官又初不出其鄉長之於其  
人獨之於其民無不相信相稔知家人父子此所以  
教化易行而後世莫及漢雖不古郡國自置相外皆  
得辟用其所知故治亦差近古自三五之法吳延綿  
以至今日士一命以上無不命諸朝而易其地監司  
即守之於其鄉其辟使相逢如江湖逆旅情素不孚  
上下睽離上雖有能為之才而下未必知奉行下雖  
有欲為之志而上未必知信倚就一道所部千百吏  
僅一二辟為親手何權勢請託之私又徇行其間  
有求而辟反又不若無求而適相合者天下事至是  
愈不可為矣豈不悲夫其窮鄉鄙人也平生閉戶  
無求僻漫刺亦無之偶忽入任未嘗少及其志骨相  
寒薄以若他想庶幾他日可見先父師於地下耳先  
生清直之名滿天下吾君吾相強而起之使攬畿甸  
澄清之轡其何者乃首辟用蓋無求於世而獲為  
之長者天下未必多先生無求於其長而獲為之屬  
者小吏中亦未必多某也先生豈姑取其節焉耶雖  
然其何以報先生嘗謂事之不可為者以人各有心



各有心者皆私心也若人之公心本於天者安有  
不同於先生之賢雖天地遼隔若此心之本於天  
者固自保其必無不同也親炙薰染變化其氣質之  
異以求復其本心之同然者庶其有合乎心合則事  
可次第行矣惟先生誨而教之

為謝右司

寒賸謹守中朝貴人獨閣下有一而之雅具家詩選  
許無謂亦不敢輒拜狀惟切依依茲以王使長令  
行盛司戶案正屬天造化僭躡陳情盡之登耗在天  
時人力兩者湊合天時若晴工作者衆豈雖不待趨  
而登此國亭之衣食之所後何得趨耶天若陰雨人  
又避之豈雖愈趣而愈耗蓋飢寒切身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况迫以官司之勢乎近年官司多不知天涯  
海角窮民疾苦一切以吏文趨辦既無人力趨故自  
耗今所以奉行使長之意者惟欲急救根本不敢  
求辦目前根本之說有五一日不受出剩二曰精擇  
場官三四尺還末錢四曰初集流亡五曰拘贖產業  
人心已欣若更生雖不求目前之効而効亦在其中  
所未知者天時之晴否及王使長病未必速愈耳謹  
有踐心以告有力所不及者惟明下力賜保全無任



于官

回王府僉

山甫

銜奉運使碑充推事司官仔  
會印余取發碑而今在照壁

嗷嗷窮尉甚感但人各有見不可強同如共作尉  
方滿而得辟帳司帳司未三月而改辟幹辦公事方  
司存更革百指窮途見無飯喫有此遭逢誰不樂就  
然此爲身計則得矣如誤使令何試問祖額何道而  
可是亭戶何策而可怕支發何由而可均朝朝主意  
在此三項諸公果曾走究是圍否乎果能革弊爲利  
易然嘆而爲歡欣否乎若漕司只承受省所吏文一  
付之僉聽行事恐厚膏先生盛美未必不因此少損

廟以他日亦且恃此弊也若漕倒無成投書糊口晚

年僉竊一官自媿無以消受朝廷厚積作尉三年九  
力到可以救民者無不爲之矣今乃因幹辦公事之  
可堪爲旅飢餓之可畏便爲利害所動明知故犯錯  
了路頭說一般話行一般事幕中寫了一兩句瞞心  
趣辦之語下面苦多少人以此只得引退亦有舊學  
生在謝右司書院即施憲次子新當塗尉以昨日已  
作簡祝其懇告右司當革爲共振開此壁高一不遂  
所圖辟命果下亦只力辭禍福不計也蓋有言志  
士不志在溝壑又曰舍生而取會心此語要人牢



守其只有印帛未批書未忍自多者明時故此低回  
以俟事到極處亦當吞之而歸其見病在假不進飲  
食推枕不成字恕之諒之

發孫捷刑書

癸亥五月到鎮江分司

昨蒙指揮吳勘俞楊之事緣無實迹又吏人先已解  
司無從契勘若據公論萬口一詞肯稱俞分司廉謹  
若以鄙覓俞分司昨為司與今楊司門為交承怨  
惡已深具檢法又再令為分司以曉之交收和糴米  
本係倉官吳檢法又絕不容楊司門等干預反專委  
分司倉官無俸向此所仰此少事例俞分司之再來

有親戚童總領金應奉可仰又因而滿輩之是右楊  
司門受困之一端此楊司門所以愈怨閭隙既開或  
者妄值分司先已申省楊司門所以冒昧一申請  
天動地其實無甚利害見任如霍府教是龍寄居孫  
制參時持論者一見皆極口言俞司門之好  
初不知其承吳契勘事蓋出無心也二丈之爭猶可  
事最疑此倉自改隸後廢壞曰甚而廟堂知其前日  
之弊苦疑此倉今又本倉官自張皇如此此倉將何  
以自立耶此倉之不能自立猶可也本司持三尺法  
斷一道兩直者非受督責之地自是願此倉之後



昨在蘇中見打罵之劄無虛日此爲誰家事耶某  
嘗謂此倉終始之變性歲發運司自差官收發運司  
之米有出納贏餘無文移督責時則此倉如人家客  
子力耳見成衣祿一從改隸本司此倉如赤子乍脫  
慈母凜然如立乎叢師之側况所交江西米綱吏困  
苦之餘交收艱難萬狀今歲又是絲額所鎮江節制  
司差路將取運竹軸相凌艱難尤甚而朝省尚以前  
司之弊追重索印紙常常不已此如子弟家前日享  
衣祿太過積糞芳作既出身自當窮家火又遭官司  
真情可想而知故此倉視本司之官至如今敵讎其  
勢不得不屈而心實不附此非鎮以清靜旋與蹤跡  
利害其可乎哉某此來極然窮途末路除舊乘車一  
副水缸一口之外莖草隻筋無之自帶些少動用及  
自帶前改轎套交椅出入瀟米買菜支撐度日訪求  
事體之大者陸續申聞以報知己却別乞提幫而去  
本日分司非先生謫昔所見之分司也餘事別見公  
狀不贅及

與葉相公書

自來京口嘗與諸肅拜稟辭恭領鈞旨而退次日出  
一閱此公途所見日臥往往插插懶懶竟欠水車



存費者 未全望造物者早賜雨澤耳農疇宿習不  
賢輒發諒亦先生愛民之心所欲亟聞然尚有功於  
此者近者朝廷痛懲和籩擾民不已勢不得不買官  
田且亦水心先生永嘉郡舊說也而人心過慮官司  
收租將來不能無弊乃間有私議其下其謂此大丞  
相赤心體國久入思慮設一勞未造為萬世達憲軍  
便民之策豈他人所可易言抑賄翁有言天下事本  
不難為但恐人心不如我心做時不比談時此事若  
以某此行所見則各縣奉行節目却有與元行大意  
未合處所當早正於作法之初只如元行一石止收  
八斗此預防他日交收之弊先為減除元數惠至涇  
慮至悉也然必各 縣皆體此意買田不以畝為價  
而隨租以為價則隨其租入率減一元租一石者今  
八斗元租八斗者今六斗四升自此遞遞以減庶幾  
為惠均而防患密矣今或不問田土之肥瘠與夫元  
租之多寡類曰畝收八斗則與元行石收八斗之說  
名雖相近而實相反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茫茫原  
隰豈能畝皆八斗耶頌閩湖秀等田元租畝收一石  
者已十不能五六如常潤漸北則地漸高而上漸硤  
所收畝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今乃例拘八斗豈朝廷



意耶朝去隨石數為熾數其法法正欲抑多而就寡  
求利佃田之戶今縣家整畝數為石數其法拘又  
檢少而就多先抑賣田之主差之毫釐以千里鋪  
認題目有如此者或言縣胥賣田主責狀有並係一  
色好田將來如有欠租即甘倍備等語則拾合一時  
預為他日抑取賣主張本其情可知斯言也其欲  
進之廟堂而無階可進先生與大丞相同坐廟堂啟  
柄雖有東西國之大事無有不同蓋其心者故敢  
冒昧輒進之先生事若可行乞賜轉稟大丞相作勅  
會行下各隨元租以酬買價毋令畝拘八斗之租則  
樂濟室而成計立國與民其永賴矣某倦越萬罪無  
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

葉中熾

頃者稟辭重荷撥充平濼繼沐越關遠驅某登門最  
晚且最不肖辱此設恩感愧到骨某初七日早登舟  
十四日夜抵京口公途竊覓無他但此倉自隸憲司  
百不如昔窮人所嚮但有艱苦此分也復何言惟是  
倉數十壞八九網米將無所容甘露港日就湮淺糧  
運極為費方事關軍國職所當言到即巡視講求力  
申憲司乞申胡省未知曾轉以上聞否今秋本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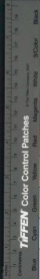


收解是官租而買田事州縣奉行苟且將來不能無弊亦預切動心輒冒昧言聞竇翁官實樞使端明相公先生子細在其書中皆是平心實言初無草茅觸忤敢望過庭從史一言國之利民之幸某亦拜賜昔東坡上文潞公求免權鹽有曰某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進於左右名公其得已乎某遠外一分司小官尚不敢避斧誅惟師門留意臨別甚面諭當賜吹送宏齋處此意古甚某非矯激者實以骨相甚寒頭顱如許回視平生閉戶世人不知姓名今玷仕塗已踰宿望若更因此動癡心一向駭駭求榮圖進則是求無益於得徒厭癡道故所不敢若當世大賢主張公道肯自提挈某寧不感恩西倉吳魁魁某未曾離任先勾俸給視古之去則收其田里者殆有其焉此皆過其懇其批書則笑語可人如將繫羅此雖一時癡得說然尚非尊公鈞諭曾賜獎惜正恐一見良鄭沈於笑語人史公有言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信口至此不覺使人太息某自春多災到此又間日一發熱醫者謂之虛癯言積勞所發也偶熱刺口授兒子代書某敢不情告幸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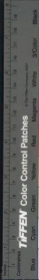
與汪武翁元春



頃既稟辭即於次早登舟十四夜入京口分司廳領  
事迄籍尊陀沿途無它但此缺既隸憲司百不如昔  
昨聞全然無俸今知前官曾支得平江府本身官序  
俸錢不足以了柴菜米却僅可喫然尚在四月後方  
支憲司以舊係發運司官不曾幫給某曾作繡使劉  
狀未見回報炎暑如許他貴人涼席上擁水猶以為  
熱鬧總使行部判決惡虐日不忍以此等私討瑣末  
撓之一任如何自北開此來但易地讀竟奪書其然  
豈可以也哉天下無步行之官倉場官例只得受倉  
場供堂從物於人情既通則亦於法理可恕若監司  
何道而不必增今也點用若干之倉儲之稱消利若  
干之增歸之郡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何因而不可  
減以新較舊計其已增其在不郡者痛為裁節甚屬  
朝廷者力為申減磨以歲月恐亦可漸還舊觀郡計  
非其所曾知此以作家之虛縮譬之也抑小之固可  
譬之家大之亦可譬之國國初賦入少而用度足其  
後入幾數倍人反以匱告先正范蜀公嘗南豐諸人  
固嘗件列條數以冀參酌願朝廷事大牽制處多有  
非一人臣之言可專者先生以國之大臣出專方面  
伸縮宰制無不勻我入相事業於此乎甚又豈止石



湖僅一二疏賜私意之政而已哉其嘗親易之爲卦  
空重皆連而爲乾陽之盛極矣一畫甫缺其下卽爲  
剝空重皆缺而爲坤陰之盛極矣王與甫連其下卽爲  
復世之爲政者類不於其下留意殆掘漏脚法也使  
人寒心顧天下事類此甚多而欲言無路明吾父母  
邦亦先生落櫛相連舊所視爲一家之池斧鉞下臨  
榮踰著錦此真千一難逢之機會如前所陳者豈無  
欲爲之者而力不追亦豈無力可爲之者而志不在  
先生力足行此志實務此自念時哉不可失故敢囑  
昧及此先生斷然而力行之使明之人士世世子孫  
初若不生事取之民世豈有惡官惡字實妻子與家  
助國之官吏乎求贏之弊甚至深山僻嶠益益旗布  
冀毫髮之息以活其父母妻子者亦無不增賦雖使  
盡其本息不足以了納官監繫死亡禍及鄰族叫號  
愁嘆殆不忍聞明之爲耶幾年矣不知一旦何苦而  
行此或向若早得一知人痛痒者繼其後尚可急救  
奈何一山去一山來暴病新創徑成痼疾耶天矜斯  
民無性不復膏兩陽春溥其來施竊聆教條始布施  
倪鼓舞識者所望於先生固有度越尋常之萬萬者  
不知先生其何以副此望乎世附賦一收則必有





一支既增則不可復減創例則見弊則難明昔號  
富邦開今大宰虛先生適承其弊亦難乎其爲矣如  
使伸一寃剖一獄以此號爲清明官府不獨世之所  
望於先生者不止此先生亦寧以此自慙如使別憲  
源除苛賦再爲百姓培植命脈不獨先生以爲難而  
世亦未知先生之果安出也然嘗譬之家有常產量  
入爲出未見其病不足者適不幸有吞營財者爲之  
入雖日以多而費亦隨以廣久反愈見其不足是可  
不求其初者乎今姑舉一郡而計昔也未收諸縣縣  
用職租未增諸縣稅額酒課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  
推廣且當以孔子之說爲正某今日決不爲此官頭  
可繼匹夫之志不可奪但欲乘機納忠或可救萬分  
之一共九日一狀初二日一狀只得漸漸著緊期於  
感悟不敢沽激踈遠小吏漸漸進言體當如此或人  
微言輕不能感動罪固甘之矣

與葉制使 西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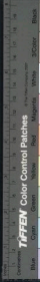
日者齋水裁書某申均逸名藩膏榮並相之賀伏審  
已徹鈞覽某少長居鄉時區區見聞仰恃眷知輒用  
併申海嶽涓埃庶幾萬一某每觀先朝大臣出判藩  
府必有興利除害卓卓顯效可耀青史非尋常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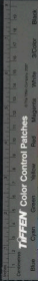
石僅能行其力之所至者比也遠事不敢泛引如鄉  
邦之事所謂父老共望者蓋可一二數方皇子魏王  
之判是邦也進奉兩宮用人禮率與疇襲惟正之  
供綱解上供縣官不敢過而問亦率與疇襲惟正之  
從之費未幾進奉之創例者難絕而綱解之積壓者  
頓惟明之事力幾於一困時則有若石湖先生范大  
參爲之代一一剖析本末爲百姓祈命于朝明以後  
甦更六十年而兵覆亦以舊輔出守履齋固亦近  
出又豪也惜不以細心情寬恤民力乃以大力重整  
齋節計六縣自孔以上皆歸之制司而責纏總司如  
小民之福者也長此不已縣境則無以爲州州境又  
將何以爲國甚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爲如何伏乞  
台始

鍾運使

某縣爲一道生靈代申迎拜福星之請洵辱寵答伏  
讀欽荷日者欣審風采一新遠近交慶某以鄙懷仰  
體賢運使者建臺之始酬應方殷不敢修世俗長語  
爲賀四月二十日恭准行下民詞三數項除已即刻  
供申外別有使牒催推排事此事關繫甚大敢先具  
劄情稟先乞教誨蓋天下事莫切於推排亦莫難於



推排令子。薛兼升隱落之奸小民被重催。心揆之  
若大畏。匿之州縣。庶幾皆失推排之弊也。故曰莫切  
於推排。然李赫年侍郎與秦會之丞相。兩才相過上  
下堅守。當亂離之後。吏民未能朋好。爲警之初。尚行  
之不盡。其次以壽皇之英明。朱晦庵之才。曾孝執  
一時力行之。漳州卒爲豪誣。訴而罷。又其次如近  
世趙節齋。以問出之。吏才收恰。一時之少俊。生長浙  
西三典吳門。而一經推排之後。由稅飛走。反以義聞。  
至程訥齋。丞相出鎮。無以填納虛增之額。先皇帝  
始入息。而說滅之。其餘九經推排之處。坐此弊者十  
年。入其罪。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每事效其  
區區。今來試郡勢。便屬舊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以  
前目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志。末耳  
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徵嘿不忍。敢併及之。方今大  
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激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有  
士次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不  
肯輸。而綱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儼窘急之策。爲白  
撰爲預借。爲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之  
倖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  
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置必正戶籍。必



督逋租大家必羣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  
催科殆無虛月詞訟之誣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  
爲欺詐之贖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  
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  
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累  
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聞  
於臺諫其謂官有貪墨雖竄之可也更有枉法雖殺  
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 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  
今日天地間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  
此罪縣令曰吾爲小民也不知此爲大家之役而重

屬官例其監司公支造辦今以新撥亦無之既系監  
司分司官檢柅倉場弊待豈可首與分贖此却斷不  
可受幸有前任帳輪廳傘轎諸色動用尚在不妨用  
之均官司物也近况如此敢告某別時先生尊体懣未  
十分好殊使人不能去心使眷想已到侍邊庶便湯藥  
某今春之災多矣求此又間日一執轡皇宮謂之輝應言  
勞所發也法用小柴胡始亦未敢用今熱漸劇不得已  
方服之更看二兩日如何亦緣此拜書章章伏乞察

與葉中獄

昨具謝福併列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備



為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訝大章孝否天下事如其  
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  
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  
天寬願勿以為罪也其乍到索然蓋此職自隸憲司  
無俸無舉混混糠粃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視其既到  
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括之責力費  
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衣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  
節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懷洒然夙別獨無舉  
耳舉非其所求也前倉使實齋先生獨舉不求之  
人而其所獨得之此特倖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

益遠編音無從如極正且欣寄一札親除四輩  
趣觀允我善類歡賀如雷仰惟先生泰宇山定必視  
之如無必於出處正加斟酌甚昨遠訪齋先生其門  
時嘗俾白之曰其在門墻豈不願座主重歸廊廟以  
今事勢莫如綠野堂之為樂納齋頌之曰此愛我深  
者其今日於先生則謂皆可也如其處也山林已熟  
聲勢者高如其出也救之一分民亦被澤前輩有言  
惟出處不可謀之人譬如吟暖自知先生必有以處  
此矣其三生緣厚獨受先生難兄難弟之異知每探

六嘉先生書百欲寓澗香之敬往往無報如前亦嘗



附其人未知浮沈忽得舍司將宅度隱約之傳謂卜地赤城葬以三月謹急急遣人相望迢遞懼後時也已別拜令姪書

李憲使

公田省創紛至沓來令人心煩友朋多勸以此正力行好事之秋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某謂此竟夫之說也天下道理須自己去斟酌如何只信人說此事譬如救人落水自家立在乾岸上擔得他起來方纔好若透下水救人自家性命尚保未得如何救人此固道理亦非深遠只是論語并有仁馬一段可以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以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者將何為耶某嘗嘗論學校不以養士今士習及壞於學校選舉不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唐仲華

忽領誨思感俱深教誨諄諄思明辨為着駁生夫有以見執事識正而心堅孜孜以聖賢事業為已任使人降嘆不已某自幼失學長圍場屋今墮俗吏



是並不會讀書惟是天姿粗幸撰不敢為惡弱  
象四書雖頗習誦但有微信不敢輒發一語世之讀  
是書者多有辨說以為自得且謂若無自得之功而  
徒信紙上語非學也某愚意妄謂若止挑別一兩語  
為新意便謂自得則世之自得者多矣講說已備於  
前人體行正屬於我輩且不論自做人如何而尚勝  
口說今世所少者正不在言語間但得不雜擇學便  
得未知尊意以為如何

王脩齋

自去冬蒙賜首卷一向焚帶相仍歸來京口望師門  
南唐之講說必亦與友朋陳明疑難博考之實工夫  
非海說也未知尊意以為如何因文以施教願執事  
任其責因事以寓教某願學焉前應諸賢幸道此意  
鄭廣文則別書謝之矣併乞台照

鍾運使 季玉

某日者不揆犯分僭為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即  
荷台慈於郵筒填咽例末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逮於  
鄉善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  
隆遇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均播香前茅以刻為歲一  
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其均



一折并其於使臺為友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參謁其  
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其亦素以愚直事其  
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咨詢之萬一  
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為僚  
屬者哉惟是共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  
無可上裨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  
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為告惟明公擇  
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擱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  
以詭名狀攬入布袋劫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  
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假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

庸弱失學何幸獲預切磅一人之末弟其區區鄙見

每為稿謂今日吾儕之所少者非講說也躬行也向也

六經之音未大彰明我朝諸儒所以極力辯說至

文公而精切的當矣吾儕何幸獲享其成入耳著心

以正躬行此正今日梁事又暇於文公脚下添注脚

乎來謂言為州郡者職兼政教誠是也某竊意教不

止講說而已也風雨霜露者天之教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吾夫子之教下至嚴君平賈卜成都不足道  
也已僅能於卜中教人孝教人悌天子付人以千





里之寄其所行亦異於賈下之人不能隨事寓  
教以正人心是於騰口湖倒之中又推其波耳嘗  
思之方為此恐竊所不敢也來謂又言文公在兩康  
整齊後每入學校與朋友講說誠是也然使其襲其  
迹而竊效之是自比文公也其其敢乎哉且文公之  
書序固伏讀之矣其志浩博古所未有而講義僅  
有玉山一篇耳大意蓋以古者疑而後問問而後答  
故於講習有先後世之講有不待問而學者之所聽  
亦非其所疑故五十年為天下儒宗而未嘗整講席  
其在玉山亦因程君珙再問而再答故述以成之耳  
也惟其身知於明公如此感明公之賜又如此因得  
為州民代申心腹之告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缺者  
也撫亦江西一中郡和糴不可辭者也然去歲撫州  
之極旱江西諸郡所無也今歲撫州之缺雨亦江西  
諸郡所無也撫州有準省到糴還去歲和糴之米  
萬七千餘碩糴還苗帑充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  
碩及催三鄒莊譚胡莊河鄭莊如浙西公租代和糴  
充軍餉者三萬餘碩又皆江西諸郡之所無者也歲  
常糶歉之餘田無全熟之望已有合糴合催充軍餉  
者六萬餘碩尚不知所措若比他州有全熟而無宿



欠者又一體民將何以堪命得無徒費使命之煩督者得無適誤軍餉之指擬乎用敢百拜具公申以聞復此私於明公乞垂憐而改命焉若道路傳聞謂本州粗得熟者謹不可信某初夏方缺雨田尚苗得無槁乎衆曰無傷及親視之焦如矣人情好諛多作媚語又攢眉滿聲之瘠而動心擺種之香鷲甚張皇言多失實亦人情然也其誰勿信某以直率事明公敢取盡吐其實併乞台照

荅撫州程教授請冬至講書劄細開

此邦之西澗相公始豈不贖歟某非不知善政不如善教高談天言足以悅人觀聽而區區必先以財賦爲言者愧以致立而後教可行不務實而務空言非所以事先生之道也伏惟諒其狂愚而卒赦之少留鈞意千萬幸甚伏乞鈞照

江西陳運使咸淳七年撫州

某平生慕慕今獲照臨依戀此心豈忘食息救荒無策濟雨不應狼狽病瘁久缺嗣音惟有私切愧恨而已明公能亮之否某鄙人也自爲初官即以率直事



其長每荷聽從。邇來撫州不悅故態。而諸司之相亮者。殊少自是。消剛為柔。往往效尤。吏文相與為故。然世界然。中心之負愧多矣。獨荷明公矜其區區。無言不酬。應輒如響。故每於回申直率。如故不敢為吏文。應故事。古人有言。士伸於知己者。屈於不知己者。明公知我者。其感宜如何。古又言。士有白頭如新。亦有傾蓋如舊。明公不待傾蓋。而知我者。所謂未面而先心。其感又宜如何。此感也。非為吏事。往復而感也。中心之景景者。賴明公未至。盡消而為柔。如碩果獨不食。如一軍獨不敗。旦夕去撫州。對山林。不至皆愧色。實明公賜。嘗七八故曰。莫對於推排。非此事。痛心疾首。為國嘆。思之。久矣。惟得明敏。公正精力未衰者。為知縣。而知縣自行之決。可垂數。或知縣不得人。而上自。朝命海行。惟恐不遇擾民一番。而財賦愈失。陷弊且益甚。近有浙士自吉州。求豐官。滿見訪云。本縣元額。尚三萬六千。今自推排。盡為大家。隱落。僅存家數。推排之不可輕易如此。某年。今六十。百病滿身。五邑之宰。惟崇仁周宰。改。辦事餘姑。負架。滿。未滿。歲月而已。以此年。來。雖每奉使。臺行。下。不過申展。每。申。展。必為太息。蓋不思為文具之事。又勢不得。以。情。言。耳。今



者新約策以公信兩字立程限限纔至滿事必齊齊  
將來必無以應命若不先此控申豈支郡上奉監司  
脉絡相通之實意誠必欲行之止可約以今秋收刈  
之後齊半年限帖各縣任責如以其所言非妄炒知  
其之少病各縣之非才不若止擇知縣之可托音次  
第閩之而元行下推排公字之牒且與暫收可也牒  
限十日候限到方由此時却乞合判此狀乃先說本  
情額求斟酌也伏乞台照

鍾運使

甚不避斧鑕借干崇聽某照對三邊猶未織成和釋  
不可免卷派七萬餘石本州不可免但有民情時常  
運達本州歲雜七萬二千五百碩此數酌出產以行  
均派此他州之所同也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鄉莊譚  
胡莊三萬一千八百餘碩比同浙西官田見充湖廣  
軍餉又有阿鄒莊三千一百餘碩承淮安邊所積糧  
指擬撥充軍餉凡此共三萬五千來碩均是本土出  
產不煩和糴之費已充和糴之實此本州之所獨也  
若官租已增和糴不減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每歲  
共辦邊餉近千一萬碩四邑山田何所取辦望是舟  
載非力勝矣况前項三萬五千來碩之租既已沒官



無復直稅而歲解上供十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碩  
元數不覺減竊民已不堪若於和糴七萬二千五百  
碩元數又不覺減是本州之民重困雖嚴督所從  
出矣以故屢存和糴至今皆有見欠日逐程督有不  
忍怠其事有曲折前此未遇良機不曾申明致准  
上司一例均派力不能勝弊遂至此茲者恭遇都運  
編修更部以惻隱不忍之心行公明必察之政則歲  
荒年和糴賴在建昌一申江西十一州例蒙寬減况  
今正位崇臺均施支郡造化在手伸縮自我此而不  
以告是甚不知恤民上負仁造矣用敢僭越具申區

准文和糴撥充軍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零星之數  
均入各州有富室無官租可以挨那之數庶諸州各  
隨其力而本州不偏受其重諸州均以零數衆輕易  
舉而本州免此多數積弊漸難於上堂之總數無虧  
於諸州之派數無偏於本州之實數可辦閩郡生靈  
永拜上臺大公正無窮無極之造下情不勝僭越  
千冒俯伏俟命之至

鎮邊使

恭竊此崇臺無謂不敢犯分瀆專茲因民情憫有申



昔昨以民產之籍充軍餉者已三萬碩有餘高稅不  
除而派糶仍舊乞賜將諸州無沒官充餉契通融移  
那滿除本郡多敷之額已蒙台慈許賜斟酌今派糶  
行有日矣又前狀係公申九羅事曲折恐反致紊煩  
者不敢縷舉今用親割情告撫州自割置建昌軍之  
後除樂安一縣在萬山間從來不預和糶之外其餘  
和糶者四縣建昌之係和糶者亦四縣土地人戶大  
畧相當而撫州之和糶乃幾三倍於建昌前使者不  
量方而授任前郡守不據實而陳情官數數目之虛  
民受病弊之實官吏苟且便文相欺本州迫於期限  
以縣吏推元之妻而申便登 朝省撫使等事是之  
敷而割總所若謂撫州真堪此數而實有此米及某  
到州契勘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皆是架滿移徑以  
逃罪責人戶多以派數太多而元不領本吏卒因以  
人戶不領而侵盜落空或斃或死或戶眼元不着脚  
或鄉司抱認誤派自朝至暮鞭撻無算欠以千以萬  
納以碩以斗其不忍見屢致明申衆謂總總上司徒  
添迫治無補救弊以故屢作而屢止今以鄙運誠實  
而可忠告以起而體人情敢盡以聞望哀之念之特  
懇前申展派元數使人戶可納官司可惟免從來積



不免無此幾科千里之人實拜二天之造都運王官  
非雖不亦王官也為朝廷謀事非私於一州  
而言也某試郡已年半行為去客江州相整千五百  
里一去無再來之期非要譽於撫州之民而然也非  
有親戚故舊住撫州而言之也公天下之言也人戶  
之軍而州郡代之言非有一人一錢料理呈稟以職  
事之必行所恃以都運有公天下之心而恤民之切  
也政九頓首以俟特筆伏乞台照

此請不行本州  
西台措置報稱

回趙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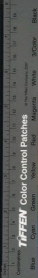
伏蒙寵賜龍川巨觴所以品題之者謂堂前當非紫  
石於中者能偏乎耳當謂本朝理學大明而  
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鏗鏘於本朝者  
尚四人蘇者宋其巨擘其次為李泰伯其次為王雪  
山其後為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欬挫縱  
橫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事  
以為如何敢因求教

回靖安張知縣

某雖不肖祖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  
執事才表公所以推轂而未克正魏仰問忽辱惠書  
欣浣可知名家以慈溪為說而賜之褒拂則甚區區



之過本不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  
溪者其居之邑名非其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  
溪而名其邑非其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  
吾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其  
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尚何言十萬計乎此名  
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為道號之類歟則  
尤非所改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於  
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  
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暇  
指稱其師而以其他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自號之言也如東坡澹翁則隱居中自號名於  
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近世始多慕  
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其未嘗稱南軒也明  
庵先生但稱新安朱其未嘗稱明庵也東萊則又追  
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  
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任進者皆惟稱其官  
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  
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  
親戚道制上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蘿  
一峯山簪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歲者





猶言非也。則議者猶或爲之審觀三代盛時才  
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  
游七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  
有此惟事甚至巧徒賤諫倡優技藝竟不擗擗自謂  
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寒竊而  
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秦卦旨  
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意美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書二

回董瑞州

伏蒙寵啟春秋集傳等書拜賜甚侈尼尊年文  
在郡云爲舉措皆是正路上用實工夫令人敬服不  
已講義發明精苦老見所學孔夫子只是平正道理  
漢唐溺於卑陋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  
遁入空虚者如張橫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  
過一節適人其人皆有踐履後學皆翕然而歸之若  
夫子平正道理萬世常行安有此等過焉出焉



猶言非也。則議者猶或爲之審觀三代盛時才  
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  
游七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  
有此惟事甚至巧徒賤諫倡優技藝竟不摛揚自謂  
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寒竊而  
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秦卦旨  
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意美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意美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五

書二

回董瑞州

伏蒙寵啟春秋集傳等書拜賜甚侈尼尊年文  
在郡云爲舉措皆是正路上用實工夫令人敬服不  
已講義發明精苦老見所學孔夫子只是平正道理  
漢唐溺於卑陋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  
遁入空虚者如張橫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  
過一節適人其人皆有踐履後學皆翕然而歸之若  
夫子平正道理萬世常行安有此等過焉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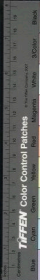


愛為仁而後以覺為仁至欲掃除乍見孺子側隱之心則橫浦借儒談禪一則曰覺三則曰覺者豈不過數街上蔡之言也上蔡謂王介甫勝流俗物字極好若用此以講學為補不細則象山借儒談禪斤千五百年儒學皆為流俗更不可與辯論是非者豈不過愛用上蔡之說也上蔡稱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夫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則慈湖借儒談禪謂惡起如雲霧之與人心不可有意因而改論語母意之母為無字又因大學有誠意一章而詆斥為非聖之書亦

以蘇取上蔡之說也上蔡於觀門才竄而而不幸以

拗老交故其弊如此東坡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因以行劫原上蔡本心不過欲不用其心禪學遂得而入之吾儒之禍莫烈於此矣明與台一家慈湖之說盛行獨君家昆李講究精切其雖愚陋生長慈溪幸而先讀論語及慈湖之改論語而就己說者皆不敢信昨觀邸報台州守申乞令兄右司充上蔡山長嘗恃其平昔知愛稟問此事為何如繼得回報令兄未免有怒意蓋其不善申稟之過也今讀講義乃知君

如此其近在臨川曾於晦翁書院有



貫之說謹用拜納郡獄將之象  
成何幸伏乞 旨照

回陳總領

昨拜狀借及學內事祈賜教甚感源洛亦初未嘗守  
定一說象山慈湖之說亦未嘗不自此來却從上蔡  
分派上蔡謂王荆公勝流俗之說極好若用之講學  
爲補不知象山於是謂千五百年開學者盡是流俗  
然象山讀書講學或至終夜不寐亦未嘗不與人同  
也上蔡謂佛言性如日念如雲去念見性如撥雲見  
日慈湖於是謂人心自光明不可有念慈湖論語每  
意作無意爲讀又并大學說讀心不非聖之書然有  
心必有意心是活物意是動處慈湖寒未嘗不思衣  
飢未嘗不思食做士人未嘗不思量破題出仕宦未  
嘗不思量處事慈湖此心此意亦未嘗不與人同也  
自古惟孔子爲大中至正之極據實平說來之愚夫  
愚婦亦無有不合者自孟子出來便是立議論但其  
所以立論之心無非欲教人爲善爾只如孔子言性  
相近習相遠此六個字參之聖人猶之袞席求之往  
右驗之當令無人不然無往不合此平實語也孟子  
道性善 爲克舜人性固本善而不能人人皆



又固云

式與而未嘗見有能爲堯舜者此立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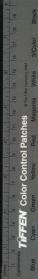
議論以論人爲善而非復孔子平實之此也自此眾論並興皆不能出孔子六字之外雖伊洛說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亦不過爲孟子解性善之議人生而有性已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與在其中所謂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虛空中別可言性則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談也自此以後諸儒翻倒得一新說一方便歸之爲宗師孔夫子論語及成堂前太公說古老言語無復顧之者矣若各師其師而不以孔子爲師流弊安有窮已哉表裏齊出來說道理稍能

回贛州曾通判

一節兒甚久疎教誨忽辱台翰喜慰兩處重報回司之事已於四月十三日此明當滿兩考之後作公申并作廟堂。懇之正如來旨但恐事由朝廷非吾輩史可公。不可盡放之說仰見遠慮。何可學日



有諸取。莫名錄譬如做人家量入爲出得過且  
過士與力見節義縱是窮迫亦豈可輕易擾入穆王  
贖刑之事乃取其金而釋其罪今世乃甚其罪而又  
取其金事理不同況古之所謂罰乃其情不當異遂  
令其贖呂刑乃衰世所行也已非古人之義今世所  
行又非呂刑之義呂刑預國典而取其金今世官司  
之貪暴者既申國法以行其威又取其金以自利吾  
輩寧過於寬無過於刻且朝廷爲民而立州縣爲防  
察州縣而立監司今監司先自不法以擾州縣又何  
以禁州縣之不法而擾民耶英勘本司從來病根只  
在一利字上祖宗立法事各有司存本司因其借贖  
錢二字爲名盡從而攬之此以利而始也祖宗之法  
三年一赦赦前事不復理獨本司因夾帶贖錢二字  
合行住催頑忍不捨此以利而終也爲監司者始終  
一利則縛監司之下者其害可知矣尊執文以上帝  
名流一番橫經分教之餘便矧州華貴以至風月平  
分州縣之苦尚未必徹於視聽沉閣閣乎本司官吏  
沉酣於利一旦掃除盡失其職宜訛言之易與而崇  
聽之亦惑也先儒有言剛則伸於萬物之上欲則屈  
於萬物之下又有言天若掉宋必無此事某知故語



民而已司。若窮不暇計也。乞台察。

回太和余知縣

某與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辱書又蒙念舊通籍金  
闈在試花縣事又重逢於大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  
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滿望從慰我  
契闊可人肩字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間喜慰之餘不  
勝餘蘊垂諭行囊非便遽取便道而西此見真情亦  
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來誤叨司臬凡本司  
前此之授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為  
民今監司擾州縣擾百姓吏奸一脈實徹流通  
於上下之間而監司州縣之官皆其一使毒民之具  
故區區此心思所以截住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  
執事視履之初試取其前此公移而覆之賜以扶持  
不勝顛幸若曰公在則其誠誠盡放棄與盡除不為  
本司之雜事並住行初無可死之事也啓劄通禮非  
所宜蒙其素不講此況於平生之交乎歸望勿罪伏  
乞台照

回信豐鄧知縣

頃自交訊後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  
中得見其為尉改被親余深認勤為第來論通情



非所敢當耳其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即是便民  
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檢州縣州縣擬  
百姓反以多事為勤民徃與鄙見相反初官為縣  
尉每當執申不與泛行嘗得境內安靜三年八僥倖  
自為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  
皆相体此意如使縣得執事則其可放心矣畢竟今  
卒出事艱難尤非前此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  
於此者安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憑格拳拳

回棧新思

頃令兄臨江府判廳發至專翰故荷如對第講義一  
時辭不措台於史壁中冠強塞白不辨轉虛台覽也  
來辭過及雖是賢者誘進之意然豈敢當若夫繁  
謂吾以一道貫之却後學未能脫孔子云吾道一以  
貫之此句先挈道字在上為一句之主則下面云一  
以貫之者指道而言也貫此道也今若移道字在一  
字之下則將此一道欲貫何物此語既出於府第之  
傳望賜見教恐孔子之言未可輕改大率鄉曲固甚  
願有先達亦甚難於有先達蓋孔子平日只是平說  
實理若有先達特立於鄉曲必有新奇之說自立門  
庭學者方有慕嚮焉因此一番前輩出一番議論改





孔夫子逢變成堂前放世老說古老捩話名雖尊之  
實則遜之倍難起來全不相似天下到裏皆有此弊  
其人愈賢則其說愈行因其人而信其說先入爲主  
自少已熟人苦不自覺耳近嘗回徽州教令姪書楷  
云吾鄉有三弊知有權利而已者此一弊頽然之弊  
也近已漸變矣作文必求奇此一弊說理必求高此  
一弊皆隱然之弊也豈亦有自悟者耶惟宣齋之門  
無此弊故敢私以爲請耳且如慈湖之實行勁節其  
豈不朝夕師尊之若人必有心心動處便是意孔子  
啟教人正心誠意此天下萬世學士大夫之所同者  
也矣湖翁說心不必正意不可有因闢大學卷林  
之書一時學者聞聲附和更不回頭看孔夫子面龐  
是面前去思弄此老先生出門便反誇得此道於老  
先生不學他做人好處却學心說語偏處自說一邊  
話不知天下以爲非至謬繳慈湖佛頂心經贊乞朝  
廷官其後嗣反爲都曹一庸妄者所辱令人拂膺凡  
此等亦可爲自悟之機矣借越勿罪伏乞台照

回制參黃浦野

男人名相大

垂論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  
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徃復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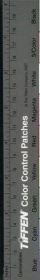
然爾考其平日亦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東坡雖  
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歎服其文章而已  
玉山極口稱樂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  
考亭遂一向發東坡短處遂有寧可是介甫之說介  
甫因此得考亭救起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  
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能伸其甚矣然  
其苗脈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爲昌  
黎高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  
爲門庭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哉

墨戲錄卷之三 中庸大學要義書

其家講說作考半日無非聞所未聞大學中庸要義  
苦偷忙伏讀仰見家學淵源之深遠平生用工之切  
至爲之降嘆不已前日尊論苟有見則以相告比  
正聖賢與人爲善之盛心不耻下問之至意退惟庸  
陋不學何足與聞然既伏而讀之矣不敢不據所見  
以求教焉大率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直是有  
功後學知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  
考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  
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爲貴誠之正是用工處前輩  
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忠誠爲證



至如既稟之如字義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索本因古  
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爲前輩之拾遺其  
他大義不暇過舉惟以蒲葦爲蝶蠶雖本爾雅然  
蝶蠶虫類恐於地道敬樹不相應以周公邊王二祖  
爲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爲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  
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  
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  
禮之而勿七章爲九章之類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  
物孰重輕况下文明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  
祖之生爲諸侯葬以諸侯禮已合禮周公葬以天子  
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然此特其小節耳細看  
要義之所作全以常道爲主且謂大道既隱之後不  
得不以常道爲教比等根源所在却非後學之所敢  
與成書既行之後未必無詰難者蓋恐常道之說本  
於孔安國大道既隱之說亦出於漢儒吾儒精粗一  
致下學上達世有先後道無古今一旦截爲界限  
如此好議論者未必不疑其潛移於老子之說而適  
以小吾中庸大學也仰恃賢明故敢語及防後之策  
如此尚望以其自爲者更垂不倦之教使來者無得



而疑焉

葉丞相咸淳丁卯

共齊魁從趨召入副倚叱指刻宣辱滿朝樂多伏計  
賀憤何止盈穎然區區忠愛之心則有在矣天下事  
非權之歸一不可為或事之繁亟雖得權亦未易為  
方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雖非其之所知而天下  
事未易為難朝廷亦有未必盡知者然先生今日事  
勢已不容於不為萬一有不得而自為所願推誠感  
動務濟國事必不得已則明白而勇去庶幾進不孤  
四海之望下不貽百世之譏惟先生其為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十六

記

修吳縣尉衙絕事

吳縣尉衙改創於開禧乙丑察院羅公相為尉之日  
距慶之官五十有五年間無與葺一椽瓦者而屋頽  
矣豈前此為尉者皆以傳舍視哉尉古司寇官至秦  
漢改令名濶取除奸尉安良民也世乃以其去民取  
近凡逮捕必由之奸豪反得借以毒吾民如蒙此邑  
所見私家升斗之租閭閻睚眦之爭權酒官私受誣  
告若其他紛紛事無一不倚尉為毒豈惟田里騷動



而疑焉

葉丞相咸淳丁卯

共齊魁從趨召入副倚叱指刻宣辱滿朝樂多伏計  
賀憤何止盈穎然區區忠愛之心則有在矣天下事  
非權之歸一不可為或事之繁亟雖得權亦未易為  
方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雖非其之所知而天下  
事未易為難朝廷亦有未必盡知者然先生今日事  
勢已不容於不為萬一有不得而自為所願推誠感  
動務濟國事必不得已則明白而勇去庶幾進不孤  
四海之望下不貽百世之譏惟先生其為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十六

記

修吳縣尉衙絕事

吳縣尉衙改創於開禧乙丑察院羅公相為尉之日  
距慶之官五十有五年間無與葺一椽瓦者而屋頽  
矣豈前此為尉者皆以傳舍視哉尉古司寇官至秦  
漢改令名濶取除奸尉安良民也世乃以其去民取  
近凡逮捕必由之奸豪反得借以毒吾民如蒙此邑  
所見私家升斗之租閭閻睚眦之爭權酒官私受誣  
告若其他紛紛事無一不倚尉為毒豈惟田里騷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民怨入骨而期限交迫吏亦不得寧厥居又奚暇居  
之葢開慶己未冬胡馬飲鄂渚天子赫然震怒斥去  
凶邪妙吏材德擁麾若節以急護畿甸根本而農適  
幸遭其逢因得請于部使者左司孫公曰索私租非  
尉職也其害有十且不仁者託名監租而繫其人死  
之以懼來者不知村民惟計目前名藩大閹刑人于  
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瘦死其人  
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肉未寒而簡者之項相  
蜀村民骨肉類不忍其親以屍檢即付之浮屠家茶  
此一服煙而冤魂終萬古莫寤矣豈不哀哉使者覽  
之憫然為徼戮一踏又得請于郡太守發運洪公曰  
甚哉俗之降也血氣誰獨無之小輩宜易化者今率  
張皇其辭矚郡縣吏差尉雖弓矢手拊所怨之家曰  
躬親自徇縣吏若尉吏卒無一不利尉躬親甚至為  
尉亦有自利躬親者猶若保日以擾民生日以困國  
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竊嘗疑是奸  
民黠吏漁獵者也視尉為鷹犬以魚兔其民而山澤  
焚竭矣可不惜哉太守讀之慨然訟牒自是無躬親  
獨擁酒官上屬戶部轉運使宦官小路遠不得陳一  
日期限迫因白之主管官陳公曰民果私酷自有酒



而平運之九脫差尉司者皆私讎誣告以快私忿實  
無私酷也陳公悟且以非司存亦免差時則虜已遁  
中國已再安大丞相程公繼鎮是邦為聖天子重  
布宣德意民欣若更生元前日之紛紛者盡絕官府  
益以無事尉亦賴以免讎河之延得務用其暇積入  
幕之俸并請益于邑大夫李君共為費五千六百緡  
有奇自京定辛酉三月十八日役工迄五月二十八  
日凡聽事兩廳堂寢皆新之復還時量之盛可以觀  
時政焉非特志歲月叙興修而已也始元文正公石  
曼卿嘗書曰曼卿伯夷頌於聽之聲

之清者也聖人百世之師也作師清堂今不知其址

何在因改作聽事之西偏模舊榻於碑陰而榻之廢  
幾無忘前人之舊有興起者又其西築臺臨道而屋  
其上列栢森森布曰平遠栢羅公手植臺則前尉唐  
公璘增高羅公舊基改鳩唐公亦相望入臺察豈有  
開必先如古鸞鵲之類歟遂併葺之易扁曰栢臺  
以彰二公風憲先兆既即請記其事於令吏部尚書  
西澗葉公久未暇作爰且滿替先條其事紀之尚俟  
記文屬後來者入石景定三年壬戌歲後九月甲申



重修轉般倉記

景定元年春 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區夏四閩祀  
而當癸亥歲於是邊烽之熄浸久矣方且競競軍國  
事凡切於邊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兩淮軍  
饌襟喉賜總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鳩  
工新其舊歲十一月建鼓明年春告成董復官劉  
安釐石請記工繳余曰是奚足哉蓋記其大者乎或  
曰倉舊八十教今修六十有二已仆不存者十有八  
行且僭新之盍記諸余曰是亦奚足哉蓋記其大者  
乎紹興七年我 高宗用向子經之請始以昔之置  
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將方會師江上勦勦乎  
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事如之何可一日緩  
未幾柄國者推一世之豪傑而奪之兵託名四大屯  
廣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為故君於是易名曰大軍  
君子觀薛雄飛書翁氏聽壁謂今大軍倉尚校稱轉  
般使人於邑不自勝溱肥初我 孝宗復度地獲泉君  
之西為今倉方是時 上親閱精銳日夜感厲雖一  
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重留意嘉定更化  
增飭唯謹垂危百萬今猶賴之奈何法久而弊至有  
張大糶軍者嘗倚轉般為子母用私之地雖營其上





費一毫不足以請於 誠者終不以為然於歐噬噬然  
則轉搬之關繫不其大矣乎蓋倉之興也未嘗不出  
於朝廷而其弊也未有不固於有司出於朝廷也  
未嘗不為經久博大之規而其屬於有司也未有不  
流於侵尋便私之失倉之更革乎軍實所繫軍之弛  
張乎國勢所關惟我祖功宗德格于皇天聖子神孫  
繩繩克肖由紹興而有淳熙由淳熙而有今日復嚴  
其事而一新其修其費皆朝廷出無異時處建立之初  
意亦有司之慮尤昌三軍之司命此其規模功用當  
何如而獨記工役哉言未既眾懷激動容於是知大  
善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如此乃拜手稽首敢以慶  
之曰轉般之新芳紹興寧德軍之三京誰歟易之芳  
猶名大軍轉般之再芳淳熙將何為芳規倏誰歟寧  
之芳轉而自私轉般之修芳吾白圭飽馬勝芳行械  
故疆增光二宗芳世世其母忘景定五年甲子六月  
吉日記

立雪亭記

何君茂遠橫經具泮着草梅間扁曰立雪取游揚侍  
伊川暝坐事也風韻灑然如見天戎遠其望學身之  
自得乎一太極之妙流行天地間苟有見焉觸事而



存隨地而足吾夫川上之嘆真異之意固亦時見  
一二然大要歸於循循善誘與教不倦而已伊川頤  
目而坐安知非適然二子侍立雖雪不敢去蓋其敬  
師之意反之復之使自得之自有平時之講習在豈  
在一立雪間耶吾願茂遠與二三子游斯高視斯俯  
推廣義類尚友古人映雪讀書足自務康刻苦入推  
之於事窮則爲友安門外雪深又偃卧不干人達則  
思趙韓王迎拜太祖風雪中共圖安天下事循是  
而進立己立人念念真切工夫接續天理流動則孔  
門之學可幾而四時之景無非道妙雖不立雪吾知  
自與程子教人意則合不知梅履和情淡心寂寂後  
揮學者亦嘗立雪景定三年十二月日記

崇寧宮記

四明固山水奇絕處也慈溪之西踰二十里其地薄  
海氣勢益磅礴有峰特起爲五福山突兀撐天猶若  
奮昇其不可遏則又歧而對發多奔蹶數十里以入  
海東之復出於海者爲伏龍西之復出於海者爲向  
頭遂爲今行郡國戶門皆斷崖萬仞屹立雲濤浩渺  
間嘶地軸以浮天挹仙山之如見故其中沃野曼衍  
淑氣扶疎人生其間往往多秀詩乃崇寧宮又適居



其水脉之會故世世有翁贊羽衣清澗時亦多聞人  
如往歲吾叔祖黃仲清以詩聞今住持之祖張安國  
以草聖聞皆嘗名動一時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其雲  
屋踈疎垂三百年莫之整以僻故也安國之法嗣曰  
張希聲神采精悍文而有綜理材始慨然以興起爲  
已任余與別二十年意其已老雖有志未必酬俄一  
日耄來述其居已大備屬余記之且曰吾非求以記  
吾勤也記吾居之所自始也吾之居日廣而吾之所  
自始日泯非所以篤旣往昭方來也吾師老子之入  
西域也吾化爲摩虛佛其法於戒行尤嚴曰惟一食  
齋居不出元不但如今世清淨之云吾所居者名道  
院正以奉摩虛香火以其本老子也紹興元年十一  
月冲素大師陳立正始請今勅賜額始定四年九  
月住持道士張悟真始建今三清殿獄祠建於端平  
之乙未法堂建於淳祐之壬子藏殿建於寶祐之乙  
卯而山門建於景定之癸亥與夫建文室以集簪佩  
建船齋以列琴書下至庖湑色色粗備則又皆吾錄  
積以成未嘗以千人故雖工役之繁費費之多皆所  
不必記獨念新之增者舊之忘身之舒者心之肆摩  
屋之法之嚴雖夕尸莫能行而其法爲存深哉記之



以自勉言又警後人也余讀之曰噫此有識之言亦無窮之思也然吾儒與佛老固冰炭佛與老又自冰炭今謂老爲佛而又屬記於學儒者將何歸以合之且何據耶因書詰之則報曰吾說豈無據者老子化胡經明言我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降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說戒律定慧等法則道經之據如此釋氏古法華經卷之八九正與化胡經所載合佛法廣大何所不通而限於町畦者始或秘之不以出白樂天晚年酷嗜內典至其題摩尼經亦有五經繼光明之句是必有得於貫通之素者矣與

釋氏之據如此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賣寺處之其事載於溫公之通鑑述於晦翁之綱目則儒書之據又知此余既審之果然希聲復緘示所謂衍鑑集載我宋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三年兩嘗勅福州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兩嘗自禮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經誦入道藏其文元悉余始復書謂之曰信矣是可記也夫天下事不過是與非善與惡兩端而止自古立言垂訓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別非絕惡而脩善故能輔人心而裨世教說久而弊愈分老子寶慈會後世事清護釋



氏持戒定而後世謬執着是豈其然哉老子再化  
為摩尼而說法獨嚴於自律如師所云殆其初之未  
變者師而念之而傳之則道之初在是釋之初亦在  
是且有近於吾儒之所謂敬于以發山川之靈異恢  
道俗之見聞使琳宮仙館千萬年憑藉無窮豈徒在  
今輪奐間師曰諾哉因錄其往復之詳如此是為記  
景定五年五月記

霖竄記

客有問霖竄者曰孫常州天下士以霖竄自名  
何居晦子獨不觀造化之妙者乎日以烜之矣然常  
賜也物或碎焉雨以潤之矣然常陰也物或溽焉惟  
夫雨之餘日之初綺縠暈紅山黛眉舒于斯時也起  
而視萬物甲者坼者勾者者蠕動而鳴躍者無不  
充滿勃鬱於天地間是霖為天地之仁之發見而意  
則霖之先見者也故由是而推之人一念內覺善念  
油然而生者吾心之霖也革弊而新使百姓鼓舞於  
快活條貫者天下之霖也霖竄方將以吾心之霖霖  
天下吾知其讀坊餘間鈞簾倚徙六合吾戶牖氣象  
同此一清明也客聞而悟仰視天宇余以告霖竄  
竄笑不語但令滴花露以濡毫書萬斛之軒豁慶景



定五年七月日記

湖山一覽記

西湖佳麗甲天下富貴家樓臺百萬爭奇築勝莫不  
得所欲然湖本出南北兩山間山各繞湖蜿蜒對發  
以趨王城千怪萬狀彼此互挹猶莫能得其全況山  
盡水止城居而面牆者乎余友子陶子苦此久時援  
梯升簷以望僅僅見髮髻則又愈不愜乃一旦傾囊  
舉貨拔屋爲樓三其層巖然出牆上題曰湖山一覽  
不特南比山盡擁西湖以獻而九他人之樓臺上下  
包絡山川與夫出城而游畫船金馬駢闐四時者殆  
無一不爲此樓設至若夜月明水天一色凭欄俯  
瞰如身在太虛此時此樂與我共之者又獨造物耳  
然則登覽苟得其要雖富貴莫有力者莫能勝况脫去  
凡近而游高明以超覽萬理之會者哉景定五年九  
月記

林水會心記

行都關北可十里有瓜涇焉若溪之沈氏居之園池  
靚深可樂也一日復築室其勝處曰林水會心屬余  
記之余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  
此晉人之言在子之學也子之各室得無有取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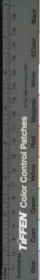
乎夫人一心坐思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  
頽乎其前而不覺惟凝神息念脫去世慮則雖草木  
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  
人夷曠宅心事外時庭柯以怡頽枕清流而自潔脫  
然瀟灑之趣固宜往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  
心者爾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仁而至  
理流行之萬人為萬物之最靈而此心又人之所以  
為靈大包宇宙細入無倫何莫非此心之所會豈徒  
會之要當貴以體之直見天地萬物之與我為一又  
當仁以行之使天地萬物皆由我而各得其所此則  
有貴於吾心而人之所當盡其心者也聖賢之功雖  
未易一蹴到亦豈容自娛於林水之近者而已耶吾  
夫子川上之歎周茂叔窻前之草生意流動近而有  
遠者存必如是斯可言會心矣沈子曰然是吾心也  
幸書之以代座右銘咸淳元年慈溪黃憲謹書

高宗賜宗忠簡公親札碑陰記

臣黃洪惟 高宗皇帝受命申興一時風雲際遇之  
臣相與驅馳艱難之會凡其羽書來上纖悉洞達無  
不親覽奉書置赤心與之斟酌可否如家人父子  
面謀親議人之事能於事變而其臣亦感激



思奮中興之志。此非尋常俗客無間留情翰墨比也。故其事定功成。或勲臣角巾私菑。或後嗣追榮。先烈莫不珍其所賜。勒之堅珉。崇之傑閣。以誇示無窮。嗚呼盛矣。然此猶南渡後事。爾方翠華之未南渡。中原尚皆我有。特別有若故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宗公實爲元勳。當高宗以康王出使。獨公請無勤北行。虜圍既解。獨公請即銜南京位號。既定。又獨公結忠義兵百八十萬。勞祗四夷。諸國約冠日。滅金前後二十五表。疏力請車駕還京。師使當是時。無從中沮撓者。則金豈無聞之天下。正自無所謂南渡。又安有南渡後事。可議其爲盛如今日所見者哉。然則以公視諸臣際遇之先後。其謙讓關繫之天。又何如而霄壤。昭回之章。最初先發於公之家者。及猶散逸而未之顯。豈混一偏安之數不同。故臣子家所遇盛衰之相反。亦勢然歟。景定五年冬。臣某官京口。識公之五世孫忠翊郎前知光山縣臣有。大一日捧黃纓。焚香跪封出龍章玉軸者。二書相與。甫拜。敬觀則我高宗戒公速生還。屢使及宣諭。差舟事。且曰先忠簡公被之直蹟存者。僅此爾。先父提舉朝奉公遺命。俚有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亦老矣所

子有以發其意臣

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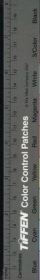
披公以不共戴天之讎極其使乞斬之此為事君盡忠 旨示以二聖未還投鼠有忌戒勿殺此為事父盡孝 向若公親在君側斷使鬻鼓以出兵公固身任之有餘奈何繼與未歸大討未決公即奉詔釋其使八人使采葛之纒無由與此為處君臣之際盡義一舉而鬪擊之大者有三越今百三十有九年而五世孫始得壽之石是又忠之意孝之事且義之久而不忘者也即此而觀推此而往又安知非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而混一之占此其碩果不食者耶於是

勝悲喜之交而記其碑之陰是冬十月二十四日從事郎宜差心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臣黃震百拜書

益首寧寺修造記

我高宗二十造之明年翠華南渡道由丹陽嘗幸普寧寺之醫藥院宿焉方是時千麾萬騎濟濟駢駢其至如歸邑之手蓋莫大於普寧而寺又倚藥院為重以矣居無何當建炎庚戌歲寺燬于兵存者十不能一二遺基敗屋往往紛而為西北流寓子孫之居踰百年莫之

其見莫一大故興復之難也



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推遷慈濟者又絕院今暫爲主簿聽惟神濟之院在  
寶祐四年釐經界寺之侵疆稍歸神濟之法嗣曰普  
清又其傳曰福山起丁巳訖甲子經營再世首尾十  
年悉毀曹樂之藏盡以資寺之舊殿堂門廡佛像  
輪藏乃皆燬然復新房院屋廡廊外者舊寺有六  
福山亦漸以貲復之大聖院既復即以還其徒不責  
償焉華嚴院雖復訪其徒無之則建屋七楹將以待  
四方雲水僧此其宏規義舉幾與世俗霄壤隔而福  
山未當自言獨貽書屬余記寺之修曰皆吾先師之

功吁亦賤矣然聞古者之復心畫畫且力顧乃名佛屋

僧廬突兀撐天者羅天下而吾民或不得把茅以居彼

之曰曲豈此之曰窮正未知其所終雖其人之賢陋亦何

記之暇顧余於福山之事獨自有感焉者爾天地之造

化何嘗有停息而人事未能體之以有成者自私心始

人心之天理亦何嘗有間斷而私心或得雜之爲累者

自其不知所當務始世利薰染良心易汨人而知所當

務亦且易能者哉頃余捧檄慮囚恩管過所謂神濟

院借爲遠廬一宿察其事頗審夫寺以院而興慮其

院

院。察入其。弗殿輪奐。飛而院則反惟



鹿  
非一於公者歟院以藥而名意於佛不  
暇省宿其地晝夜香火燈燭誦經修而藥則特其餘  
力之及師非一於所當務者歟師自視髮力守佛所  
謂三淨戒食棧淡衣履慈平生伴卧具不置身之有  
皆院之有院有寺之有而未嘗以一毫世利汨  
其心師之能一於所當務者蓋以此故其寓於醫藥  
者皆慈悲之為而非利之規非利之規而惟慈悲之  
為此其所以能曠 大公以百年感懷多常佳為已  
任恢其佛之居以 其徒之居而退視一室為不足  
洒掃且不自以為 也天理之未始間斷於人心者

豈不於此猶具其精微之未始得息於天地間者  
豈不於此尚足以規其萬分而世因一私之膠固  
遂設天下事於不可為者豈不厚誣也耶士大夫果  
能出入兵刑錢穀間一切無忘乎聖人之訓而公爾  
忘私國恤忘家如師以一房院之力而興一寺其功  
用所到又當何如哉此則余所深感願從有志當世  
者學之也若夫工費之若干樂助之誰人師自條其  
細於碑之陰云咸淳元年乙丑四月庚子朔記

玉皇殿記

禮佳

天南郊壇而不屋道家者流謂天王皇



揚州縣有子否耶人也。漢市神事之則有廟貌。然後世不于其主于土木偶已感矣。今其祠天者例亦設之像天子。乃人待耶凡皆余所未喻也。平江府城南可二里有觀曰修和齋亦祠玉皇。一日道士張一雷謂余記其毀之修。余因詰所未喻者。則荅曰子謂一元之運渾淪磅礴自呼吸頃積而晝夜而寒暑而往古來今萬物無一息不生生化化於天地間。果孰主宰之。而然哉。天也。上古神聖代天理物報本有祭歷代增飭乃郊乃明堂乃雍五時積而迨我祥符天禧間宮觀遂參錯天下殆皆陶匏粘席之推

爾。豈吾道家者敢僭乎。又豈謂蒼蒼蒼蒼間而天之

所以爲天者止此哉。天亦氣之爲爾。自天而萬類皆

氣聚則成。形明之爲人而幽之爲鬼神。夫豈有二理

昔溼太真然犀照牛渚見朱衣車馬一一如人間世

道書所稱水府官之證如此。則其所稱天府官者亦

從可知。且自昔夢訴於帝。夢稔請於帝。夢至謁天帝

所或登天門入重者。彼皆何所指而言。故主宰之謂

帝其來尚矣。又豈吾道家者敢誣余聞之曰。辨哉。今

也。而泝之古幽也。而證之明。雖然果若而言亦何以

若冒佛稱者。朝說髮則夕不復。禮天子



法吾講下老君今超出造化外人也嗚呼使造化果有外置無民常乘雲往來天表不假父母血氣以生且老於陰陽燼炭以病死矣何謂天至此故佛老之說雖並行余寧取老子說之本乎夫老之說本天而凡鬼神事借之甚者淫祠附庸林立廟庭春秋之策設駢聞往往不之正而之他是又何爲者故叢於老子之祠者雖不一余又獨取玉皇殿之尊上帝儼上帝之如在肅人心之正敬使天下崇飾香火者皆如玉皇殿之爲則亦庶乎足以裨世教是可記也已乃爲輯其事而系之銘曰

昔皇祐

歲癸巳

職丞公

姓李氏

名龜齡

寶肇始

肖儷貌

極學美

十一曜

旁列祀

揚勝者

居同里

再感夢

條驚起

筭竅索

新殿祀

奉以遷

尊莫比

成公塔

記如此

靖康火

獨不燬

於休哉

亦神矣

然歷久

殆於圯

歲癸丑

寶祐中

剝斯復

棟梁穿

革塵源

華聖容

主者誰

鳩此工

道都轄

沈大炬

助者誰

費用豐

懷寧令

金起宗

有餘力

振元風

增重樓

擴鴻鍾

來衆敬

自第

偉初字

記斯宮

王禹偁

文章公



彼所載 此不直

大禹寺記

淳祐初越有清修高識之士施侯商輔忤時相去國放浪山水一日與余扁舟過鏡湖上禹穴肅拜敬觀惟寔石尚存可驗其為古者碑緯之制石有篆文則已不可復辨退而酌水飲泉遊所謂大禹寺亦復弊陋將就圯於是相與徘徊者久之顧山川之寂寥感古今之異變為之喟然太息曰太哉禹也而衣冠所蔽之地乃亦莫之省歟夫禹穴之名天下已幾千年於肅梁以後晚立之佛寺我固無待於彼也然自昔

聖賢有功於一方則一方之心不能不有功於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之心不能忘事以時殊制隨事立則守墳城禁樵牧時汛掃寄一寺以代古人禹家之守亦有不容廢廢者其越王錢氏嘗貶兩浙於五季干戈靡爛之際以歸有德我求忠厚尚詔立寺象旁以慰浙人之思况水自鴻荒無歸而極於堯四海一壑矣禹也脫生民於魚鱉開萬世以康莊大功既成親王帛朝會此山之下者萬國遐想此時輪蹄雜運櫓檣紛披為澤教之精明薄日月而垂宇宙者端於此乎輝燁起也此其家之繫屬乎人心過錢氏為禹



萬今其守視者不入其錢氏下乎今聖世清明  
慨思禹績方將規恢萬里而會稽幸在帝鄉必有  
出而爲之經理者越二十年余官中都越人前歸安  
令黃君岳卿俄以寺主備惟則之工役始末來曰寺  
之昔弊者今新矣余聞首何以弊今何以新岳卿曰  
弊之者禪也寺始於梁大同十一年時未有所謂禪  
也雖或助以禪之萌孽來梁未之納也且禪自稱教  
外別傳是於佛書無證其果爲佛與否莫知也頃自  
禪日盛而其徒嘗撰此寺以居之禪蕩無檢律佛其  
祖也佛且爲其所阿於寺何有於禹之穴又何有其寺  
之日以弊者勢也惟則吾弟也

其出家守佛教慈悲

不殺而律已嚴今太師判宗福王問其賢強起之屬  
使守禹陵郡以是聞之朝而朝以是奏之皇帝  
戒禪學者勿復預惟則始得一意經營起寶祐丙辰  
浣咸淳戊辰而寺之廬臺是更新且視昔如宏大寺  
之田九侵疆畫歸且謀增闢故惟則願有記余曰可  
也禹之功終天地不可磨則寺亦將與之俱不磨况  
余與施侯疇昔之言驗乎且此不特爲寺而記爲禹  
記也不特爲禹而記爲今日之續復禹績有開必先

記也然安知不徇在大史公不遠江淮數千里走而探禹穴者胡不少需以使之記而顧以屬青人耶雖然姑草以俟咸淳四年五月吉日慈溪黃震記

龍山壽聖寺記

自有天地以至於今其始無一日一事不趨於實而天下之所資以爲天下者漸以備矣則反又無一日不轉而趨於虛嗚呼異言其殆始於周之衰乎人之初生也唯憂飢無以充爾寒無以禦爾寒風凌雨無以庇而疾痛無以治瘳尔人生而漸衆則又憂相爭相奪之無以禁相親相接之無以叙遺忘之無以記

而交易之無以必心要約尔他豈其所預知縱他有新奇詭異非常可喜之說亦何救吾實利害也哉天生時地生財九可救吾實利害者善已無不有而非聖人則不能致其用聖人者作乃教之食教之衣教之宮室以興其利教之醫藥以去其害而又教之書藝從而明三綱五常以經紀人極九皆人生斷斷不可一日無者也皆實者也自羲黃堯舜積而至成周然後漸以大備噫亦勞矣亦至矣盛矣不可復知毫末於此矣季之何風氣日開人僞日滋而議論日以騰實之極虛之始時則有若莊周列禦寇之徒言吾之成而不憂飢也衣因吾





之有而不憂其非。唐矣不憂風雨而疾痛有藥不持  
嘗試百草之辛毒也生長於君臣父子之常習熟於禮  
樂文物之懿而不復知其得自別於禽獸者皆聖人繼  
天立極開太平力也於是僞傲解膜付天地萬物於一  
破而戲言之盡反天下之常以爲怪盡嗤鄙人生之斷  
斷不可無者以爲不必有竊嘗疑豈家之方與祖父銖  
積以有田廬以知詩書以明訓其子孫爲子若孫者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詩既誕反笑祖父之無聞知起而馳  
馬試劍一切從事無其或妄意神仙黃白之術飄飄乎  
自謂當其盛帝鄉而不知家則索矣談虛者之闕世變

何以異此後數百年而有西域佛氏之說求其初本以  
慈悲不殺戒人斷惡修善而止未幾世降而晉又降而  
元魏莊列之說益以泛濫則又溢而勸入佛氏中以其  
前日紛亂吾聖人之常者而紛之謂善惡爲無二謂有  
心而修善爲不可謂無心而殺人爲無傷以一切掃除  
佛氏之初說世旣日趨於虛不惟佛之徒習之不悟士  
大夫類亦浸淫其說以爲高而世變如江河益滔滔下  
矣明溥師太成本佛者也一日介余同年進士徐君惠  
玉託余記龍山壽聖寺之成乃曰此吾以醫藥之能爲  
之也

向吾祖保和師

至大成 三世皆益以醫藥濟人而人信之故雖不求贏而贏友多

乃相地往來之衝負山揖江起寶祐甲寅經營十年以成今之屋數百楹既又以

至者無以飯與居而守者無以衣乃買田吳門千畝買山朱橋數百畝

蓋無一非醫藥之施之

爲亦無一非醫藥濟人之心之推也余聞之曰然師

之事善矣是足取佛氏之初說矣然則實理之在天

下亦豈容一日泯者哉置之屋附之田園而醫藥肆

之列通衢如舊是飢必不可以無食寒必不可以無

衣庇風雨必不可以無其居而療疾痛必不可以無

藥實也祖孫三世恪守以迄于成且屬子孫世守之

而名之曰祝聖人壽殿閣壘飛甍靈爽淨粥魚飯飯

濟濟就列而又託文墨以誦述之是君臣父子之常

必不可廢禮樂文物之體必不可闕皆實也自莊列

而下日趨日盛之虛徒口說耳如其說也雖士大

亦不免淪於虛以其事也雖佛氏亦終不容不



自符是尚不足以反乎抑師之得以成此者鑿也余聞佛之稱醫士稱藥師者非必如今神聖工巧之謂而放人心之病之謂也若令人心之病孰大於談虛試以此語療之可乎咸淳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黃震謹記

梅溪記

自柳下惠樽罍亭以其所居稱而後世多效之近王龜齡稱梅溪效之者甚衆然必各有其實也趙君元父生王侯家於山林本無雅故亦扁其居爲梅溪於是或疑而求其說曰豈高山景行之意豈清標逸韻

之寄豈舊家蒼雲多幽趣而此乎誌君皆不謂然獨問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有諸余謂氣一耳由動靜始有陰陽之名交迭相摩固不見其端與始然造化無形惟物有稽往則必復動者其候草木黃落而萌動霜降水涸而泉動至於一花初白疎影浸流生意胥動孰此爲昭著他日春偏宇宙芳潤拍寒皆由此廣充尔此非動之端陽之始乎君笑謂此正吾名梅溪者也然則君於生意之妙得矣尚於廣充者勉之哉咸淳三年臘月十日鄭黃震記



九地皆欲其平陸才平車般推才不平舟橋危土田不平未稼萎惟山則不然山高者也高者平之反也維石巖巖峻極于天何平之有巖陵洪君國梁乃獨以平山名蓋天下事惟高者最宜平此義於山可知孤峯絕岸壁立萬仞雖有欄蘿踏石而登者亦風急寒峭凜不可留殆絕物矣惟夫振履陟降登高自下登峯造極恬不爲訝去天尺五四海一頓身安少舒如薄天路則山雖高而愈宜故自昔言山者不特平山欄檻爲世歎慕磐石坐千人則具山之平也潭毒築營南獨山之平也上有瑤池醴泉則高莫高於崑崙山亦未嘗不平也開闢至今理已如此達人夫觀皆可意會使不云極高明而道中庸吾謂此洪君國梁之謂感薄丙寅冬黃震記

耻獨記

羅君季清與余幼同里閨且同舍先余十五年登科從官四方契闊浸久然每見則議論輒益新知其不以仕廢學歲序丁卯春再會余行都忽屬余記其居曰耻獨余於是歎季清之學其成矣蓋蓬伯玉欲寡其過而未飽此耻之始事也切已者也至其後耻獨爲君子

事也推已者己自耻一夫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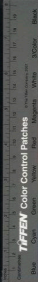
復自其祿以天下弗顧來吾天子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其用心可謂廣大至自言其所耻亦退  
託於巧言令色足恭之類僅僅與左丘明等尔聖賢  
為學次第由已及人每如此今吾季清本物我同得  
之理與與人為善之念所謂自明明德而新民夫豈  
一日之積觀陽春之補物邇涼寒之歸根余於是竊  
有感焉者夫余雖不肖亦人耳豈獨無天理明動人  
欲銷沮之時而志不勝氣率落類憐嘗讀書見古人  
心與天地同惓然耻其不及矣未幾掩卷而憐志  
之依然故吾無耻也嘗蒞仕見州縣或以非道如其

民固勃然耻於力不能救矣未幾因循苟祿非甚不  
可者亦或奉行之依然故吾無耻也已之未能自耻  
而暇為人耻乎季清能耻眾人之不為君子何余之  
未能自耻其身之不為君子也孟子曰耻之於人大  
矣周子曰人大不幸無耻余本非無耻者而今若是  
殆於無耻之耻無耻矣倘於是而一有觸焉其為重  
可耻也當若何而今而後痛切自耻庶幾獲為君子  
之歸是又再新於吾今日季清之賜故為記之因以  
自懲言是年之三月丁酉日記



混沌剖而山川流，天和暢而人物秀，扶輿清淑，其為星露則均，然而人傑地靈，相與發揮，往往又必有所待，而後顯，豈非其所重尤係乎其人也哉？會稽之東，將百里有山，高出曰皇會，乃登而為煙翠之奇，峯九七，復聚而東，奏會娥大江之上，勃鬱未既，昌蹠復起，世以其形似，各御山，御山之下，有鍾氏世居之。至余友君過，益以文行稱，所謂人傑地靈，相與發揮者，其不遂顯於今耶？君過既空，其父止善居士於山之阿，復築臺其間，題其顏曰積慶，而屬余為之記。余因得以明山之所由積，而其在人者，則有不待言。

也。夫山天下幽僻之地也。若獅山去城郭為尤遠，然其山脈骨以起其植物也。允允以澤清流下注，演而為篤，孝之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蹠絕壑之下，蘭蕙之芳，從風遠揚，而慶雲亦時乎出焉。是果孰為之不然者？一陰一陽造化樞紐繼之者，善而山得之以為山，山之性亦無不善，善之積也。厚則善之發也。宏雖崖石，綴粟他山，或性類則惡，要亦萬不能一二。是山之所由積而善之為慶者歟也。而况於人乎？故大學之論明德曰：在止於至善，大易論積漸之由來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夫止於至善，是則謂之積積。



於其家而不已其計之慶自昔得之清光輝赫交  
者何可勝計此亦不待余言而知者也况有如君遇  
家之素積者乎方公聖世慈賢煥燁乎起自帝鄉與  
御山相發揮者必吾君遇矣入何待余之言而亦竊  
有請也夫吾非積於家而已也非徒善之為而已也  
士君子出而兼善天下必去其不善者而後善斯溥  
也昔晦庵文公言所以為獅子必曰使百獸腦裂夫公  
善類之宗也而其言若是可以想其善多所在矣仰  
止獅山君遇劬之君家之慶當廣而為世道之慶  
皇定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鄭黃飛謹記

省齋記

此心齊一之謂齋士大夫謂所居曰齋蓋不待盤盂  
几杖之徧銘所以維持此心者已一字該之矣世乃  
復他有所取以名其齋如舫齋之類何哉俞侯立父  
大參文惠公之聞孫行已治民動有法度余固久知  
其必有得於此者俄一日貽書謂余嘗得滄洲程公  
墓題省齋之扁其為記之將日三省為余於此益信  
侯之有得於此蓋深而名齋未有切於省者也夫齋  
于其心言也心者吾身之主宰靈明廣大與造化相  
流通所以治事也治於事惟隨事盡省則心自存



王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危微精一之語萬世道學之源要不過求所謂中者而執之故自數聖人而傳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不待言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曾子親得孔子之傳亦惟曰謀不忠乎交不信乎傳不習乎將心不待言而自昭徹於流行之際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甘言曰君子以仁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心為可知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漲而為坐脫忘忘之禪學始瞑目株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

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王也家有主反禁功之使一不得有為其擾者勢也而訝心之難降歟故世有竭平生之力以從事於禪適足以槁誠其無用之身他尚何望奈何世習纏繞以是易感雖明關坐忘之為坐馳者亦或論學者之靜坐恍不自己滔滔流俗承虛接渺談空演妙之極乃有踏雲具聖門以省名齊如吾俞侯者然嘗聞之曾子曰省之三特自指工夫之闕處為言侯而善學雖不一一襲步耶鄙可也由太極流行而有此身則當省其所自來人與天地並列而為一則當省其所自來自君臣父子





大倫至殷食起居之委細天者無不在焉則當省其所自行且學者之用工亦各有自得俞侯之內省既非他人之所得盡知異日俞侯之有進又非今日之所能前知顧其所以自省者進退何如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無時無事不省而能尔乎咸淳三年三月既望鄞黃震謹記

水竹村記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果孰爲之流通而成變化也哉蓋芽乘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真微顧瞻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微濕環之狀若連筒灌畦之爲因

而潛心探蹟有以窺天地相與流通之機矣向若地不闢亦如天之圓地惟隕然塊處非有廣川大谷以脉終其間則流通之無所造化亦幾乎息萬物將安從生今其周匝於地勢之四垂既無非海朝夕吐納無一息停長江大河復統衆流以相與渾浩流轉其內雖鑿地得泉爲沼爲井氣亦蒸蒸上騰與海之茫茫江河之浩浩升而爲雲浮而爲漢者同一暢以達惟平陸之亢仰土膏之易燥則時又振山川以出雲蒸百川而作雨風雷一晡奮奔逸之餘彌六合皆水氣而生生仁化者林林總總矣嗚乎此之晝連三之爲



人此坤卦斷六之為地而乾連突出於坤斷之中為  
坎者歟然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為水位於子造  
化之機始於子天道循此以南轉歲一周回而造化  
成苟九得此以生孰能自外於天地之所以流通者  
虛其中竅於關節脈理而水氣滋之物皆然竹唯甚  
其心為最虛其水之由地而升為最易貫四時而不  
改歷千歲以長青夫豈偶然之故而能爾哉故君子  
於竹也有以知水之流通於萬物於水也有以知造  
化之流通於天地而舉一以槩其餘且知伏羲氏之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畫八卦其義於是為精而造

化之旁乎坎亦明矣豈必乾南坤北而曰先天也哉  
余同館潘君約之超特之士也家三山之勝處其地  
曰二溪俯一曲之清流植臨流之萬竿蕭然清易其  
間浩然與造物者同游求東澗湯先生題其君曰水  
竹村而屬余序之記余聞之欣然有契因書其所見  
以遺之然君之居正余之志也君方年壯氣銳進進  
德業異昔同贊造化之妙以潤澤天下則君之事也  
詩不云平曠披洪良綠竹倚倚說者謂其與問學自  
修之益如此惟君其勉之咸淳四年三月十一日慈  
溪黃純誠記

寶善堂記

楊寶善心愛物發於天性之真而子孫之興勃焉其  
所由興者非善而何至關西夫子乃能以其身繫國  
安危身雖去國澤澤大節尚能屹漢鼎而增之重一  
何壯哉顏魯公以鴻毛芥草視祿山希烈粹然之橫  
逆英風偉節去之千載之下猶若其在斗牛間竊意  
其慷慨自將不拘拘小善之爲者及觀其自叙家世  
乃自顏延之詩評訓戒惟善是務世守性謹以歷隋  
唐蓋自昔士君子開公侯衮衮之源固未有不自積  
善始亦必其後之人愈擇而愈精故能愈久而愈盛

如其不然陳太丘四世之名非不重論理人莫之傳  
非不貴然以陳羣之材猶不過隨世就功名爾爾而  
後亦未見其能增光前文人之而况其餘再再統傳之  
習優異至於盛衰易位高岸爲谷適重有識之數者  
噫是豈其初之積善而興果有異乎哉嘗觀夫子繫  
易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其雖天地之所  
以孕化人物亦不過惟其善及其次第人品乃曰聖  
人不可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君子不可得而見得  
見善人斯可若以善爲僥倖者孟子道性善立謂人  
皆可爲舜禹又曰人皆曰可也以之爲善爲一



四下之姓甚是非自相背馳其說也天地初賦之善雖聖神何能如毫末而此善一入于氣質之稟往往易溺而流於柔變化氣質以盡復其天地本然之善是又存乎其人焉故人而用心不剛則見善雖明與無識同安爲人子孫而繼志不力則襲其爲善之慶鮮亦不滿於富貴爲善之不可一日不勇固如此余友史猷夫以忠定越王諸孫幼孤寓京而能不慕於膏粱不敗於繁華刻苦自立閉戶讀書雖仕進不暇問非剛有力者曷克爾一日俄訪余俾記其所居賢善之堂余曰吳哉子之所寶也我朝鐘鼎赫奕

鐘鼎相輝孰有如君家之盛世或以其太盛也而掩其善不知其所以能盛者正以其善尔是豈容於不察哉夫自而祖越王習於八行公世積之善爲寒士時已作夜香文祝幽明萬類欲無一不被其福爲尉時家未有立鐘地已能辭醋息錢月二萬不受齎捕盜賞不受而爲橋黃山以濟自古莫救之覆溺及達而爲帝者師則一念唯欲與天下相安出而帥越亦必築月河二斗門以爲百姓無窮之利移而帥福建則括廢寺田四十五頃立義莊以育上四州不

人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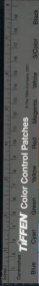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其爲政之善固不暇悉舉迹其平生官至  
太師壽登九表朝夕會賓朋而未嘗殺一生物此何  
止黃花獨雀之心作童叩湏知切切然訓迪其子若  
孫飲食衣服莫不有戒殆亦無魏顧氏家訓之意然  
則君家之蟬聯赫奕鍾鼎相輝夫豈偶然之故正惟  
爲之後者當知所自出而常寶此善耳正惟寶此善  
者當以剛而防其柔耳剛則利害不足以動必無計  
較心以揣此善剛則權位不足以滯必無持固心以  
違此善剛則財貨不足以汙必無對殖心以戕此善  
窮則以其善而獨善其身達則以其善而兼善天下

卓然天地間常爲大丈夫雖蟬聯赫奕鍾鼎相輝視  
之直不過大空一浮雲而何至寶其所欲常寶哉  
夫其勉之積善餘慶實特將水爲君家之寶哉  
木吾國亦將永得善人以為寶矣  
四年戊辰歲重陽日慈溪黃震記

高郵軍社壇記

天豈崇高在上者之爲天也哉地塊然其下也而  
有燥濕溫冷天之爲也人藐然其中也而有呼吸運  
用天之爲也天包乎地而人生乎天地之中故分而  
言一氣曰三才則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



功無柱而才也夫惟無往而非天也天心之仁於是寧有妙合於此者焉天之仁寓於地謂之土以生黍稷稻粱以養萬民而主宰乎是者爲社稷天之仁寓於人謂之心以明仁義禮樂以治萬民而主宰乎是者爲主僕故在位主僕稱社稷者是即天心之仁之妙合也然天心之仁無非爲民計爾神固無異於天人則未必能盡統乎夫社稷固無愧於王侯王侯則未必能盡無愧於社稷字亭稱水旱神曾社稷者直指人寧有功於民而配饗社稷如句龍后稷之類爾若天之所寓以生物曰社稷云者容得而變置之

也哉是以自昔聖賢矣惟貴爲天子以天自處雖分命諸侯如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亦未嘗不命之以天又諸侯受命而復於君如曰勿予禍適彼縉匪解天命降監亦未嘗不自任以天念念以天視民惟恐或愧至於兩賜曹耗非人力之所能預又舉而屬之社稷之神以全天之所爲民者天心之仁之妙合者於是乎在世變不古此意不明今之太守古之諸侯護不知我之所以有此人民社稷者皆天之所任也乃或慢神虐民天者離絕歲時牲酒勉焉具文凶荒也虛伊誰咎余年進士錢侯厚得郡高郵以



保民命爲第一事保障治器城爲首衛德禮風化  
尤有闕民者尤無所不致其勉人士求京稱之不  
容口余既喜其知天之所任矣一日書來自謂抵郡  
百廢不敢不興然皆常事惟州社壇傾屋廟壇壞椽  
圯民居僧廬交侵其難大又從而汙之聖天子之  
所付我者謂何而乃若是爲之驚惕亟具屋五楹再  
新壇墻四匝垣墻而大書其扁以揭之過者爲悚工  
役最小關繫最大此則不可不書使後來者共守余  
曰侯之於民若此而後以之從事社稷天心之仁之  
合者不其慰乎因書所見撰刻之石庶後之爲邦

者皆知天不在天而在民社之寄以續續盡心焉則  
侯之施德是邦將水無窮侯名真孫桐城人咸淳四  
年戊辰八月日宣教郎史館檢閱黃震謹記

台州黃巖縣太平鄉義役記

景定初余官吳門先是常有常平使者時相意若括  
浙西關役義米獻美餘至是因循不革備甚急民甚  
苦會新使者訪民疾苦余因列其事且曰百姓難關  
復義役在官司括役米義役立爲民父母奈何不補  
助其闕反利其闕忍奪而遂亡之亦不報越三年兵  
部郎中會稽文公赴南來爲使者時余受軍余欲以



告未及公已一日

出關役米錢

負趨及役

義役如初一遭騷呼皆善公昔治合誌義役有成法方  
相與翹首拭目以俟不幸役未及成公先病卒而關  
役米之催如舊余每歎公浙西之義役不及成安得  
取成法之在台者書之以勸將來耶又六年當咸淳  
戊辰秋司封郎官月湖先生陳公擢俄勸示記台之  
黃巖之公義役則正成於公治台之日者蓋黃巖自嘉  
定五年太平鄉林君從周白其辜陳君汶色始有義  
役然法猶未備敬父弊生田連阡陌者捐助或不毫  
毛僅僅及等者反困<sub>和</sub>助至薄祐九年王公來爲宰

始因舊法更新之約計產百貫乃鳩田一畝且約能  
節貯其餘以別置甲大都及三百畝中二百畝下百  
五十畝其入足以當元鳩之數即還所鳩衆悅從之  
垂二十年無敢變而公來守台復申前約時太平鄉  
則從周之子太學進士朱卿司其事最以整比稱公  
嗟嗟公既去林君益整比惟謹元鳩田二百有五畝  
及今遂能積其餘置田一百七十餘畝畝租二石  
視元鳩之畝數雖未幾及租入反已過之遂盡以元  
鳩之田還其人如公約宋卿家元助田十畝獨不取  
與其弟<sub>亦</sub>利之乎併

主此義<sub>亦</sub>利之乎併





新置田

費益法不為矣余惟官不

石不役民役不能不擾民自昔聖賢皆以為病至熙  
豐間思所以變通之策使民出庸錢僅能免衙前雜  
役而役於鄉落便近又移督租稅曰都副保正者終  
無策以救迫乾道間松陽縣產戶始出田報其創義  
役以免爭糾而應役者有所取費不復至廢家風熟  
日開講矣日精已出於輿轉諸賢慮所未及他州  
旁縣往往倣而效法之已可謂至矣然上戶雖以為  
便中下戶終未之便尚不免如黃巖散義定以後之為  
者適令公之為法也里戶產以鳩田始藉為一時之

開端積餘利以置田水以爲無窮之至計置者既可  
水又鳩者盡可復還使甚高而令貧者無怨亦歸田  
之訟可會而今富者無隨時再鳩之擾如太平鄉新  
置良田二百畝官不得預民不得取殆類天造地設  
別有一種間田以應辦公私百費使官無闕事而民  
不知役者此仁之至智之極放之于萬世不復可毫  
末如實自王公發之而林君父子兄弟皆能世濟其  
義雖去而不忍忘公雖死而不忍欺成公之志如  
公之存公之德義在人爲何如而死生不肯負惟公  
之義書之於



別置田皆坊

先林氏非君也公同此一義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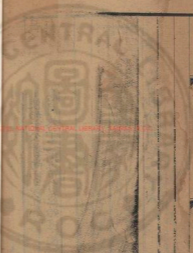
時克至是哉然義利不兩立此役以義結者也而所  
結之田若穀與續置田皆利屬也義利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耳況身於利之間而欲至以義非繼此主之  
者皆剛腸卓識界限截然人人如林君則錢穀出入  
之際一有不悞於良心即蠅冗可潰金環矣義將安  
在余故不暇復辭而詳為之書庶幾後之君子皆以  
林君之心為心因其成規增增不已復積新置田之  
餘展轉又為蠲曲無窮之義舉雖他之主役如林君  
者亦聞風興起每不餘積因其端以迄于成且便為

臣為郡為常平使如王公者尚皆以是而率與人役  
無煩擾民樂息肩太平之斯常自茲始淳祐四年九  
月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六



NATIONAL



CENTR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AIGON, VIETN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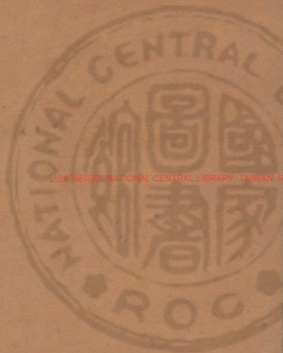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4.07.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111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94/30 v.23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七

記二

廣德軍添差通判聽記

咸淳四年冬余自史館出為桐川其外丞至則樓宇一新青紅猶濕問之誰謝國事女君力也桐川斗大其官之有。 覽雖郡志莫能詳其初是豈有豪傑壯觀足以垂萬方表哉嘉泰省宮屋且改為軍事官之屋嘉熙二年官雖復舊其真意陋十閱歲而當淳祐戊申三山陳君應龍始撤而改爲之曾未二年又將之且厥善以成贊淳立之司寂無贊藉可



其公公賢而可之捐之念公之粟通守史君見而悅  
起三年八月迄今年三月地之密增之高炮之通  
者禪之慶公丁壯而期備公意極公而神思清崇軒  
後歷通衢而民踴達堂與增密公以涵亦新於室虛  
成此突兀君材過人何啻一等而改之人繼自今皆  
得承安屋梁之麻酌水知源詎容不書而法亦有  
當牽連者聽事之東曰觀物堂即淳祐內陳君各  
以自省書扁者信安徐君霖莫敬發爲予其屏者於

洲程侯公許也聽事之西曰誠求齋則嘉熙庚午金  
華蔡君植名以志撰民書其扁與書其志而刻之柱  
考昔山陰沈君德懋地方陳君以名流此來撤基而  
新一時文人避墨交映施君以四方縣最趣召經從  
擊動東南康君執維終夕得焉心期乃行頌想高風  
皆足興起二幾何時非老史故民已無能知而屏

歲柱評類亦漫滅斷柱矣失今不知歲久愈湮安知  
不如此礪之置之始跡志邇者豈之許耶此余不特  
為其君書且為前之人併書也然不特此也凡司存  
者所與立而後可以久顧此司之公費舊皆出縣



行開前之人皆不以為安而長君欲去之尤力余既至而知之即曰此去之易耳守郡無具外丞毋益吏挾負外丞以重擾吾百姓亟盡蠲免錢而請郡太守聞于朝云獲罪能如君未聞故乎長公曰然第廢置不敢輕顯公城小戶貧地錢取五十家及張思一鄉役錢代之余曰得無妨郡計乎公曰貧地錢於綱緡無闕而役錢正我朝所用募前役者也舊已皆分并正俸聽矣添與正矣持其勿辭今辭至再不獲乃就鴛牙契庫官司戶參軍司其出入而為之俸者身勿預以從公仁且廉遜之美管設不遇公今方

按李塞源力請併司存廢不置所以上紀且君與九前入者皆不忘其經營締建之心而于其思去舊比供億之費殆遺其半而奚益乃今汎百年之弊例開後世來者之模倣俾獲豐積以求官是尤吳公賜也視前宦於此肆其貪暴而措收公有錢欺誤後來者吳公之罪人初廷任實以義授出守吳君名元真蒼溪人也咸淳乙丑宣教郎添善通判廣德軍黃震

記

廣德軍通判廳佐清堂記

川舊稱江東道院其扁正揭通判廳無息之堂前



在古梅歲以益清郡太守而下往往婆娑其間用爲  
清賞宣慶三年表侯君瑞爲守始移取江東道院之  
名以名郡齋之燕室適刻趙君善亭心所以避避之  
因附築小亭於舊堂之旁以自易名其堂曰歲寒清  
節庸紀美之。時真清獨於不載矣曾未四十年已  
爲陳故今造其下撫景而思之不難乎其續哉史君  
景阜以英傑明敏之才通守是邦如中興其堂三楹  
堂成而落之乃徵記於余欲取李白送其弟倅宣城  
之句再易其扁曰佐清以桐川舊宣治不敢隨益堅  
前人所以名而佐者其職也余謂吾子能卓然有立

豈惟清意之復縮斯真足以言清矣特未知白之所  
指者果何所取爲清爾夫自屈沱既割輕清爲天老  
聃氏謂天得一以清以氣言也毛萇公謂天德清明  
以理言也天以是命爲生人物亦莫不各具天之清  
以全其生其本也直而靜但隨其所成而不同習世  
士者莫不欲之夫天豈昧其理耶凡此蓋前此之所  
以得於心者自有無窮之清然使一有玩物之心則  
清香翠陰風雪霜月者適足爲清遠光景急人幼孩  
之具如是而爲清民何賴焉今景阜父幸以其職言  
請得以明識之所謂清者唐虞宮室豈哉惟清是



其源之所自出者矣伯夷之清風漢人之清節是皆  
所遇之不同其進其退全一己之行不得與斯世同  
其所尚故自然不同也然於此者去高世變益下此  
意竟莫能繼至於江左尚清談以成俗適意外物放  
曠不檢出於禮度之外士者謂用標榜以爲清古人  
之理身則真得其所養故管仲神氣處雷霆處流形  
此天以一而悠久其清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  
古人力能恒躬身清者也士自一命以上皆分有代  
天理物之責必欲直得夫清之所在以無負天之所  
以畀我望我者亦唯於天命之所當爲誰之以則於  
世夫有純於一德而不自已使狂窮之志氣不澄而  
能清純於人也亦唯舉此而措之善惡自分無所撓  
而亦清矣人將不知其所以然則曰政清在斯禮盡  
莫矣其原之所自出也惟人之心不牽溺於人欲而  
可以自存其天理之正則我之用尊上佐天子歸世  
清靜比美太古要在爲上以廣其德意爲下以達其  
疾苦凡可佐其治化者必無一事舉塞於澤之慮否  
則我方岸嘯嘯詠之時未必非吾民怨苦無訴之日  
亦奚以佐爲哉



景星雖其言而說焉予復進之曰然願益自勉幸書  
之于堂以警通守史君景星鄉世野人云咸淳四年  
戊辰十月戊寅黃震記

廣德軍滄河澤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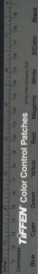
天地位而水實爲之脈絡川澤阻而人復爲之貫通

五湖之口襟江萬安之渡支海宜皆望澤而不可自  
者亦無不望澤木梁空以倚斯亦奇矣至若山川  
之回鬱波濤之洶湧懷乎哉不可以步有淵也不可  
以濟厥將也必獲久計然後可以指則又鱗比航次  
板檻鈎接東西兩岸貴以鐵纜引以鐵牛橫水傳陸  
隨其性來如履平坦其制亦愈奇矣然石梁既成一  
勞可以求賴歲久不免微圯不可以不葺抑何故舟  
雖具水潦時集而鼓風兩泐竹雖韌鐵雖固魚龍百  
恠惡其梗己也常伺隙此所以雖杜武庫之智不能  
使河橋之久雖張燕公之大手筆亦無以善濟津橋



之傳也然則浮梁其可一日忘葺哉桐川郡北踰十  
里有渡曰滄河南受天目宣歙諸水衝湍奔駛然後  
演迤以入于海風濤每壯發舟亦驚故其渡爲最險  
郡有祠山每歲二月江浙荆淮之民奔走徼福者  
數千里間閔不辭較諸他濟人之渡此爲最衆以此  
滄河爲斯郡之要津病阻舟楫往歲郡氏因議建石  
梁以通其利計其始終之費爲錢二萬緡再理水泚  
爭之又不成終靡定議令陳令君應元時方爲進  
士悉家貲修葺一新之浮梁名以登津費以緡計者  
凡十有六萬爲舟十巨艘爲鐵纜四百尺爲石梁而

岸岸之隈餘波沮洳又各續之松堤三百尺夫然後  
推夫販婦僮稚老叟皆犯靈鷲巨鯨以行如行衽席  
上前歌後和靡不欣喜曰此陳君之賜也今而後傾  
覆訛號於洪濤巨浪者恬然而不之聞矣溯帳溪山  
令悲於高險深廣者坦然而釋之心矣將江浙荆淮  
數十萬衆咸獲其惠時有懷遠慮者有憂色曰孰維  
持是而繼其後也君又發其帑得天荒田百六十四  
畝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歲收其利以備營葺復屋  
其爲浮屠氏者曰思濟院仍更其管爲舟子者曰水  
以日視舟若棧之所當葺委焉陳君乃真儀有擁





塵而來者又於奪其利去復挽其播置之規彙之浮  
梁於是日且就壞矣及是歲郡父老遮公言收切切  
歎不已余曰是必更有說也夫避寇者必於元戎之  
車卻其患而後趨唐德文學之郡獨無吾夫子之學  
官陳公慨然兼許無難色則復爲之請於郡太守三  
公之志在於崇教濟民後告於郡博士謝君夢祥君  
亦贊其美遂差擇穀巨鳩村命役斧聲丁丁幾壞  
者復一新之有加於舊焉近橋南塔有阜巋然正隸  
學宮謝君復作頌度其間用便檢視陳君乃大喜屬  
余記其詳余謂記所以詔方來今吾夫子之教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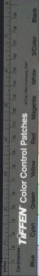
無極浮梁附之以尊亦將與吾夫子之教無極何往  
記爲驗然天下事剝之固難守之尤難必無日不葺  
而後守之不廢必本今日之政而後日可葺豈惟浮  
梁之一事爲然乎殆不可視爲汎說他日正當相與  
獻吾所繼而擴充之豈無補於世哉於是拜手以書  
九可以垂範於斯者敢謂後之記者不再書咸淳五  
年己巳冬十有一日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  
兼管內勸農諸軍王慈溪黃震記

廣德軍重建書院記

書果有從而始者哉其始造化自然之文有不能不



星文者乎夫自兩儀既判一氣交錯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文於天在地成形則山川草木文於地此猶其文之章於人者凡有血氣舉能飛揚晶明於髮拱抱之不可具述故林林總總充塞乎天地之間何莫非造化自然之文乎民之生也惟聖人之獨得其全者夫孰能與於斯故其日用必以文爲言動而言之獨造其妙以教於世人文之文是也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遠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所以昭布森列而人之所以中立其間以明理以修身以能全君臣父子之天以能爲夷狄禽獸之主使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日月星辰以之無變蝕山川草木以之無蕩覆而造化以之運行於無窮無一不會粹昭發於聖人之經以開示天下後世之人皆吾夫子之易春秋詩書執禮雅素之言誠可以常行者也大哉聖人乎其行可爲天下法其言可爲天下道其又造化之所託以語諸後覺之民乎天假之以諄諄然面命者乎然造化自然之文賦與萬物又皆紛然雜糅天不惟有日月星辰之文也有蝕實則文之變焉地不惟有山川草木之文也有榛莽則文之反焉人不惟有六經之文也有異端邪說稗官野史哇聲異曲則文之賊



TAFK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適以惑亂生民使不得知我之本無異於天地者焉  
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其誰與覺此天開我宋五星聚  
奎列聖相承崇尚斯文徵儒積年校讎秘閣而朝廷  
藏書亦已勤矣而又勅白鹿洞等四書院藏書天聖  
元年志官圖都莫不有學又聚監書及紹興二十一  
年設官分署六經子史舉令通疏義而天下郡縣學  
無不盡其力通解其義教業洽書遍家藏而人誦  
猶必切切焉從而藏書於官何哉藏於官者聖人之  
書外是而私藏者非聖之書書之出於聖人者造化  
之至文天地所以莫人極所以立聖朝所以領教於

天下非聖而言書者紛紛之西氣天地所以不寧三  
綱五常所以淪斃聖朝所昭示天下以勿習然則藏  
書之闕繫果何如而職教州縣之官宜何如其示人  
哉廣德軍隸有藏書閣重建於慶元戊午陳公駭修  
政之初嘗欲構材命工治之顧惟書亦散失天台謝  
君夷甫與公爲同志以慶元己未秋來爲郡博士

而新之始於明年正月癸卯成於是年三月癸巳棟  
盡撤書閣之書



之高於舊者五十字之廣於舊者四十字

屹若

天成煥如日星上崇聖經次下乃列子史其旁乃置  
朱文公及古今名儒注解著述能行吾聖經者以增  
比而附益之道懷性命無所遺可謂盛哉君之舉也  
皆非庸常可以比擬又豈但藏書於閣而已乎口誦  
心惟犁鋤經訓其修己治人之心躬行踐履實效不  
替則此書當藏之身待時行道躋世太平則此書當  
散而藏於天下文明之治夫然後無愧於藏書之義  
否則藏而不知讀愚也讀而不知用癡也日所不藏

而私讀邪也造化自然之文藝聖人造化之理乘則  
聖朝所命藏書之意孤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抑此  
志不可以強振而君之勤於士又非特於書閣為然  
也歷觀被葺之新舜教有堂沂諒有亭浩觀有閣以  
及戟門廊廡齋序垣墻皆葺之新庖舍則又增大而  
更之新來南山之水而三其門高水中之堤而來之  
柳東引之而礮橋數十尺以達柳雲之門西引之而  
礮大路千五百尺以通明倫之坊凡所為至游藏地  
者悉矣天光人境表回互發耳濡目染灑落塵俗士  
以斯乎觀藏書乎以其舒徐正大之心休吾列聖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文頌教之心聖人雖遠天地雖大造化雖不可測文  
不在茲乎咸淳五年三月丙午朔謹記

廣德軍重建錄參廳記

夫政有以迹而推者非官舍乎官舍修政之修可知  
矣廣德軍事爲繁劇始余來貳桐川首被撥問軍院  
微見其獄中器械凡汛掃滌治之具畢繁退而顧其  
廳事亦更新焉余心異之徐而察其政閱職者無繫  
繫者必其不得已而皆自謂無冤嗚呼其所以能更  
新者也世豈有政之張而屋之壓者哉越明年其錄  
事參軍李君世弼俄屬余記歲月余曰豈惟歲月子

之政正自足記禪子之職尚不止此焉耳夫郡之有  
錄參所以綱紀一郡事無巨細皆得預事有是非皆  
得爭辯是天朝殆御史執法之比焉先是三十年故  
大丞相董公槐嘗爲子之官釐一郡經界盡明吏民  
縮頸所怨內逆有証應全者衆公獨爲白之朝直聲  
一旦聞天下錄參果當如是乎如必械繫五刑前者斯  
爲之求其直則民之得直於我者亦寡矣職掌如舊  
芳躅尚新作而行之特存乎人政爲子勉且爲後來  
者勉若夫建簪於咸淳四年八月落成於是年九月  
曾高廣視舊皆三尺費皆已出惟太守吳公洸通守



上君舜卿嘗有助而易稱其東偏之弘毅曰平軒蓋  
自淳祐初楮君坦之嘗嘗理遂至於今此皆節目云  
咸淳五年三月謹記

先賢祠記

才曰無名之賢者名在無名之堂以爲名也  
無名之山以爲名也果廟觀云乎哉人心感慕之所  
在祠之所在也然好惡必合於天下之公而議論當  
定於百年之久吳人憐其忠而祠之者君子謂在建  
不當於而濡沫市恩繪像祠列者先侯亦將樹去之  
雖其有相誰其祠則維庶德爲郡垂三百年名宦流

芳者雖相接而市巷僧廬之所祠及或於公士大夫  
夫之所識咸淳三年今戶部侍郎檢正常公撝之  
守始擇其功德著在民心名節焜耀史冊參之天下  
而合要之百年而定者自范文正公而下得十人若  
龍圖孫公覺崇禧朱公壽昌諫院錢公公輔司諫孫  
公諤持制陳公次升敏節常公安民駕部洪公興祖  
丞相董公槐兵部康公柱各以其治行刻之石而系  
之贊用代肖像合而祠之郡西橫山之東西山真公  
德秀嘗以部使者駐節此邦賑卹憇惻民到子今思  
之亦引而祠之十人之列堂宇沉沉門廡翼翼山明



乃涉松竹如雲先賢之清風遺韻如將挹而見焉豈  
惟揭爰妥靈永慰邦人之思崇德尚賢足示方來之  
勸履歷也知日月之行幾花也占天壇之春一斗大  
壘得賢之多尚如此我國家所以涵養成就用  
遠四方休者又何如哉常公屬義爲記舉故不敢  
辭而竊附其欣幸之意如此公節敏曾孫遺愛方新  
功名鼎盛所以增光前文人者未央也尚俟後之人  
續書咸淳五年六月五日記

萬山樓記

愛山必山居乎晴嵐暖翠坐卧常對矣然層巒疊嶂

際天無極者或隔於近而反不見也愛山不山居乎  
進岑寸碧極目如畫矣然岩花澗草與時俱芳者或  
阻於遠而邈不接也然則二者宜何如而可兼哉桐  
川趙君平叔居郡西二十里之琴山山勢周摺如盤  
谷一步一形一曲一奇君爲之出其心匠助成天巧  
紆餘爲徑參錯爲亭崖石斷而泉溜清松竹茂而煙  
雲翳奇花異卉與山低昂清香翠陰隨地拍塞山居  
之樂君旣飲之而猶以爲未愜也又復作危樓百尺  
於翠微之上欄檻一成山外之山羣入或飛如龍或  
居如虎或連如城或斷如壁或獨立如天柱平者如



抄書者如蠶濟而隻者如屏幃如千兵萬馬倒仗伏  
謂如翠浪碧濤排空層起嶙峋峯巒宛轉相因無一  
不爲此樓之有而今殿院章公爲大書其扁曰萬山  
樓夫然後起居冒服在山周覽縱觀亦在山近之既  
得其趣味之真遠之復不失其意象之大愛山至此  
始兼得其全焉抑君亦何爲愛之不已若是哉夫山  
於天地間爲物最死頑草木之所生禽獸之所蕃實  
成之所興古稱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而國家以  
公是仁者所以樂山是固非局於游觀之娛而昧於  
造化之者所能體認而興起也君於庚子歲嘗助費

太守發廩賑飢饉是種丸有事將利於民君必協助  
唯謹恩信洽於閭里聲名動於縉紳而吾之子亦妙  
年擢高科比其於仁幾於種而獲矣然則登斯樓也  
材豈孳望生意濺濺雲出於山又從而雨澤之得無  
當思仁增而益厚者乎必如是然後萬山與吾一心  
矣咸淳五年五月日四明山黃 震 記

山陰縣重建主簿廳記

越爲浙以東最大郡山陰爲越之附城最近邑簿領爲  
最卑官郡大則事繁邑近則事先及官卑則事於是乎  
委元今之越漢之南陽乎事苟可知矣習菴先生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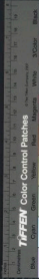


之陳君若余倚也為簿此邑始頗難之余亦頗慮其  
弱不勝獨其兄今總餉淮西戶部公曰可也是弟足與  
為善往踰年士民果安之明年長吏果交薦之又明年  
青來則請記官舍之成其說尤有足誦味者論謂薄儉  
屋而居已四十年咸淳二年春蜀人迎君應起始訪舊  
基營一堂二內前植之門後綴之庖渴邑大夫王君宗  
洙廉其能有立助之錢七百緡又助之建廳事三楹煙  
蕪久穢之區氣象方駸駸日以闢不幸皆未及落成迎  
君以憂去若以最爾者驟承之燦乎虛重感之易壞前  
人之志不克終而邑大夫之賜孤也攻苦曠俸分毫以  
葺乃口乃牖乃塗墍茨區區此心不過除風詞以誌朝  
夕保棟甍以授方來尔豈更慶及簪飾哉色子劉鵬  
飛見若屋漸以就而民不知役似有以察其區區者泊  
材斲石餼輦以來如世俗施澤魯氏之為已而閉風相  
助者踵至若乃以之堯中唐以免泥濘新吏舍以蕭文  
書立神祠以妥靈佑而來助者猶未央也又以之作虛  
堂聽事之東取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存心愛物之語  
扁曰存心以朝夕景仰其間丹雘一新花竹交映朝暉  
夕霽相與發輝若雖不敏顧之猶欣然有契向非越之  
人士風俗之厚其誰與成此愧若之本不足以致此於



人亦余誠以爲喜曰然則孰謂郡大邑近者之卑官  
不可爲耶孰謂南陽帝鄉之不可問耶又孰謂世降俗  
漓人心之不可以旦夕感耶然余每觀世之征需於民  
文移如火垂楚紛墜猶或未之應君何以獨能不來而  
得也豈天下事果存乎其人而已耶豈人心不可強其  
應惟其不求此所以得耶豈豪舉大言之士未必有  
實而弱不勝衣者固自月計之有餘耶是則余之知意  
其弱者正其足與爲善之資戶部公謂其足與爲善者  
蓋其有得於家庭講習之素而君名堂以存心或者此  
其得人心之本也故謂存心之義以相發可乎夫心之說

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專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  
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  
息不運入得之以爲心即造化也亦不容一息不運  
心宜空寂無用之物哉心之德爲仁仁之施爲愛以之  
親親而親以睦以之仁民而民以化以之愛物而物以育  
感無不應理有固然如君所得於越之士亦明效之芽  
甲矣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日存心而  
外照其所以親親仁民愛物者是既失其本心之良固  
無足責矣尙士大夫習矧見聞之久歆動於空虛之  
大亦將遺落世事而獨求其所謂心造其心迹冰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我參商作之云應刑罰濫章所謂老子之弊流為  
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如是而我歐陽之不二說交馳  
幾微一髮近出慈湖先生楊元公教學者專指心  
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  
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  
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  
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  
故慈湖為郡教化興行習庵學於慈湖愛人利  
物之政至今盪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  
必言心者矣而君今日知所存心以得越之人士之  
心亦豈無所自來哉

居易侯命之奧記

士有辜編夜燈吾伊自適社富貴為僕來物者有征  
帽黃埃驅馳不憚謂功名在萬里行有壁之求王者  
登山採珠者入淵火櫛各不同未聞其兼行江西宋  
達甫年少氣銳方塊其意曷嘗者遊天下一日邂逅余  
金陵乃屬余記其居曰居易侯命之奧是結駟之子



自稱阿巷之類也其情即其名耶其倦遊而將  
取佩葺之義自矯耶余既幹再三不獲則就其義以  
告曰易者日用常行安於我而本無事者也命者得  
喪窮通制於天而不可必者也自昔士君子子身君  
職讀書君業耕桑商賈君子外是庸何知故居易者  
君子之事也俟命者非君子之心也自或者微幸之  
念生子思子始不得不為俟命之說以形之俟之為  
言若曰聽其自然豈居是易將以俟是命也哉  
子思之學傳之孟子觀其發揮際可互見如曰得之  
有命也曰君子不謂命也曰居之安則貧之深而經  
德非以干祿也然則君子知有居易而口命亦何以  
俟為况居易而俟又君子成德之善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在我者沛其有餘在天者新隨其所遇吾儕小  
人學之未講所謂或知爾則何以哉方其居易之  
時正懼無以副天之命且雖其有命尚慮當之苟不  
以其道而得之寧鮮富貴而就貧賤又非可樂曰俟  
之而已也余方為是深深達甫其然之否耶咸淳己  
巳九月五日慈溪黃察記

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羅倉記

國家大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福梁之富甲天下足厚



夫吾元元爲異日極中原基本 列聖相承加惠矜

卹如家人父子視其饑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先四方矣曷化正行郡支邑乃逸介徽嚴萬山間猶獨苦余價湧此非分救者真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廣 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預余而時出以抑價不能也非然則饋道由浙江慮泄外境例有禁讎請余不許也非然則經畫甫成去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又其惠不獲也海祐壬子歲黎君宣昭爲宰嘗節懸用 類情滯五萬言乞天尹通治餽策倉懸西門曰平余慶居方嘉願君既去

倉君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誅訛石滅其跡才一  
餘存嗚呼乃之凋者蓄之裕矣余之遇者謁之通矣  
行之未幾尼之已至三歲輒易之乍果無以勝世世  
長子孫之支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之何時得與都  
人士比耳必有視飢由已切切然爲無窮思者乃可  
爾後十有四年衛君植來日橫眉民食曰吾民獨非  
饑內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 聖朝加惠畿內根本  
之心爲心者乎訪之果得黎君記墨本即按之以責  
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黎  
言更多其半以乞余大尹不可則轉余之鄰邑陸行



而捨其謀什一利者重立倉貯之券而夏市而鄉計  
戶出糶價用復平民雖以為感君猶以為憚曰余之  
鄰邑孰若徑余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  
方以為憂曰觀之然君又孰知吾今日之事為必可  
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遮面白之今大尹侍郎  
潛公說友曰某不敢以已去志百姓潛公感其言慨  
許之通余如君請繼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  
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之視飢由  
已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作三代無平余  
注非不平余廿九田家私百畝民固無後於余余又

亦七方三田  
勿為強國言仁民言仁民言仁民言仁民言仁民  
者非也廿年釋以仁民其後承平之舊乎朝西渡  
廿年化法天冠尺獨若盛夏之有靡草然至藜君而  
後能平其病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牧者人人  
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  
無或墜而不通懷中原有日矣豈又於東南哉君吳  
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執典刑故其設施關  
大體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  
德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黃慶記



上卷記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初識校文官天台舒君漢章明爽好修之士也屬余作止庵記謂將朝夕助觀省余謝再三不獲則告之曰知止不殆此老氏之所謂止也余一己之言也大學之消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止孔氏所謂止也善之善也蓋七漢章方以孔門之學發之豈有取於老子者乎亦相與講明至善之所在耳大學自為人君止於仁至與朋友交止於信雖所止之目凡五要不過舉其大以繫其餘實則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流行則亦無非至善之所在皆不容不求其所當止之地也雖然人必有所不止也然後得其所止一或自止則志念頹惰工夫不續人者一雜天者已擾而何止之有故夫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漢章試深思而實體之當有不容自止者毋但曰止而已云

紹興府添差通判龜龍山堂記

越自秦望山擁千岩萬壑之秀奔駛莫過每偃輒發極而融結城雉萬堞中昂昂乎若踞世以其形似名卧龍山龍之首距水水之外再起小園名海珠則



繡衣使使節駐之龍之尾天矯山水上林苑特秀則西  
園臺池之勝叢之龍之右脇南嚮爲府治而其左則  
員外丞之聽事亦南嚮挹之且因其稍遠而卻視也  
又反得盡見其全朝霏暮霧出沒萬變觀者眩轉狀  
疑飛動至或風起雲湧急雨隨至則變化奮迅勢幾  
逼軒窗故古人後作堂勝處而扁之曰龍山咸淳六  
年夏五子易地比來與余僕交龜洗爵其上時侯方  
葺治一新風景益勝然堂扁則侯已取別駕宜英儒  
之句改曰宜英矣子問故侯陳慥言曰子獨不聞五  
乳峯乎即龍石乎胸翁先生爲繪諸葛公像而記之

曰來者尚有以識予之意知晦翁之所以繪諸葛則  
知吾之所以名宜英子但爲我記之斯意也豈無來  
者識予奇其言因記之以俟人中龍侯名琦字元暢  
三衢人丞相忠肅公曾孫子則慈谿黃震東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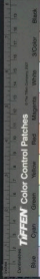
紹興府萬柳塘記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  
山兩岸之間者實超越之新林其地窳以曲長風巨  
浪日夕舂撞其下豈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兵海若爭  
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爲畿內輔藩今又爲帝鄉往來  
行都者總總無不由此途焉其所閱係又豈偏州下





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澄浙  
東新林被虐爲其岸址蕩無存者太守劉公具以其  
狀聞朝廷亟爲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用石當  
緡錢三百萬用土費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  
而故地養爲一壑潮汛翁忽土立輒湍去公親臨按  
視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  
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爲外捍吏驩噪眷  
鍾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丈其長  
千九十丈橫亘彌望訖若天成公率僚吏行塘上醴  
酒相賀自非朝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實惠亦  
不可忘也命立之福且植柳萬株大書其篇曰萬塘  
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旣而念不可忘日暮也  
復請之朝籍新林塞兵燹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責焉  
蓋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  
昔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  
昔水勢之衝橫侵軼及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  
有他哉水之東西靡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濱涯  
皆生聚故水至輒易爲患如河決不聞於他時而獨  
聞於高周西漢及我朝之隆是其證也我朝自駐蹕  
錢塘距水彌切樓臺百萬多嗜首海變桑田之地凡



可為陞墮者蓋無所不用其起去行都只足實共  
此江濤洶湧之險水性匪西即東利害每相關又宜  
何如其為陞墮哉頃歲庚子湖鰲錢瑛瑩石而後奏  
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年是為天道一小變今日  
之東鰲新林即前日之西鰲錢塘者也雖賴餘福之  
所阜魚龍百恠已帖息必欲為久安計尚惟後之人  
因公之志續公之功瑩石如錢塘爾公名良青東嘉  
人時以太府卿直華文閣出守董其役者參議官金  
華壘公名桂明年辛未二月十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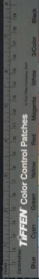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縣之有學於教者久矣切蓋士方少長間里閭見未  
雜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獲泉游縣學於斯時  
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  
其本關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深察其所以  
然故凡縣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故  
凡有位於縣者無不振職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滿如  
晦翁之任同安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興起嘗謂今人  
而遽不之若乎夫何風俗事勢之日變薄書期會之  
日繁乃或視學校為具文否亦因俗應而雅毀我  
先皇帝善通其變始詔天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



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為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  
方草創官多僦屋而居而巷狹發師道不嚴或猶病  
為懸者奉詔之未度長興號獄內最大邑亦一再更  
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壘來始即葺桂堂  
增飭為麗辭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問業之士至  
者無不為之凍動灑浙此正於師道有闕而非徒為  
一己便安計也乃龍石壁間助為居是官者刊列姓  
氏因三山葉君龍從來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  
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  
讀者為之凜然今縣志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

其善教者非不善教者亦不難辨者之無補爾也諫官  
雖尊風采止於一時縣學官雖卑教養垂乎長久是  
尤不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  
之使一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汔于成  
爾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  
來非一日而士習間有難言者今幸 聖朝深究源  
本創官設教授弦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  
去行都咫尺山水秀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  
項背相望非學校之力而誰力是可益於其教養  
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公五世孫庠奸誣以尊亮



黜新經而崇理則正實必有待於家傳之素者師  
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後來者將於此乎取法咸  
淳七年二月望日奉議郎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  
謹記

紹興府重修圓通寺記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後世佛氏之祠徧天下古  
者水旱禱於山川後世則捨而禱於佛氏之祠夫雲  
出於山龍翔於淵歛散翁忽生意動焉此百穀以之  
生萬民以之育造化之最顯顯而人之所共巨故  
曰鬼祀者造化之迹也其禱之也則宜若佛氏自謂  
出造化外其於造化果何關且曰兩曰霖集其職乎  
否耶余爲此疑久矣及來紹興府見圓通寺祠觀音  
稱禱雨暘應輒如響因嘗思而得其說蓋聞四明大  
海中有山曰補陀世稱爲觀音之居凡焚香而往航  
海而求者率見紫竹旛檀見淨瓶岩石見真珠瓔珞  
往往與世之祠其像者巧相合是大海爲百川之宗  
觀音爲大海神異之宗宜兩歟潮溟渤南下土宜暘  
歟捲浮雲歸太虛靈變應禱理勢則然誰謂兩暘非  
山川之事而鬼神非造化之迹乎誰謂佛氏之有觀  
音爲出造化外又誰謂觀音非有功於民而祠者乎



太師判宗福王嘉其然爲民請於朝得度僧牒一十  
道再修圓通寺寫有德之僧曰如聞師者主之於是  
寺之講堂若齋廬若廊廡若庫厨以至蓮之亭柳之  
堤一一增新光耀奪目恍若補陀山神現之境移置  
人間世繼自今越之民水旱必禱者其心念有繫屬  
是皆 聖天子加惠 帝鄉之賜而 太師判宗福  
王申請之力也詎容不書若夫寺之創於吳越王錢  
氏增大於郡太守清獻趙公諸公貴人第第必葺則  
各有古記石在咸淳七年二月吉日奉議郎添差通  
判紹興軍府事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記

撫州崇仁縣黃潭橋記

水包絡天地間流行運轉無一息停財而成之則存  
乎人茫然而際天也或航之浩然而赴壑也或乘之  
隨其宜而各制其用資其利而不嬰其害茲人之所  
能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哉撫州之西南萬山萃  
捧水如天落衣袞東奏餘百里穿度崇仁南北兩市  
間每風雨晦冥洪流驟漲輒咫尺如千里隔往往濟  
以舟而舟所以駕漚茫非所以凌濤急也維楫一失  
御人已蕪思腹中溥祐八年邑之寓公若人士共議  
期石堤越十五年至四明史君百之爲宰始乾于成



居無何燔于火邑人嗟痛不自勝感溘庚午歲建安  
趙君君潛以丞攝邑事屬好誼之士陳君純中合眾  
力更新之爲費一萬一千緡有奇爲屋級以升崇四  
十尺爲屋其上四十楹南北爲之門而中爲之祠氣  
勢突兀凌擲空碧金朱璀璨淨動溪山不惟貫徽南  
北市謳歌雜遝晝夜聲相聞湖廣數十郡道此以趨  
行京者亦皆繞繩乎載瞻聲以東無後當于沙矣邑  
人復於喜不自勝以識有黃州高文崇仁出相之語  
請大魁文公大書其扁曰黃州橋而屬余爲之記余  
謂橋爲斯人設也橋成而宰相出於濟又豈惟此橋  
之功而已哉惟邑之人士益自勉咸淳七年九月十  
三日承議郎權登道梅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節制軍馬黃震記

臨川圖畫記

衡嶽之秀蹕而入湖  
南江西數十郡凡融結而停峙  
者往往爲州其再發麻源勃鬱  
百里或起或伏然後徐而盤據  
于臨川之上者是爲撫州獨立物  
表俯瞰關隴見林阜嶺安煙霏  
曠日橫陳於几席之下者是爲  
撫州之州宅櫺檻倚空一目無  
際見濃綠成堆愈遠愈奇雖  
圖畫有不如者是爲州宅登覽之亭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知於何時亦不知其初何名始定三年林公岳再  
建自謂從祕者出守因名瀛洲氣勢恢宏視昔尤勝  
然祕者之佳稱施之備州疑未安而清洲又列子寓  
言耳烏有所謂瀛洲者哉咸淳七年秋余既葬之新  
客請易名臨川圖畫庶於景物爲稱余准自衡嶽疏  
頽而爲撫自撫州環擁而爲宅自州宅下取勝而爲  
此亭蓋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至此獨積之厚而發之  
宏造化融液生意洋溢此正宅生千里者所當體認  
而興起名瀛洲固非所安名圖畫又何足以盡姑惟  
易之以狀矣雜云是歲辛未十月朔承議郎權發遣撫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裳記

撫州重建鼓角樓記

鼓聲壯角聲悲悲則感慨壯則激烈所以肅邦侯之  
號令而作三軍之忠勇故凡郡治必崇鼓角于麗譙  
撫州獨不于麗譙而別爲樓于其左之高阜或曰昔  
危侯治州宅藏謂水侵鼓角故徙此或曰阜之下有  
奇石昔或穴之噫氣如湧名羊角山羊陽也鼓角聲  
亦陽也故置此以予觀之他州惟麗譙爲高此州則  
惟此阜爲高乘高而做聲發天半誠莫此地爲宜豈  
必如或者之言哉然惟其在隣郡將莫之登堂與汗



踐履且就坦咸淳七年冬余始新其陳陞疏以樞撫  
山川城市盡在一目登覽者欣然謂此一州之勝  
昔湮今顯宜於感崇乎有助余則念根本尚有在爾  
夫蕭號令作忠勇最重也富之鼓角者政也政平賦  
理軍民康足士飽馬騰歡聲浮滿則鼓角歡亮皆政  
之發否而徒恃鼓角爲雄有是乎幸今 朝廷清明  
根本所在士大夫正宜汲汲若夫萬賴俱蒙之頃夜  
氣方清之初耳靈鷲之逢逢聆梅引之鳴鳴清吾政  
本所自出又在此心也哉承謚郎權發遣撫州軍州  
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  
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  
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君捐粟六百石爲倡將  
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  
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  
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  
息州縣屢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  
戶爲甲一戶逃亡九戶倍備逃者倉吏倍者倉苦久  
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或臨秋貸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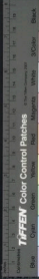




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  
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較其弊耳乃爲之請於  
朝曰法比於真弊竟歸也當變通乎上於三代帝王  
尚漢守益安有法本先儒下不可爲之救莫使法才  
於儒先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於於後之人志  
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  
便也又爲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  
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  
反者甚多不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官司故我

孝宗皇帝頌文公法於天下今民間頌從者聽官同

不得與廢社倉弊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  
切歸之民 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  
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求代人戶納息且使常  
年不貸惟常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身取辦於  
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  
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  
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性性而然殆不勝述及  
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  
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  
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侷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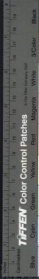


之凍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同預社會之事哉大抵小  
民假貸皆起於貧實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  
恩惠時或以爲死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  
聚積荒年賑散才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才庶乎  
有利而無害凡皆余友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  
信也未幾金賂李君沂復以社會法來俾余爲記及  
閱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  
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  
博分歲之數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  
又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流弊難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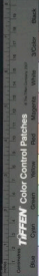
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載  
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  
社會求余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  
其籍而不責其債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  
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  
馬黃燮記

邵武軍建寧縣綏城驛記

咸淳七年秋知邵武建寧縣程侯作綏城驛新成走  
書屬余爲記余謂此固天理之當然而仁者之事顧  
非克去己私者不能爲之爾夫仁者以天地民物爲



心故必欲無一之不得其所不特施於吾國者爲然  
雖其施於四方賓旅者亦莫不然如成周之有候人  
有野廬氏皆發於一念自然之仁而後世則不可以  
例論晉以隸人之垣廬諸侯而人譏之及高大諸侯  
之館則衆附之此其崇飾勢不得不爲漢以乘傳達  
命令於天下唐以館驛使輸貢賦於中都此其程督  
亦勢不得不爲而又皆以國家之力而爲之雖未必  
果爲仁者之事亦何俟士大夫克己之私而後能爲  
之耶我朝自朝廷而監司而州而縣脈絡相通  
臂指相使不事驛傳之督促無待使指之勞午惟在  
一切惟其自置晏然與天下相安此非迫於勢之不  
得不爲也承平日久財用日繁而縣令受前熱之極  
治事之屨燕寢之室風雨不蔽十或二三而况賓旅  
者此又窮於力之不暇爲也勢非不得不爲力又不  
暇有爲而猶汲汲爲之非仁者之事乎非克己之私  
以成其仁者能之乎蓋程侯之事是已侯稽舊驛之  
不存聞至者之無歸而新其驛九十裡計縣卷之再  
營覈浮鹽之有贏一毫不以自利而用以建驛者錢  
踰萬鎊此三代設候人設野廬氏之盛心而我



胡分牧以仁民之心也侯之仁其民於是他可類推而他日贊我朝之仁以仁天下亦從可預推矣豈特一驛之新云乎哉余故悅而為之書若夫存縣名之舊扁曰雒城屢曰雒城第一東曰必葺西曰欲留又中為告新之亭而名其左為願豐右為所憩且為一堂二內以附其後名見思巨麗疊飛甲於遠近此又特其驛之細侯名葵桂字月姁世居建安云取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來記

撫州新建增差教授廳記

仁義禮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存乎

教詩書禮樂之教具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存乎師故師必明聖經而後可以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轉移風俗上為聖天子躋世太平之助自詞章之學興而士未必知經我神宗是以創經學士猶多以詞章發身而職教者又未必皆經我理考是以創增教增教云者必使一州各備一經師于以上續三代聖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責豈不甚重乎哉方是時撫之郡博士業詞章於是增教用經為師必含選名流則居之其事又豈不甚盛乎哉然事以創見為駭官以後至為客今且十禩無所乎寓



慨屋而居聯甍編伍師道之尊何有而可以登觀聽  
新士習耶上饒程君紹開來謂道必依形而立理必  
與勢而行始慨然以創聽事爲己任前太守繆侯嘉  
其志首助之今繼至聞其事又助之然坐郡周愧未  
能盡任其責君乃捐俸傾橐日積月累運壅滯秩事  
始復就高其門閭揭之顯痛宏敞明潔曠者神竦猶  
無不知增教之所由始而況士乎其必備然仰涵然  
異矣然則棄此作新之機可不益求經學之實者乎  
夫所貴乎經學以其明義理也今之業經程文而已  
耳所貴乎明理以其正躬行也今之言理尚口而已  
耳或謂科舉累人弊遂至此余竊以爲不然自昔人  
主不能自治其民必求天下之秀異以與其治自昔  
人士亦無以自達於上必吐膏中之抱負始克上達  
故今之試士以文即古之敷納以言科舉豈累人之  
具哉天下之事理無不在聖人之教事必踐實士能  
行矣而著習矣而察雖起居服食之細皆足以驗天  
理人事之則而況大之爲科舉其或行矣而不著習  
矣而不察則雖仰天俯地尚不思覆載之恩矐日顧  
月猶不知照臨之賜又何有於科舉舉自世教不明  
經術道撤上之試於我者本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

治亂而我之應於上者自以其弊鑿自以其浮靡今日  
之試於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  
施於民者自或流於人欲自或流於苛刻言行相違  
寔違異趨國負士乎士負國乎法弊人乎人弊法乎  
程君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離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  
言即行之副窮即達之占也君之教人豈必他求亦  
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君始薦于鄉即上

先皇帝書萬言 先皇帝為之嗟賞不已其在太學  
以行誼稱權奸誤國退不就試今橫經于撫適旅饑  
厄無預於政而散財賑民君固身踐其實矣身教者

從吾道何幸矣 故懷而為之記 咸淳七年辛未歲七

月廿六日承議郎權登置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屯

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江寧府得齋記

盱江江仁甫嘗求陽山吳君名其所居曰得齋已幾  
年矣求太寥包公宏齋為得齋銘又幾年矣今既老  
尚求余為記亦足見好學之不厭矣然余何人而敢  
僭且仁甫本宗象山之學領袖臨汝書堂餘二十年  
又日講晦翁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宗而其說不同  
或相排軋仁甫能兼取而參酌之此其所得又豈晚



未敢輕贊一辭對不獲命姑誦所聞蓋聞有傳於天  
者有傳諸已者已之所得正以全其天之所賦豈有外  
於天者哉仁義禮智之性人莫不有得於天而人之  
賢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諸已者寡耳故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曰深造又曰以道  
則其於義理之間果宜何如其用力而後可以言深  
其造既深猶以為欲其自得而不敢必以為得意者  
工及力到及乃自得而自以為得者理未必然而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乎孟子又曰求則得之求之云  
者誦詩讀書隆師尚友精思力踐孜孜汲汲皆求之  
謂求也將有時而自得安有不求而可以言得者  
乎抑愚又聞之孔子之教人多以孝弟忠信而未嘗  
言及性與天道孟子生人欲橫流之世始出而言心  
與性周子生傳註訓詁之後始出而言陰陽性命之  
理皆發明其所自來使人歸宿於所實用人知此身  
之所主者心此心之所具者性此性之所本者天造  
化流行純一不雜此身雖小造化雖大而此身實與  
造化參則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慾不得而昏卑  
陋不得而溺凡吾孝弟忠信之行自然無玷無缺故  
凡孟子周子之說無非隨時救弊警醒人心以翊吾



孔子之教非固外立一說而求爲過高也雖是挽水  
於淵正將歸以濟其飢之弊非曰姑挹其清冷而已  
也焉之植木於山正將積以成棟梁之材非曰遙挹  
其風露而已也今世之士置才弟思信於不言己知  
造化陰陽之莫測躬行講說判爲二途苟如是而自  
以爲得焉殆蘇明允所謂誰不曰道不在我者也果  
實得乎否耶仁甫孜孜問學老而益堅其有待於此  
也必審故訓所聞以求教焉非敢言記

慈溪黃氏日抄卷八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卷八十八

記三

撫州重建教授廳記

撫州古名郡至 本朝尤號人物淵藪德業如晏元  
獻文章如王荊公曾南豐儒學行誼如陸象山兄弟  
一門之盛其餘彬彬輩出幾不容僣指嗚果孰爲之  
而能爾哉學校漸摩之功於是爲大師友淵源之自  
於是爲切士大夫爲 聖天子分任教化之責者於  
是不容不重加之意矣咸淳七年余叨 恩來守始  
至祗謁 先聖仰瞻舍之巍如見矜佩之鏘如方爲



孔子之教非固外立一說而求爲過高也雖是挽水  
於淵正將歸以濟其飢之弊非曰姑挹其清冷而已  
也焉之植木於山正將積以成棟梁之材非曰遙挹  
其風露而已也今世之士置才弟思信於不言己知  
造化陰陽之莫測躬行講說判爲二途苟如是而自  
以爲得焉殆蘇明允所謂誰不曰道不在我者也果  
實得乎否耶仁甫孜孜問學老而益堅其有待於此  
也必審故訓所聞以求教焉非敢言記

慈溪黃氏日抄卷八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卷八十八

記三

撫州重建教授廳記

撫州古名郡至本朝尤號人物淵藪德業如晏元  
獻文章如王荊公曾南豐儒學行誼如陸象山兄弟  
一門之盛其餘彬彬輩出幾不容僣指嗚果孰爲之  
而能爾哉學校漸摩之功於是爲大師友淵源之自  
於是爲切士大夫爲聖天子分任教化之責者於  
是不容不重加之意矣咸淳七年余叨恩來守始  
至祗謁先聖仰瞻舍之巍如見矜佩之鏘如方爲

之欣然以慰既而考其實士之得食於學歲纔二十有七日爲之師者無所乎寓至慨屋委巷以居師弟子之面日踈而絃誦之聲以希又爲之慨然以思天佑斯文無往不復時則有若呂侯正父以名儒宿望來爲通學首籍其數更卒之盡以全生員之養士既得日遊於學師豈容不日與之講於學並訪聽樞舊地得之學宮東北隅去演道堂不遠只尺於日入而講爲尤便蓋前人所以處置之意密矣於是郡博士鄭君初至官卽屬其更之新始於十月辛卯成於十二月甲寅數十其楹一旦突兀教養兼備師弟子

得以前游若因請教說今日未也古者養非飲食之謂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游於學矣苟尚惟飲食以爲養師令得日講於學矣苟尚惟文字以爲教視前日亦何能大相過目六經之訓具在諸儒之說愈詳夫人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良由利祿之途旣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旣非雖學無益或反滋其欺耳夫亦反而求其大者使小者不得而奪乎天生萬物何物非天入爲最靈實與天一宇宙吾廣大日月吾精明風雲吾變化飛潛



動植吾仁心流動陰陽代謝吾策達若定士苟以此而爲心以此心而爲學則亦何卑陋之能溺而實德之不充耶君今棟宇一新幸在此州林巒奇絕處大江橫陳豈無感於天子所謂不合晝夜者萬象呈露豈無得於天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宇宙之廣大在此日月之精明在此風雲之變化在此飛潛動植之自適陰陽代謝之無窮無一不充滿動靜於此其氣象果何如自得當何如君其率先哉士其作興哉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脈其益昌天下國家具有賴而撫之爲州其亦永有光榮哉君名濟字行可金道入司其後者君之孫士貴字景賢八年春申月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感溥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爲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言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爲始下晴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爲平糶倉與社倉對又僱余爲記且切切然欲爲子孫之戒今高其誼彙其



進善不已而感民之無窮也。饒之酒而爲之言曰善  
乎平之爲義耳。是豈獨可爲君之綱常乎。正可爲君  
之子孫。實尚何俟訓戒爲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  
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  
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  
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  
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  
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爲  
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  
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  
惟之。則則其有。而大益多。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  
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  
之。有餘而能損者。幾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爲益。更其  
有餘而又求益者。幾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爲損。今君  
有餘粟而能平其難言。知使鄰之常得其平。君之  
心也。臣君之家。常得其平。言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  
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爲  
哉。因書以遺之。使有藥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分亦曰。人人損有餘。補  
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



撰送道州軍州事御制碑馬黃震記

撫州靈谷山絕頂觀記

天開地闢而川流山峙帝興王起而畫野分州各于高山以定祀典在四方則爲嶽在九州則爲鎮在諸侯之國則爲境內名山是爲風氣之聚是爲神明之居是爲興雲吐霧潤澤萬物民生利賴之所從出故聖人之所事即造化之所在至秦漢始以真仙稱實則不外吾聖人者矣若撫州之高山其惟靈谷乎靈谷在萬山絕頂隱直觀又在靈谷山絕頂此觀其又祀典之寓者乎咸淳八年秋余勸民種麥嘗一至

其上遺二丘字體繁夥世遠謂自前太守張于尚後

此山猿鶴已百十年間不聞車馬聲此觀危插半空不堪輒推摧圮幾盡守靜方一新其居而郡太守適來豈有數耶願爲真仙記之也余謂真仙非余所能知然此山爲此州之鎮此觀寓此山之祀猶州之祀典也是宜書青冥窟窿間飛夢縹緲下瞰人寰僅盈一握此絕境也亦宜書世之爲琳宮梵宇者依深山密林享安樂爾此獨人跡不到處使世慮無礙有未除殆不容一朝居而子安之此難能之事也亦宜牽連得書雖然未也頃余此來嗚呼難哉捫蘿踏磴分



十躋攀恠而欲返者數矣俄而登峯造極豁如有得  
便欲凌風神遊八極士之求道先難而後獲者獨不  
類此哉守靜大笑曰敢不勉固所請爲記守靜能詩  
好修創此觀者立佑實其上世其詳見前記云咸淳  
八年八月朔奉卽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  
提舉黃震記

撫州重建擬峴臺記

宇宙間奇觀其惟山水之會也哉亦惟水之來者遠  
而山之截者驟斯爲奇也哉江漢東奔數千里以相  
合漢之將合於江而未合尚數百里勢方轉駛激擊  
而峴山巖然當其情勢爲宇內間一奇觀江漢之南  
山川磅礴遠自巴生其來亦數千里乃有旣水北奔  
撫州山城下將數百里以合於江林阜旁簇秀蔚無  
際而成球亦論然登其巔又爲宇宙間一奇觀若祐  
二年太守張公因作臺其上名之曰擬峴旣奇矣又  
得商豐曾公爲之記瑰辭勝槩相與發揮模寫形容  
妙於圖畫其文流布四方人人爭誦如身遊此臺出  
雲氣而臨風雨凡所謂水之浪波洶湧破山拔木山  
之蒼顏委鬱巖崖拔地與夫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  
蛇走荒蕪煙樹遊人行旅驚心而斷續看嘗可按記



坐挹愈奇矣然公惟領此州之樂夫嘗有美於峴  
山之事也政和元年太守狄公再葺此臺時別有若  
溪堂謝公又爲之記始謂叔子之於峴也憺歲月之  
易失憤功烈之未成登山臨水慷慨激昂而鄉海輩  
乃進溢美之辭不能贊叔子之決其言憤發振掌功  
名期與天壤相敵夫豈與曾公異旨哉嗚呼是當觀  
其世也已夫自混沌既判造化融液鍾之則爲山川  
之奇絕孕之則爲人物之瑰異登臨講諫天者妙合  
著無一非自然而然峴山正不待叔子而後重此臺  
亦何待撥峴山而後重興卒非正南北勢分筆陸區  
區名和其王此貴盛世專而登山窮息可爲佳話明  
於皇我 宋時至 仁祖八荒一城所至皆春遊峴  
山之西裴公之築曾公之記皆不過取形勢相類而言  
初何羨於彼新法紛更紹述桃纍時至政和何如時  
也譬之大木枝葉已有害不特本之撥矣謝公以邁  
往之才憂寂寞之濱旁觀默察豈無先見此記特有  
所託而發固不暇言此州之樂亦豈真有美於峴山  
之事哉咸淳七年余承乏此州觀此臺特卑陋不稱  
其景物屋亦老且壓矣明年乃盡撤而更之高廣皆



視昔加倍相繼一開萬景皆入有無遠弗屆之象焉  
延方是時襄漢滿以捷聞豈有開必先此殆有默為  
之兆者歟總自今盡洗楚氛之惡重遊岷首之勝熙  
然一家吾身復知嘉祐時磨崖頌功朝夕泚筆豈特  
記此臺之重新而已乎是年九月朔朝奉郎知撫州  
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堰合樓記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一大極之妙流  
行發越於天壤間有此俯涵則有此發舒有此山川  
則有此人物於茲降神生甫及申自昔而然森不容  
遏迨我 本朝重石科目則又往往應於龍頭之選  
有開必先形為詩話者率亦所在而奇驗撫州人物  
甲天下故老相傳乃亦有謠曰文昌堰合狀元生曰  
龜湖衝破狀元生龜湖在州之南城縣縣今別為建  
昌軍啟在丁未龜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淵徵廷試  
果第一龜湖驗則文昌堰之驗必矣堰在城東楊家  
驛家兩洲間其地正與郡學龍首相直邇年以來堰  
忽驟合應如龜湖豈伊人力也哉時雨將興山川出  
雲厲塔先題斷於斯光余故作危樓百尺於郡學之  
龍首俯瞰文昌名之曰堰合以應佳兆以作去氣以





預爲此州由江寧集之所雖然造化幾年融結國家  
幾年涵養祖父師友幾年積累教訓而後得以一介  
士膺 聖天子親擢鴻臚首唱繞殿雷歡四方人士  
想望風采下至兒童走卒亦無不駢肩累足瞻望咨  
嗟金榜一開即指爲當世第一流人物於戲宜必有  
以稱此矣王沂公何人哉予何人哉咸淳八年太歲  
壬申十月丙戌朔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兼江西提舉四明黃震記

趙提幹寶善堂記

始余與趙君元父同官行都嘗偕余作梅溪記余固

長官生長官其而物有出處之韻矣越五年余官  
江西元父復自行都走書千里屬余記所謂寶善堂  
者余又有以占其學之益進爲之數歎不已不止如  
前日所見而已也蓋獨以梅溪自名猶不過悅於風  
月之清今以寶善自名則必能造於義理之粹非篤  
信好學日盛月新誰能至此余則謂元父此心實已  
發於自名梅溪之初特因此心之發而又加勉焉則  
元父之志向尤過人遠矣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  
善必有利人性無有不善而夫子猶歎善人吾不得  
而見者利奪之耳元父以王孫公子之貴處紛華盛



麗之地凡世俗之所謂寶樂然其前者何限而獨拳  
拳以善為寶豈非風月論文一塵不入素有以洗去  
富貴之習而能爾哉然使終於風月之清而已則枯  
花弄筆飲酒賦詩殆亦不過流連光景之樂視沈酣  
富貴者雖有等差視潛心義理者尚猶有間也乃今  
真見天下之至貴至寶者皆無以加於吾心之善而  
寶之殆漣溪周子所謂塵視軒冕採視珠玉超然獨  
立物表之意較之東平王為善最樂又將競競保守  
焉則元父進學之功為何如哉詩曰价人維藩太宗  
維翰而釋者以份為善吾國之所能引者以大与不

少宗族能...  
至寶矣豈惟元父之慶實我宋無疆之慶故讀而為  
之哀感薄八年冬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恭江西提舉黃震記

緣存齊朝陽書院記

東嘉縉侯存齋作室舊廬之東室之東為沼沼之東  
為江每一晨與日光混漾因名之曰朝陽書院而千  
里走价徧余記之且曰吾將終樂於此爾余謂善乎  
侯之為學乎夫人心與造化而流通尤於其始初而  
興起一候蟲時鳥之應一春花秋月之新猶使人之



意也。况日爲太陽之精而朝爲日出之初。割如天  
開萬象。昭赫人於斯時。以日氣之方清。對大明之東  
生。天光內發。靈心虛明。陰濁有不期而自消。善念有  
不期而自興。權能由此念念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  
天之間。故後之用工於此深矣。當貴履榮華。飄風  
宜無以易此心之樂者矣。然日君象也。大昕朝。吾  
君方將以其明明者昭天下。精白承休。神降陰暝。侯  
獨忘朝陽之鳴乎。殷承命爲記。後書此爲龜庶幾以  
其昭昭使人昭昭。而朝陽書院之名亦流光無窮也。  
咸濟八年五月朝陽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  
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  
取無藝之擾。蓋絕民心。感洽無所。報每歲流虹之  
旦。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人心  
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  
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  
因或易亭扁曰風雲。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  
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雲之說乎。寧者雷雨之地。非士



之居也風乎 旌零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象也  
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其而廢禱爾奈何今借用其  
名而遂以廢祝奇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投此即無  
零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爾衆乃謹請復  
甚言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因  
別朔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  
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爲仁而  
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歎爲仁是又在任宅生之  
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朔奉郎知撫州軍州事  
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履記

萬載縣徐君撫人堂記

萬載縣徐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  
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過於平生歡豈臭味之同以余  
爲可語者歟余既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樹靡  
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  
願爲記余於是益有以規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  
絡繹非世俗翁翕然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  
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悅謂者事不知  
清心宋瑛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聽天下重繁不  
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庶



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具門事之以非理

力當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至天下惟江有百姓惟勇惟貨惟率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功始有備焉臣是知清心以省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新除江西提刑鄧黃震記

建昌府志卷之四

江西爲閩廣數十州往來要衝而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如龜湖則閩廣所道以至吁者也如溢溪渡則又由吁所道以至行郡者也龜湖舊無梁以舟爲梁每風水驟至輒飄忽摧敗雖舟且不自保至若溢溪則伊造舟之梁亦無之自昔州縣長吏思所以利此者已幾年而未之能置數亦有待歟咸淳七年武學諭涂侯爲負外丞始指俸爲倡四方壘郡助者安至甫逾年遂成熱湖石梁三百尺湖之舊爲梁者舟二十有二侯又益之三十有二移梁溢溪爲浮梁



然後周廣之道於盱與夫盱之道而之行都者無  
一不如獲平地古人輔相財成平險阻而濟不通所  
能配天地稱三才者侯殆庶幾焉非特徒杠輿梁歲  
舉政事之常者比也然自昔州縣長吏歷千百年未  
能舉其一而侯兼備於某月之間豈其數云哉為民  
一念足以感動雷動變靡遠近翕然則雖難而亦妨  
天下事每如此於侯之津梁可類推已夫侯本負外  
丞濟民於津梁尚如此推此心也以徙他日得其位  
以道濟斯民其功用又當何如哉石梁之舊省身先  
生雷公賦知為記又屬余記淨湏姑述其略如此侯

名漢梅州宜黃人咸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朝奉郎  
知撫州軍州事新除江西提刑鄒黃裳記

撫州仁壽堂續種梅記

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為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假寒  
檜出世稱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玩越百二十有三  
年而余來則梅已為閣松蔽日者所萎僅餘根幹在  
余惜之因擇梅之天矯非閣松可萎者再植之一歲  
即秀發穎出駸駸將克肖侯之四世孫簡雄使君適  
僑居於撫善前人之迹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  
可記者存其舊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亦有存亡繼



絕之義仁者名揚天矯者氣伸凡皆於人事有關  
至若風雨霜露不可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  
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妙不驗於假大之日  
而驗於絕續之殘窮冬馭寒生意幾息一花者一  
宇皆者是拘爲天地之仁之發見而仁爲造化生生  
不息之機國家體天地之仁而躋民壽域凡住宅生  
之寄皆宜知所觀省然則縱自乎仁壽之堂此梅實  
一蠶之存母但效風流詩酒巡筵笑咸淳九年癸  
酉歲四月四明山黃震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聽龍

道原於天闢於伏羲伏羲身發禹湯文命武周全而集大成於孔子苟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是戰國時楊墨嘗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害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涉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闡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及又受屈於佛氏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知之是正歸之乎實而道益大明其說雖根抵於太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雖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體驗於躬行踐履雖亦未嘗不主於心實則欲正此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用非其他

所謂即心是道絕物而立於獨處實而流於虛也我  
理宗皇帝是以躋之從祀以表章其學天下學士大  
夫是以立之書院以誦習其說斯道所係天實爲之  
大豈人力之所能與於此哉臨汝之有書院初於淳  
祐年實江西提舉馮公去疾爲之倡書院之有勅額  
賜於咸淳七年實吏部侍郎曾公淵子爲之請是年  
勅額既頒給荆山長官員提舉公堅請李公雷爲爲之  
選辟四明黃君翔龍爲始建是歲震時爲撫州實始  
建之聽事君因屬余爲之記震謂聽事之始末  
不足記而君之所職爲甚重則有不容不記者故

撫州臨川縣主學聽記

國有學州有學縣亦莫不有學朝廷之所以教育多  
士者備矣國學有司成博士官州有教授又有增  
教縣各制之主學朝廷之所以作成多士者愈詳  
矣然天下之事莫不以久而盛亦莫不以盛而壞





國學自擬分出官而士以爭名壞州縣學自職事給俸而士以爭利壞縣學之歲入能幾自添主學官又與職事爭利相方入粟已等弟子自終歲無幾議納之登遂絕而縣學爲尤壞予往往以此稿欺余所至亦往往實見其然及來撫州始見臨川主學鄒陽胡君燦張獨能絕其所謂利者而惟職之振旬有謀月有試講明義理躬行自樂遠近莫不聞風而至茲讀之聲琅然嗚呼爲主學官自不當如是乎朝廷所以紀主學者意不在是乎余敬而愛之故爲置聽事君命爲記余故爲書其事使世之爲主學者皆知所效法且明天下無不

與之法而與之者

人咸淳九年英國六月吉

日朝奉郎知撫州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鄭制軍馬黃記

撫州放生亭記

鄭制軍

我家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滅也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取無算之擾盡絕民心感治無所乎報每歲流虹之巨必相率北向錢羽毛解介祝聖人壽益發於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古字讀書湖西山上



因或易亭稱曰風雲使得游魚而放生以異端事不  
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雲之說乎雲者橋雨之地非士  
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  
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兩奈何今借用其  
名而遂以廢祀 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  
舞雩立觀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 君云爾家乃瀝  
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固不可  
也因別湖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  
夫先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為  
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龍馭無於數為仁是之在任宅

生之寄者求其本原 九年正月朔奉詔起程州兼江  
西提舉黃履記

撫州修造總記

開闢至於今日鴻荒化而文明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能  
爾哉仰經始之艱難慨繼承之不易苟有一日之責且何  
如其盡心矣余來撫州幸承總條修城郭一新因續修子  
城三門再建鈔角樓自是於學校則再建櫺星門修四齋  
修講堂若門廡粉堦合構置兩教授廳山長廳及員院則  
再建東廊九間增東北廊十五間堂後過廊三間後堂之  
後新所亦三間於公宇則再建放生亭懸云鐘修射衙給



材石和土率墮增扣雜倉於軍營則楚歷營屋五百三  
間馬步軍三千二間修小教場射亭於軍觀則重建擬  
觀臺春草亭修愛梅草池齋臨川園畫台玉臺凡南湖  
亭館於橋道則修崇仁石橋二臨川木橋二十三船  
黃塘渡東西亭修東路欽頌者於水利則修臨川南  
湖述破復宜著假樂改復崇仁永豐被萬金陂浚縣  
市四十年已埋之圳通二陂咽喉凡豪賄侵改者復  
其舊其餘工役尚多力未及已叨除司臬始試  
端緒俟來者繼若夫事會無窮根本當設又有大於  
一日必算者必囑念之咸淳九年春朝奉知縣州

新降江國提刑黃履記

李氏天理堂記

撫州李君朋作別墅鳳池之上謂其閣曰人閣謂其  
堂曰天理堂始余聞而疑焉蓋撫有先儒陸象山嘗  
言人生堂堂天地間不待他求此人之說所從來也  
至於天理之說則象山以為非謂理不專屬於天人  
與天一也君今以人名閣而復以天理名堂若幾於  
取其一而遺其一何耶及君既求上饒徐侯作人閣  
記貽書復求余記其堂則謂人事之盡即天理所存  
世亦有人事既盡而天理之感應不可曉如顛蹠之



天壽如原憲處封之貧富雖聖賢莫知其所所以然  
故理窮而後可以歸之數人方盡而後可以責之天  
終不可以其或然之數而不盡吾當然之理此則名  
堂之意而願有以發之余讀其來書然後知合人與  
天理而言皆君自得之說而本非有關於策山之說  
也然聞人之所得於天以爲人者理也人事之既盡  
而感應之不可必者數也理者君子之所安行數者  
非君子之所與知古之君子修其在我本非責報於  
天顏子雖天原憲樂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去之萬世  
有餘繁盛雖奇慶封雖富顧倒於物慾之私在當  
外之數故君子之學惟知有理而已是理也惟孟子  
見之明而守之剛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  
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有性焉君子未謂命也孟子之所以卓然  
爲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之  
理而數非其所問焉爾而今而後燕居乎天理之堂  
而探味乎孟子之言則君此心豈不休哉咸淳九年  
癸酉六月吉日鄞人黃震記

金谿何子學而未過於世耻沒世而名不稱罕室  
清源內爲十景以讀書其間曰志堂期隱居以求其  
志也曰敬室期以敬爲入德之門而暗室屋漏不欺  
也曰玉淵期修身見於世如玉之潤于淵也曰玲瓏  
窻期通徹義理曰自在天期不作聰明凡所以寓其  
儆戒自立者已無不備乃爲梅邊爲竹外以寓自品  
物之生爲默資爲達觀以潛心造化之妙又爲清隱  
吟所予以寄興於吟風弄月之清十景之勝扁頭賦  
咏旣盡信人鴻筆復號名其外曰清源隱居而嚮余  
記其詩余聞士之隱蹟無異道而行藏必於所遇  
故不備必於所遇不備必於所遇世固有無不備而  
非其途而趨交手權衡之無益固首由園之已盡此  
必於顯者之軍固君之所不有也亦有泉石蒼苔煙  
霞痼疾怪意園林以自快及資蘭閣於不恤此必於  
隱者之事亦豈君之所肯爲也惟夫修其在我聽其  
在天雖之氣龍蟄藏于淵一旦風雷變化潤澤天下  
有不知其然而然此則君之事而斯隱也乃所以爲  
顯凡所以寓其儆戒自立者旣得之矣若夫花竹蕭  
疎亭院紆餘把酒賦詩聊以自娛此不過夷猶目前  
爾今君之所吟乃至二千首豈真甘於隱者哉余故



願君之反其本也咸淳九年癸酉六月鄆人黃震記

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衆設爲城郭之中蓋自昔有邦有土者急先務況邊遠未寧之日乎然城地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困莫城郭之爲急費亦莫城郭之爲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煩州郡往往多煎熬雖一公守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之及哉鄆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噬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始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鄙未靖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北關而故丞相魯國程公爲郡時再葺則力又有所弗前日昔者矣况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冬左降侯自吏部出爲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銖積寸累踰歲乃就鳩工於壬申臘月之某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餘丈內已圯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壘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



七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丞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  
用米七百五十六碩有奇義侯助之者四十碩俄而  
湖水驟漲如東塔寺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匯澤  
門之閘口如英烈廟側之暗溝皆苦漫溢侯又爲之  
結洞門增女臺再築以禦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子實  
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爲之有  
餘裕世方患於文之相欺而侯獨爲之皆確實豈特  
其才其志爲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  
於人不惟此也易六書而爲乾一陰生其下卽爲剝  
畫六斷而爲坤一陽生其下卽爲復天下之昏當於  
其下畫六者其於侯之爲此城也其用碑至其福侯之  
其幅令侯之再爲此城也其趾用碑至其福侯之  
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爲城得爲政法  
併書與世之分教者共之他如魁石爲學塋餘一百  
丈設舟爲浮津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  
炳矣 紹興人政成今以侍左召咸淳九年閏六月  
吉日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愛記

本真道院記

松陽縣東可三十里有勝境焉前晉以後龜阜左象  
湖右卯岡林泉深窈殆不類人間世建炎間有留公



寧者居之樂山水之可人而嫌心迹之未緝也捐其  
居爲道寮生子僅一人曰巨濟就令爲道士改道寮  
爲奉直道院去之五世有留仁御者生子亦僅一人  
曰嗣興又今爲道士再主所謂奉真道院相望百五  
十年異世而相符遠近謹謂此留公寧父子後身也  
施財而樂助者紛至租之始以石計者增而至百屋  
之始於因舊者飾而大備月樞風攪秀出雲霄景晨  
鐘夕磬響嶺山谷九所以奉真之真已無不備乃介  
鄉貢進士葉君會龍差份數百里屬余爲之祀余惟  
父子人所親也而舍之困廬人所愛也而相之九以

奉真也留氏世世於奉真也切矣然則不考其  
所謂真者乎蓋古無真之稱蓋莊列始有真人之名  
列之於聖人之上而實未始有其人也奉至祖龍始  
自號真人人固不謂其然唐謂孫思邈爲真父要不  
過以方術稱亦未悉其於聖人何如也人世未見其  
所謂真而相與指天人以爲真曰真曰且君曰真  
宰德而言之曰上真九今之所奉者此真也然則可  
不思其真之爲義乎身者無妄之名而誠之謂也誠  
者天之適而至誠者謂之如神此真之名所從得而  
天神森列思得以具稱也然則奉之者其容有玉真





乎一言必信一行必謹一念慮必實其言昭昭對越無媿斯其爲奉真要不出吾之天資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稱山水之清奇可以答遠近之響應可以綿香火於千萬年而無窮余言皆真山靈川后必有聞吾言而感動者咸淳九年癸酉十一月鄞人黃震記

怡如堂記

余友吳子雲處其弟甚和作一堂曰相園樂其間名之曰怡如而俾余誌其意蓋欲朝夕觀省使怡怡之樂久而弗失也余謂此以聖人之訓維持本心之良目擊斯存無動弗契尚何余言之待哉然今與子雲友也謹明聖訓以相切磋正友朋之責其以無說

告蓋聞怡如之愛原於父母之天而鮮大務於事弄外人之惑怡之爲言悅樂也人生而幼穉父母並列之膝下均氣同體歡然爲一故善事父母者其色謂之怡愉其聲謂之怡聲由其父母之愛而流行於兄弟之間則怡怡其如自然而然而所謂原於父母之天者也苟其天也孰得而渝自妻子之言日入則非天矣自日與少年者誦誦笑語游戲征逐則非天矣一聞言之行一異好之奪天者或不免有時而渝矣然則可不友觀而痛省之乎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分，若樂且遇。此言兄弟之天不渝而後妻子之樂愈洽。或人者雖齊而天者反疎，良心一動，將感然而不自安矣。奈何以妻子之私言而渝吾之天耶？又曰：谷錫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求歡。此言平居相悅，似不如交游之親，急難相救，終不如兄弟之切反覆。觀省良心，將有不期而自復矣。奈何以少年征逐而渝吾之天耶？子雲兄弟誠能三復於此詩，天者安得而渝，而其樂豈可量耶？雖然，未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渝。江言各盡其在我而無其具在彼也。兄或不友，弟自不以不恭

弟或不恭，兄自不可以不友。弟能此道矣，兄必合。雖失必還，此則全其天之要者。持精。志打釋斯子之詩，必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知相愛，毋相效。右其旨深矣。子雲兄弟怡怡之好，方都而余友朋，切切惻惻之義，不敢不盡。且子雲嘗發全讀詩，故書以遺之。武使世之為兄弟者，共聞之。咸淳九年癸酉臘月朔，人黃震記。

餘姚縣重修學記

咸淳九年冬，金華趙侯為餘姚宰，修泮宮。成明年春，走考。鳴書為教化治道之大原，庠序教化之先務。故



董仲舒請守令爲民師帥我朝立法守令亦無不以  
學事樂術爲校非守令之責而誰責世降以來爲令  
者苦財賦學事往往不暇省朝廷爲別設官以主之  
令益得以議其書學事及益日以壞如吾邑學廩歲  
收五百石有奇公厨至不舉煙學官至老且厭吾爲  
此懼亟起而身任其事登嘉嘉始費捐俸以倡學官前  
序諸生繼捐廩給以助乃新禮殿增之欄楯乃改兩  
序以便出入而繪從祀於夾廊使免宣廢若歲兩若  
講堂若齋廡下至庖漏垣墻壹是感新少賢編其  
撤殿者今亦創一堂於東序而令之規模殿象

學於斯顯子有以發其意履離色之以以姓名以其

始也舜之教人也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  
以異於夷狄家之所以和國之所以治皆不越此五  
者今之學古之學也今之教即古之教也今之不古  
君者何也古無利祿之誘今利祿誘之也然利祿何  
足以誘我也人之窳蓬制於天而利祿之有無繫於  
命不以求而得不以不求而喪吾惟即父子而父子



任所。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即夫婦即長幼即朋  
友而各盡其所當然者予以從容平義理之常而安  
行吾平生之素苟能此道而大者立矣則謀試可也  
科舉可也亦帝舜敷納以言之遺意未害其爲教也  
雖今猶古也否而其謂利祿以求而得其謂讀書  
可爲釣致利祿之具疲其神於破碎之學窮其力於  
聲利之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大倫反  
不知實踐而無媿則雖游於斯息於斯眩謂於斯口  
談義理皆非其實亦胡取乎學校之教乎之所以始  
爲唐虞者焉君若是其然也侯今典學於薛一鄉亦惟

以愛合言待之教人者教人人人必以愛之。以教人  
者自勉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則斯言。公生于魯信  
有光矣侯再告來曰是也願因以爲記遂書以遺之  
侯名崇其政稱是邑人併祠之學必有紀其詩者  
云是年三月十日朝奉郎主簿華州雲慶觀黃震記

相山會靈四仙祠記

咸淳七年辛未歲余方救荒撫州適歲又旱吏以舊  
所禱者告則皆淫祀也余曰有是哉改而禱于社稷  
若境內各山大川之祠兩幸輒應然猶未洽淮郡之  
西兩山之美之日興兩常睹其一方會謂此相



山四仙。也。山南更迎以至余用其言雨均千里  
明年旱又明年旱禱而雨亦如之每念一履巖巖之  
上為吾民謝神休未能也一日住山道士羅端英謂  
余為四仙祠記余惟四山之靈昭昭也余在撫三年  
實身被其靈應何幸託名以寄謝忱然聞世之稱仙  
者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蓋超然於清都紫府鈞天  
廣樂之居與世常於此山哉將遺跡因山靈之所呵  
護耶否則神靈將無往而不在耶又之則今所謂四  
仙者即山川造化之神耶與自天開地闢而山川疏  
列靈輿霧社而民物阜生九皆山川之神之為傳所  
謂鬼神者造化之靈植於謂有功於民與造化之者也  
相山在撫州其高一十有五里其周三里有八十里  
秀巖聳天巍絕四望於境內為最靈誠真神明之所  
居真造化之所寓今所謂四仙者即造化之神之憑  
歟我先皇帝理宗詔封四仙真人有曰爾雖超世絕  
俗而未嘗無愛人利物之心嗚其有見於山川之神  
之合者矣四仙梅仙福樂仙巴皆漢人鄧仙思瑾葉  
仙法善皆唐人其始封以紹定四年之九月其加封  
以端平元年之二月皆見於前人之述備矣惟四  
仙竊意。此外山川之神靈異竊意非有外於造



化之跡山長今言使撫之人士自今常其  
心之所嚮者也初祠在山半構軒風雷守拘者恐而  
遷之山絕頂辰香燈登陟亦良苦世猶以其有百  
姓秋報之微利動思奪而取之星冠鶴髮多流常不  
得聲燕居余觀古者典祠山川出世世不易姪姜氏之  
於四嶽自五帝至三代猶存無他誠積之久則神應  
之速也故併書之以告後之長民者庶幾為吾民常  
主張是道記

虛白觀記

咸亨十年甲戌歲延九月甲戌朔奉化縣將虛白觀住  
山道世已存其外禮正表名林若心源以居之  
修姓云觀始於唐葉夫師天師曰講度人覺有虎眉  
藝及者已至聽講祭之鐘亭山龍王也因告以境內  
民渴水苦故諸是夕平地忽清渠開民用均濟至今  
號仙師築此觀所不容不修而存真所盡心者宜書  
余曰審如是固宜書雖然未也若知觀所以名虛白  
觀乃祖有言虛室生白此言虛高內融一塵不染固  
道家清淨之初說也法衍靈驗近訪漢唐與其于靈  
異孰若下虛白為宜書雖然猶未也虛白于心言也  
心具衆心皆皆古之正其心者正將明其理推



以濟人利。若得。白。已。世。精。安。仰。亦。必。講。經。果。  
可。度。人。得。水。果。可。濟。衆。必。盡。白。爲。本。以。惠。利。爲。用。合。  
二者。始。宜。嘗。杯。石。曰。然。其。書。之。哉。乃。歌。以。書。之。曰。觀。  
始。聞。元。唐。末。中。廢。元。祐。復。興。紹。興。善。變。皇。正。庚。申。吳。  
師。操。真。撤。而。老。屋。真。吳。又。新。中。崇。三。清。旁。祠。東。嶽。外。  
及。三。門。如。天。化。落。其。何。能。然。刻。苦。公。勤。貲。財。悉。捐。細。  
大。必。親。然。所。謂。道。匪。徒。輪。奐。虛。白。昭。揭。仙。槩。亦。輸。灌。亂。  
曰。遠。蹤。爾。相。虛。而。白。兮。近。則。仙。師。濟。而。得。兮。於。萬。斯。  
年。是。即。觀。之。丹。纒。兮。

齊慶院新建觀音殿記

齊林山齊慶院觀音殿內寶記今德禪師元巳七  
十年中更大來改媿樓公題其額中書。齊王公記  
其事。凡所以恢張藻飾之者已極矣。勛之選也不俟  
贅辭矣。主僧曇華新造觀音殿成。介進士虞君其父  
復請余爲之記。是宜可已。而不已者。豈蓋開佛民以  
寂滅爲教。凡吾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與吾父母  
妻子君臣上下之公。偏及吾耕食鑿飲生產作業。凡所  
藉以資生之具。豈盡以是絕之。故樹下不敢三宿。恐成  
恩愛。惟行道乞食。以留鉢生。一般涅槃了無。所有此  
寂滅之心。豈復爲心者。不能盡然。似奉養以愛。



身仍春以伏肉頭首細維必效君臣上下  
田以食仍室以居視世俗無以異甚者視世俗反  
加侈大往淫與寂滅之說正相背馳故人或得而譏  
其後惟觀音之在佛氏號稱大慈大悲水旱必於此  
禱疾痛必於此告力有求而不獲者必於此依歸名  
以靈感人年敢議故信虛禱屋于為當于必得觀音  
殿成然後稱大備蓋今佛氏之號石人心莫切於觀  
音矣然感人必以其身脩身必以法法音音哉迹自迹  
心自心崇飾自崇飾作為自作為觀音觀音而我  
自我則觀音於我何有哉是必真不殺身貪真不  
嗜真不作諱言不福大獲不觀音也觀音之人  
皆不殺皆不貪皆不諱皆不作皆不福皆不獲皆不觀  
如觀音則觀音不在觀音而在我不我而在眾善  
人之心雖是一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  
月懸照應現無非觀音豈必真珠纓絡像設於淨瓶  
巖石之間者為觀音夫然後水旱禱必應痛甚祀必  
瘳凡有求者求必獲是信乎其靈感是信乎定為佛  
氏解後議是信乎可無負今日建觀音殿之切意雖  
然亦言待他求而可哉慈悲即善心一人之仁在反  
求而禱之之禱 慈元年正月十三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古者之制尊乎而親地夫惟尊天故惟天子得以祀  
之夫惟親地故自天子至諸侯至卿大夫之有采邑  
至民庶之爲閭里者無不尊祀之也者生財土者吐  
萬物民人朝夕之所親見終身之所藉以生計故者  
析秋穀惟社爲親古者祠以壇則謂之里社今者祠  
以屋則謂之社廟其爲社一也且其惟一里之中有  
社雖一家之中亦有社古祭中雷今不土地是也是  
以九荒踐野町之中古木樛枝之下誰何屋巖然否  
置冷施而其制則專於先手本於其權屬於民命大  
躬考往往代之張宜爲之陳請對典以儀物及備  
廟貌赫矣金碧交輝世俗以此而下社在廟不啻樓  
臺將相家之於窮海處至其勢之相絕亦甚矣然自  
有識者觀之果孰是孰非耶佛法入中國民俗之所  
傾信社廟多借重而附入之崇飾張大各極其力之  
所至理之正雖無外假而勢之弱賴以少文慈溪縣  
溪浦廟里社也里人徐氏世好善世主張此廟從而  
增之佛皇因民心之所傾信而順境之懷宇羣飛聞  
巷輻湊裝與世之所謂寺院埒而淫祠不敢爭衡焉



顧不壯茂而世未有聽其義者余友唐君卓父禹余  
爲記因書其說以授之繼自今里之人以里社爲親  
且正而主之厥一商敢知以佛氏爲甚其盛而主之  
歎余固敢知以佛說之絕惡修善瀛里社之祐民育  
物而合之一歎余亦商敢知徐氏主張是必有見於  
長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擇焉若徐氏之捐助建代  
不乏人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繼  
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記

慈溪黃氏白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慈溪黃氏白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序

閩洋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渾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爲雄辯爲揚墨  
也灑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執折無遺爲禪  
學也不然聖賢之學修身行己推以仁民愛物而止  
耳果言語文字云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龍齋演義  
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餉名利焉三者之趨雖不同  
大要皆不過汨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妙核  
世者孤矣余文潛君叔良分教京口謹說其職也學



顧不壯茂而世未有聽其義者余友唐君卓父禹余  
爲記因書其說以授之繼自今里之人以里社爲親  
且正而主之厥一商敢知以佛氏爲甚其盛而主之  
歎余固敢知以佛說之絕惡修善瀛里社之祐民育  
物而合之一歎余亦商敢知徐氏主張是必有見於  
長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擇焉若徐氏之捐助建代  
不乏人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繼  
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記

慈溪黃氏自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慈溪黃氏自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序

閩洋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灑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爲雄辯爲揚墨  
也灑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執折無遺爲禪  
學也不然聖賢之學修身行己推以仁民愛物而止  
耳果言語文字云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龍齋演義  
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餉名利焉三者之趨雖不同  
大要皆不過汨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妙核  
世者孤矣余文潛君叔良分教京口謹說其職也學



本朱子時出新意蓋於體說有自得者今而後踐之  
身施之人吾徒尚皆勉之哉

三省齋序

學之不講又矣非不講也講之過也高談性命揣摩  
圖象而孔門切己之實用則弗思焉自是謂善學者  
乎牟氏子德範年少而識老學博而文粹家藏書三  
萬卷日孜孜其間而獨取曾子之說以日三省名其  
齋既得之矣爰碑仝為之說余謂此義曉然何說之  
持願力行何如耳然天運不息人心易易力行豈  
易能者哉曾子曰違日之事則有司存諱專心於所  
當務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道遠日任之重也夫其  
以弘毅為之本而不以違日之類分其大此殆曾子  
所能日三省而吾徒當勉之

姜山藏譜序

千枝一本耳萬派一源耳林林總總者徧天下其初  
皆一人之身耳然木有輪水有脈次第之來可尋也  
人之序焉子尋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再以名字  
為行耳余宗人秀發一日謂余曰我祖太傳公唐末  
持節鄉郡聚族姜山世以一字加名之上若下以志  
別無文著自從祖德登甫初以父命後其兄已而兄



有子復遺其族或謂其遺穆也不以與昭齒自是  
名字錯出不復各於其行雖欲如程氏春祭祖先之  
禮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合祭之昭穆尊卑其將焉  
考乃圖為譜使名雖不以行別而行則可以圖別焉  
余謂此為倫理之大者敬述其語序其所圖之意云

贈台州薛大丞序

天下之伎術皆為民生靈准駮為有益哉母或以儒  
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曉於伎術之可則儒亦羞寧  
伍余溥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君見其持  
心厚處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則儒  
矣謂子之術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為而為之祝曰  
君善醫又君之子且持君之心以醫國云

拙述軒序

濂溪先生作拙賦慨然有使天下還淳返朴之意金  
壇劉君真儒特據其一語自名其軒曰拙述愚謂此  
潛藏所以為發達蛟龍在田象也一旦雷雨作解如  
居子以洗冤澤物為己任雖僻遠無所憚勞爰直僦  
終得述字哉

表鮑管坊雜序

爾雅之愚魚識者嘗卑之矣頌表君子龍取九魚



有得於五常之性者，麤之爲書，使人墮物，自省用以防範人心，名之曰坊。雅鳴呼出，乃有若是之類。蟲魚書者，耶世之爲類，書者鮮不以玩物盡人心，令乃一變之爲人心計。耶化沙磧爲南金，即棉秤示道妙卓乎哉。素君坊雅之作也。雖然，天生萬物，人爲最靈，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皆人心之爲也。及貨物以爲防，賊人惟其靈，慮慮易擾，而物引之，五性之能存者，蓋寡物惟不靈，其性顯一苟有得焉，終其身由之而不變人之或反愧於物者，特繫於此人之所當因以自自者，宜亦莫切於此人心。慮慮一念內麗，萬物皆備於我矣。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坊雅庶幾乎大雅之一節。

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求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指遜故孝弟之心，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今無得善法，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矣。維嘉來始，別舊章而一新之，休聲善聞。



日盛月新之行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  
服蓋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  
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

送陳山長赴紫陽書院序

古之所謂治者導迪天理民彝使各歸於理而已自  
後者以簿書期會爲治與教之責獨歸學校之官至  
三舍法行學校又一變爲程文利祿之地雖職教者  
亦言不暇及於理所謂天理民彝如一駭引千鈞之  
寄獨賴諸儒之書院在耳桐川陳君粹德馬行信子  
也出而長紫陽書院合匡書中心之隱惻以告之然

也咸淳五年四月十二日後學張栻

約齋教妙法序

山陰射上人好彈琴賦詩自命其若曰約梅一時士  
大夫多願誅之上人又據其膾炙人口者爲教妙法  
以求序於余余謂言哉約梅之稱乎一太極之流行  
無往不復方冬之窮生意幾絕一花初白天地皆春  
此生生不息之呈露而梅之謂也上人願與之何約  
乎夫上人佛者也佛不言生生而言往生上人宜念  
念西天與世間者而暇與梅約乎豈往生者未可



知而生生者不可欺乎上人能與梅功必其有得於此者故爲之序咸淳庚午立冬 忠溪黃震

訓族編序

蕭山邑之不可爲幾年矣昔易胡君文伯爲之未數月名實已孚於上下豈無以爲之本而能爾哉君本姓朱嘗歸而喪其生母廬墓三年因日聚朱之子第訓飭之久而成編其凡九三由父母而兄弟而宗族各先之以聖人之明訓次之以古人之懿行而復終之以有司不可犯之法讀者雖或疑其太嚴歟不知君由朱而後於胡不始於其所性之天廬墓而訓其族又遠處窮瘁區極之地故其言哀苦懇切不極不止此正其本心之發見而誠之謂也夫惟其誠也則以其修之身者行之家以其行之家者施之政居未數月名實已孚非有本而能爾耶縣佐三山李君吉德參曾獲請君此編將錄之梓以惠邑之人而囑余言爲序余謂此君以身教者也顧何言之待而亦竊有願言者孔門之教人謹謹然惟以孝弟爲本自利欲之侵蝕天理之易昏孟子不得已始出而言性言天周子又極而言陰陽造化之原皆揭之以正性之所從來人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欲不得





昏以充廣此世之孝第達之天下爲仁爾近世士大夫乃非性命不言甚至疾有子言孝第爲支離亦甚矣乃今以孝第訓人復叻見於胡君宜雅民俗頽之士大夫之風俗其亦將庶矣乎咸淳六年十月

贈張帥序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有與番易張若鳳首入院廬堂夜永相與劇談見其講學必主於明理論政必先於澤物知其有得於是者相好也又其將行也求贈言余謂余所欲言者子既盡言之矣今又何言然士大夫非平居講求之難而處窮通臨利害之爲難若而效年穉高齡今垂二十年猶不以嬰其心而守其益確造是益勇發宏於古人乎何遜

送撫州新奉太學生序

子入太學何如哉明四海之英近天子之光相與游泳感發其間漸異自爲天下國家用士之入太學其不甚感乎哉能太學一也而古今之變則不同蓋家有塾黨有庠稊而至滿天子之學滋養益至道德業之大成此三代之太學也承秦絕學之後晚出無所取正立之學而置之師此兩漢之太



尼以匹夫養三千士始設飲食爲養

老憐開業之實漸以衰此東漢以後之大學也

桑梓者舉於鄉游庠序者舉於學而併指游學爲

進之路此唐之大學也盡復古道取湖學之法

使士各務實用一疋毫利祿不以雜之此 本朝

學也立學規以禁切其公議設舍法而誘啖以

此蔡京當國時大學也破舍法之委折以開摠在

姓名之虛僞以示實也此觀清之當國時大學也

學一也古今之變乃如此然士之自立者詎容

今而異哉咸淳七年湖州之士入太學者士

行也酌之酒而贈之言其以勸勉以百

負 聖天子敦養之意焉是年十月二日

陳藏一後集序

陳藏一撫人也以詩文遺際 先皇帝復事令

東宮 今上踐祚一日遷藏一四官執法者持不

歸老故鄉忽朝權詩文過余謂前集已得西山

二大老爲序此後集也幸讀序之余謂序何待

藏一之出與二大老所不及見者恐不容不一言

昔司馬相如以文得幸漢天子今之藏一昔之相如

相如似大人等賦徒侈上心藏一存 上前則



惴小心相如詩履其鄉至使暇令召參贊前驅藏  
余荆州濕然一布衣口不復道前日事其賢於  
又何如哉然相如富貴窮貴聲名昭後世藏一  
今日幾類流落不偶者此足彰吾 聖天子盛德  
公法掩私恩也藏一怡然自得其亦有見於是  
雖然視孟浩然亦未為不遇矣咸淳七年十一

隨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 先皇帝事 今

寵煒然及歸老故鄉依然一布衣余嘗  
其人之賢過相如速矣藏一有子克紹

陳亦以詩來求余為序余謂此詩世將也寒旌賦  
嗟余何敢後特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入詩固隱者  
事也然昔魏剛之繼魏野父子皆以清吟名世其視  
樵勞者將汝為謂之曰隱可也隨隱者方以父任祿  
仕宮庭間奈何遽號隨隱豈用月正其素習祿仕非  
其得已姑託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父  
子承承與恩而片言隻字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  
呂愈久愈珍古未嘗以其非郊島之寒落而少之也  
然則詩固隱者事也亦非必其自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高  
風逆韻必有出於際遇之外者矣隨隱於米氏則元



暉之比也黃山谷嘗得元暉即何之元暉竟以爲字  
竟以字行隨隱詩集改就次釋如何觀余非山谷耳

聯庵與江玉汝往復帖序

開君言學在官言政自吾夫子與門弟子答問已然  
矣乾淳之盛晦庵先生與南軒東萊書問併傳固亦  
無不然及門人事先生於武夷山中若片言隻字一  
皆講學而不及政所居之朝然也自是聚集類聚積  
而汗牛充棟至今流布於天下者無非言理之書豈不  
善學者遂或流而爲空言矣不知古之之心誠意者  
正將推之治國乎天下言語文字云乎哉玉汝江公  
學亦與時先生方寸南康劉君從從往復談必必  
相與救民疾苦而躋之蘇息之域然則江公之學與  
往復者在惟之書而學之見於用也其於門人之  
與往復者則居之書講求爲可用之學者也南軒東  
萊之與往復者居官後閑之書兼有之居則言學出  
則言政者也先生以千載之道統爲任不以一時之  
遇合爲意出仕五十年居官纔五考世不患不見其  
明理之書患不見其論政之書耳江公之歿先生誌  
之故嘗深嗟痛恨公之學不得盡見於用而凡所  
用之見於書者世猶未之見也公之孫某咸淳七年



始克知先生與公一往一復之書聚爲巨編知前人  
之心補學者之缺公之家可謂世有人矣書成明年  
因鄱陽胡繼張以其書來屬余紀其篇首偕爲言其  
所見如此

韓載叔障東集序

余戊辰省闈得令鄱陽尉韓君開佳士而未識也往  
年官江汪又獲與茶監司幹辦公事韓君同官即鄱  
陽尉之親兄一門之秀如此豈無所自來哉一日君  
出示所謂障東集覽延翁載叔甫建議一邑夫小處  
於異流一邑利之其爲利者害之幾陷危口而載  
奮不顧曰吾以利衆也而載叔終其身不遇然自今  
觀之韓君兄弟聲名學問如春方連果爲之久而  
能爾哉乃知用心於利衆者天之所報必豐此非可  
以且夕觀也天下事大於一邑之水者多矣君之兄  
第位日持麴翁之心以爭之所利當益多而障東集  
斯有光

文鑑注釋序

文辭不待注釋也所待注釋者人名地理若草木蟲  
魚非

所通識者耳世之注文選注杜詩注蘇黃  
其片言隻字偶與古合率穿鑿傳會君謂古



人必假命然後爲文何哉楚詞舊注或未免此一經  
朱文公疏其字義之難通而發其首意之攸歸至少  
讀者如揭日月我朝五星聚奎諸儒輩出文章雄視  
千古東萊呂公承詔東選爲文鑑浩如淵海未有  
之注釋惠陽史君師公始財爲之一用文公楚詞之  
法凡國朝之典故諸賢之出處世道之升降亦無不  
瞭然於其間遂輔成我宋一代全書嗚呼其傳之不  
朽矣咸淳九年正月

讀詩私記序

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  
理起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然否  
也王雪山鄭夾谷始名捨序而言詩朱晦庵曰天際  
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  
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  
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與晦庵之說異而與  
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  
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各以私記無一語稽人  
之後其用工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  
哉余得而讀之三嘆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  
拜子祠之命東歸矣姑志篇篇而歸之尚俟後會云



咸淳癸酉閏六月

欽德齋閉道集序

佛老之害極矣余戊辰輪對嘗力以告於上退而欲  
集一言以諭之同志者未能也若溪欽君德載怒不  
示余閉道集正余所欲集讀之三太息因附致其區  
區焉夫人莫大於天地父母之恩乃忍於一切離絕  
之而反信邪說之無以爲有豈無人心哉特怵於死  
生之變耳彼知人之所畏者死也故預爲無常之說  
以撼搖之謂天地爲幻化謂父母爲冤債謂凡有生  
生無非火宅甚至疾視其身爲仇讎而愚者既信之  
矣復不知其說之繇於理也又且爲反常之說以掃  
除之謂善惡爲無二謂修學爲不可謂即心是佛萬  
法皆空甚至疾視天下之正理爲障礙而高虛者反  
復信之於是胥天下皆邪說士大夫係民類瞻者無  
不助其虐而甚其禍雖請明儒學者亦或陰接於其  
說而不自知如飲狂泉之國矣然原其邪說之得行  
皆始於人心之畏死不知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死  
不窮此即寒暑陰陽之代謝此即草木榮華之隕落  
何怪之有而欲求免何法可免而爲其所愚世豈有  
信其說而果不生不死者哉區區之見欲諭於同志



者如此未知果然否若夫爲人徒者本皆吾赤子凡  
其居處衣食無非聖人者徒以口舌自異吾聖人  
正如不沾聖化弄兵潢池耳死生之理明邪說不得  
行世豈復有從叛者哉咸淳癸酉十二月黃巖序

送道士宋茗舍歸江西序

道士宋從環生江西山水窟復東游舍鼎羅取四明  
天台之勝盡以彈琴賦詩而歸隱所謂茗舍者乎問  
天下各山大川皆君之居何必茗舍哉嘗謂茗舍實  
從環所生去臨川城北六十里其山高以直其水清  
以此其地幽絕自成一館富貴者足跡所不到凡奇

花異不可言其入耳目者一不生之徒者生焉不  
待辨極此扶輿清淑之所鍾蓋天運也而俗又莫之  
識往往與凡草俱老於春風曉露間及過時而或取  
之尚爲純品苦過而微甘其味悠然以長與世之所  
修事而品趣者多寡使其得如建溪啜春先發獲取  
造化其過於甘當何如哉從環爲之惜故願歸修茗  
事以以其清耳目而異之夫苦者求道之切其

得道之趣也其味微然以長者樂道之深也於君修  
茗事得君修道法君真奇士哉然謹勿破茗之天真

萬一香味落富貴人齒牙即





官之征召  
趙贊王涯輩得聞哉玉川子於此最得趣乘兩月  
清風之生尚欲問嶺南養生之著江西吾赤子今守  
無恙否他時有便幸報平安咸淳十年正月十二日  
雲臺散吏黃慶序

劉養晦孝經解序

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能  
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移徙之  
意即檢之以於經

日而可忘中孝經  
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亦然獨孝  
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  
非新之求而舊之忘幾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歟  
借之為啓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為躬行之根柢歟嗚  
呼年至慮易境變心移習觀之啞啞而習讀祖父之  
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肯於孝其親之書若  
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悌與行而民用和睦  
如我聖人之云耶余友劉君養晦粹德之士也博取  
諸書之嘗及於孝者萃而為孝經解蓋多而毋敢略



寧淺而無敢深雖為童子設而關其終身也雖為家  
庭設而關乎天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晦之心為心  
而惕然自反無一日而忘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  
世道其庶幾乎咸淳十年九月二十日黃震拜手謹  
書

玉笥山道行徐師澆詩集序

玉笥山道士徐清夫訪余月湖精舍出示余圖一軸  
曰雪溪詩一編曰和養雪溪其自號和養其自吟也  
披其圖萬山玉削漁樵跡滅吟肩短蓬殆於愁絕一  
何其清也聞其詩曰淨除陳言一掃妙語冷然殆

於天造又何其清也然則詩之清即圖之清也詩不  
併以雪溪名而又以和養名清豈有二也耶霜露既  
降秋蟄夜鳴造化之清之名始也淺碧流斯岸雪深  
尺造化之清之極也人心與造化相流通必銷落世  
慮求雪吾心斯可言清之極否則心聲之發必有不  
能掩焉者反異於秋蟄之天籟自鳴矣故必有雪溪  
之胸襟而後有和養之聲韻圖之清詩之寄詩之清  
心之寫心之清造化之合也後必有合而題之曰雪  
溪先生和養吟則知清夫之清源於老聃氏所謂天  
得一之清矣也咸淳十年九月一十一日雪堂散吏



黃震

書贈薛留耕

淳祐丁未戊申歲余於台州使君時為客者紛然惟  
余與崑耕薛君安其系及余西上薛君送余蓼溪余  
臨別贈之言曰舉世滔滔病一貪君攻醫學獨曾參  
十年州館無私謁萬里交情只雅談殿上呼盧終喝  
六歲寒論友更無三天公有意君知否歸看青窓四  
五男時薛君讀書者四男未有五也牽於字句及之  
耳去之二十四年余倅船與捧檄台州慮因薛君過  
余慨然言曰二子能文者蚤世兩子存者不甚慳吾  
之心幸已生第五子未知方來果何如也又六年余  
持節歸部薛君復携其第五子過余而言曰此子今  
已讀書肄業卿校君父得異人毋竈之術此子亦能  
世之矣余笑曰然則前三十年蓼溪之請不其驗於  
此乎且進其子而勉之曰而父號留耕而子其勉之  
耕而獲當在于德淳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蓼溪黃  
震書于鄞之月湖之涵虛館

題跋

陳少陽諫葉跋

葉利鎮  
江蘇

伯夷叩馬之諫諍雖不偶而首領高風千古大開范盍  
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其戮如飴別家人恬若平時  
最不可強今觀少陽藁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  
與之博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  
庵鄉僧義雲住山時所得余按舊經稱今山



題跋

陳少陽諫葉跋

葉利鎮  
江年史

伯夷叩馬之諫諍雖不偶而首領高風千古大開范盍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其戮如飴別家人恬若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藁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與子推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庵鄉僧義雲住山時所得余按舊經稱今山主僧



寺爲下方東坡過廣陵嘗有詩別上方擇老僧不殊  
誅此寺亦稱雲樞擁上方則寺固有上方之名舊矣  
然吾晦翁甚高僧私之乎劉斯立題甘露上方有滄  
江萬景對朱欄之句今所見惟寺之多景樓爲然此  
篇若以扁此樓豈不奇僧曰不然物以罕得爲奇吾  
僧室而有晦翁書此爲奇余曰然爾僧人而知敬晦  
翁書尤奇其千萬年來爲大寶鎮

書劉世遠詩後

景翁姪

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見於萬物而人得其至精以爲  
心其機一編森然皆會發於聲音自然而成其名曰  
言世之爲詩者雖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濫涉古今  
沉潛義理以養其所自出近有所謂江湖詩者曲心  
苦思既與造化迫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復其本根  
而詩於是始卑劉直孺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  
捧鄉書而況於所謂詩者乎然寂寥簡短不過數首  
蓋不求爲詩而不能不爲詩此其所以爲詩也爲江  
湖詩者可以觀矣

張太尉家傳跋

孫君子文示余以其妻家張太尉傳曰太尉手所刃  
已盜亦孫姓也今孫與張婚願一言以解其疑予謂



大樞密威敏公賢子孫誰敢謂君水中解耶

張本附  
多藏英

國初  
人

書桂芝堂記後

古括俞君先世皆奮科級近忽其佳城三歲產三桂  
君亦三得男森森三秀迺與桂符祥有開而必先運  
無往而不復亦奇矣然人不天不因天人不成薩漸  
而培植之使異日馨香滿天下以無負造物所鍾意  
君尚勉之哉君之子亦尚皆勉之哉

丹陽志媿

以

葯房使君以西州奇男子腹載五車書來從事桂東

餉幕無敢煩之以吏事君不以自喜又作丹陽志媿  
之說三意若曰無事而食媿吾親媿吾媿言文矣  
余曰不然總餉非南渡後得已之事也况事久日  
數雖有林者不得聘學道愛人之士或橫眉捉筆於  
其間子獨退食委蛇得以專意古學不累初心矣幸  
其可以慰吾親不撫細故矣幸其可以稱吾長不負  
宿昔期待矣幸其可以答吾友幸之多若此樂之以  
媿可乎否昔孔門高第有告夫子以出仕三失者子  
駭反其說爲三得夫子避之余亦請以子之三媿爲  
三幸云

跋黃總幹家傳褒忠錄

余未歲官京口初識宗人淮東總幹兄有大每見其議論英發意氣慨然頗內地習軟人物輒自喜吾宗有人亦竊意其必有自求者而未悉也中吳再命家袖示家傳一編及其先大夫死節諸公所以贊頌其褒贈者大軸俾余亦題其後余乃作而歎曰此非其所自來者耶然自江黃入楚而黃以國爲姓子孫至今滿東南譜牒烏能詳若以其初皆一人之身也而篤思意則有不待譜牒而親顧大夫夫生天地間立身揚名增光前人如兄先大夫以郢州一推

官當守將奔城後獲守節巷戰以死至今名播青史氣干斗牛其爲黃氏之榮何如哉事雖不必盡如鄙人雖未必盡遇變而義理隨事當折皆在所當隨所處而得其正而今而往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此即先大夫郢州東門巷戰之心也豈必死而後見其節或臨利害未甚憂許已私竊爲身謀此即先大夫罪人也雖生猶死耳節於何有哉吾族爲人子孫尚皆勉之歲晚相逢重閱此編當萬萬無愧色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心博施濟眾特其一事庚子歲  
中吳大侵郡太守節齋趙公賑救之里人鄭君希舜  
為之左右此又窮而未遇仁心僅僅發見於此者吾  
知鄭君必慷慨自謂未足而士大夫贊頌乃至大冊  
重重果出鄭君之心否耶雖然亦足以勸來者

跋汪文瀾畫梅

樂府巖巖皆技耳往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人之  
意也消然梅亦豈易知彼各以技自謙故或借梅以  
為清描摸跡思未必得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技未  
見技之有功於梅也汪文卿吾黨之賢者也嘗稱  
筆其品別異鏡手自圖之復手自寫之語使人披卷  
注視一唱三歎灑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況文卿嘗  
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語之一元磅礴不鬱不發窮崖  
迥寒踈英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  
軒豁也其為茂叔之憲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隨言  
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

跋李莊簡帖

建炎四年五月戚方乘虜難為寇莊簡李公誓以死  
守宣城壯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  
行在所相席久虛御史不薦人望而請決以泐落之



夢卜公聞之愴然城圍甫解亟走書屬傅子駿力爭則事已無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紀當執大柄中原吾豈穩矣事機一失偏安至今非公千古遺恨夫吁

跋洪提幹母夫人墓誌

天下當為之事不極不容止凡安於小成而中止者皆志卑氣弱之人也古今自號大丈夫而愧此者多矣孰謂婦人而能之乎嚴陵洪君國梁之母姚夫人篤志教子夫喪服除髮未冠曰兒官母乃冠國梁以是益感厲力學俄魁鄉書親里譚曰兒且官矣母宜冠夫人緩不從國梁再薦又薦凡四捧鄉書親里每驟議以請皆不從已而國梁之子又以妙齡入太學請者曰不特兒且官孫亦且官合二為一殆勝已官者母祖母奈何不冠夫人謂非初誓猶不從歲已未國梁果擢上第以婦夫人乃不待請而雍容舒徐冠以受監袖之拜若夫人非所謂不極不止者乎三釜之養方榮風木之悲已及國梁為余言未嘗不涕泣也余謂國梁必欲報而母豈在涕泣間亦如而母不極不止之志而已今而後事君必極其忠治民必極其仁隨其所至惟力是視而况生禍福不問焉國梁

以此為今日居官之志即前日太夫人待此以冠之志國渠果能此則夫人為不死何乃向常母慈之而徒涕泣為國渠收淚謝命記之夫人墓銘後

鄭發政遺事跋

士大夫同事而不同心始合者終必離惟其離然後賢者之心事白如明道於介甫新法類多矣而余尤於鄭公資政使蜀事有感焉方紹興間秦檜主和議公在蜀與比使於陵檜爭秦檜得之蜀頗以有據喉世莫不以此為公之功而不知此正非公之心也蓋公當和議已成猶必舉拳於爭地界者為中國計為恢復計如檜直為賊虜計耳心之不同如此故檜卒敗公封州以死非所謂始合者終必離而賢者之心始白耶嗚呼禍福非公之所計也天若祥宋公得大柄決不止以保蜀為功此則公遺恨爾

跋金壇李提幹先世語

西岡李君大唐神明胄也示余廣川王以下五世語寶藏之密筆澤如新因得考古今之異制有二誥字皆士人指法而今世則吏筆行書執政吏部官皆大字書名而今世則小書下更加押字於此知前輩請以士易吏及謂押字即古人之書名不必重復者何



證矣若夫子孫六百年能世其傳而躡世科登顯仕  
彬彬然方將與宋無極則武德正觀濟世之功甚  
深是又盛德必百世祀之證也嗚呼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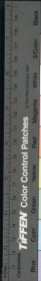
跋雷侍郎廣州上巳泛海詩

人心與造化相流通於春為甚洛汭詠歸嘗護臨悅  
矣借未及施之用爾晉人尚虛無齊死生已與造化  
之機隔蘭亭之會又於死生者感歎焉不知仰觀俯  
察所得詞何而乃若是唐曲江最重上巳至天子以  
其節燕公卿於祭酒之堂視永和若僖者然鴻筆  
大書亦不過以一書生之琴為言流俗誰起而治道

得與造化參耶大岩雷公去歲持節廣南上巳日嘗  
領客之海飲酒賦詩紀與激昂功名之會今年春過  
來京為祭酒詩 覽輿碑雍講中廟首章大聲颯風  
振起六合昔人所謂浴沂詠歸用之則有虞君氣象  
倘遂見於此乎東然則此詩其符兆當亦為千載重  
矣

書擇軒集後

天台李實父以擇名軒余同年進士閩風舒君學中  
庸言擇者三章發明真說以為之記始欲其知所擇  
以自貴於物終欲知其所擇以自異於衆人且再三



嘆息乎可不畏哉之語所以警切實父之自擇者至矣余復何言然嘗念之古者風俗淳厚能行者未必能言性德或暗合於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與天道之妙敏如子貢於親炙夫子而不得聞者今童子亦類能誦習其辭而不差然議論日工躬行日慊夫乃徒知擇之云爾而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言因執言擇乎中庸必以不能期月守為戒言擇乎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為勸善擇之者致察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書所稱惟精者也既擇矣執之守之而弗失復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書所謂惟一者也精與一矣始於能擇終於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學問之道達乎上下一也要在實用吾心而已夫苟致知之說雖精而力行之心不實則所擇者終非我有吾恐終身言擇終身不知所決擇也比豈不真可畏也哉實父朝夕此軒而有咏乎其辭吾知其必有不能自已於既擇之後者故誦所聞以同吾同年寄君之說為實父勉

張史院詩跋

詩本情情本性本天後之為詩者始鑿之以人焉



然陶淵明無志於世其詩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  
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焉以感雖未知其所  
學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  
刪後無詩也東嘉張君魁然開葵士也生逢感世方  
將決科發身而高情逸韻時亦寓之於詩豈以鬢髮  
蒼而身猶未遇乎余謂遇之遲速命也吾亦求為可  
遇者而已全體大用本之吾心之天運之天下而準  
者聖賢講明炳炳方冊尚請君求之詩外

題長洲縣學記後

長洲大邑也以附城素無學官西州豪士宋君始撤

廢佛寺為之壯矣昔滄江柳雷皆撤廢寺為學堂安  
縣碑亦括五廢寺之田以廣士朱張二先生嘗喜而  
特書之方今聖世崇儒士大夫以儒發身吾知上作  
下應用夏變夷論斷自吾宋君始豈但一長洲廬其  
居而鄰里之耶一日宋君秩滿來京按所得縣學記  
禮堂記見示二記皆能於吾道有發明益為宋君喜  
然縣學記以心為說愚按孔子未嘗單出而言心惟  
於行已應物實事上見之孟子當人心放僻之時始  
單出而言求放心不幸爾後異端亦指心為說世之  
能別是非者殆少禮堂記以明道三代威儀盡在傳



飯為地魚接僧皆鯨寡孤獨無養之人聚於一區吸  
收持哺勢不得不斂縮片時以救飢且因以欺俗眼  
徐察其情未必如吾儒盤盂衽席之安且無偽程子  
殆一時有激之言否則門人記述之過不然程子不  
應與庸如此區區此心尚期同志有得於二記之外  
圖書其末以謗宋君而還之

題琴溪記詩

天地間扶輿清淑之氣往往鍾為山川之秀猶有勃  
鬱而不能盡者又往往鍾之於物雖蟲魚之微亦精  
美殊絕有他地所不能產者此即其證驗人見其非

他地之所能產也則從而神其說如江之有鱸魚

越之有秦皇酒麴魚皆謂飲食殘餘之所變而特造

化氣類之所成要之亦豈有是理哉宣之琴高臺下

有魚小而極珍出傳以為琴高昇僊時所弄藥滓故

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此其事之有無不必問

而其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豈不因是可想萬分

一余每思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蕭然物外之思應

鞭屣之未能也一日有寄余以玉塘程君琴溪記訪

之集者知君方斬菑蕩石搜剋唐宋以來諸賢藥崖

之刻挿柳移竹日徜徉其間胸中浩然之存有非可



以涯沒者余於是知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非物  
之所能盡又一大聚之文英矣異日琴溪之名天下  
豈止如今日記誄之所見而已哉撫卷歎動敬書棋  
跋天台劉蒼源家藏工駿圖

二駿離立潤澤剛雅雖有追風逐電之才若無有然  
天子所謂稱其德者非耶雖然必其不辱於奴隸人  
之手者也

跋赤壁後賦圖

東坡再游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  
豁然畢露坡之遊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蓋吾友之  
矣觀此圖者蓋於其水落木脫

為李純父題表蒙齋遺訓

蒙齋先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純父勉焉足  
矣謹勿更求他人保明恐世俗好諛適以忘純父之  
心非蒙齋所望也

跋三山林貢元立武伏闕書

三山林貢士示余開慶冬伏闕書時所謂存亡危急  
之秋也其言之哀痛切至猶人情然也若其繳匄之  
民疲事機江淮之兵防要害歷歷如指諸掌非其平  
日志存此世深恩力討亦安能一旦發言動中肯綮





如此往事雖幸再安而良藥不容少廢然病瘵之餘也

跋景行錄

琴溪程氏之族之感之父甲其鄉見於諸公貴人銘誌者甚悉獨甘旻廣平府君查首中微植深培厚及未有爲發其潛德之光者聞孫玉塘君一旦得其遺事於故篋并製墓誌之銘誌遠以寄示余聞本之壯者接景茂觀其嚮乎相扶者如此廣平雖未銘愚謂此即其銘矣

跋李參政三峰種詩

一川花柳柳雕欄淡綠潯空四面山便欲

移家來此住不將名姓落人間

右莊簡李公答桐川三峰種詩至今傳四方爲羨談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鼎大呂哆然獨現爲邦社之珍是豈徒文字之妙而能爾哉公早以雄才直節受知我光克皇帝嘗於大政鏡圖恢復雖危於好楡志不獲伸而公之名益以是彰明顯大於天下溥溥生氣常若其在斗牛間此其爲世欽慕雖杖屨所經羈愁所寓一草一木猶將預有華美况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矜矜冠威方



珣文訊回只尺

行京山川效靈日月增輝於斯時

也淋漓妙墨絢采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醉而三軍喜

氣之發也雖被之茲歌登之金匱侈爲我朝盛事

曠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然考是時實當紹

興之二年公方克清內寇諸將亦方克清金匱

鑿與連年之巡幸遂方駐蹕臨安功名之會如春斯

遠而此詩已有不將名姓落人間之語公豈忘世之

遠者方公在宣朝廷適嘗擇相御史不以人望薦

李伯紀而請求之渺茫之夢下公要自宣貽書傅子

駿使之力爭不勝而恢復之期遂至今日味公此詩豈

其有慮於此者乎

相與誦公之詩三嘆遺跡之莫覩俄有載唐詩聞朽

木者視之公親筆詩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計

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不有袖物呵護幾何其不至

供斧薪乃發穢而重刻之與舊板對榻樓上既又念

舊板得再出已幸重刻板又烏保其久不壞耶先賢

之嘗任桐川者自范文正公而不新列而祠之郡西

震方爲立石記其事因亦併撰詩入石對立祠記之

竇階蓋公先賢之嘗處此邦者也與仕此邦者業質

主亦宜



政宗忠簡行實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為天地之網常哭之慟也  
方金虜圍京城不下而以和給我四方勤王之師  
坐視不得進公獨曰既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謀  
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東平至濟州至衛南  
直入賊區捩其城而從南華轉戰無前矣斯時也使  
趙野范訥協其謀則二聖可以不北狩而野范訥  
也不其然方金虜擁吾二聖而北天下尚皆我有  
也四方之勤王而不得遂者紛紛無所向公帥其京  
尋兼留守女王著趙再隆丁進孔彥舟馬望趙海揚

進王大郢之流以兵附者百八十萬契丹九州日附

中國且議遣辨士西使夏東使高麗以減金已二十

五表疏請回鑾京師矣斯時也使黃潛善汪伯彥不

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固金甌無缺之天下而潛善也

伯彥也又不其然致論至此則二聖本不至北狩

而終不免北狩者公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沒

而終不免淪沒者公之請不行也嗚呼惜哉自時厥

後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安日久乎

故我宋中興與否特係公用舍間他尚何言雖然

非公守磁我高宗已先入虜庭鍾江南誰與保公



雖身不及用尚能爲我宋得一岳飛

孔明圖漢非於既失忠節保天下於尚存故公呼  
吸變化之功殆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疎  
遠之昭烈尚能寧寧出陣公遇我光堯視一時  
將相最早友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洪邁吳柔  
勝序公行事乃皆以祖士稚爲比嗚呼彼亦見其  
不得志而死其迹偶同耳

跋孝義劉氏譜叙

劉氏聚族踰十世我神宗皇帝旌表之郡太守靖  
盛趙公記述之方是時特上之人信劉氏以表厲斯

世劉氏固不詳知也劉氏子孫善風本無恙而乃時  
出其編以示諸人此固將以發揚前文人之美然亦  
豈以時異事殊聖朝之所旌表而郡縣之所促迫  
歟死與之所記述而俗吏之所忽視歟懷其然豈不  
重可爲世道惜因借書之庶幾上之六一知

跋李氏記先夫人孫氏誠實訓語

孫夫人指養真置一監盡自元祐至今踰二百年實  
慈猶新豈惟夫人之賢子孫之賢爲何如蓋有夫人  
之賢則宜其子孫之多賢也然賢婦人起家豈特置  
書使子孫讀凡其積德培心爲子孫後藉必有補是



者此書固當寶之不忘此意尤當保之勿失

敬後鄭五

敬後者以工詩見稱之名也鄭五者中原風俗止稱姓第不干官稱也且敬後鄭五者其自稱之辭非他人輕訕語也其人歷官多治行見於詩語者多憂世唐因欲相之祭自知時已不可為而不嘗為賢於人多矣江南風俗以斥大姓第為輕薄語聞其名望而輕之甚至舉以此類訕笑而不考其實豈不誤哉姑為之辯

敬後鄭五作宰相擢頭不敢當自知蓋當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者誤國復忍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嘆三諫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不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



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士也臨川張清伯身遇桂不羣之業覽紅淮險要結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卓茅巖陵自號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瞻張清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是求慮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

方氏考訂家禮跋

家禮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嘗致訂者五家節自尚武正異士固未能盡見諸家之全氣盡見之不參於平時一旦欲用將安取中乎湖方氏始會五家乎自編校隱然寓折衷之意余雖迫行役未暇遍觀不敢輕易贊一辭然即其用意豈俗學之士可均哉抑禮有本有文因其度數威儀之間而反其躬行踐履之實此則余之所拳拳而願學於方君者也古不云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題盧計議先世東坡竹

金華盧君曾大父從蘇文忠公於黃州得其親題



竹忠簡宗公文爲親題其後夫二公遺愛流落人間  
富貴家千金博易僅懂一二尚誇奇寶以卒見盈尺  
間而文皆爲盧君家世作者哉咸淳辛未七月

題盧計議先父孝行傳

世多疑刲股事三代未之間似與不敢毀傷相反不  
常問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刲  
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爲成  
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九殞不恤也  
曾謂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究  
職以救母其事視刲股爲尤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

旌表之宜哉

跋漢陽衍惠集

本朝由倫胄至宰輔勳謬蕃難與宋無爲者惟呂  
文穆与李文定二人翠華南來世臣與俱其治行  
著聞代不乏人者亦惟此二人之後數年以來女定  
子孫稍稍寂寥余每慮文獻之無所考一日遇其雲  
孫提幹相於山陰江之上出示鉅編自文定以來片  
言隻字足徵見諸書莫不哀類所以篤念已往垂詔  
方來者未嘗不三致其意碩果不食喬木尚存他日  
百文獻故家燼燼復起自東南者豈惟東萊先生一

呂氏而已哉因喜而書其後

題白鹿晏洞賓濟美錄

臨川先哲最多名世然求其實行久而不磨者惟元  
獻公咸淳六年夏余假守此來方將拜公遺像以致  
高山景行之思一日其聞孫出所謂濟美錄取而伏  
讀之公之後尚書公紹興奏其意尚書之後大學  
生嘉定伏闕書力爭和議不可信濼宗生氣與公康  
定議兵前後一脉信矣實行之不可磨者其傳愈久  
而不可量不然清苦總俗自詭竟舜共君嘗鼓一世  
而從之者當時聲名視公非不尤煇煇也今其後爲  
何如松栢根深千歲扶疎榮華艱同過眼而止余於  
是乎有感尚祈公之後益致勉於公之實者云

跋晏司法族人舊學二字

我仁宗皇帝取南尚宗舊學二字親酒宸翰以  
賜先正丞相元獻晏公公之六世孫夢聖復立屋祠  
堂之側求尚書矩山徐公大書其扁以揭之而需震  
爲之跋顧晚末何能頌萬分然嘗受詔高宗於甘盤  
學焉未竟即服勞于外其後高宗赫然中興者傳說  
之功居多孰若仁宗之於元獻學焉而復刊之四  
十二年之治光明俊偉卓絕古今是又合甘盤傳說





為一人而反過之耶舊學之扁特不過遠借三代遺  
芳爾殆未足以盡我朝盛事君夫追蹤前人使舊  
者常益新則尚惟後之人

題李絳野

所作

石門尉李君其先蓋世登晦庵先生之門以儒科顯  
固名家子也一日袖詩一編屬余為之辭詩非余所習  
其何敢惜然晦庵亦少攻於詩韻晦庵之所以為晦  
庵者不在詩耳姑舍是而言其要者可乎孔子之道  
中行而已漢唐溺於訓詁於斯為下故伊洛始以性  
理之說擬其溺時不幸異端談空謂見性成佛即心

是道與性理之說大相反而適相亂於是學於伊洛

者往往反陸為其所移而不自知天生晦庵又出而  
救其過高之偏極辨力誠使學者用工平實以合乎  
孔子之中行余自幼至老所學者此而已雖生慈湖  
先生之里而慈湖以學為超悟與孟子言先覺者後  
覺至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為道即在心與  
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  
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今李君來書謂余道本慈  
湖未知君所得家庭之學本於晦庵者果何如而援  
取及此豈以慈湖之學出象山余居慈湖之里而君



居象山之里姑爲是附豫者乎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精微之辯不得以依違而混君誠反而求之則詩有不待言者矣

跋新豐饒省元復義倉

朱文公社倉之法善矣然天下無久而不弊之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昔孝宗皇帝頒其法於天下已戒官府無得與公行之以官者果或倚之以虐民文公記社倉已預防其流弊今行之以私者果或借之以豐己是豈立社倉之本皆然哉臨川新豐之饒氏獨變通其法名曰義實以一家之力自爲之而無關於官以一分八厘之息裁酌之而收倍五厘蓋它人慕其善故其傳愈久而愈弊饒君祖其善故其法愈約而愈精利害之相反特在名與實之間嗚呼明乎饒氏義實之說者可以善學文公矣

此所跋

操者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特節莫知鄉本無所何可測識姑指曰此此即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自長長而不設勿忘勿助至於純熟無此無非此無所無非所乎欲無言天何言哉景定甲子



江貴益袖示宏齋包公所書此所二字及為此所之  
說數十言屬余發明之余驟見莫之曉也辯不獲再  
三為之玩味亦再王見其字畫則真率議論則高虛  
殆自得其得者乎要亦終莫之曉也莫之曉其何以  
塞命殆亦來宏齋之說而忘之宏齋之說曰操若在  
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余竊意其述孟子之言心爾  
抑孟子言操則存存非若枉而已也言舍則亡亡者  
不存則失之耳非本無也操存舍亡于學于正欲人操  
而不舍以文放心若曰何可拘又幾謂心為不可操  
宜任其舍之也何其與孟子之大旨異乎將別有辨  
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它人之所能曉者乎貴益  
必有得於宏齋之面授者敢論

書曹氏作鳴鶴錢氏還珠頌後

垂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  
生斯物必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爾然世之利爾忘義  
者往往為子孫計不知或父祖富而子孫貧或父祖  
貧而子孫富分量各殊雖父不能以子其子聞有以  
貪而禍其後者矣未聞貪而能使其後人世守者也  
柰何不為義是思而甘心為錢氏罪人者滔滔耶



書鳴鶴方孝子誌後

方孝子刲股救母小山曹君有賢太學童君亦爲和  
有集何物庸妄大尾其<sup>結</sup>率反其說主孝經不敢毀  
傷一語爲孝子疋吁不敢毀傷聖人爲不孝其親者  
戒豈爲孝其親者戒耶古之孝其親者期全以歸之  
不敢一毫不謹以自陷於刑辟甚至登高臨危有戒  
曾子啓手足示無毀傷是也若孝子刲心股救母其  
類陷刑辟不可啓手足者否耶其心果出於孝抑一  
朝之忿而忘其孝耶父母死生之判僅毫髮隔如其  
可賄百身不惜此時此意孝子雖九殞其之況割父

母遺體之萬分一可以再活父母全身倉荒一念它  
不暇恤人謂其孝不知人謂其不孝亦不知而小人  
平居無威輒較弄輕薄口訾其不孝果誰爲不孝耶  
且使聖人復生爲天下萬世立中訓謂君子之過過  
於厚爲孝可念可也直謂其非孝聖人及乎否耶刲  
股救母爲非孝則成湯之剪爪禱雨爲不仁太宗之  
剪鬚和羶爲不義曹文叔妻夏侯之割耳王<sup>疑</sup>妻李  
氏之斷臂非貞烈而凡捐軀報君者非忠耶古稱戰  
陣不勇非孝謂死得其所爲孝也死之視毀傷孰輕  
重耶刲股救可活之母爲非孝溺身尋不可再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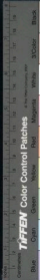


父不孝當愈甚而曹娥獨以孝稱萬世何耶世俗漓  
矣美事勸之未必效不肖者戒之未必懲刳股救母  
贖世一二見彼豈慮效之者衆而訾之以戒之耶削  
髮者幾人支身者幾人繫圍圍鞭皮膚者甚至身首異  
處而亡者幾人行身陷不義以爲父母辱其爲毀傷  
滋大也彼皆不之訾而獨刳股者豈是耶豈孝經隱  
奧世莫之聞而彼獨聞之出以告未知者耶殺身成  
仁與全身者同歸道並行而不相悖粗有識者知之  
不意有物庸妄若此其甚敢以毀傷莊孝子也且刳  
股非毀傷也余少時東鄰張五爲樂工母病刳心肝

食之即愈死君子問於德曰壞凍刺刀於梯深返於  
香檳佛袒曾觸之所即出無痛一二日瘡即合無癢  
痕若然則毀傷以爲親愛耶毀傷得其所猶不當以毀  
傷言况實不毀傷耶彼忍於訾孝子以敗天下爲善  
之心者真無人心也真不孝之尤者也不毀傷其髮  
膚而毀傷其義理真毀傷者也作孝子毀傷辨詞  
數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少痛時自此脫  
則髮刺軍世乃安古聖人任之而弗考也

撰齋

史景華以撰名齋世率嘉其以富貴而能儒素撰必  
儒素而後能者與士君子終身見於世道合則從否



則夫如司馬公輩隨位至宰相何擇如之不然搖唇  
弄筆萌心鑽刺離家遠舉而自草布太僕之散久矣  
景皇王之孫公之子

朝廷待以異等昇陞擢差選  
不就而就幕府從事此真可與言樸者蓋指其本而  
告之曰沂世文弊闕倒雖講學亦日競於虛文子弟  
幸少年能文章善筆札皆濁其樸之具也其必一切  
反是惟孜孜躬行循是以復公侯之舊亦惟以行道  
救世爲心不容一毫安排計較心庶幾樸之全者哉

寧國程新恩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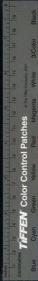
易出於河圖改學易者往往爲之圖然於易未必皆

有補邵子畫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  
陰長而三圖其外以象天之動乾始於西北坤極於  
東南方其內以象地之靜子以推測伏羲畫卦之本  
體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學始見萬情於天下  
然亦未有能整圓轉方極角爲圖以應子節氣變  
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古庠擢第將歸  
別余十官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爰象承乘之圖以乾  
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  
轉一陽爲復二陽爲臨至三陽爲泰則位正東大壯  
之四陽夫之五陽又自東而南極於乾焉而西轉一



陰爲婦二陰爲遜至三陰爲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  
利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爲復生生無  
窮伏藏先天之體速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陰  
頓雖非余晚學之所能知然使玉塘君非真有精深  
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天之妙如此哉抑聞  
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嘗過而問  
雖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未先天圖八卦  
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  
其分其合果何居耶異日朱子又謂氣一陽離兌二  
陽乾三陽爲圖之左屬陽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

陰爲圖之右屬陰夫既以三而分爲左右自三而各  
重之卽爲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一日道理  
一月有一月道理且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  
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天自日而廣可配之弦望  
晦朔則自月而年亦可配之十二月氣矣玉塘君得  
無以朱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言氣之說則亦  
不泥其方圓之圖耶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  
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凶而避就之  
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尚矣難哉其用  
心探討思濟斯世爲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



言變常變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  
變云耳玉塘君將移其說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  
面質未能姑遠貽其說以諗之

跋壺溪程君書陳景後

余與壺溪程君舊相與聯事於浙西之臬司知其爲  
義理之學踐履之士也閱數年辱其寄似巨編來撫  
州乃文從字順辭達理明有平生從事於翰墨者所  
不及然則士能先立其大者亦何施而不可哉咸淳  
辛未十月

臨川李君達齋說

臨川李君 以達名齋而求說於余余謂達之義  
有二有達官之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爲達人而  
已達人之義亦有二有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齋死生  
以爲達有致知力行脫凡近而遊高明以爲達吾徒  
亦求爲致知力行脫凡近遊高明而已然學如顏子  
猶未達一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  
擇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則惟修其在  
我而無求於人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不期而達者  
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容不謹其辨

跋俞奉使北轅錄



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歷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  
慷慨英發意在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  
一一能爲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  
覽之不覺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變節喪之是置中  
原於度外弃赤子爲龍地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  
心哉

跋葉英叔詩談

余至撫之明年有虜眉白髮之儒授書一卷以示則  
乃翁葉君英叔之作丞相周益公所嘗訂正而嘉歎  
者也因敬取而讀之其文往往溫平而暢達其論繼  
旨多發明其論事皆的確其大要一本於義理而  
無毫髮揣摩之私推是也以世是斷天下事矢然君  
終於不遇今君之子又不遇而且老矣聞君先世多  
顯宦而子孫獨抱遺經非學校無以爲養前之所積  
如此今之所守如此終當有推此以斷天下事者在  
益免之而已

跋姜山黃借庵集

吾宗借庵先生文章光明發越無一不本於理如馳  
蚊一篇雖似出戲作而聲其不仁之罪凡四且謂虎  
猶可德感麟猶可文駢蚊最不靈乃爲血肉一飽不



滅其身不止其借以垂世戒亦辭嚴義正矣使先生  
得志當世其好賢惡不肖豈不明白大丈夫也哉然  
慈湖楊先生鄉之儒先領袖也嘗作夜蚊詩以蚊之  
傍耳皆雅奏其觸面皆深機諄諄誨人而頑錮莫曉  
又若謂爲蚊爲最蠢然豈別有見歟咸淳八年九月

佚子立壽陳說

宜黃侯子立去歲求余書壽康字今年省母又求余  
爲壽康之說余觀壽而康本管人頌德公語而僖公  
有壽母焉子立之意不在茲乎然必有爲之本者夫  
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靜亦安康之意也仁者天  
地所以溫然而生物人得之以生而至於心此人之  
所以爲人故曰仁者人也斯立於斯而致力焉則可  
以壽而康而所以俾其母之壽而康者於斯在矣若  
夫昌黎詠平遠之壽而康是特肥遯者之事不足爲  
子立道

跋江玉汝文集

理學大明於本朝文字之不相於理者固非所問主  
於明理而發者亦豈今世之所少特處文之盛實乏  
衰爾玉汝先生江公邦直遠究濂洛之學而近師蔣  
庵先生嘗爲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寧求興



以去就爭寃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綱馬旆賈諱  
有朝旨不暇恤此漣溪提點廣西刑獄之心此程明  
道出宰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  
而大學之正心奉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  
者也其實知此其發越爲交所謂仁義之言藹如豈  
不休哉余故竊誌其編末使學者無徒求其文云

跋雷道士詩

陸川道士雷齊賢示余詩一編筆力老蒼渾然成章  
軒轅彌明苦誑語避三舍矣蓋彌明道士也齊賢非  
道士也儒生之寫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觀已酉科辛

後詩入久三葉雖然安知無藥舖雞籠山趙君講授  
如君家故事者耶

跋樂全先生歸鴈詩

樂全先生歸鴈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  
巖彈琴序薄筆象猶可想見

跋張北海手澤

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知濰州北海縣張候巷戰死  
虜難逢室鐵馬擄其子將仕君先是以宣和癸卯歲  
生外家趙氏外家勢之逃入蜀不與難亦不相聞知  
自是屢轉訪求者三十有二年始聞其事於煖之南



落臨川者將仕贊揚追服痛無所寄復又得族之南  
落金龜者授之以候舊所予太夫人書及候之父朝  
奉公所予完忠簡書見之如見祖父蓋凡世之阡隴  
松楸家廟遺像凡可追孝前人者將仕望絕天涯一  
不可復得惟此二書之存故將仕傳之子子傳之孫  
距今一百四十五年實此書以寄此痛者歷三世一  
念如新候之忠何如哉候之手孫之孝又何如哉夫  
何將仕雖該恤典貧終其身不得仕今其孫三領鄉  
薦書既於命又未得仕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嗚  
呼忠孝者萬世之綱常實國家之所與立窮達者一  
時之無數非士君子之所暇計余行天下足見以世  
世書求跋語者往往軸大如牛腰所求必盡當世之  
貴人張君此書平生不以示人而獨以示余蓋他人  
文墨之事後大之心也張君忠孝之事哀痛之心也  
余故大息而爲之書且以誌無力操手之媿爾雖然  
皇天佑宋忠孝之門其有不與也哉

跋松溪題葉

文所以建理者文之本法度則其核條詞藻則其  
華實無非自然而然初無定形要歸於陽和暢達自  
近世以刻楮爲工而知意味者絕少去歲越上始見



同官東嘉宋飲水及來臨川又始識松溪危君皆前輩之所謂文而無刻楮之弊者也君曠者誦孫嘗受業吳荆溪之門固宜出於流俗也

書李侍郎墓誌後

士大夫揚名後世本非有所待而俾苟有待而得所附矣則入無俟乎他人之誦述張去曹唐小官以昌黎銘垂後世得所附也世豈復有助昌黎爲之語故史部侍郎李公我 孝朝朝名法從其傳也豈有待沈得商軒先生誌其墓而又得晦庵先生爲之書其爲昌黎之銘也不其多乎其曾孫新賓州司戶乃出刻本求余語過矣惟三先生真以爲獨他位子孫藏守令已爲有力者所得此則司戶君詩似有不容不記者然爲人子孫遺蹟先烈以益顯其祖亦何儒先其蹟之待哉

跋臨川王氏繫辭解之序

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矯經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吾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論於虛無者有以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明白守正



不讀用二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如哉然其書猶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謙謂不過平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山同以明經薦于鈞名聲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為非至今名聲振天下二氏帖帖正理于自解經沒世而名不稱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錄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跋勉齋集

其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衡陽本也後二十七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衡陽人復

以其本見遺則字之磨滅不存者已十二三因思錄刊於江西倉司而丙午所得本留故山欲借別本證磨滅不存字固郡成無之方以書不復全為晏業幾臨汝書堂江君克明招臨江董君雲章偕來其家收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衡陽本十卷次得巖溪顏氏所刊本二十四卷次得雙峯饒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徽庵程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北山何氏錄本答問十卷近又得三山黃氏友進刊本四十卷九衡陽巖溪雙峯徽庵本皆在焉而又多三之一獨無答問某因館致董君盡求其書屬幹辦常平司公事趙君必



題相與衰類為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家初刊  
有妨時有不盡刊故為家略巖溪所刊雖略增其板  
已燬于火三山所刊分類多未當聞亦頗散失此集  
具成大全矣并記其說如此勉齋嘗學臨川詹司既  
祠歸翁并祠勉齋勉齋祠堂記峨峰黃氏所作能發  
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六經跋

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已未虜虜  
偷渡興國板已燬于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某  
叻恩假守取而讀之漫滅已甚因用國子監本參訂

整之凡換新板再刊者一百一十二計字五萬六千  
一十八因舊板整刊者九百六十二計字一十一萬  
五千七百五十二舊本雖善中更修繕任事者不盡  
心字友因之而多訛今為正其訛七百六十九字又  
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  
足九經之數任其事者友人將仕郎餘姚高夢璣咸  
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儀禮跋

儀禮為禮經漢儒所集禮記其傳爾自禮記列六經  
而儀禮由反罕讀遂成天下鮮見之書撫州舊有刊



板某以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開淳祐九年  
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  
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蓋此書之不全久矣因徧於  
寓公尋借得蜀本參對而足之凡重刻者六十五板  
計字三萬四千二百八十五補刻者百六十九板計  
字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幸全再爲全書云咸淳九  
年二月

跋張侍御戒顏魯公祠堂記

侍御張公不附和議終身不復肯仕中興豪傑士也  
嘗作麻姑山魯公祠堂記言死生有命世不當以魯

公罹克人之禍爲戒且歷舉克人之自罹於禍者尤  
慘予以聖天下萬世忠臣義士抱道不屈之心詞誼  
精絕讀之神竦其有補世教何如也碑久不存幾至  
湮沒其四世孫孝友弗舊刻示余余因爲再刻之祠  
中咸淳九年六月

跋尹和靖家傳

本朝之治遠華唐虞以理學爲之根柢也義理之興  
獨廢本朝以程先生爲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說世  
道遂至於不忍言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尹先  
生巍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爲真正碩





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余仕吳門得拜和靖  
遺象而訪其後人無之及來臨川得見州學正樓芳  
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學正又和  
靖家之碩果矣學正出示家傳因大息而書其後蓋  
所感不特在尹氏云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庵  
集程錄反有疑於和靖而學者多從晦庵余嘗謂晦  
翁裒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錄中門  
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故此說已  
見別書感潭癸酉閏六月

書侯水監行狀

鄒水監侯公閱東南大路轉輸之苦引礮水溉鑿內  
壩圍成淤田四十萬頃以給京師又築王供埽之決  
浚運河之淺關大湖立新堤開直河者凡二千餘里  
盡瘁勤民至終其身先朝之文任士大夫士大夫之  
孝心實政乃如此不知撥捨場屋之緒餘躡取朝廷  
之美官其風始何時耶侯名獻字景仁其後人子立  
出示其家藏之編因三太息而書其後感潭癸酉閏  
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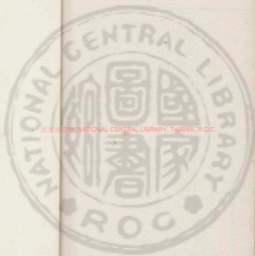


KEBIKULAN NAYO ME CENTRAL JERSEY TANJAL K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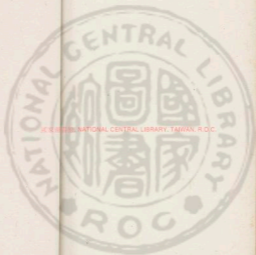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t the 100 compan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20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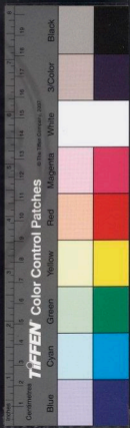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0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2017/11/24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三

啟

台州郡齋求鴻幸永印四書

文由文

伏以施藥不如施方囊已切於一春救急猶甚醫  
病茲願見於四書然亦聊以自陳豈敢期於必得蓋  
聞自唐虞三代之立極至天子集其大成迨周張二  
程之談經得文公更為精密謂中庸為造道之奧謂  
大學為入德之門論語皆答問之微曾孟之志垂我利  
之大訓既為提其綱要又復次其簡編支入各即解而  
脈絡之相通辭約義精而豪髮之無限乾坤廣大因



晚日愈見其光明海內而深賴春風更加其秀隱  
吟盛矣蔑以尚之其賦性下愚得師最晚加以科舉  
之累豈知道義之方邇年以來榮望既絕收身心而  
伏讀樂氣味之愈長故備門墻之負遂免江湖之習  
但惟草本常疑字畫之訛况是蠅書難備頭顱之老  
在昔洙翁之後嗣受業晦庵之門人來此分符曾爲  
綴梓源流甚的製作尤工幸其可以校讎然奈難於  
摹印茲益恭遇某官斯文柱石後進梯航作師師於  
名邦全任仰中之義理進儒酸於右塾同看架上之  
文章顧此盛心何嫌明告敬據懇款仰瀆清崇庶於  
過此以外非所敢云

通浙西常平朱提幹

已未

天台太守之門獲證考亭先生之學且所求者書耳  
可知下士之無他儻果得而竇諸何啻貧兒之暴富  
過此以外非所敢云

讀考亭書思親諭家庭之訓試吳門尉幸獲事子孫  
之賢他不足言此最可賀某官稟天間氣承道嫡傳  
蓋自堯舜三代以來惟孔聖稱大成之集道至伊洛  
諸儒而後到君家會真是之歸覺天地若爲之重開  
雖變弱悉爲之歸敬胡爲吾黨之感異聞高者流於  
虛無既已牢不可解卑者溺於功利又復陋矣難言



太隲雖赫赫以當空燭火亦時時而自耀賴聖主特  
爲之崇製故斯文尚賴以維持然非親得之見聞其  
將孰從而訂正夫子沒而微言絕幸有子思正途關  
則羣枉消竊爲執事至若推行先志輔佐明時使九  
華夏之民均披仁義之澤是又待皇天之祐宋何敢  
以俗語而誣君其粗知嚮方全欠刻若饑寒之迫囊  
既奪於科舉違暮之近今復瀾於仕途每顧初心不  
勝慚汗幸得近先生書冊之側無異遊武夷山水之  
間塵埃楚筆之餘尚當受業雲天帡幪之賜不復贅  
言依嚮最深編摩罔既

謝洪發運行稿

庚申春

易節自巽不改照臨之舊飛章天陛傲驚囊拂之新  
何物公徽蒙此特達聞朝廷之開薦舉本爲孤寒自  
有司之限定貞辭成紛奪必欲脫去尋常之累予以  
大開衆正之門下以非法之所急而不求上以惟意  
之所平而不泛是名陞擢以待英賢如某者技極五  
窮官卑一尉惟有忠赤可酬上倉人方笑其草茅公  
乃儕之批李天姿甚陋飾以清苦之名更事非長文  
以謹細之說凡其廉隅之自守正以分量之素微乃  
四海苟取之心誤以期遠大之事良由厚德久儻卑



退之深設遇他人誰復品題之及故於匆匆趨裝之際遂爲汲汲推轂之謀爲寒末以破荒作後來之張本仁哉此舉允也無私效蓋恭遇某官天地奇人聖賢正學父子兄弟前無景虛諸公道德文章的是明堂一柱凡有可器寶不兼收遂於猥瑣之跡曲賜獎擢之造其敢不益堅素守仰蒼鴻私不召所學即不有所知決無愧怍雖其在遠猶如其在近一聽驅馳

謝孫提刑舉職狀

吳中父

易節星臺齊預依紅之漸騰章天陛首叨破白之榮不知何以得斯竊亦自有感者大抵人生之變化誰

非先達之提掖然區區權勢之干求既無足道彼泛泛江湖之遇合寧保將來雖是素交猶多中變縱平日操修之足恃又自天機會之難逢故上雖采非采爵未必及平生之故舊下徒爲桃李爲李何由出知己之門牆有如自昔相親於今益信品題數語流從肺腑之深知祇拜一忱對越乾坤而無愧允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技極五窮官卑一尉惟有衷赤可酬上蒼人徒見鬻頭官耳目之可憎誰則諒鐵心石腸之有在正切窮途之嘆俄逢洪造之來脫略繁文矜存故我徵召於輅車入境之始弓招於宸綸改鎮之餘



隨逐旗旄出入唯唯考功初載尚遲下下之書當  
九重已滿班班之墨飾立身之迂爲清勁蓋爲政之  
拙以通明開寒未之天荒拓終身之官輒雖有鄉裏  
之雅若堪今此之恩茲蓋恭遇其官天地奇人聖賢  
正學妙齡擢巍第已淨除萎蕩之風壯歲讀古書竟  
深造精微之域凡其出處之盛無非講貫之功必應  
危言發於金部登對之日隨機活著施於朝曹涉筆  
之秋至憺王辱朝堂而奪之權各學校排闥而登  
其罪此言路通塞之判實公皇家否泰之分合朝何爲  
萬口皆讚獨頌先生之正色預令一脉之膏回夜去

凶邪背致天驕之屏息澄清然旬甚令民瘼之重蘇  
注其切中事機終當阜安宗社固宜廣東閣招徠之  
路泥蒙動綿袍惻怛之思遂令么瑣之踪亦玷鈞陶  
之造其敢不益加學力誓暮息私方當終始相依何  
忍自同於流俗要便鄉閭皆曰此真不自於師門激  
烈良深編摩焉旣

謝庭總領職狀

庚申冬自平江入滬東

仕錦繡鄉適際書序之權來麾節地就叨春刻之華

雖夙銜於眷私何巧逢於會不勝其幸倍以爲榮  
蓋人之至難得者知心而事之至易失者交臂英雄



非不磊落或吐曾臆而終身不偶骨肉非不勤退或  
隨官牒而各天一方況生是地未必爲是官則仕其  
邦安得愛其至若天從人欲事與願諧收置詞墻  
既辱品題之甚照臨鄉部又重褒拂之新允謂良機  
宜屬佳士如某者一愚自守五技俱窮人皆鄙之公  
獨察此游揚借助使聲聞梁楚之間教誨作成己身  
預游夏之列但念初官之擬注正司仁里之警巡雖  
便振趨恐難薦舉豈期大造自有殊恩提福筆於都  
曹首頒科目建餉臺於三道復昇閣陞偶然竊第而  
過以秀稱甚久讀書而誤以文舉事且未嘗任其易

謂不辭難才且不能守其以謂堪應變何物么瑣沐  
此掄揚茲蓋恭遇某官直大疏通彙謹細密凡其出  
藩入從無非憂國愛君天下未嘗無公是非誰能捨  
我朝廷倘有大任使必以爲公故當局面之方更其  
喜除目之益峻託以諸軍之魏鍾寵之本路之皇華  
遂令親密之踪又在吹噓之選非敢不念三生之緣  
結感不世之遭逢物不荅施於乾坤固難圖報人匪  
自同於木石宜若爲情敢媿使天有如皎日

謝程丞相舉職狀

庚申冬

奏階近照陪都行攝大鈞之再洪造不遺微物爲固



小刻之三游陰筆楚之塵埃煥發詩書之光燦燦  
逢之千一叙激烈之萬分蓋古今之官尊莫尊於宰  
相而郡縣之吏卑莫卑於尉曹鶴朝之仰大鵬瞻望  
靡及溝澮之宗滄海匯迤何時至若事有希其執急  
偶合如廷祐之運籤內面承李勣如盧瑄之立堂下  
身際黃雲特見賞於片言尚流芳於信史況以腰弓  
之下走特蒙交袞之先收所未前聞允爲盛事如某  
者眇眇百僚之底落落寸心之孤饑寒不以告人自  
諉窮達死生之有命問學但知窮理不求詞章訛謫  
以爭名人徒見拖言巖貌之可憎誰則鍊鐵心石腸

之有任敢意世修之共棄友叨先哲之灼知由諸監  
司廷譽之公言致大丞相特達之偉舉草不名未能  
多識敢請明經松栢禪湏待歲寒頽云破節何物么  
瑣辱此品題茲蓋恭遇某官氣脉膺翁之後身家學  
明道之嫡嗣合二儒未及竟之志撫千載大有爲之  
機聲色不動於廟堂肝膽具孚於海宇小人道清而  
君子表嘗陰移密運於當年夷狄賓服而中國安收  
明效大驗於今日天下倚爲更生之父母聖主信其  
識治之著龜延流听陞之恩乃起午橋之逸暫駐北  
門而護治倚開東閣以招賢遂令絲粟之材早入乾



坤之造其故不益勤素學益勵孤忠讀繡衣好賢之  
詩感恩已劇 詠繡裳饒公之句寄與尤長

謝王尚書書著述科 王茂名文章典覆科

朱轡捲旆方心千歲壑之清墨表薦賢尚齒又龍埃  
之賤見倦倦不忘之意開河源未已之機第漸末學  
之荒踈曷稱殊科之獎捕然聞命矣敢借言之日月  
星辰文乎天風雨晦冥則文之反山川草木文乎地  
美稗瓦礫則文之汗儻知道化之全功即悟文章之  
正氣明白洞達是曰大廷之陳談倍屈聳牙特順方  
言而作誥下至班馬之擅漢以及韓柳之鳴齊皆發

越不遺立片碎故流傳可燿於百世嗟哉末俗昧厥  
本原妄意古初強為苦澁或綴用古文之怪字或援  
引非聖之僻書或痛即助語以為工或雜釘陳言以  
為巧豈知青天白日萬古常新長江大河千里一瀉  
苟非辭達何以文稱故 聖朝嚴著述之科論文章  
以典麗為貴麗則發萬古之光粲實理融明典則續  
二帝之舜常浮詞淨窮于以挽回薄俗于以潤色皇  
猷使非其人寧在故選如某者幼已佔畢老方得官  
中更歲月之悠長率因科場之淹苦食難助無所得  
又不忍弁之欲能嘗不可兼遂無緣取此迨至時文





凱奏之日已當古學荒落之秋空誤餘生竟成九子  
獨因愚直素厭浮華每執筆以爲文率書言而無忌  
因與世俗頗不相侔間遇老成或云可教實則不學  
尚何博學之可言甚愧非才寧有敏才之足取云胡  
幸僉有此過褒蓋過其官光碩太之資清修雅特之  
操持衡旌別衆弊水消練筆論思孤忠日皎適開  
中興躋太平之會執不謂安懷憂后世危明主之心  
我獨入告偉矣講明之素炳然議論之冊此真文章  
之正宗益信國家之巨擘本諸身而若是施於人而  
可知宜此狂愚特蒙題品某敢不因茲善誘勉所不

能更讀平生未見之書用探義理儼過天下賞言老  
筆驚跨思恍窮達以之彰辯在是

謝余提刑再招入春

風動帝畿方攬澄清之譽光生尉掾又新以禮之羅  
人方以風直而踈之公獨趨奉當而取此知已恩同  
於父母陳情聽徹於神明伏念某孤苦除生辛勤求  
學僅有秉赤異酬上蒼念晚年而得一官若何行志  
試初吏而近諸老或可知忠故於臺府鼎立之衝茲  
此塵埃最賤之役凡涉閭閻之苦必空曾聽以筆持  
艱難極故之秋雖一一曾蒙倍用今太平燕樂之地



已性性而見嫉憎遂退而讀古人之書何俄又下使  
天之檄茲蓋甚過其官傑特應半千之運故藏歸主  
一之功方其築室於場已捲捲三年之久及乎得詔  
赴闕猶遲遲半載而行龍潛淵而雲興陽歸根而春  
布強自深山密林之下進諸明廷大衆之間朝除主  
爵之官夕拜祥刑之使愛咨爰度宜徒彰禮樂之光  
華其廉其貪正須動山岳之風采不有苦澁酸辛之  
士曷清垢軟汗晒之風遂令匪石之心特與入懷者  
齒某敢不雖當垂蒲益奮孤危涉學不問憂強唯知  
正理遇事無非補報寧有諛辭

通交代徐尉

漕棘掄材猶記閣君水利齊瓜縮戍行將縮我銅章  
諒有宿緣當作佳話其官若雪問氣湖海奇人才名  
二十年特借途於右選禮樂三千字竟策雋於乙科  
縱未始扎玉堂亦盡畫諾蓬幕胡乃廉取肯爲此行  
然子真隱吳市門清風如在而姑蘇視漢輔郡茂實  
易騰即聽詔溫何待席暖子材慚擢散迹秦練箭甚  
欲救田里之艱難無米困臺府之奔走規模未遠歲  
月已踰望望前豈計釋一身之負依依巨庇正期  
道百姓之安勉哉後國副此度情



謝王倉使破白改官狀

六絲霜潔方新以禮之羅一紙春回又蒸薦賢之墨  
何斯賦賦屏此雙提蓋古者所用必其所知而前輩  
所薦即其所用三代精選舉之法皆命于朝兩漢之  
辟任之官類敷于上故士大夫心腹爲一而天下事  
脉絡貫通自三五之制既興致兩者之權俱廢長或  
不識其屬泛然江湖萍梗之逢薦則多奪於私陋矣  
門牆桃李之說追我本朝之盛復還古道之隆薦孫  
之翰之杜祁公即辟孫之翰之杜祁公舉司馬公之  
龐丞相即用司馬公之龐丞相非固偏於所好蓋其

信之也堅始焉爲官擇人之心既器之天也而無愧  
終焉爲國求賢之念自確如金石而不移然竹器落  
不世之法宜有特達再三之遇如某者幼而魯鈍晚  
偶僥躰濟持行道之心已踐歲月安貧守力之迹如  
在山林特於事上之間常軫救民之念庶於鷲窟或  
免厚顏若凡世俗之求實無毫髮之望恒期異日可  
見覆不及養之親昔科子今亦有天忽開機之造未  
嘗通問而已冰碑矧略可力疾而又騰薦羣行惟拙  
方飾以介而通之響事多躓終借以敏而毅之震旣  
成始而又成終不求上而反求下允爲盛舉足配前



脩茲蓋恭遇某官學博道原才周世用云爲百措無  
非天理之流行則但一忱洞見民情之微隱來撓滯  
清之嚮首除奔競之風遂令孤特之踪疊積非常之  
蹇某敢不因茲契借益厲操修一毫儻可及民斯當  
竭力萬事無非有命決不容心窮達以之報稱在是

通包發運

安文時爲提刑  
司分司補發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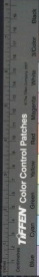
擁節陪都總三道轉輸之寄承麻支郡分一倉委積  
之司提綱雖暫屬於鄰臺撥事則正關於華使遠道  
本末以慶漕運蓋國家積貯之權莫尊發運而漕道  
流通之要又在轉般東都時教報嘗分置於泗直南

後京口獨控於淮浙膏皇擇地就新板築之興  
聖上纂圖專屬善牙之照有重臣以總提於內地有  
僚寮以分幹於通津脈絡相關時咳立應源流一致  
屬截則其中更倉氏之稟官間有吏奸之弄法州伯  
孽上下鐵情之手借施於官籍之預增印釐子大小  
粗斗之心倒用於有司之出納上意期清於常弊此  
倉方撥於他司然自繫連穡在彼者仍即在此之物  
况縑衣持斧問獄者若兼兩轂之權向使孽要得人  
一皆如我公何煩革弊易令紛紛至若今日是必有  
大公至正之見則自無此疆爾界之分新漢號何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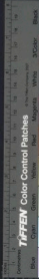
自天恩嫌疑之淨洗舊屬官初不易地宜眷愛之如  
初茲蓋恭遇某官重膺純副爲今大老鴻臚卿後世  
几杖以朝而講經使自宜從容燕閒孝肅公關節不  
行而稱神明尚穎刺裁劇務借曳履星辰之宿望俾  
撫疆水陸之要僑狐單一清豈特曩時之威在韓彭  
盡節三朝今此之令行定推八荒在國之心要爲數  
路蒙福之計甚絕迹世俗刻志儒宗發未燥願攝  
無千里裹糧之力顏已蒼忽際遇快一生求道之心  
昨被僕以西來值旌麾之東下川魚雀爲靈甚忻一  
見之奇社燕秋鴻頗私訝拒避之巧敢期幸會終終

趨承頃辭監焚之官口分山林之隱俄不聞而知者  
薦之廟堂於是易以授之俾提厘夔厥其萬道勉爲  
此行瞻言轉給兩淮之初本爲就復中原之計慨仰  
溥熙天子之志曠敢不虔幸登宏齋先生之門願安  
承教其爲銀銀莫究云云

謝包發運有結局時改官狀納廟堂忽見予  
江城轉粟久依玉節之光台察騰章正藉水街之重  
何一旦無心之獲慰半生有道之思喜不可言敬以  
爲謝竊惟世事無往而不復之理人心有感而遂通  
之機方發運使之置司即轉般倉之爲屬厥有專舉



首償分幹之勞路可旁通更集他司之薦故俸榮朝  
馳於鐵甕即姓名夕上於金閨雖朝廷更革之令方  
新豈司存眷愛之情忘其寔寔將徹合觴葵尾之盈  
山勢欲窮全看回龍之脈推論至此甄收已宜况九  
大儒之作興實爲後學之宗仰或夢想千載之上或  
神交四海之間安有足躡於門庭及不面承於衣鉢  
燻不与火期而火至濕不与水約而水從桃李不言  
自有成蹊之理菲葑可采詎因下體而遺理有必然  
勢無但已如某者幼而穎直晚偶僥踰得時行道之  
心已踐歲月安貧守分之跡如在山林特於車上之  
間常軫救民之念庶幾消受寸祿藉以仰酬上蒼若  
凡世俗之求實無甚於冬之望頌辟書之交上譽有不  
虛致夾袋之誤收恩叨非分方准浙虛進賢之剡聽  
廟堂公造命之權一相二三公無限受知之士諸臺  
數十郡幾多可得之官呂希哲未嘗萌求舉之心王  
文正亦不識所薦之面自惟何者反獨得之某官國  
之著龜學者泰北黃河比笑已驚包孝肅神明晚節  
尤香行展韓魏公事業故其精神心術之感不聞毛  
髮絲粟之微記某之伏謁崇臺曾寫中心之欣慕念  
某之分司儲廩正屬曠昔之照臨宜露章雖出上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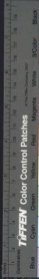


之播鈞而褒語默契先生之初意某敢不因遭逢之  
特異慶遙就之適同望夫子之門猶光範門恩無二  
致由尚書之位躋面槐位機有重矣

謝松江汪制置應詔薦

繡衣持斧曾備前驅玉壘騰章尚叨未薦見倦倦不  
忘之意開源源未已之機激烈一忱飛馳千里甚矣  
國家薦舉之弊幾於市井交易之爲聖天子破去尋  
常博詔公卿而特選主大夫狗彘染習尚護親故以  
相私然則其將孰從亦曰觀其所主公論必如富孀  
國則所進十餘皆顯士高識必若陳古靈則所甚矣

十俱名臣不遇大賢又成文具如其者僅惟樸直僞  
幸遭逢屢任吳門本眇眇百僚之底每爭民瘼輟曉  
曉景檢之言苦不自量幾於撥禍適缺鉞下青真之  
表脫塵埃爲綠水之游憑藉感靈展布心濟洗冤并  
獄悉依定力之如山賑院鶴亭實體仁心之由己顧  
末屬何力之有况使華易節之餘延因天筆之數求  
遠自江閩而劍上孜孜收過而誤指爲敏區區補拙  
而強名曰勤忽朝邸報之喧傳無地措躬而辟易茲  
蓋恭遇某官八公問氣一代奇人開口見心萬丈虹  
霓之直爲吐哺握髮一介蟻虱之不遺必欲羅四海



有用之材相與赴千載難逢之會端倪軒豁天日照  
臨况當新詔之鴉飛忍使舊知之虫蟄遂令瓊末亦  
傾優揚其敢不露香彼蒼錢銘秉赤萬事無非有命  
窮達聽之一念但切盡忠報稱在此

除史館檢閱謝廟堂

薦墨橫花已拜連年之造汗青閱籍俄叨至日之除  
曾未瞻赤寫之光乃先下白屋之士如斯異數可謂  
竒逢蓋國史將以示萬世之公則察察所當極一時  
之選司馬康追隨元老方拜此官劉道原情極群書  
始躋斯列若茲清品寧及九流如某者貧至無家老

方窮第其丘其水我遊我釣未能償其澗之恩爾寧  
不禄氏膏民脂當於抱素餐之愧自作尉於臺府鼎  
立之郡即究心於閭閻項膺之痛痲憂強因升斗之  
租因織鐵付茶毗之爐亟為懇為懇使數十年之陷弊  
平夷自此砲持任二三載之風波揮蕩繼藉諸司之  
屬率依三尺之平宜而猶望極高明法當如此論是  
非不論利害心豈知他况皆職分之尋常何有事故  
之尺寸詎意公車之交辟致蒙台表之誤知班之瀆  
醴之同進之近天之地不由躡接揮入鴻鈞奏積重  
來賤違晴而既就除音仰至兢九骨以將輕初無為





文之三長俾預作經之一職云胡幸會有此僥餘茲  
蓋恭遇某官德大能容功高不伐再安八極光趙韓  
王萬年永賴之殊勳並佑兩宮躡文潞公五日一朝  
之故事方且以回乾轉坤之手舒吟風弄月之懷談  
笑而清冀漢之塵又新全續廊廟而兼山林之樂實  
得半閑是宜大度包容群材翕受弓旌四出尚勞指  
岩穴之遺搜瀟灑亦猥及塵埃之賤遂令庸陋  
被寵光其敢不仰佩洪恩益堅素守幸能與魚之獲  
得期蛇作龍之不羞虛言摩官言官昔體大造醞和  
之妙筆則筆削則削今師重臣提要之公隨事竭忠

恭賀天報德

賀葉丞相丁卯

恭賀漢魏宸庭晉儀揆路位加特進開端周漢之三  
公權秉洪樞總職東西之二柄華夷俱贊宗社具依  
恭惟某官望重倫魁才高王佐膏共山河社稷之倚  
中外晏然乃尋園林鍾鼓之清心迹清甚已無餘念  
若將終身適際聖主之龍飛正當大人之虎變風雲  
慶會固宜大老之來歸霖雨渴思尤望我公之入相  
帝乃因民之欲親札以催虛席而待者半年遣使而  
趣者數輩紛其急至喧填山谷之間見所未曾驚嘆



兒童之口於是追斯可見時然後行出題一心雖未  
妨名教之樂安危反掌已預深天下之憂然事未有  
歸固可聽其自附信其自去若權既我屬惟當推其  
所爲行其所知况村鐘千載之英而位冠百僚之表  
天實爲此誰能已之必欲全天下後世之名惟在辨  
君子小人之實所云作相之非易正坐知人之甚難  
厥有前胡可憤觀道遠能使人重而不能使人愛  
功利能使人懼而不能使人忘而名嚴令語言苦澁  
者勢不期踈而自踈舉止輕便議論尖新者久期密  
而自密巧於鑽利者雖復反脫於情願之漸親至於

寥寥遊賢反遺於念庸之不及或奪於權勢之趨安  
或悅於詩文之浮華能言者未必能行而能行者未  
必能言所養者多非所用而所用者多非所養凡皆  
人才之累易爲相業之虧仰惟儒宗夙主善類虛明  
天然固宜萬萬其無恙情偽叢紛安得人人而盡識  
茲當大任愈宜小心其舊奪殊恩新逢盛事所憂過  
所喜此天可知以頌不以規則吾豈敢惟有甄別群才  
之說異裨隨成萬字之功擢布鼓而過雷門雖知犯  
分滴消流而助溟海殆不勝情固不在初就此爲急



石室東俗尚得汗青之筆屢蒙薦爲士首叨劍翠之章  
一朝來自於郵筒百陪光生於沈試何斯幸會有此  
竒逢伏念其貧至無家老方竊第某丘某水我游我  
釣未能償甘遯之恩曠俸爾祿民膏民脂惟恐負索  
餐之愧但念服勞州縣庶幾消受斗升勿忽蒙宸陛之  
誤恩俾綴史筵之末屬學殖荒落每懷非據之懸辟  
利侵尋易失平生之守亟合奉身而退遂乞親民以  
行載念荒壘之治中無出桐川之負外擇而取此雖  
云窮陋之郡承俛以思之亦免煎熬之邑所冀使私  
之已甚將及物之幾何幸而職守之間冀爲樂器之

事津梁之馳修裝環託故老以旁詢社席之或在或  
亡賴同寅而再拜盡心三月未覩成功昂首天誓  
期後效自謂我心之匪石方虞衆口之鑿金有如議  
取文字之同升法曰虞廷之明陟此聖朝所以選京  
秩之彥惟監司得以舉屬部之賢列城之英俊如林  
一代之龍門似海取期塵迹及辱露殿氣本偏頗乃  
曰直而方德愧不修乃曰清而粹何能遠大直云進  
未可量如許揄揚可謂愛忘其醜茲蓋恭馮某官原  
大間氣爲世奇人太學舉播已驗烏臺之風采清朝  
累疏更占黃閣之經綸歛其廣忠集益之規試此激



濁揚清之害欲廣部內之新進必先館中之舊知豈謂秦無效之醜始子敢不即薦積語作座右銘明月清風洗半刺史浮華之習台天后土知老門生堅苦之心誓效驅馳以圖報稱

改添差通判紹興府謝廟堂 庚午

佐郡踰年茂報如天之造杜門幾日遽叨易地之恩方大約一轉之間即小物再生之假瑛朋銘感拜半縷陳伏念非學不通今志徒慕古六旬冉冉分宜歸老於山林百指嗷嗷暫亦服勞於州縣乃因幸會後際明時拔從塵埃瓦甓之中宜彼館閣俊遊之後金

自謂籍由垂雨露之仁王階輪班力免雷霆之怒壘俞昇惘躡冀發承德厚乾坤人非不石陳力就列正圖報效之方同寅叶恭寧有背違之理實錄頭方命簿志廣材疎弗獲于上而遽欲革風俗之迷所行雖公而動輒匪吏胥之便郡有淫祀名曰方山連三數郡九江湖出沒之徒率千百人結鎗刀嘯呼之社闕係非小禁防宜先主意遏之謗言 此上孤鴻造方逃空谷以首愆倏拜龍光俾改名藩而參貳是爲兩朝虹霓之地且亦三台交繡之鄉短棹孤舟望家山而益近千岩萬壑分風月以最清面目依然精神逾



好茲蓋恭遇某官功高莫比德大能容三十年持將  
相之權纒過浮雲之一點億萬載同宗社之福方披  
泰山而四維盡收林林總總之羣皆入化化生之  
造遂令公慶亦拜保全某敢不猛省昨非益求今是  
出必赴湯蹈火共趨盛世之勲否亦擊缶歌詩永頌  
太平之樂其為數烈罔究編摩

差知撫州謝廟堂

辛未二月

易地贅承未能替月自天疏渥勿異卑城方申控免  
之辭已拜趣行之命蒙恩榮厚撫已莫堪伏念某人  
品最卑資務尤淺實竊史籍曾無披閱之勞甫載梓

重已有迂疎之請正令終棄夫亦何言乃一轉於洪  
鈞俾再受於會府頻驚任重浸失初心進不能追曾  
南豐縣恤田里之風退不敢效白樂天從容山水興  
應羨太甚正愧吹齋得隴已多何敢望蜀况聞臨汝  
夙號名藩右軍康樂之舊遊風流尚在元獻荆公之  
故里人物尤繁倘匪名流豈堪降使兼自運歲空虛  
之後加以去秋旱歉之餘必欲稍振於疲民亦當妙  
選於良牧曾謂踈庸之晚出可叨超躡之殊恩茲蓋  
恭遇某官輔世以仁得人為急敬億萬年之休命務  
安天下之元元選二千石之惟良更欲後來之鼎

其於察察如長子孫既恩斯勤斯漸使之成人必教  
之誨之各從而幹蠱謀國若此振古無之某敢不祗  
體盛心勉彈微力入境問俗當徐察於事情求牧與  
芻蕘深培於根本其爲激烈固旣敷宣

撫州到任謝廟堂

辛未四月十三日

晨謁六符速令祗成暮馳羣傳亟幸到州消剛已合  
於右符篆謝敢稽於上衆然皆情愔實類家書伏念  
共學未如人分惟守已半世授書餬口若將終身忽  
朝應舉得官已踰初望誰曾一念夢及三刀乃掣曳  
於分甘沉陸之中後保全於自取疎虞之後忽超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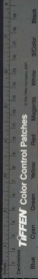
調蹤異專城顧如許之誤恩宜若何而報德民有菜  
色固雖盡餅以充飢土無麥秋詎可徐行而拯溺於  
是未及州餅先赤尺書預聞閭閻之家群集領事之  
日布宣德意吐露肺腑多荷披襟許爲發廩此固旦夕  
挽先之着苟救目前然頽朝廷莫大之仁會頃心動  
此蓋恭遇某官量等乾坤之大身爲宗社之安任三  
十年將相之權功烈幾同於再造活億萬計生靈之  
命民必嘗拜其更生惟其感著之已深是以施行之  
甚易人見官僚之轉論視猶公相之親臨故雖以一  
介之微亦將冀千里之應某敢不固其己感更切用

忱自此撫摩倘復豐登之觀庶幾遐遠均蒙泰治之  
休

特轉朝奉郎謝廟堂

壬申六月

試部同功方濫丐祠之悃自天疏渥忽叨增秩之華  
宜庶而升以榮爲懼蓋漢世璽書勉勵之寵必皆二  
千石之惟良而我朝職事修舉之衰亦云七十年之  
曠典凡此殊特之舉實爲風勵之機苟非其人寧在  
茲選如某者僅有一朴初無寸長惟某生長田闕身  
經艱苦所以叨塵仕版心念困窮頃濫守於專城乃  
適丁於歉歲郡無先備措置良難俗非素諳訪求已  
晚獨賴朝廷之恩信亟敷心腹以布宣富強即聞風  
而傾固盜賊亦畏威而釋提皆上之賜豈某所能至  
於不揣非才妄思變俗再三申論雖珥筆之頓消一  
二陸梁或謗書之聞出恐上費乾坤之造因力析香  
火之緣敢期尚闕於俞音反又先蒙於異數貞郎進  
秩章服增榮千里旄倪驚皇恩之創見闔門幼稚占  
世祿之將延何物踈庸有茲忝竊此蓋恭遇某官爲  
民立命與天同公淨掃倖門護國家仁厚之脉分布  
諸郡皆山林踈遠之踪猶慮孤寒之難扶故雖小善  
而必錄遂使承流之項末亦叨不出之遭遂某敢不



仰赫鴻私俯殫精力一忱對越廣推生意之無遺四境歡呼感慶恩波之有自其爲激烈罔既編摩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四

祝文

台州郡齋後山屈公廟

詳姑丁未歲郡守沈寺丞暨留郡齋

古之學者學爲君子世降俗薄僞焉而已甚至小人挾以邀利曳裾侯門尤或無耻欺主招賂盜賊不啻世道之汚蓋亦由此其風被父訓誓不敢爾主人清賢勉勵以至非其所予一毫無觀其如人情紛然各異恐或不察併連謗議凜凜此心朝夕靡替惟神矜佑俾我始終

代中表嚴氏上芳桂扁

丁巳特款





仰赫鴻私俯殫精力一忱對越廣推生意之無遺四境歡呼感慶恩波之有自其爲激烈罔既編摩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四

祝文

台州郡齋後山屈公廟

詳姑丁未歲郡守沈寺丞暨留郡齋

古之學者學爲君子世降俗薄僞焉而已甚至小人挾以邀利曳裾侯門尤或無耻欺主招賂盜賊不啻世道之汚蓋亦由此其風被父訓誓不敢爾主人清賢勉勵以至非其所予一毫無觀其如人情紛然各異恐或不察併連謗議凜凜此心朝夕靡替惟神矜佑俾我始終

代中表嚴氏上芳桂扁

丁巳特款



渺滄海之廣大兮，父乾坤之孕祥氣磅礴而融結兮。  
于向頭崇崗之南，曼偉人物之間，出兮稱先生，馭氏  
之草堂，甘芳風弄月，以自適兮。曰揚柳之蔭，菱荷之  
香，額積厚而不輕出兮。冀後友之增光兮。地靈而人  
傑兮。已往往而翱翔，余草堂之後人兮。慨前脩之未  
揚，即先世之故居兮。頌增闢乎堂，冀延明師以講授  
兮。來學子於多方，儼衣冠與弦誦兮。紛濟濟而洋洋  
躑躅兮。山之庭，桂兮適滋殖而芬芳兮。篇其堂曰芳桂兮。  
躑躅山以相望，探月窟而聯登兮。桂與文脈，其俱昌  
俾我後之人兮。世培植而勿忘。

代台州慶和君詩

惟神廟食此邦，夙彰感應兩賜。必祝民倚為命，迺歲  
之秋蟻膳為災。所望奉麥續食方來，何雨之多。復妨  
播種為民請命，敢違餘力乃濯精誠。遍走羣祠，日道  
俸屬循環禱祈亦既兼旬，滌淫未止。神豈弃民吏則  
有罪，政者祠事職尤責。專積其精，授神斯見。憐今文  
前失專擇官吏，日拜日祈，得請乃已。雖吏分詣，猶其  
親行事事皆禱，豈徒辦香無禱不虔。守臣之事無禱  
不應責，則有在民食至急。天德好生神其念之，杲杲  
賜睛。



平江府大伯讓王已未冬九月吳縣尉到任  
王以天下讓夫子稱焉天子謚焉其亦何言欲讓王  
於王極矣士有能廉靖自將謙恭進德者皆讓士也  
某方筮仕讓王之國曠敢不讓惟讓王監之

祠山

神以正直廟食幾年某方試吏伏謁告虔某不正不  
直惟神極之使某無媿神之正直惟神察之神不可  
欺某不敢欺

城隍

王爲吳百神之尊宗主冥冥者也某爲吳百吏之率  
奔走昭昭者也一理流通無間顯赫一念爲國寧閭  
宗卑某有赤心願效驅馳神有威靈願膺讓之

五龍王

天之澤物兮甘雨龍之上天兮雨下土配天其澤兮  
聖主某雖一尉之微兮決不忍閭君之澤視民焦苦  
尉司土地

尉居城外旁無鄰神司土地萬年存某乍此來依爲  
親自信一毫無愧神神其佑之此志仰相與流福安  
良民

華亭權縣龍廟辛酉冬

一



浙右罹水災聖天子加惠元元遣部使者督勸分華  
亭壯哉邑富室乃閭不應令致邑大夫以累去易其  
暫來其何能役既屢詳不獲命誓當對越此心安富  
恤貧使富者樂於義而貧者全其生以俟歸其事於  
邑大夫准神佑之

先聖 壬戌冬浙西提舉司核管

某三年尉吳視古司寇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  
訓已知謹守今仕龔慕又仍浙右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此訓又何敢背負惟神洋洋昭然若臨莫  
謂更始敢告赤心

城隍

三年尉吳已獲神休今又仕吳敢作神羞惟正惟直  
願與神侔其在人者無一毫求

本司土地

前三年初築首厚本司兼幕越三年再調又忝本司  
底幕於本司之緣既深又何敢不盡其心

天竺

咸淳丁卯代天府洪尚書

歲事可期已如雲之布野秋成屆候俄作雨之彌旬  
吏有隱憂佛宜矜惻伏願豁開皎日大快尊收百室  
盈而婦子寧豈但農夫之慶五穀熟而民人育是誠



邦家之休

霍山

兩賜時若莫今歲比豈伊人力皆神所賜萬寶既成  
腰鑰有聲欲保前功須日日精神乎何故忽甲子兩  
彌旬未休吏不勝慮再拜願言霽色澄鮮只俄頃間  
全大有年

伍王朝生辰

烈烈大王彌久彌光生爲各臣慨忠謀之莫遂沒爲  
明神昭靈佑之無疆故英憤激烈之氣雖奮迅乎雷  
轟轟雪湧之濤而洄洑演迤之勢常密衛乎金鑄玉峙  
之塹塹呼所不足與誥者夫差所相德無窮者我宋  
自六飛之南來兮地闢天開與江流而曲折兮飛龍  
舞鳳宮殿巽儀其上兮蛟鼉帖其下我固依神而  
安兮神亦以我而重瘞秋之高兮神始生夫之千載  
兮儼相羊德神之賜兮咸藉麟神其來兮降之祥京  
師莫枕兮強弩永藏

廣德軍學大成殿

戊辰冬 孫差道判到任

某來式此邦爲負外置此特後世之制非吾夫子所  
謂官事本攝之意然學道愛人厥有明訓初不以古  
今彼此而異遵而行之惟力是視庶幾官制雖非古



而意則猶是

社稷

司民之神惟社與稷初至告虔敢吐臆誓不愧神力民代食神亦念之全其稼穡

城隍

大王於人體視邦君幽明一理均於福民某來貳邦亦民甚勤平分自適某不敢云

嶽廟

起廟寸而兩天下者泰山也地域有變遷而神之福吾中國者無往不奉奉其間也桐川小壘而所多者

山也民之奉神於茲正以水旱所關也神之靈應民於茲幾年而其助發至此邦決不於神報願也初至虔此瀝寸丹也

真武

望隆北極夙欽水府之君命被中宸偶贊山城之建親重牘必關閭疾苦之詢頌綴史筵乃館閣清華之選處非其振榮不蓋漸力請外庸濫叨今缺然地聖山川之素昧而民情風俗之未諳方此望洋君何歎職伏願神其昭監福以宏休庶幾千里之間相安無



事如曰一身之計不敢有祈

祠山真君

真君由祠山而福天下體乾坤大造之仁朝廷出史官而居治中豈風月平分之謂歟有民在其圖福之伏念某仕雖爲貧祿必思報昨親吏橫惟閭閻疾苦之求近綴史筵巧館閣清華之選處非其據志漸乖初亟請外庸遂叨今任瞻桐川實明神發祥之蛇顧泥軼豈迂儒養望之官惟園切於蒸民惟神忠於體國幽明一理彼此同心告至云初揭虔惟謹伏願鑒茲丹悃錫以洪休神其如父母邦爰及四方之廣

亦爲民社計匪求一己之私

先賢祠

自昔名宦郡必有相蓋深仁厚澤非但爲一時之利而流風善政自不勝後世之思故愛慕皆出於天理之公而廟貌非固爲先賢之私瞻桐川之雖小多名賢之設旒或朝夕抱案爭微訟之是非去而身佩天下之安危或始初聘賢爲學者以立師由是不闕義理之精微或新教化之宮或新灌溉之陂或精忠擊邪冒萬死而壁立或篤孝慕親昭百世以風移或駐玉節救饑絕之民命或興社稷垂不朽之良規此於

人心炯炯乎如英爽之常在而甘英爽亦昭昭乎與  
牛斗以爭輝夫何民心所共慕也祠而事之者力反  
不能及而力能使人祠之於市若佛屋者多飾詐欺  
世之爲偉敏節之聞孫俄自天而擁麾徇羣情之懇  
懇新祠宇之巍上既足爲邦家之光下亦可移風  
俗之機顯聖朝而力請爲佐郡以維持茲當棟宇之  
落成躬蒞蒞蒞之菲儀適意焉之如見儼神靈之來  
依使人心末有擊燭而後來者亦世世師效之

紹興府學先聖殿

庚午添差汪某

開光聖之明制戒官之之不攝况負外而置丞將

以爲爾其至理流行無事不備

惟上必忠其下必矜矜體其民亦庶幾允乎力素  
非曰能之蓋將請也 中語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祀典所重爲民命祝其維繫  
職實勸懲民一念敢昧神聰

城隍

設主而祭者爲社稷此自古之禮也禮之本也設象  
而祭者爲城隍此後世之禮也禮之厚也禮雖二神  
則一也仕之初至者必告厥土是矣獨於社則略焉





豈末之思耶其非才贅丞職曰勸農所愛者在民則所敬者在社稷既告之矣復於城隍告從厚也其不敢有媿於神神不可不佑乎民

禹王

惟王有功萬世念王而不忘者固天下之所同惟王嘗會萬國於王之最切者尤會稽之所獨其贅丞此邦初至告虔啟拜祠下仰王如天

越王

惟王卧薪嘗膽詔吳伯越英風壯志至今烈烈後有王者將大有爲必來取法乃濟艱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誰謂伯者之謬無益王者之國某仕王之故國拜王之靈祠尚當崇王之祀再拜獻忠於明時

錢王

惟王以命世之資脫潮浙生民於殘唐五季肝腦塗地之甚至今兩浙生靈獨善於天下者繫誰之故某亦王之遺民幸又仕王之故上再拜祠下感涕如雨

唐將軍

禮稱有功於民則祀之今世之見祀者不知其幾見祀於越者亦不知其幾仕越者必修初至之慕然不知果皆有功於民者否耶惟將軍靈天間氣遭時厄



會當強健博帶者賣降恐後之曰獨奮自行伍欲障  
江河以一筭雖大勢之莫支中國已堂之乎幸亦懺  
雖百身之莫贖至今猶禦之子生氣是豈惟有功於  
民實有功於千萬世之名誼此某所以獨詣拜將軍  
之祠下而他不顧世俗之淫祀

撫州先聖殿

辛未四月到任

先聖謂某敬行簡可使南面南面古諸公也今之太  
守古之諸侯某何人而叨守此州也惟以撫州文風  
粹美先聖之道未墜於地某願居敬簡以行之匪曰  
能之惟日勉之而神佑之庶此州之人安之而斯道  
之流行於天下萬世者此州獲萬分一也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天之養人於焉繫屬奈何近世  
謂淫祀神及於社稷設焉具文某忝分牧故惟社稷  
願與爾神各盡其職與民相安者某之事伴民有年  
者神之賜庶於上天皆無愧焉

臨汝書院朱文公祠

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國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  
非起生事外有待於冥冥而後得正以日用常行者  
無非道故取象於人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溪荒



而上幾矣自伏羲闡其秘而孔子集百聖之大成秦漢而下駁矣至濂溪邇其源而先生集諸儒之大成此皆道之所賴以維持不泯而謂之道統者也嗚呼盛哉可以萬世無聲矣然方先生之講道時則有三陸先生之並作高明得於天稟卓行超乎世俗先生疑其鄉俗傳之頓悟陸先生亦譏先生字義之友離遂便新學就生之士未免泣岐染絲之疑嗚呼噫嘻其何宗的萬世矣然先生之守南康甚敬陸先生白鹿講義之精而陸先生之祭東萊亦自悔鵲湖詞氣之過殆至理終無不合而辨論正其切磋發源之

少異即枝派之難同儒先本以明道而專此或以相攻嗚呼噫嘻必有會同之斯足爲萬世指歸矣乃今臨汝貢陸先生之鄉而臨汝多士乃崇先生之祠以講先生之學豈惟此邦之士所以虛心講學者無一毫先入之私亦足見此道之傳所謂至當歸一者有萬世可傳之託其於道未能有得而實嘗誦味緒言故不勝萬世道統之幸而非但一時告至之慶

州學奉安朱文公像

孔子教人以大中正之極而世儒溺卑陋濂洛遂進之以性理精微之奧濂洛曉人以性理精微之奧



而門人流高虛先生又約之爲大中至正之歸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承三聖者其事適相類其功足相當其關於天下國家亦大矣聖朝躋之從祀州縣祠之學宮實世道之所關而人心之所不能忘者豈爲先生私哉某來此州進拜祠下獨餘空室爲之歎訝今求之臨汝書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又求之先生曾孫紹興府通判模刻先生遺像以揭之庶先生之神有依而學者宗仰之心有繫焉

諸廟

驟叨誤渥分牧比來直民艱食心憂發權惟神有靈民致血食民飢無食寧不矜惻富室閉糴忍哉爲心神其誘之感悟自今俗不種麥惟秋是候時其雨賜亟自今始凡斯二者神其念之初至告虔且告且祈

辛未撫州祈雨

痛念撫州連歲不稔迨今春夏饑死相枕所期生意之復續全在今歲之有秋雷雨幸作於前月禾稼已興於田疇農事所闕尤在六月經旬不雨田已龜裂倘非造物之垂念亟起潛淵之神龍恐旱未未必不



壞於垂成而耽耒亦未知其所終也顧其薄德何敢必神明之聽惟神有靈靈為司民生之命敢望體天德之好生哀民命之已窮速賜雨澤全此年豐

麻源真君祈雨

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興雲致雨澤吾民也後世以來古禮不存邪說誣民長吏亦陷其說而不自知禱雨往往不於山川而他指土木偶以為神也痛念撫州已三歲連歉今又亢陽亟問名山大川合禱者謂何吏民惘不知其所因也郡有半刺史是為寺簿呂侯謂首顧質公守撫州嘗言谷口有神禱雨輒應其靈至今千載猶新也谷口即麻源今雖分以屬建昌實我山川之舊不可自外視以為鄰也頃歲分刺建昌亦嘗詣谷禱雨其意固類也其方禱雨窘於無方因遠介魯公之說近受呂侯之教敬就俾呂侯不遠百里告虔惟神念吾撫州之民亦猶前日之親也禱香朝遣雷雨夕至變感為忻也事莫篤於念舊情莫哀於遠訴惟神之監此殷勤也

相山四仙祈雨

六月亢旱連今歲之無秋四仙顯靈獨西郊之有雨然使一方之私惠孰如千里之咸休爰遣同僚代伸



衷悃伏念某承時連歉無策救荒所期天數之乘除  
金穰可必庶見州圻之遠近王燭均調何舞雲率困  
於吁嗟而仙境獨欣於滂沛伏願暫移仙馭來泣正  
衙三日爲霖從使遍沾於汝水萬民得食皆如密迹  
於相山

祈雨送雨

頃數神馭奉祈三日之霖時適亢陽未覩崇朝之雨  
若稽案積合再禱祠然念正衙方陳清醮不應詰且  
遽設血腥宜返廟庭乃陳牲酒伏願念幽明之雖異  
實休戚之相關今神之應久者未聞而人之事神者  
益謹降最祥鼓忍令百姓之嗟吁惟願霖雨早昇四  
郊之霑足

壬申撫州祈雨

某偶忝州塵惟憂民食入春多雨知數有於乘除自  
夏至今嘗默爲之懺禱乃蒙神造俯念民生方烈日  
之焚如忽甘露之沛若雖豐年之可卜然來日之方  
長正當告慶可喜之時謹瀝且謝且祈之悃伏願皇  
天炳監列聖垂仁乘今霽霽之機益廣潤澤之美雲  
行雨施自茲續續以無窮時和歲豐無不欣欣而有喜  
杜壇城隍祈雨

三日為霖已拜露霓之賜百穀仰雨初無止息之期  
爰伸百千之謝忱更致再三之懇禱伏念其職守所  
繫民食為先頃方苦於驕陽即隨蒙於甘霖然念茲  
土多是晚禾近城先種者雖幸有成遠郊後熟者尚  
期終惠伏願明神炳靈列聖垂慈曰雨曰暘每徇民  
情之欲多黍多稌永為邦本之寧

謝雨

頃憂無雨已叨既霑既足之恩行慶有秋正望成始  
成終之惠輒陳丹悃仰叩蒼穹伏念其職守所關民  
食為急前月此日方伸露禱之忱願亦何人可格天

高之聽隨蒙甘露遠至冀每皆曰大德之好生遠使  
小臣之逃責然念茲土多是晚禾近城先種者雖開  
穰穰之香遠郊後熟者尚仰滂沱之澤以喜以懼且  
謝且祈伏願上帝垂慈高真炳監當曰雨曰暘之後  
更三日為霖保多稔之祥至十月穫稻

又謝雨青詞

春潦則夏必旱正懷六月無雨之憂又欲而天必從  
乃拜三日為霖之賜謹摠丹悃仰謝蒼穹伏念其職  
守郡符常憂民食自更新歲居多磨溜之絲垂頃忽  
驕陽幾至田疇之龜坼知有乘除之數不勝憂懼之



情遂致倚折隨蒙感格沛然甘露至於連霄爰仲媿  
蟻之誠敬潔頻繁之薦既謝已往且保方來伏願上  
帝垂慈高真炳監五穀熟而民人育迄用康年三光  
全而寒暑早以異嗣歲

撫州奉官告天文

廣澤八年上半年

皇聞天生一代之君以治天下必生一代之才以共  
治天下天下之事無窮人才之生亦無窮故有薦舉  
之法使長吏各奉其獨以相與續續於無窮凡皆天  
之意而人則代之者也臣遇無識承乏郡寄法當薦  
舉甯觀本州官僚有承是州學教授臣程紹開行其  
所知卓然有立舉已及格無餘再舉今謹保舉宣毅  
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臣周汝同充咸淳八年上半年  
陞陟狀此項臣以其勤於政事而舉之又保舉文林  
郎充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臣黃翔充  
咸淳七年下半年改官狀此項臣以其恬於仕進而  
舉之又保舉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臣鄭濟充咸淳  
八年縣令狀此項臣以其安於樸素而舉之餘亦有  
其人可舉而揆之法未該者亦有於法合舉而知其  
人未詳者尚當次第舉之大抵知人繼往聖以為難  
保晚節雖前賢以為難願臣何人而敢自信惟不敢



家一毫私心則惟天其臨之若其所舉之人將來能  
若過於德以無負朝廷則惟天其右之臣不勝惶恐  
俯伏戰灼震告之至

撫州舉官天文 咸傳八年下半年

舉官將以臨民治民所以代天苟非其人臣不敢私  
本州有陞陟狀以舉改官知縣本州五縣兩縣已舉  
兩縣缺官於法該舉者惟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  
臣於亭祖其人居官詳謹今謹舉充陞陟此舉官  
其人非徒于其法也又有改官狀以舉經任人本州  
職攝官判官見缺推官初任以次該舉者惟修職郎  
特差充撫州錄事參軍臣張龍淵其人居官廉明今  
謹舉充改官此舉實惟其人非徒于其次也及有從  
事郎缺以奉初任人本州州官之初任者未及考攝  
官之初任者當以漸以漸而當死者有迪功郎撫州  
宜黃縣尉段世忠其人居官勤敏今奉充從事郎此  
奉亦惟其人其餘則當以次第勸有功也一毫不敢  
徇私請此臣之事也惟天其監之其人之終不負公  
奉非臣所能必也惟天其右之謹告

兼江西提舉官告天文 咸傳八年八月

臣聞國家之所與其治者在人材人材之所能兼進



者以薦子雖曰因法宋代天工臣僕以撫州守臣兼  
權倉司職事難以驅馳於原隰不能檢察於官寮即  
其已知所當先奉常平司改官狀一負令奉本司幹  
辦公事臣趙必趨其人舍避甲科久淹選調德性吏  
事皆有過人使之改官必能及牧養之職者也職狀  
一負令奉隆興府司法臣晏莊其人係先朝丞相元  
獻公安殊六世孫今爲孤寒自擢科第將有文墨且  
聞軍事使之從事必能及贊畫之職者也茶鹽司職  
狀一負令奉贛州州奉檢授臣徐龍雲臣本不識其  
人而每問自贛州來者多稱其廉謂其廉猶惟及職  
業薦奉之法宜先教官薦奉之初宜先僻遠臣故先  
奉之而其餘者次第訪求也常平司令狀一負令奉  
撫州贛州縣主簿臣趙良棟茶鹽司令狀一負令奉  
建昌軍廣昌縣尉臣趙時奎二人者皆宗姓之吉善  
人也廉謹人也爲官三考未有奉主又孤寒無援人  
也良棟於臣爲撫州同官每荷其宣勞王事時奎雖  
不識面而與臣所居同郡其爲人者也又有常  
平司文官陞陟狀一負奉吉州未新知縣臣翁仲德  
茶鹽司二負奉隆興府豐城知縣臣黃吳老瑞州上  
高知縣臣徐思誠當平司武官陞陟狀奉建昌軍南



冊始縣巨楊休凡此皆作邑有聲其餘又當訪求而  
續奉之也臣於薦奉不敢不公至於始終不變則惟  
其人敢告

撫州及提奉司奉官告天文

歲次九年正月

臣聞天生人才源源不息以當供一世之用朝廷分  
監司郡守在在薦奉以徇求天下方與未艾之才此  
一幸也國所而立民之司命而所賴以讀之無窮者  
也出於天命於朝而專付天下之為長吏者也臣實  
何人偶叨共二聰明不及人才不能周知人才尚多  
高負不能備及今先以其知之稍詳者先為提奉奉  
益司改官狀以舉本司幹辦公事臣韓伯高蓋寬平  
人也常平司改官狀以舉吉州判官臣趙孟必蓋明  
敏人也茶鹽司賊以狀舉臨江軍教授臣趙孟道眾  
稱其有文而有才者也令狀以舉崇仁主簿臣趙崇  
鈞眾謂其不苛而不刻者也常平司令狀以舉隆興  
府豐城縣主簿臣危順吉及舉進昌軍南城縣尉臣  
陳子升皆以材識方表見者也本州改官狀以舉司  
法司臣謝公竑其人廣靖無求賊狀以舉宜黃主簿  
臣趙崇燦其人寬慈不擾用敵各以其名奏聞于上  
帝然後敢以公薦於朝廷臣不敢有私臣識有不及



則惟矜故之賜人知自勉則惟保石之賜敢告

慶元府先聖殿

從政必先謁奠自魯以來行之益欲自此而從政常  
必無忘乎誨規若祝辭苟誦聖人之言退而肆行胸  
臆之私是以其為爲其大固決非某之所忍爲然今  
某所職之常平從虛名而無平之實所職之茶鹽反  
剝民而惟國之肥以至財聚民散盜賊日滋以此從  
政而謁奠未免與聖訓而背馳然此皆流弊之失我  
宋之良法固昭然而具垂此皆俗吏之罪而公朝之  
溫詔新痛萃其奸欺某雖不才所願乘機祇取聖訓  
謹將奉提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尚庶幾其萬一惟  
神其監茲

靈應廟

神以威德福此鄞土允厥有生皆神所作水旱疾疫  
動必佑之况於外患神寧弗思某在此邦最爲賊士  
但於幽明不敢有媿頃自舊冬遠聞邊聲頃者歲首  
恭拜神靈願賜丕休大庇千里皇天海禍狄患消弭  
今叨鄉鄰置司鄉邦敢伸前請永保無疆

城隍

神於此邦爲千里之司命某於此邦本一介之寒士



風荷神休克至今日叨鄆鄉部置司鄉郡又得密依  
神休奠謁祠下某雖不才決不敢一毫有負於神但  
時事尚難衆情猶感事之在昭昭者某當勉之事之  
在冥冥者非神其誰佑之惟神念我 宋三百餘年  
深仁厚德保養天下不惟民被其賜而神亦得其寧  
今 太皇定國勢如山 皇帝幼冲克肖天命未艾  
悔禍在即神於此時不昭厥靈上則密拱皇圖使之  
阜安下則大庇生靈使得保全以無愧封典之榮燿  
以無負薦享之豐腆某不勝且謝且祈之至惟神其  
念之念之又念之

董孝廟

神以純孝流芳千古邑以慈名正以神故某生茲  
風仰高風叨節鄉部再拜祠宮推此之孝施於有政  
某所願時敢不敬

大人堂

惟神生爲名臣首爲此邦之光耀沒爲明神永爲此  
邦之福祐儒生學士皆神之風度爲開先官司閭巷  
皆神之威靈爲保守也故見仕仕於此邦亦無不謁  
奠而後從政奔走而恐或後某鄉之晚出至愚極陋  
叨節鄉部憂心孔疚方初至之告虔誓民生之是獲



洋洋神明之如在不敵一毫之有負

飲飛廟

赫赫飲飛寶位漢世今踰千祀威靈爲在此鄉邦所共欽承而民人賴其保衛也某叨節鄉部處非其據屆時多艱控避無所此初至所以告虔而自今永賴神佑者也

張真君

某昨爲廣德軍通判嘗禮神之里今任浙東路提舉又禮神於某之里雖幽明之相隔常腹心之相示昔之祈神者惟在於救民今之祈神者云胡而不爾方茲國步之多艱念我民生之窘迫惟神大暢乎威靈無聞於遠邇使盜賊屏息方閭巷熙熙雨暘時若方禾麥穰穰自今以始皆神之賜

旗毒縣將軍

惟神堂堂乎揭旗毒之名巍乎位麗譙之尊於此制閭之威嚴而有明神之威靈古有祭蚩尤之旗與禡祭于木者非指神之英耶然則風雲之變化海河之清晏軍容之整肅鼓角之譟亮無非神之所憑而謂神爲有姓氏事神而以世俗非時而輒淫祀非理而欲徼福未必神之所聽也某生長此邦夙依庇於



神今叨節鄉部始謁真於神然方時事之難正欲有約於神與刺府相與保守雖死生不變某今發誓於神使殄賊屠消遠却雖孽草不動某今虔禱於神使某一臺有媿於神惟神殛之使神而不大訖吾民某亦將有辭於神

湖亭土地

有司存必有土地今某置司此土爾神即吾所恃自今司存上下悉惟神休是託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四

黃氏日抄卷之九十五

祭文

祭叔祖機察空隱先生墓

諱得字仲清

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而自奮熟讀古書達旦無眠天資超詣竟探本原其在初年學老子說一登講席聽者千百既而憮然復歸于儒銳意斯世勇將假途南北講解公亦歸老築臺白沙放懷詩酒有祠為妖一藝徑除烈烈英風雖老不渝齋莫售爰俟來者為教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晬公賜之書詩匪徒言實



神今叨節鄉部始謁真於神然方時事之難正欲有約於神與刺府相與保守雖死生不變某今發誓於神使殄賊屠消遠却雖孽草不動某今虔禱於神使某一臺有媿於神惟神殛之使神而不大訖吾民某亦將有辭於神

湖亭土地

有司存必有土地今某置司此土爾神即吾所恃自今司存上下悉惟神休是託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四

黃氏日抄卷之九十五

祭文

祭叔祖機察空隱先生墓

諱得字仲清

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而自奮熟謂古書達旦無眠天資超詣竟探本原其在初年學老子說一登講席聽者千百既而憮然復歸于儒銳意斯世勇將假途南北講解公亦歸老築臺白沙放懷詩酒有祠為妖一藝徑除烈烈英風雖老不渝齋莫售爰俟來者為教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晬公賜之書詩匪徒言實





以遠大期既而稍長受書表父俾繼先志必稱叔  
祖歲在丙辰竊第奉常皆公之賜感極涕滂惟公松  
楸頌民竊據垂四十年乃獲天佑戡賊侵疆得拜蒞  
傍公靈猶存酌此一觴

祭林啓源上舍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先生邁往  
不羣洞達無礙笑語放天醉墨淋漓蟠虹霓而駕風  
霆斯其為先生之氣命胡為而止於斯先生才藻天  
至直大瓌奇流後肺腑掃盡棘藜揭日月而瀉江漢  
斯其為先生之文命胡為而止於斯叙淵靈固急報

危人飽厚賜家無留音激清風而振耀波斯其為先  
生之德命胡為而止於斯年十五魁鄉校年二十魁  
大學昭昭乎英特之間灼灼然遠大之期以先生之  
氣之文之德固宜一魁天下大展宏規何五上南宮  
雖屈圖之青衫不可得嗚呼痛哉尚忍言之不知命  
果何為而止於斯乘白雲而至帝鄉超鴻蒙而莫希  
夷意生氣至今猶凜凜斗牛間雖死猶不死耳不然  
其又何忍而言之某晚學無聞獨蒙異知保護於風  
波嶮巖之地而焚菽於萍蓬困苦之時蓋將終身所  
持以增壯今一旦舍我其何之古人有言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叔先生吾鮑叔也今日之慟幾無異於  
天之戚風水之悲

祭浙西提舉寶齋王先生

某等哀哀門人之誅昨已隨班於僚屬今茲追送於  
遠郊又不覺重為蒼生哭善世之欲為善者多討較  
世之號治辦者類局促根一念之誠達之事物物  
間雖先生獨至誠未有不動故雖易箒之際光明俊  
偉之舉尚足以震動乎流俗方權貴之分布慨公論  
之隱伏先生方為民而有請聖朝即盡為之斥逐此  
數十年來之所未有真世道一開泰之會四海正顯  
顯而屬目使先生而尚秉使節豈不足以掃吏姦而  
澄肅使先生而進立朝端豈不足以格君心而啓沃  
何雷霆僅鉤磁乎晴空而霖雨已無望其霑足此先  
正因程伯淳之云亡謂天下之無福嗚呼先生之死  
亦榮矣當萬世不磨某等之事先生猶生亦誓不為  
師門辱

又

學造本原志存經濟動於道俱未嘗祿仕故有不為  
為必大治莫難宥邑公之為宰振其疾苦釐其經界  
化行俗易厥聲四沛後復守台益廣慈惠迺立社倉



俾無飢毀廼興學校躬講義理有藹必伸謹其吐  
有強不率鋤而弗貸米囑修平十僅三四郡捋修益  
代民租稅幾於太平一郡三代攻成趣召翩翩四輩  
公辭弗行悠悠餘味風雨夜床山林雅致易俾家軺  
強斯攬轡獨缺役錢八十萬計悉盡民苦織悉備至  
裁折苗價諸郡風靡典利除害夙興夜寐決計行卻  
俄苦勞瘁力疾勞勩獨先憂貴如雷忽奮驚動一出  
世方歡傳訖其盛事公已肅然衣冠而道平生學力  
益信此際死有餘榮可賁予哉某所哀痛獨有疑者  
謂治為難何公之易由縣而郡至常平使投之所謂  
無不如意呼吸變化等於造戲豈其易耶人則多礙  
畏首畏尾莫或行志有巧其間益重嗷鄙罔之生者  
淪淪皆是難耶易耶其果安在或謂一私充塞天地  
交互屬託彼此內外滅沒其間無復知耻公獨以公  
是能大快或謂流俗展轉百偽飾以欺人如見肝肺  
不能而動自古所未公獨以誠所至典起又謂人情  
纏染勢利縱彼有為膠固凝滯公獨自如益由恬退  
又或以為世途嶮巖勢或振之易非易位公無不可  
蓋遠權勢果其然叢益昌厥施歷歷明效皆其已試  
達之天下豈有二義天豈不亡奪之中止嗚呼痛哉



其果何為於公則輕關係甚大堂堂天下他無足慮  
紫雲有誓深根固蒂民心戴米有死無二刻而離之  
能幾何輩過使勿為獨公能此公今已矣猝其誰繼  
某也失學惟賴莫比公何所見以國士待庶幾尺寸  
自同附驥否亦林下為供薪水而今而往其將時倚  
最若莽日遠莫知細或指霞賦莽以春季天必以台  
皆公道愛理王棠陰保千萬祺欲執之繡官縛無柰  
千里馳奠滂然涕泗公其監茲特讀此辭

祭江西提舉省齋康先生

嗚呼痛哉尚忍哭吾先生也耶去歲方哭吾寶齋王  
先生今又哭吾先生耶方今風俗靡靡士大夫苟有  
心於民命國脈者幾人而造物忌其然耶先生操履  
足以範世識見足以超俗智慮足以周變文采足以  
華國議論足以使人意消而思信足以得人心腹先  
生一不以之自居方且切切然憂其所獨掛眉乎民  
生之休戚熏心乎國脈之繫屬衝突當世之士以共  
濟振牧方來之彥以陸續有強弗率而挽此奮不顧  
以橫觸內之以司機政外之以作民牧寢念為之俱  
廢疾痍至於相屬詩酒浮華之語未嘗一出於口盡  
色玩好之具未嘗一接於目蓋平生不知小官窮之



樂而此身率代乎閭閻之哭嗚呼若然其何以敵  
俗富貴者之福耶其最失學乃辱異知諸司之誨庶  
無一非先生延譽之賜薄官之免矣無一非先生教  
詔之爲而入餘閣而無以致分毫之補根三蒙剝碎  
而未餘效一日之驅馳實三生宿所結習將終身侍  
爲依飯何郵音之儼到微慕山之已頽嗚呼已矣夫  
嗚呼已矣夫其何異終天之成風木之悲嗚呼痛哉

祭月山庵再從兄七解元文墓

始兄之生家道方具兄弟鮮爭以文鳴謂宜此時  
可立門戶俾我晚未仰成餘者同命之拜皆無一成  
徒劇恨恨難足得壽惟兄可憐寂寂月山竟此終焉  
非子爲僧幾莫葬骨幸而得辭尚復何說白沙之原  
尔弟之墳任哉相依以求万年

祭鎮江海節幹安泰祭文墓人名攝

惟灵徧印諸老博極羣書文述古作声滿江湖先生  
蓋嘗以年少而預當代之名儒徧謁公編錢志當世  
屢排閹閹歷陳利害先生蓋嘗以草布而聞天下之  
大計徧交名勝孟酒林浪凡有寸善靡不推揚先生  
蓋嘗以羈困而任人才之生張嗚呼世變之下也



河人才之稀如晨星士有一介之特效莫不與時以  
崢嶸何先生之卓犖反過齷而不光久京華之逐  
虛歲月之堂：甫白頭之趨懷俄卅旌之還鄉憮兒  
女之未了嗟田園之已荒雖生前之數非短而身後  
之憂尚長惟平生之著述紛積案而盈箱嗚呼天乎  
何寸之豐高命之涼耶某也失李亦蒙誤知目此大  
故力莫助之合哀再拜奠此一危嗚呼先生尚其驚

祭浙西孫安撫

元實許純四明人

嗚呼先生固之所望於先生者未大也乃一旦天靈  
爲帝鄉客耶嗚呼先生吾國

何以立不在公論一

滿耶才生初之亦榜有富國

明風標千古之性事

萃一時之狂兇震六合以供嗷哭方姓於途窮虛南  
下而已迫猶忍從乎蔽蒙冒方死而上聞有泉藩之  
琴公森虎豹於九閩嗟一宰之莫通由都曹而丞奏  
悉危急於宸聰嗚呼此時非先生誰與活公論之一  
脉耶嗚呼先生於此時非所謂博危押於一者耶洪  
惟先生與天間氣妙齡英發摘魁第通達世務志  
存經濟論及邊陲擊節慷慨傾如許之襟抱豈無遠  
者大者在顧前此之一着亦豈不足以觀其平生之  
梗槩而豈徒極郡縣之精明而豈徒詳金



而豈徒爲都曹之識大体而豈徒爲監司之整風以  
奈何乎已試者人所知未試者人所不知追風逐電  
之步往往徒索於委巷歷塊此橫議之所以輒發而  
有識者或代爲之竊慨方將拭目乎秦榆之收詎意  
遽失声於梁木之壞嗚乎先生而至此固不爲不遇  
矣其猶有未盡遇者然則非天奪其壽耶嗚呼先生  
而止此必當有鳴其不盡遇者矣其能發明所未遇  
昭其如未遇者又未知天爲誰手耶其貧至無家老  
方竊第介不下人莫或矚睇先生獨許我以驢馳常  
徑我於危殆亦曰相期於感司其效尺寸於昭

祭稅院田公竹軒名稿

嗚呼靈乎以靈之堂堂遽一死而即冥冥乎靈也風  
月吟懷江湖雅量咳唾珠璣醜壇之將不垂而列西  
班世蓋莫知宗仰也名將闕探濯魄宅相有翁冰清  
亦出師匠不幸而列西班牙又末繇投契也嗚呼此  
皆靈可悲之大者而猶有大可悲者在也草薦漣關  
退鶴南宮管官莞庫輒窮途歸側屋需遠祿鬼初  
祝飯不足莫我知抱幽獨惟有冥流盟藉以然下以



窮達死生而變者與晉宋曠千載而一縛嗚呼悲七  
能信余言之不妄者又誰欤此其所以重為買者哭

祭羅季清

氣姿磊落材穎英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  
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游於天下者落  
魄任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有季清柰何乎人間  
之遺禍未脫而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使季清  
幸而壽天下事方將賴之今不幸而不壽家之事尚  
無與支鄉之事尚無與為而況乎遠思此又使人不  
能不重為之悲其與季清暨年並長而同字于邑

子為君方與完嘗約舍館會 承吳入君歸持策亦

徑過門而不我問音信之隔二十年癸亥之春始

會臨安其時既仕喜蒙握手是冬之夜訪某京口時

其為君作制懷書祝君身事極勤渠渠滿室歸奉

負亦足再會臨安奉酒相屬誰以尼之通籍尚遲君

識既老以悠遠期且言近履自說耻獨屬其為記悉

君心腹切未半年修以訃傳嗚呼惜夫其尚何言

祭知縣化軍宮諱宗博汪公景新

惟公資稟純乎天地之剛發施出於義理之淵至誠  
未有不動所至卓有可傳嘗守赤縣矣若性平易





乃能爭人之所不能爭齊位朝列矣若惟端共尔乃  
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方今鄰國之難治者莫甚於洛  
而主大夫之治蕭者亦難一全公之治之不遺扶病  
兩月蕭之愛之過於為邦百年閉庸室而為政惟教  
化之是先徇風俗之不齟齬人心之身然愚窮嗟父  
母之來晚憂齋禱神明之在前人方瓜掌以交頌公  
忽病聽而連仙醫千里以奔喪編閭共之喧填不崇  
朝而立廟紛血祭之脰籩合麥士以頌德刻遺愛之  
成編此不惟蕭俗之所未有亦古窮今之所未有  
嗚呼寔哉是豈不足以見人天棊科級既忝傳

祭倪師幹

庚午十二月十八日祭

惟公稟姿之淳賦性之仁謂向遠到可福斯民何一  
第十五之淹回而五刻千萬狀之艱迤金閨之籍  
甫通總聞之莫已陳嗚呼惜哉天豈不祐善人某幸  
託年盟之舊又聯察案之新忍見一朝之先露茂資  
千里之問津臨風卮酒聊寄酸辛

祭漆差通判呂寺簿

所南康人

嗚呼自賄翁之學盛行而義理之說大明天下雖翁



然而向方流弊亦隨之而漸生蓋論說之末多私躬  
行之或缺首誠用力於躬行何暇徒事乎口說某行  
天下今踰半生凡見言晦翁之學者幾人往往不知  
其躬行辛未之夏試郡臨汝公亦來上歡若雅故但  
見公之氣貌則端粹性行則淑均議論則不事乎枝  
葉設施則必由於本根其始心悅而誠服亟訪求其  
梗槩知我公之嚴君實聘翁之高第方 理皇之表  
章正學鳴鶴家之高第來歸我公之嚴君坐白鹿  
而爲師惟公鍾康廬清淑之氣得家庭正大之學堆  
真寶之是務掃世俗之濛濛少者自微學於浦城閉  
戶不出夜不絕寤者踰年取年得 正學而風興緒緜  
汲思燕誦先聖之遺編世所謂中庸大學者身未必  
行惟見筆舌華靡公所謂中庸大學者口未嘗言見  
之躬行踐履膏沃者尤燭燁內實者庸華充公之形  
於身措於事業者故宜與世變然而不同夫知與行  
所當並進而言與行本無偏廢自虛聲失於空談幸  
實學賴有公在達而在上所宜效冠履屢以格君心  
窮而在下亦宜正席莞皮師表士林奈何兩登朝列  
橫經僅止於壁水再駕馭車恩意僅孚於千王常抱  
道而不屈吾難進而委蛇近攝郡平臨江方嚴閉之



四馳及瓜而伏有詔伊迹云胡一疾居然不起嗚呼  
天乎晦翁之學終不究真儒之實用乎嗚呼天乎晦  
翁之說終於資或者之談柄乎因公一旦之云亡不  
覺百感之交集于嗟今日之集豈但爲公而泣

祭國史吳校勘

正子

惟靈得象山端方之學膺伊川殊特之召金匱賴之  
以紬繹士林仰之爲師表嘗保二日之言責亦既空  
臆而入告誰歟却蓬萊之仙而天亦不憚遺於一老  
惟有義理之微言炳炳尚存並遺藁嗚呼傷哉

祭通判陸大傳

龍升

示少習科舉之業日誦先生之書其理到之明白  
如日昭而月揭亦其氣勢之雄動如電掣而雷奔此  
求之口文中猶傑出而何程文之敢云然先生此時  
已決仲舒晁錯之科而致身日雲其每辭而自嘆  
曰此非大之所問生者乎安得而見其人而試臨汝  
之郡獲登先生之門聞其記誦之習熟如懸流而瀉  
瀑聽其議論之精切如條析而縷分此求之古人中  
猶間見而可今人之擬倫然先生此時已應子夏立  
明之疾而絕意世塗其又辭而竊嘆曰天既問生  
之若此又何忍而虐斯人蓋自昔抱非常之才者決



不困於區々今先生文章蓋天下声名塞寰區而官  
不過大博位不過貳車何疾疫之遽侵瀕也然自古  
遭無妄之災者類不免於戚々今先生自一胥之爲  
災已十年而不出信災終於定分常矣談而自得又  
何得喪之能惑也抑有才志不顯於今者必以文鳴  
後世先生獲平生之著述以授文因閩士之闕境而  
散敗須臾春秋之筆削精悉四經而刪改方擇日以  
聞乃已憊然而長逝於此小者且然而況乎其大哉  
抱抑鬱而類於危者必不免於然悲惟先生超然立  
於萬物之表而浩然與之者同歸聞有之報墨猶

法仙去之如傳已隨開懷一醉一卷任深忘身之  
是非於其大者且然而何問小者爲然則先生其天  
人哉翩然而來也略出緒餘遺寔一世倏然而歸也  
乘雲帝鄉了無滯累嗚呼先生其天人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祭文九十五卷



行狀

知吉州兼江西撫平大監藥公行狀

公慶氏諱舟字仲昭父諱深諱請大夫太常卿累贈  
銀青光祿大夫大夫諱師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累  
贈正奉大夫曾大夫諱鏞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其先東海人系出楚大夫受封麋亭子孫以其  
封姓漢有爲吳郡太守者名豹始就家於吳遂爲吳顯  
姓自金紫後三山皆儒科益以行義聞天下舍紫壯年  
繇博士持節榮塗袞袞矣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



行狀

知吉州兼江西撫平大監藥公行狀

公慶氏諱舟字仲昭父諱深諱請大夫太常卿累贈  
銀青光祿大夫大夫諱師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累  
贈正奉大夫曾大夫諱鏞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其先東海人系出楚大夫受封麋亭子孫以其  
封姓漢有爲吳郡太守者名豹始就家於吳遂爲吳顯  
姓自金紫後三世皆儒科益以行義聞天下金紫壯年  
繇博士持節榮塗袞袞矣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



號如止居士然其身正奉尤乾海間偉人嘗館祥時厲  
氣尚驕使者望其貌聞其言輒驚服銀青賞賜初名諫  
官却風直不劾真西山寧身去識者視嬰氏曰又有人  
而公後名世實銀青嫡子幼力學甫弱冠請國子舉明  
年入大學又明年公試入等俄連丁外內憂服除將唯  
舍司成王公與權勉之仕曰豈必待科第哉遂以銀青  
恩入仕既仕猶囚以鎖廳薦得習傳學宏詞科文舉鄉  
然縉紳間初調監臨安府新統未赴以材選復官實  
應州節制司實應故淮安邑功其未之講公親習上  
卒捐已休旌善射磨利時普城破州於是始有備州軍  
改為邑公亦改監淮東總領所山涇庫一日視支軍糧  
啓鑰而赦已壅軍幾變公笑諭以有倉卒自於長移他  
米子之謹者帖然於是其長以為能辟陞添差幹辦公  
事運米五十二萬石有奇糴四丁萬石有奇盡置前樓  
而事立辨朝廷又以為能減舉負一循資之差監同三  
省樞密院激賞庫以舉者令相改京官知紹興之山陰  
鎮江之丹徒兩縣遂由淮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揚  
州復由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知建昌軍所至又皆有賢  
名山隱舊者催科往、抑稅長代輸至是郡議排甲以  
易之公言此不在變法而在擇縣令縣令得人裕長可



排甲亦可否者稅長弊排甲獨無弊乎復釐正稅長苗  
稅果不趣而辦听斷明允民譽方都而吏獨患之會有  
逸郎第者公追取急至借擾以下石公曰有是哉即  
日行父老遮留不爲止冊徒尤大壞不可爲先是縣之  
接送令九納堂日用百需皆出於吏吏得並緣爲奸名  
白納錢里正至破產不能支事有必不可行者則又伺  
上司專卒恐喝逼其令必行曰非此弗發出每歲青黃  
不交輒預借苗以取由子然縣多山田率苦旱每一  
放計會放價或及多於納苦佃以此重困而令亦無  
終吏者公至首嚴納堂之禁使此吏不得擾民徧顧山  
邑之僻使專卒不得揮與上下守信緣靡以再久之自  
無用乎專卒催科則給引使自受播復自投繳百姓  
不得費一錢都各置人直縣然里正繫使往來有公  
事吏不得高下其手舊有折糶折麥二鈔公亦併爲一  
略遇旱糶親自檢實白之郡早減放民無用囑吏由是  
抗役戶或終歲不入縣門田室熙然復爲太平官府听  
事亦撤之一新諸司交薦政績謂表表八郡二十九縣  
之上縣之人亦至今立石頌德如朱來家義世記可考  
其在淮東時制置丘公岳事多倚決公尤拳：備禦一  
司就食出慢視衆常獨後憂盡之狀可拘其在揚州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委慮囚無辜連繫者皆立釋之小大歡呼其在江東差  
滿當途心寓身發令斗羅自供日惟孜孜郡政新守韓  
補至講交承禮不受餽饋事固一不受補爲上其政績  
後建昌民詞遮道者數千公立剖決皆洞見其情既至  
首獨軍場未催苗三千三百石有奇縣給袋曆使中述  
民醵粟族有誣平民爲盜者獄已具公直之武斷之風  
遂戢威適艱雨公齋素踰月以禱一夕露禱曰願降罰  
守臣毋流災於百姓頃之天下雨銀青光宰斬之廣  
日嘗推廣先儒法以其出於官者爲官社倉出於民  
爲民社倉至是公節浮濫露得粟三千斛貯官社分

委廉賈勸率誘呂得米穀餘萬石貯民社以接  
方來復以酒息之流例歸郡委官別學糶米二千  
餘石以平糶佑助社倉之所不及故是行也公雖以議  
去而名益彰入齊辦行在軍審計司督運淮東稱  
旨除大府寺丞日押鈔引三千必足日一日須辦一日  
之事除度支即官舊本部五司印通用無所考稅公始  
白息派支帖上甫度支印御前軍器所徵請市天府新  
刺軍六十餘人公謂此不於天府元招軍分於軍器  
所缺額填理豈可創糜無額之軍以開無窮之弊內司  
憚公不復敢言會當輪對公首疏奏畏天愛民講學修



政大野所言六事皆銀青公督援 先朝事以古 寧

廟而公復援之各證以今 上親行之事乞時事推廣

言婉意切 天顏開納 問近日貪風未革乞獎廉

問為誰以陳瓊陳助對 上首肯次劄乃奏本職度支

庫謂自荆襄淮蜀踴躍而歲供不入帑藏自四路二十

七郡選年而歲解不及元額牙契屬封樁而經總之額

虧市船屬省所而收趙之利耗入者失陷出反增益身

丁錢已除放猶取辦版曹楫棹錢合科還亦取辦版曹

軍衣折支向有貼科今增數加九書爽給散元許借撥

今盡數責備通 負罪特出一口指揮而今乃遂為年

財討在版曹者少在國用封樁者多而內藏所積又不

預焉均是國家府庫均是國牙支費自分彼此臣竊感

焉 王音因及州縣財賦失備公對以守令不得入致

貧民反受重權抑納之苦 上是之矣其權右司時丁

大全已除奪政柄公守正不阿於都曹惟法是視有季

全者父叔父皆為富民潘應若威世殺之輩下憲司七

八年潘不就逮反以其弟羊產革訟季于潘牽制之公

謂殺人事重羊產革輕併憲司理究庶雪死者之冤古

者自常反坐於是有其愛客同朝者挾勢屬公避憲司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毅不從俄有旨令公剛改赦令公因言天下之財  
孰非君上之物何內藏庫有欠過郊赦獨不放免況內  
庫自實祐以前雖有欠籍並無起解獨虛數以行實惠  
何憚不為時大全方以趣辦為能益不使公所為出公  
知台州、自明季又未懲鬻寒日甚公密訪前倡亂者  
六人解制司斬之弛其餘不問一州驚服郡計又虛公  
一以文清季公守郡時舊比為法博節以足綱解雖已  
俸亦積不支異全一郡於沮災煎熬中而阿大全意聚  
歛者復督舊欠愈急公陳財本末不過此數豈有  
他謬巧大全怒噉言者錮罷公大全罷公除侍左郎中

是選尚書右司郎中、居銓備、不得干以私左右、乃  
是所職或以前此太執方戒公、公曰稟性方拙豈能獲  
擇為國時、胡馬猶飲江水退、幸白囊交馳吏欲便奔趨  
倉擬率就寓、解公獨曰吾儕自蜀也不造都曹何以安  
人心、白之廟堂、即日揭舊入局、縉紳動色、以仇德中復  
見整服官儀為賀、自尔定淮軍分屯之議、趣在民招收  
之令、公贊畫居多、然終以執方又罷、甫踰月、江南肅清  
令丞相由宣撫入、正揆席首、除公將作監、准東總領、兼  
知鎮江府、公知總所、財計前後政漏滯而生、券無定額  
尤不可得、讀載管餉而改生券、屬制司從之後、遂遵



中爲法此司自秦會之令卒欲罷兵盡異所隸財賦以  
養四大屯本非善後之道承平已久稍從會計利源所  
出如茶塩之屬漸已改他司而甚者復以不靖科差爲  
小忠至竭澤司存之有於是擾始及民而圍田租取料  
西最甚公全悉從寬減舊以具軍需取贏公閱舊籍舉  
三數年後方直及倍稱之恩又零取於所差將校虛糜  
之家囚繫多死者公亦抑不行惟力事科請宣限文給  
必欲常有半年儲雖屢濟不暇顧蓋總餉之法當求之  
上而不當求之下當明利害之大而不當陰居通分  
之小求之上且大者爲國家根本之盛心求之下且  
小者爲一邑計利害之私心也故欲公之任三

人戶凡有關於總所者如執轡之濯清風一時快如也  
鎮江之改九可爲保障計者尤無所不用其力飭江防  
寬苗稅理民究總府事繁至瑣劇不少憐郡之供帳休  
料以兼職也不受其已造逐新之物則封之郡幣以俟  
別逐新郡民所仰全理粟而珉村河久塞有不逞者利  
小民陸行車子過其門邀一千議開浚輒沮之公廉知  
其故方決於興役而召命班矣於是九年九表而司  
封駁者昏不知所爲誤駁公黨大全傳一時爲笑公亦  
笑久之乃差知安吉州兩易知吉州道直臨川豐城間



老稚聞話聞之州民也苦綱吏虛紳流庸至此廢公救  
我復得見鄉井公爲申湖廣總所務放八十餘萬緡第  
額舊三十六萬石今纔十八萬石餘悉取辦嶺南是憂  
強漏落者全不輸而輸者反倍輸也公爲換貧庶錢經  
界正而賦役均吏有以收苗優潤錢弊例呈者公曰我  
萬欲優潤百姓反使百姓優潤我耶有浮橋久圯溺死  
者數遂委官別備以修橋且以免收渡錢橋成百姓歡  
呼剪綵書旗曰廉公橋他如終城郭砌街衢糊舍舍一  
廉之積百廢真興遂看 旨兼提舉江西路常平茶鹽  
事公自鎮江兼兩司勞動至病歸家年餘未疾廢廢之  
命屢請不獲置地高第宅是後常平二之廢者力廢於  
寢食俱廢民廢閔他司有復力疾請由是病日增手  
書別其兄宝慶更君奉清詩慷慨筆力尚勁越三日即  
御藥呼其子謂曰疾已不可爲然我得其死矣傳清白  
保墳墓尔其勉之遂終於州之正寢公端肅精爽宏毅  
唐密平生以人物爲己任以民命國脉爲己憂見一善  
推挽不遺力聞一疾者營救不遺力客有過門必問得  
人焉否嘗午夜力疾聞寒瀆客勸少休答謂如此猶恐  
不免過况敢以民社地養病乎此雖二事也實一念也  
人物所爲民命國脉地者也惻怛一念上可與天通故



雖職位未至通顯德澤未能遍及而主悅才有不動死  
之日州民巷哭天下賢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莫不失  
聲相弔曰善人云亡嗚呼此豈易與勢利之人言者哉  
然公雖最喜延納笑語使人意傾而外和内隘熾芥不  
苟合充多與權勢忤故每之官輒論罷然每罷輒益薦  
凡其罷皆其榮進蘆陵始不以罷爲榮然身又死惻怛  
之通天者獲祐固如是耶嗚呼又安知勢利之人反不  
以公爲戒也哉然大丈夫生天地間要當視天地間事  
皆已事隨力量所至扶植之救救死之死廢它他非  
所計也故公垂死之言曰我得其死矣嗚呼此則公之  
心也嗚呼爲表而世之如此者其平父母盡孝於國死不  
勝殺事兄以悌順齊家以嚴而與宗族睦貧有饒之粟  
幼者立之師女失怙恃者長養之不遺嫁大畧倣范文  
正義莊而力未能盡及親朋友鄉黨盡情慮難死喪必  
救卹居官廉俸非赤磨不支飲賓客皆已俸臺郡互送  
不以入私帑雖四擁州麾兩持使節產業無所增爲治  
不求名所至蒞榭書板惟葺其頽漏別其浸滅未嘗  
作新曰某官所創惟於民事愷焉蓋其心察弊防奸老  
吏縮手抑強扶弱豪民屏氣立朝議政尤號知大体故  
名公大臣交相薦譽退而家居人士過長者必先求識監



司太守下車者必謀政人馬每雜處所居三澗橋間巷  
間悲夫今亡矣其自奉儉約尤人所難堪絕燕游屏玩  
好身不知有仕宦之樂以至於死是又可悲也夫公生  
於開禧三年之十月一日歿於景定五年之二月六日  
年五十九積階可至朝議大夫以不自陳止朝奉大夫  
自號落落翁扁其齋曰日三省故人或稱之曰省翁娶  
夏氏累封宜人子男一人德龍迪功郎前主錢塘縣簿  
女一人尚幼孫男三人某、某其子以十月五日丙午  
從公治命近銀青兆葬公歸安府富陽縣白昇村其原  
曰仙隱前葬以其歷官行事來司願有狀謹按行有狀  
卷皆太史公之官於法歸未得詳而公之行  
足為後世法自古史官之錄善以勸後世必皆有識者  
處於公為門下士辱為異俗等雖不敢自謂亦知公而  
誣不得辭姑據其大槪之庶幾太史氏見之曰是其言  
非同所好者而採擇之而潤色之而為天下後世特書  
之是年八月十五日門生從事郎宜无充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黃震  
謹狀

安撫顯謨少卿孫公行狀

公諱子秀字元實越餘姚之四明人也今紹興府餘



初隸明州其地即四明山西北偏氣勢融結有峭崖  
瀑之勝孫氏自唐時長官者世居其下為望族然未有  
異者至公始顯弱冠登紹定壬辰進士第積階至朝議  
大夫官太常少卿職直顯謨閣嘗為吳縣主簿淮東總  
領所中酒庫教授滁州知金壇縣通判慶元府知衢州  
常州婺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尋提點其刑獄移浙東  
又移江東其在四堂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太常丞  
遂太宗正丞遷金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兼左司兼右司又嘗兼知曉安府最後再差知婺州  
未行卒年五十五初是時有妖術水仙太保自詭能禍  
福人遠近傾動君太守王公遂非使治之莫敢行公獨  
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所事神像而沉其人於太湖曰  
實汝水仙之名矣妖孽絕在是日詣幸官為諸生切磨  
義理間以事出鄉扁舟徑詣蓬萊得安坐正或不知官  
之涉吾境入而議臺郡懷擬所如流無敢干以私由是  
臺郡交薦聲望如山起泉湧以避辟總所官一日檄催  
宜興縣園田租公行縣釋不催歸而曰水災歎總餉者  
志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為身計乎公曰何敢為  
身計寧罪去尔某此行泛舟田上來豈復有可催之租  
乎爭辦久之旁觀汗下而公自若宜興卒得免而公



蓋高以選辟教授滁州甫之官又以選改辟知金壇金壇素劇邑加之連數至而敗望而避者累數政公至嚴保五穀經界結義後而免義役田之和買稅糶米平價及借貸免息以惠街郭勸分大家使一頓折濟以惠鄉井凡前此民兵虛籍之擾民船運買糧之擾錫曼低價買物及凡官司數抑之擾皆次第訪求而汰絕之既一切與民休息矣民有閭里自爲不靖之訟則使訟者貴牒自詣里正覈實其詳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世徃自磨其牒不以詣詣者類已氣平折而歸鄰里和議頃者再至再使自覈則擾不及所然而徒自擾亦私訟而止其

擾者有犯則痛懲不少貸合邑至無敢訟者惟淮民流入以方計則又爲賑給於區區廬舍或括田以使耕拔其能者爲總轄使分柙之亦無敢譁乃崇堦後明教化行鄉飲酒禮復訪園於清山書院故址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在邑四歲成信洽民不乃其去慶元所過判王管浙東益重其例諸場解益百袋附五袋補益倉耗折名五釐益夫其提手官併取爲正數實爲民困至是公奏蠲之其他郡縣之倚辦者不勝紀淳祐十一年入爲諸司叅料明年衢州寇擾事聞水復昌城郭朝廷擇守屬公使行公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



蘇土俗之人乃能厲其勇依截其奔突至即嚴結保伍  
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公周廷溥等捍禦  
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  
江山王山間甫七日而人擒四十八人以來賊知土人  
非官兵不能久駐者比終公之任不復動水潦所及則  
爲治橋梁修堰開補城墜浚水源助貧民戶無必錢米  
招通鄰家奏蠲秋苗一万五千石有奇凡代納其夏稅  
併除公私一切之負埭溪以墾之田則又請於朝永蠲  
苗稅民用後蘇初先聖關里子孫依廟而居自南渡寓  
衢州有詔權以僧李奉祀因倚廟百年子孫無尋禮之  
廟公掃普圓巖佛寺表立先聖廟如開皇殿亦行釋  
菜札退歸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意刊析吾儒爲釋氏  
之所以水旱者窮極極極與日先賢所未發至祐二年遂  
以政最除大常丞有忌者劾去之未幾除太宗正丞遷  
金部金部在貴州郡以必不可辦之送數州郡亦自知  
稱塞無期唯以囑吏延歲月或併當解者亦不辭而金  
部益以匱乏益得以蠲倒爲奸纖納牌厘有累自不呈  
坊者解人赴部有逾月不到者報解錢帛有官不預知  
者公日夜討論參州郡十年選色最爲歲分以本部每  
月實用之數斟酌均配給無使小郡親自批認而呼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州郡承受人之家行在者通毋使私自程督約稍稍特  
刻即其有歸承受人憂責切身程督過於已事故不遺  
一字一卒而網解悉如批認之約更幾可東高閣一時  
上下便安之三年除將作監淮東總領薛政知寧國府  
薛四年除左司再兼金部以抗下大全去國差知吉州  
尋鑄能時有客停朱熹以武分尋臺察至是凡三劾公  
公歸四年而大全敗開慶元年詔起為浙西提率先是  
大全以私人為之盡奪亭民本錢允獻羨公數不足  
則又仿鑄虛提一路騷動亭民多流六公是堂普選  
前致益本錢五十餘方貫鑄院推諸色人錢十餘方貫

華亭於其分司官一洗苛擾之極使

場皆得專律後改定解解之非法多取者流民復業益  
課遂為近年之最明年改元其定差推浙西提刑兼知  
常州時江防正急公初至有新招淮軍數百人浮寓貢  
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公為請於朝創名忠德里截撥  
上供贍之訓練不兩月皆成精銳置募並江之媿村以  
宅之前憲使亦兼知常州常有故家子吳大椿城居而  
被劫前憲使諱其事訊大椿句兄之子隨爭分而自劫  
其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裁獲皆徒黥而囚鎖之  
責其受者載道公為雨引審得實乃奏復大椿元官而



尺籍其家之囚者尋以某郡則行部非便得請更其官  
自并澄清一道與貪李康風采凜然每將巡歷先期  
使各處州縣官之能者不移時入獄抄名件人數先飛  
申故務減罪囚之弊公草至縣獄之爲清二年除大理  
少卿又除直華文閣提點浙東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大  
其俗或誤以不官賦爲最至有田連阡陌而官無  
名由是官賦失而小民受多納之苦公奏行換免  
上長官民各署地自疏計田若干就以其冊參都保  
并量冊約比量冊有其田而自實冊不載者沒之  
官大家多不便改有貴人通在朝因嘆言者罷公歸曰

詔除湖南轉運使以迎養非便  
提點久闕官所在獄戶充斥平江去臺治咫尺所禁  
四百五十餘人公以隆暑領事即周行巡歷有兩閩  
月八郡三十九將之獄自庚申距今又再爲之一清  
安吉州有孟五娘者訴其夫與僕二人俱被殺而無辟  
囚郡守消賞方緝蹤跡其形似而逮擊者掠者十餘人  
終莫得其實公入境審訪之所謂辟囚乃即號呼索命  
之孟五娘自爲之蓋私買宗室趙良夫殺其大僕赦之  
併殺其僕以城口也賊佐具在一引即伏誅遠近稱神  
明丹徒劉顯忠因聚博告顏千八用僞會更四獄壁三



而此矣然偽曾法重而闕朝省例無敢與理雪不死  
不止公及釋所禁十餘人而聞于朝曰情不過誤用豈  
可例拘文法使死於獄以違 聖天子好生之德合  
壇有偽會獄亦先釋其明不偽造者數人聞者為縮頸  
然朝廷亦尤不問宰我負人者自孤朝廷耳其餘平反  
實冤類此其聚列城以動焉初浙西監司獄訟之滯皆  
由期限之不應每監言下車必首以此申傲或執言與  
州縣約戒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  
重怒之至再至三而專卒四出明知其獲不暇卹曰我  
非不與州縣而負作者有在矣不知總引抱匣官司何  
責多承引走卒而行移之築底又皆總尉小司存力不  
能堪總限抱匣到司之費不貲則獲不吝於不違其失  
正在上而不在下也公初為提舉洞開內外門許州縣  
到限者徑詣听事下吏不提要索而限無復違至是再  
為提點刑獄思之愈精則又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  
官凡州之管內諸司相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以來本  
司之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每脯時坐衙八郡之逆  
兵旗鈐雜香各以總匣至而事無小大纖悉具是併實  
抱者亦免矣公之在浙西稱明監司此最為要法而公



既去輒廢滯遲如故其後之文各出聰明耻相襲前將  
吏有不使抑之不以告耶是足爲後來法不可不書者  
也而風聞 反謂公以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公笑而已  
五年除提點江東刑獄甫閱月而令 皇上改元咸淳  
詔除大常少卿兼右司諫兼知臨安府時物價方湧公  
思抑之以便民民听未孚而言者已罷之去明年差知  
婺州責以了前歲糶完法辭未就俄以疾卒于家此其  
踐職之大略竝獲施於財賦訟獄期會者如此而實志  
存當世之大計立朝知無不言其爲糧料糞奏 陛下  
登廷二相嘉尚之更張且舉綱要爲言謂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庶之責有以見 陛下大有  
爲之志將明庶政新万化也然端平嘗更張矣薄祐甲  
辰又嘗更張矣而愈墜愈下以至近歲弊不勝言僭門  
蠹冗易潛隄防曲徑旁踐動干綱紀朝廷未正也迎逢  
者和庸碌者安鑽刺者進齋巖者富百官未正也畿輔  
之民困於刻剥福建之民死於飢疫三邊之民尽於干  
戈万民未正也 陛下臨政願治非不切中間一再更  
張非不銳而若此何歎亦端本澄源之地有當加之意  
曰正心而已心本正也有所矯飾則不得其正有所慢  
易則不得其正有所牽制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激則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得其正臣請一言之。陛下研精理學不啻飴飢非有所矯飾史察宮庭雖微傳聞易蓄故天有圖而未必能戒押昵之漸訓廉有銘而未必能謹逐殖之防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矯飾也是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陛下圖任正人賢於夢卜非有所慢易也然示誦徒多收誠未至內批徑下不出於中書特旨自行不啻於百擲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慢易也是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陛下挈持大公無有偏黨非有所牽制也然轉移雖速觀所未早投其諸人之典似欠施行掃除宿弊之章類則飾貼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牽制也是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陛下博采人言多所嘉獎非有所分激也然外雖容受中似致疑請直言為責直而容立仗之嗜講議政為浮談而棄防川之戒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分激也是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陛下反而求之於心肅然起湛然靜事事物物付之公論而矯飾慢易牽制忿激之私不行焉。惟朝廷百官萬民得其正太平可致也不然元正一札昭如日星天下誦之而已其為金部彈奏臣觀天下大勢危士二字殆不可諱何者輶人以飄忽震蕩之勢所向吞噬略無所肆其毒則其



志必傾頤刻不在江南而吾國籓籬何其空闊也苦竹  
隘之圍幸而解去然賊據寧峰則敵敵之日毛管關孤  
立何能支久獨事去則東下之路不可過危亡之勢一  
也幹腹之傳尚在渺茫者以大理未滅耳大經感則因  
其人以陶廢必且奔逃四出危亡之勢二也轉料之舟  
我可以往彼亦可來隄人則不習舟楫矣前離所部湖  
海諸郡胡爲而不習舟楫且安知販易之徒無爲其鄉  
道者一丈登岸万事瓦裂危亡之勢三也淮襄所恃不  
過漢野然其城海州城宿遷城尤化又將城尤化之定  
城所與既屬則可善送徒來而必邊不足支危亡之  
勢四也轉危救亡當以實民力爲急臣觀今日民困  
矣瓊豢大盈示天下以聚斂之標準而民困非時之實  
賜不急之營繕足以糜金耗帛而民困貴戚之鄉恣實  
緣攀附之徒汲汲焉圖利其身若家而民困官宦女子  
光燄赫奕惟通神物是經是營而民困脩內司奪田伐  
木控持訟訴無問法理而民困私慾薰染所在貪官暴  
吏以推剝爲常而民困斯民習其盜賊之行怨入骨髓  
而有司之變高足以刀鋸斧鉞之則悅首以待卒有變  
故誰爲國家出死力哉亟慮而亟圖之是在陛下又  
奏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非常今非常之費旣不出





於內庫無幾之供又復取之左帑竊晉內藏封樁左帑  
皆在國者也而又以內庫封樁之有餘端左藏之不足  
非但剋肉補瘡而脾肺肝腸之間自相脔削左帑無可  
通融矣券必且不繼脫巾呼市之憂或在目前內庫封  
樁之積其能獨存乎上皆改容納之事苟聞國家雖身  
不顧其事亦起而力爭方丁大全用事人已多側足避  
禍公幾字金墮臂為大全稔至是數之曰某人當留而  
劾某人當劾而留賢否倒置外議謂祭院何如人後大  
全曲拏丞相董槐去之欲擢其位時則大全羽翼既備  
士大夫無復為公議出一言獨三季翁集公獨攻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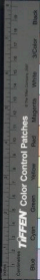
中外洵二憂不知計所出公奮筆貽書二府程元鳳蔡  
抗白其以非材備負重責無鉅細皆當效忠况言路  
通塞尤關國體竊見此月十三日三季再入內閣之書  
通進司已行繳入繼聞付還見留檢院 祖宗國脉全  
在公議雖斟酌可否未必及行然未聞 却而不納者  
譬之防川勢必奔潰西出伊欽全公議一線之脉和諸  
生不平之鳴冀碧廟堂就檢院取上三季元書與之徑  
徹補前庶幾上裨君德中全國休下安士心大全聞之  
怒甚而猶冀結公自取時右司趙公學現見書亦預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White Black

大全因招公三酌而諭之曰此必趙右司所爲公山蒼  
示太全曰此矣某所爲若以爲羅願自當之於是與想  
相繼罪去而公之直聲聞天下凡其議論之失略嘗獲  
審聞於在朝者如此而尤長時遠志念之國家所忌或  
出於當世施行之外謂自井田既廢而竭下奉上之弊  
已極則欲計每郡上供支遣及官兵衣糧之數合管田  
若干縱城二三十里除墳墓寺舍仍舊外凡田皆爲公  
田使廟禁軍分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兩禁軍不足則  
就用元佃皆比元租少損以利之脫遇水旱則守俸登  
城可以自望出郊可以手摘官吏皆無所容其欺山城  
之弊外無田者宜於近城有墾民良田處爲之而官買  
大家假外之田以償近城失田之戶公田既成自應取  
其不復更催二稅爲民置官不過听其爭訟而已又謂  
自國家南渡而竭江南以事兩淮之弊已極則欲增修  
徐敏子所建樞麟塹之法於兩淮次第築藩迤邐灌注  
就以所鑿土築塹其田之坵各以蔽田彼此參平如魚  
鱗形重之相隱以極於弥望無際則廣不得長驅以取  
禾塹田既成守備皆具而厚吾江南軍力他日又將無  
事不可爲也已磊落矣發思整蕪坤或抵掌極談神采  
若爲之飛動其爲浙西倉司時胡馬飲郭渚猶未爾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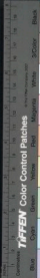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別橋六十萬貫發創武備庫又造弓弩刀箭火炮軍兩  
獻助朝廷其再為浙西憲司時嘗浚海牛至呂城糧運  
河又欲併蠶桑呂城至京口之河平通淮運貫徹南北  
以地高費天未吳康節所至必先闢射圃親率士卒習  
射無虛日慷慨事功無事不致其力如此朝廷方將老  
其材而用之公則下世矣非命也夫公幼卓犖不羣少  
長從忠公劉漢游既仕從實齋王公遠濟相與切磋磨  
究心理學已極備交儒先父而脫然自得處每誦下  
學上達工夫不可偏廢三十幅而共較萬千歧而通都  
雖涉歷乎林傳教酌之中而必融液于泰合總會之地  
故其見之應事動輒無滯以善員古今理學用力之方  
國家兵財險隘之變經受諸子下筆隨書皆嘗鉤索其  
要仰輒辨誦如流善談者莫能屈朝散公性憂樂能討  
好談論生而益喜怒不常公事之而盡其孝心家貧叔  
祖為浮屠曰辛乳嚴有精鑒知公必責學教之且留錢  
浮屠氏所謂長生庫曰此子二十歲登第吾不及見之  
矣留此以助費已皆果如其言公侍朝散公泣祭而謝  
之錢分文不復取自是赤手務齋以至通顯其為人精  
悍機警介々慤々為文一字不苟與人交一語不妄對  
客無間勞必笑之歡而又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方



聞一善即手錄積之又參之辰不待其求薦用忍從苟  
非其人雖挾勢不可得為官汲汲為民而江湖戲詩挾  
書屋命技術之流絕不子進凡皆確守之終其身故能  
以一介布衣起自深山而高各職滿天下朝廷臨事擇  
使必首預選中每有薦進於朝及轉言於四方士大夫  
皆輒應如響蓋其所以見信於人者深矣震與公少同  
經而公早達不及同研席惟見震文輒謬稱許未深交  
也別二十年僅兩嘗會面別及震初為尉長門而公  
適以度節來未意公之感我信也入境傲首招見舟中  
道心腹機密監臨前政器處舉太錢天涯海角因為在  
在編歷具請其疾請以告許疏等再置公後耗精本  
之狀公皆信而罷行之明年春再舉震結局分司事凡  
窮民欠官司錢許為請免官司欠民戶錢皆為請贖公  
又一一從之易道憲臺九獄獄多許預議相與無疑同  
於骨肉恍不知其見信之由又乃知公之來嘗訪屬吏  
於待左郎中震公奔糜公嘗道震平生而然糜公亦未  
嘗為震言也嗚呼世降俗漓士大夫醉用僚屬惟勢惟  
囑山林晚出之士非先屈辱其身不得進世豈復有如  
二公之相與圖謀選用一惟其公者耶最後公尹京復  
招震使自近震答書問京可尹也物價當何策可平邊



其未即行而公已去公長震僅一歲謂相依效尺寸後  
會正未渠央也詎料公之遽止此即嗚呼惜夫公生於  
嘉定壬申十二月之四日卒於咸淳丙寅七月之十三  
日葬上虞縣建隆嶼充山之原以咸淳戊辰十二月之  
某日娶張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凝綱貢進士次焱將仕  
郎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先葬期二子以其行事來求  
狀震疇昔受信用者也不敢辭併具其本末大致如此  
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遂焉謹狀是年五月朔門人文  
林郎新除史館檢閱張震狀

知興化軍官講序汪公行狀

咸淳二年秋福建路安撫使、兵部侍郎、知興化軍官、  
連使尚書吳公堅挺烈刑獄、劉公震孫同以故知

興化軍汪公得人心之事、時震傳以為甚蓋

公以是年四月二日領郡、以病卒于郡為郡

纔六十日而郡之人愛之過於感百年參漉之恩直稱  
而尸、為之橋甫卒而軍民無所世其痛一夕羣起碎

其醫之家卒甫三且而宸為之立廟已屹若化成郡之  
寓公自後村劉公克莊以八十餘大老與九名流達官

及郡之人士以千百計無一不為文以哭郡之名罷市  
巷哭極而至山崖海崖攜老扶幼焚香誦佛以報德者



日填咽城闌亦無一失聲大哭及公之輓一窮士之路  
祭者尚六七百人經民書哀痛之詞于帛擁送哭不絕  
聲者又數十里他時生太守得詔趨朝聲淚俱交獻進  
帳道旁以希賞者反不若是之多也於是一時既驚傳  
以為異又或從而疑焉曰有是哉何以得人心如此之  
速哉未幾則聞公虛輓之方歸也眾哀其負助之費其  
弟與子相持而泣曰吾兄吾父廉生死矣死可反貨取  
以汗之乎曾不受衆義之巨不忍復取其已助之金也  
則以之入郡學刻几所與公之文如祭誄如哀辭如說  
章雜著成二巨編名之曰賈愛親文在之疏將入京  
師士無不為惜警傳以為異也以爲說者將行  
嗟歎歎息以為至誠 未有六動古道果未嘗不可復  
行於今而謂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者果非虛語余時官  
中都聞之亦為泣下非以其私為公泣也為人心之良  
易感如此而流俗及厚誣人心謂不可復待以君子長  
者之道因公之事不覺重為之嗚咽流涕而百感生也  
嗚幾無以致余此恨矣大學應君浩然公平生交也  
忽一日過余六緝曰公葬有日矣將屬子狀其行以求  
銘當世大手筆而公性謙退不伐昔凡歷任善政未嘗  
為人言雖子弟莫正知其詳當若何又代三晉葉水



心迷黃子由父誥

行以鼎瑞覽之得口而仕不若

其能莫可狀也見孝子由以忠與上嘗問其動息  
事曰是則述之天者以首于狀可也今公之政雖不得  
盡聞然其死之日人心如此其為可述愈大矣公生  
好水心文死用其例表其事以首於狀亦無不可也公  
詩元春字景新慶元府奉化縣雙溪人世為望族自雷  
丘縣主簿改寧者其高祖也汝寧生德不仕德生珪亦  
不仕珪生文簡是為公父以公貴封承務郎累贈朝散  
節母戴氏贈安人少穎悟好學受詩于大學李先生  
正君及宗學論王先生貫道二先生四明詩學處源所

目從之游者常餘百人公獨每為新首嘉熙四年庚子  
本府薦公第一人明年登進士第調紹興府上虞縣尉  
以廉直聞按點浙東刑獄趙公性之檄公入帳事多倚  
決朝散卒以憂去官服闋調揚州司理參軍未行浙東  
提舉茶鹽司議置鹽倉宥海而經始雖其人命請清從  
事浙東者莫公若也辟公監官公至一新教字民不知  
役而事速辦凡浙出內去後人皆可遵守然猶曰此  
等豈我輩事也甫補足前任考即去之以選辟沿海制  
置司準備差遣又以罷改辟浙東提舉常平司準備差  
遣俄又以選改辟

戶部高賞所自是盡聞



日高中朝士大夫皆有引使自近之者矣。吳曉嘗錫鐵漕  
公在幕裨民政爲多所管涇庫餘六十所月有酒餽獨  
公不納寶祐三年春以考舉改宣教郎淮東制置使丘  
公岳辟公爲公宰會稽齋馬公光祖尹京亟請於朝易  
以宰錢塘錢塘所謂赤縣也舊多鬪查校內庭修造稱  
科舉吏因挾之以擾民民訟率不時決明白將於是乎  
應科舉也令亦大息不敢言公至獨愜然首爲申免科  
率而訟至立斷吏不得售其奸多散去盡靜籬垂焚香  
對殿寶而已僧有訟百姓負其土庫息者公諭明日借  
頭首僧以庫簿來則閱其簿示之曰然則取息已多  
汝僧自鬻脫離生死視世上爲非夢公華何必乃尔  
汝僧自有懺罪法令今爲汝焚此簿汝幸行道誦經贊  
獻之助汝成一善因緣僧不知所對即下階行誦如公  
戒而九隸千簿者皆得免不但被誦者一人也凡其用  
柔以理不動声色類如此而有剛不可回者焉嚴附京  
九枉街郭者用坊正吏自以其私人直達文書外此則  
盡用里正如他邑一旦富民僱充役之難而吏亦幸文  
書之便合謀自天府盡改爲坊正公編詣臺省力爭謂  
果改則縣不可復爲鄉民亦將受無窮之擾廟堂是公  
言得不改公因爲之辭呈正一新至今餘聽立石記其





事馬公雖吏師而獄事有不可公每力爭馬公亦屈服  
四年十一月以政績擢提舉行在雜賣場時有武弁朱  
熾者嬖倖也與其後嘗竊弄相柄通國以俚語自之曰  
丁風者同時辱秦秦亦知慕公名皆薦公自代公醜之  
不謝亦竟不往謁熾遂斬前日之慕為怨劾公去國實  
五年丁巳六月也明年添差通判台州時右司廉公弁  
守台廉介而惠公故人也台適旱歉廉公極意賑卹公  
援南豐為倖賑荒自比借常平米先盡數賑災而廉公  
募富民糴廣粟續填台以故雖旱而不饑提點刑獄何  
夢祥亦自說知公檄公決獄公為剖決一清蓋商有姓  
陳者與刑司何子舉夙有憾夢祥極力營置之重獄公  
爭不可夢祥徑送至憲司破其家死者六人報究之而  
歎公之不可屈明年改元開慶十一月丁母憂景定三  
年再添差通判寧國府與守多議不合惟諸司差決無  
虛日嘗得盡心以救民且嘗告倉司四弊一曰粿人檢  
粿之弊謂所至携獄具羅織視貨多寡為拘縱近到縣  
獄見一二推款甘苦索賈卒墮之出入獄戶此不可不  
革也二曰攝職弊擅之弊借補白帖冒披冠裳官罰無  
關漁獵何極此不可不革也三曰獄訟不決之弊民間  
久不得直於官乃意自求勝於乃者此不可不革也四



曰預借重債白納之弊官賦之入愈虧下戶之害益迫此不可不革也明年除武學論是冬迂博士五年三月輪對謂端平柄臣不知扶弱而圖鬻興三京之復輸粟歸百年之儲積想端平已狂姦苛刻轉毒中外之懷恣泐甚於黃之倫凌突如是先戕國脉而國勢隨之今欲轉弱為強惟在遠邊戢守東南半壁能幾州郡樵悴之餘能幾生靈營堪戩賊之無幾耶十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咸淳元年五月輪對時今上新御路明公言先皇帝四十餘年憂勤僅收一戰之功遺天拔意正在今日願思天命之難謀願思人心之難保願思直言之難能願思身計之難裕願思御網之難正願法 藝祖以洪濟艱難又後 真宗蠲免逋欠乞寬民力六月除宗學博士十二月丐外差知興化軍公在宗學凡二年整窺鉅歲課試諸生畏服又考覈財用之出入知前此為吏所乾沒者十餘萬緡至是不得欺財用沛然以修先聖殿及講堂如新造其在興化妻妾不之官准一第一子侍舊例兗囊山寺歲輸留以充迎新公至不入寺猶有例冊皆於赤曆外取贏以自豐公至卻例冊舊例官買物與市異價公至不許官買惟餽飯一盂終日坐廳事至即面問而立決之其政以教為先有乖叔姪



之分以夫婦之親而來者皆化以尺理人彝之正有百  
姓為勢家奪漁利者久不敢訟聞公可告告之立得還  
有為挾勢攘其田者訟四年不得直公為直於片言之  
下有挾親戚勢侵人田四十畝者其人方詣戟門外欲  
訴挾勢者已退及就歸之曰母使公知也其他不可枚  
舉而其大要皆不於至忱愧沮以行之故強與弱勝負  
負若皆心慚焉郡有西陂久廢公至半月而修復如舊  
其他有可為久長利者方次第搜舉人方欣若更生而  
天已奪之遽此所以千里之內羣起相哭真如赤子之  
失慈母也公矣爽不封廟正而能濟之知少刻若自  
立終身無所附庸而人有片善者予推其後復為人計  
盡忠而委曲繼繼有情味故七舉多歸之公嘗暇日從  
容謂余曰為人如流水但流乎平偶遇滿激為奇氣多  
亦惟行其自然嗚呼此公平生心事也豈期有為卓  
絕過人之事哉及其死而待人心乃不惟今之人無之  
雖古之人亦無之蓋為相數月而舉四方之內哭之  
者古今惟一司馬公為郡兩月而卒卒千里之內哭之  
不可強者此非卓絕過人之事而何豈由大中至正而  
行者其效自有不可及耶嗚呼使司馬公而不遇亦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不過鄉曲一常人耳此豈可以名音受號為哉公生於  
嘉定元年戊辰九月八日得年五十九娶劉氏知某州  
某之女子二人長性存太孀生次某將攬鬻女一人嫁  
邵森將仕郎汪維雙溪望族而公獨貧至於無家遊學  
外方授書養親備歷艱難以至入仕九三任於越因寓  
居於越其孤將以咸淳四年七月某日就葬于越之某  
縣某鄉某原嗚呼魄體歸地難盡博之間可也竟氣無  
所不之則廟食終百世於前惟公為有之豈不盛哉震  
於公里下士也亦登宗諭王先生之門而公先一行不  
同時僅識面耳公既達宗諭亦下世震以介僻例不投  
人刺別二十年不相聞丙辰省言公與之曾相嘗者  
獨褒往謝之悔其為同門晚出也甚歎自是與往來  
每以出處大致相勉勵公之出守興化送別浙江岸上  
語震以得朝廷科借零會即行將藉以充便流通一郡  
錢楮且將減官鹽價以收零會使常不出郡境某所預  
計者僅此耳餘事臨期未前知也嗚呼公之言猶隱々  
於震之耳詎料一別遂至於泣視遺愛錄耶震與應君  
共輯公遺事而未多得因併及其交際之私蓋其言亦  
有可錄者不忍弃也雖然公之大者不待此也豈無太  
史氏特書大書為千萬世牧民老翁耶咸淳四年六月



日門生文林郎史館檢討黃震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行狀卷之九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七

墓誌銘

廣德縣尉趙君墓誌

君諱遠字任道曾祖諱廣祖諱大年不仕父諱居義以長子今主管鴻禧觀逢龍貴贈朝請大夫君亦以鴻禧恩爲廣德尉嘉定三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卒于定海縣並先塋之蘆鴻禧命以其仲兄次子築爲之後明年十月七日築奉君葬慈溪石臺鄉之嚴嶼旣葬碣墓千里請銘於某曰吾父幼嘗割股活其母長魁國子監以雜犯黜遂棄科舉學鴻禧任之官強而



日門生文林郎史館檢討黃震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行狀卷之九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七

墓誌銘

廣德縣尉趙君墓誌

君諱遠字任道曾祖諱廣祖諱大年不仕父諱居義以長子今主管鴻禧觀逢龍貴贈朝請大夫君亦以鴻禧恩爲廣德尉嘉定三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卒于定海縣並先塋之蘆鴻禧命以其仲兄次子築爲之後明年十月七日築奉君葬慈溪石臺鄉之嚴嶼旣葬碣墓千里請銘於某曰吾父幼嘗割股活其母長魁國子監以雜犯黜遂棄科舉學鴻禧任之官強而



受受逾年即棄官歸平生不娶不畜奴婢閉戶日夜讀書自娛飢則手炊既飯輒復讀以終其身然時推伏臘餘濟貧者凡皆公至行而世或以介僻疑余曰嘻果介僻耶乃銘曰

移孝於忠身可殺也曾謂親危受膚髮也君生而能性天發也試不偶期已往不可則止全其無愧者歸之曰予兄既有子百行胥此焉達也嗚呼正可為世之鵲梯滑稽覲顏白華者怛也

提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銘

淳祐九年秋余始寓居行都北關蓋稅戶君穆驥人也與鄰壘一夕招余文字飲坐客有年

後發能粹

然以謙自特者余察而異之間之宗英也其字叔茂至是以明經連三領薦書田君屬杯賀之尔余時亦應試方見黜於有司叔茂不余鄙與余語歡若有雅故亟取所試文字示余相與立燭疾讀見其理鑿鑿而文皎皎為之歛衽降歎遂定交明年叔茂登進士乙科調温州樂清尉再調平江府錄事參軍余皆預賀客祖送之列已而余亦得官東歸而叔茂監穿山蓋場與余再會於鄞未幾辟淮浙發運司從事復與余同仕於吳日益相好越五年余官中朝而叔茂自



徽州錄參終更舉其改官者已四人得幹辦淮東提  
舉茶鹽司公事訪余話舊余方幸其將通籍駸駸顯  
仕益濟民矣迺俄以疾卒于家其孤囑其父之執轉  
求余銘余曰嘻尚忍銘吾叔茂也耶爲之求者曰不  
然叔茂不幸仕不顯非子知之素其疇爲銘耶余曰  
不然叔茂雖仕不顯其所存者有足顯於世者豈余  
之所能銘耶辭再三不獲適爲次其事而叙之叔茂  
諱崇禛 熙陵九世孫曾祖不赧蘄州防禦使祖善  
恬武節大夫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父汝棟儒林  
郎監行在在藏中門叔茂平居踈快坦互及臨政練  
密而振奮所至有能稱其在樂清手擗虜寇全火燬  
不受賞曰吾職耳殺人榮身忍乎修邑西塘六十里  
民至今賴之其在穿山民不擾而課溢額其在婺源  
暮於勢利無一毫染其在徽日夜疏理獄無留訟民  
自以爲不究郡事多倚決焉其才有過人者矣而皆  
本於至孝初叔茂幼孤母刘督教之感勵刻苦稍長  
求太學名士之精於治書者師事治徧既第母謂汝  
父嘗尉樂清亦尉樂清穿山多海風母不樂之即請  
檄奉以歸前後爲獄官必務陰德曰體吾母之心歷  
官九考而產業之廢幾半則其廉又可知矣嗚呼孝





且磨若此而又才足以行其志使叔茂壽其有益於世當何如而天迺奪之遽耶蓋君得年纔四十八其生以嘉定辛巳十一月辛丑其卒以咸淳戊辰四月戊申其藏於安吉州武康縣金龍山祖塋之旁以卒之年八月丙午娶劉氏男四人必德必煇必鼎必昌女三人必昇次必鼎許嫁沃會龍必良尚幼先是君命諸子試宗庠君卒三日而旗鈴至必煇占前名銘曰神明之胃兮積慶之長再世儒科兮曷猶未昌庭柯雖改方蘭則芳住者不可問兮來者未可量

致政修職孫君墓誌銘

山川壯麗清淑之氣未有不發舒於人物之英傑非發舒之難成全之難也否者天不人不成况地靈乎四明山以湯在餘姚縣西南六十里崖斷瀑飛山翠欲滴鬱鬱乎望而知其爲人物淵藪矣爰迹其衣冠鼎盛乃纔四十年豈非有係其入者而然哉初山之間有孫氏自唐長官以來世居之然惟讀書養性家傳樸厚未嘗與世相聞積而至我朝乾淳間乃生魁特是爲學論諱某始刻意科舉期大戶門聞憲溪方先生達材之賢而禮致之妻之女授之屋率其族使皆執經就弟子列學論三子因益秀拔修職君其第三子



雖以後其叔父而剛采有立性行尤絕類學論又能  
繼成其志方伯仲氏以其師之說講授於家君則綱  
紀其傍凡子弟之就學及學成而策勲若既仕而待  
選皆有助及伯仲氏既亡則又創爐溪文社躬自督  
課之如頃者太常卿子秀與武學博士炳炎大農丞  
嘉皆君之子孫行遂彬彬輩出而方先生之子山京  
實君之甥亦巍踐世科擢進士第一人其餘族黨姻  
聯接踵上第幾不容偃指文聲官業往往與山川相  
發揮果地靈耶抑亦成而全之者人耶余自端平甲  
午讀書餘姚已徧與孫氏交嘉熙丁酉冬君又禮致

余田塾尚及講學論公年已九十層層髮取猶卷

其族之人讀書亦親見君方上承下接其間時惟大  
常公方登科餘皆方讀書晝夜相聞余謂此如巨  
木春回葉茂識識華實而蕃大也將孰榮已皆果然  
因互默念其淵源之所自未嘗不三歎三詠於君也  
俄一日以訃聞余既悲之其孤復走介乞銘於余余  
又重悲之曰其何忍銘君然知君深不得辭也君諱  
一元字季良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即季諭所命  
爲之後者君年甫十有五即執其後哀毀如親生經  
紀墳域老於世事者不能及事母以孝聞母惟二女



鍾愛之賢產歸之者什六七君一體承無違及計  
疾侍養衣不解帶送死禮彌厚買田五十畝以給其  
塋始祖塋嘗爲寺僧犯其禁獨君討治不遺力後有  
欲治墳其旁者君又起力爭之有司幾行之過賴其  
人素賢聞即自悔而全護之君亦怡然相與使數百  
年於楸四顧皆雨露春由君一念之孝之推也君方  
壯時負笈京庠每試輒中的兩上橋門皆成第退即  
曰大丈夫豈必仕而後爲政也哉歸而撫其族凡姪  
若姪女孤者嫁娶之出而視其鄉凡歲侵有告之者  
賑給之益備孝諭公所結義役銖積其餘將別置莊  
并代下力凡大小保長之役而鄉或有化義幾俸者  
輒切責而禁止之由是宗族鄉黨無不憚其嚴而感  
其惠嗚呼向使君得設施當世所謂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宰此社肉者不其然耶然君蕭然超特士也曾  
不以窮達二其心禁堂曰齋書闕室其西曰怡悅書  
院日與親朋觴詠其間詩思清婉非屑屑晚唐體而  
自與四靈合才之得於天者如此臨終之日尚手題  
桃符詩入寢室即奄然不疾而化嗚呼使君非素有  
得於此者又疇克爾耶君生於淳熙己酉六月二十  
六日卒於咸淳戊辰正月一日享壽八十以男子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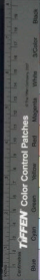
入學恩授迪功郎該 今上登極恩補修職郎初娶  
趙氏藤州推官某之女繼亦趙氏壽已八十二四男  
皆其所出長曰子雲先君二十年卒次子瀾嘗繼未  
氏既而閩南軒徐氏一樂堂記感父母俱存復本姓  
之爲樂也歸侍如初惟歲時別室祀朱氏次子辰太  
學首是齊進士次子瑾鄉貢進士以繼叔父某之後  
孫男八人喜國子監進士次森森森壘次文翁  
添老出繼孫女二人曾孫男二人孫女一人皆尚  
幼諸孤以臘月二十一日丁酉葬君四明鄉金  
鵝山之赤水之陽兮丹山之旁烟翠之居一篠  
兮宦轍之交四方不有魁特兮孰開厥祥君實  
世其德兮澤流愈滂種而不自穫兮所存  
者長恩洽千家兮惠積于鄉施無不報  
兮子孫其昌增高而益深兮尚世世其  
毋忘

東壑翁迪功王君墓誌銘

寶祐三年八月十六日越長澤王氏東壑翁卒翁之  
嗣太學生仲淵既奉之葬謂未足安吾親也未銘越  
十五年咸淳己巳歲六月壬午得地會稽縣太平鄉  
小江東山之原而遷之山水秀夜與謝太傅故隱相



望白是足愛吾親矣始乞銘於大參楊公棟楊公謂  
余而姻也銘有嫌為狀其行使他求銘辛未歲二月  
仲淵屬其子鄉貢進士元春以其狀求於越之負外  
亦黃震靈鷲曰楊公天下士不銘而求銘甯人乎辭  
再三不獲則一惟楊公之狀述焉翁諱惟寅字賓叔  
其先晉丞相導也導二十世曰超孫為梁武毅將軍  
超孫二世曰元凱為隋劍縣戶曹父曹葬劉武毅夫  
人杜氏葬長潭長潭舊為劉王氏遂為長潭著姓曾  
祖迪功郎諱迪以翁之季今觀文殿大學士修齋先  
生登政府恩贈太保祖承奉郎諱思文以翁之季父  
史部侍郎所該恩贈通奉大夫父諱為康道諱自好  
不求仕西山先生真公嘗為誌其墓母張氏必質慶  
東朝恩需封孺人翁生十五歲而孤慨念其父平生  
所交皆乾淳大老日以其舊得於耳聞者踐諸身與  
師友講求必於道德性命發為文章得古法度者特  
其緒餘故能事母孝律己正推之親族閭里盡誠應  
事動必中理親族閭里皆懼其嚴而服其誼晚歲下  
山水勝處蒔花種竹延師教子時與親朋觴詠其間  
自稱東壑翁得年六十有二以仲淵入大學忠補迪  
功郎娶周氏封孺人翁方宗族鼎盛蟬聯赫奕時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蕭然有出塵思庶幾晉王謝風流而又適以晉丞相  
孫得地東山與謝大傳故隱相望是豈容不銘銘曰  
元氣渾淪賦予萬物得其全者扶踈勃鬱豈惟大  
本聳梁棟姿必有發分助之清奇昔晉王謝流風  
蕃衍五尊相國游之幽遠謝有大傳亦生庭蘭一  
氣之全流暢其向王氏海與長潭之上功名大節  
天下之望有退而藏東望之翁蕭然遠韻亦亢厥  
宗其宗孔章其人孔好何斯山川乃稱宅兆小江  
之濱東山之原大傳故隱相望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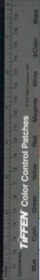
臨川章府君墓誌銘

咸亨七年余叨守撫州臨川太僕自舉進士  
齊民子孫兼齊之重又勸有曼若鄉長老或言豈  
止翁如朝奉章公庚寅歲倭積雪中掃雪臘火以延  
糴者民散如雷今其子教授君躋高科亦駿殿年貴  
顯矣獨不足爲勸乎余問教授君爲誰正余同年進  
士爲余勸分於鄉鄉民所賴以全活者也已心悅之  
欲軍其事未暇爾明年春教授君之官訪余言別忽  
上臺文閣學士趙公汝暨所爲朝奉公墳記屬余爲  
銘余謂墓誌本非余敢憚若冬積德之報以勸則  
正長氏墓誌此不容不書也因取趙公所記閱之朝奉



公性至孝嘗封股以愈母疾嘗卜居得地改以葬其  
父曰寧吾無家毋寧吾父無吉兆鄉鄰以公者以理  
諭之即止有過崇階於路者提耳呼之即避是孝弟  
之行不惟人所敬亦鬼神所敬豈不充足以勸亦不  
空不書也公遠祖名瞻初與安元獻公之祖皆今之  
瑞州高安人等地理之學同遊臨川各尋葬地安之  
祖葬沙河公之遠祖葬橫嶺故老相傳謂於葬法安  
之後當顯章之後當蕃邑皆果然地理之學雖非余  
所能知如天之報施善人則昭昭可攷元獻安公歟  
在杜稷子孫至今猶未艾公之家傳且十世而德益  
修子孫今方興是又足爲世德之勸皆不容不書也  
公之曾祖從吉從吉生成績成績生賢賢生公諱文  
煥字明叔娶饒氏子二長名節早世次又新即余同  
年今從政郎教授連昌軍孫曰邁孫公之志葬歲月  
已見壙記者不再書餘曰

天之生人心均此仁視人之飢寒切吾身何斯不  
仁秦越相視廣而克之蓋由親始溫溫章公孝子  
而親閭里化之至通明神遇飢發原克廣厥施自  
仁而推蓋其餘事仁者必與天道則然有子高科  
遂彰厥先惟公先世媲美晏氏各求吉兆以開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綱要有元獻又銘鼎彝公維之興乃昉于茲有德  
則昌孰先孰後作此銘詩以勸永久沙河之晏橫  
嶺之章於萬斯年永永相當

史館校勘奉議毛君墓誌銘

文章意氣之士多踈於吏才吏才誠優矣又往往乏  
雅韻余平生察所識能兼之者惟毛新甫新甫幼敏  
悟強記甫十歲科舉業揮筆立就既長好班馬文陶  
韋詩文思水湧山出變態天成四方名士過門即相  
與樽酒共論窮日夜不休或評墨淋浪則文章愈得  
意平生以此為最樂事俸入惟此之俱空不留一錢

所謂文章意氣之士非耶然其為官積蓄所至有能  
名初尉西安有囚歸自郡獄折骨死以誣里正初捕  
時毆折者新甫計其距初捕已十六日實則出獄而  
監守者毆折之遂雪其冤有爭折膊而易骨蒸骸者  
骨之大小長短同衆莫能決新甫秤其所易骨較重  
一錢半乃取叢家中折骨私易之尔遂辨大謬官攝  
龍游有訴相害者詞至再三不受貧守無得以為閭  
里災其後為浙西常平司從事其長有欲獻羨餘四  
十萬者新甫力爭以置社倉惠民又有賣錢氏獄者  
又力爭後使者至卒得直無錫縣有獻缺役田入和





善堂者又力爭役得不廢凡其切切救民乃多類  
此余故敬且愛之自浙西同幕府咸淳丁卯同入館  
明年同考禮部試且官聯與連夢若情且甚親方期  
其顯用於世有忌者俄去之余亦隨補外適相念也  
辛未春有詔新甫再入館余方喜其此行必顯用忌  
者又復沮其來人多爲新甫扼腕新甫聞之泰然無  
幾微見顏而未幾疾革卒于家越壬申冬其孤不遠  
二千里乞余銘嗚呼其何忍銘然余知新甫深又何  
忍不銘故爲序次而系之銘新甫諱鼎新台州黃岩  
縣人曾祖輔祖幾父居厚世以儒學聞於鄉新甫生  
於開禧乙丑正月癸酉甲辰歲入大學登丁未進士  
第歷西安尉興國軍教授浙西提舉茶鹽司準遣改  
常平司準遣臨安府學教授除史館檢閱主管華州  
西嶽廟除史館校勘咸淳辛未三月壬午卒年六十  
七娶鄭氏子男三人公大公弼公邁皆力學能世其  
家女二人長適其甥袁白成次適登仕郎陳續孫孫  
男三人女礪冠生沂生有遺之文說若干卷詩若干  
卷雜文若干卷藏于家某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方巖  
紳南輿之和尚塘公平生文章意氣如此史事如此  
分教興國及教授臨安府務必義理淑士習在史館



箏削尤有法聲譽其都不料其止此也乃銘曰

騏驥一日千里兮不可使代耕雞之司晨旦旦兮  
不可以翔翔嗟公之氣軼俗兮落筆爛其成章乃  
悉心於民隱兮澤所至而下膏亦既發號而向用  
兮誰歟却之而退藏退藏兮積亦厚其在後之人  
兮未也

新喻縣丞修職張公墓誌銘

余咸淳庚午秋護試紹興府初識考試官張君天瑞  
聞迺翁縣丞公之賢欲見之未能越三年君忽訪余  
撫州則縣丞已下世乞余銘其墓余既悲之且以其  
遠來不得辭遂次其事爲之銘辭云  
開封人唐賢宰相詩文耀之後有號張三公者又自  
歛之黃墩遷饒州德興縣四傳至大理評事僧安始  
再興其長子汲仕至殿中丞其第三子潛傳三出生  
意仕至參知政事謚忠定公今縣丞公則評事第二  
子曰宣之六世孫其曾祖名南夫其祖名珪其父名  
萬中萬中替奈氏縣丞公生外家少長力學年二十  
一薦于鄉以屢舉忠寶祐四年授迪功郎調縉雲縣  
尉清苦自勵一意爲民長官凡民訟多倚之決部使  
者亦別薦諸朝民至繪像以祠秩滿再調新喻縣丞



未之官該 今上登極恩轉修職郎俄苦風痺履浮  
七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七十三公孝友忠信且少  
負異才乃五上春官不一售非命耶然老益堅三對  
大廷直言無忌雖再屈不少懼士果命所能制耶然  
矯矯出仕勢如老驥方振鬣胡遽嬰疾僅再調不果  
行士亦終如命何耶然公平生以振起家學自任仕  
雖不顯而學益昌子孫交表方且代之興終亦非命  
所能制也公娶朱氏子四人長即天瑞某官次廷瑞  
次鳳孫以後外氏次龍孫以後胡氏女一人嫁迪功  
郎獨州西安縣尉趙必嬰孫男四人史老禪孫

百篇藏于家錄曰  
視德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美塋先塋之旁有詩文數

水黃折 勢必東 時細流 忽派同 山蛇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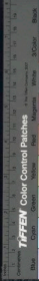
起復歌 麻陵隱 爲四列 唐宰相 韓張公

迨我宋 綿無窮 嗟盛丞 命雖奮 學益昌

耿不息 續既往 開方來 何可量 於休哉

陸大得墓誌銘

國家設科發策正以伸天下敢言之氣一有拘忌有  
司反先嗜無聲嗜可數已然於斯時也有能獨深  
其間豈不誠奇士哉紹興間奉命當國有司其故



聞事高先生編邑言之實施聞丁子萬當國有司  
又不敢問天下事陸先生又獨昌言之皆所謂奇士  
也然森冰相當國又高彦先被奇禍丁丞相不旋踵  
敗陸先生竟獲先士固有幸不幸歟然高彦先雖被  
禍獲數十年失文公出爲請贖與於朝廟食韓然至  
令壞漂有生氣陸先生雖免禍當時獨大參陳公  
自舉其事而薦殺之公歿今將二十年未有繼之  
明者果數爲幸不幸歟然君子爲出道厥寧顧其爲  
陸先生磯激方寤已平洩漫無述不顧其爲高彦先  
孤孫然出於繁密夜夢之餘也余故於陸先生之事  
童有履先生早入太學每談必第一声名卓冠流輩  
天下爭誦其文如快觀翔鸞奇瑞余尤所酷嗜之謂  
先生之文職世不一見所謂讀其策知其必能措置  
天下大事者而恨未得望下風歲在辛未余守湖州  
正先生寓里喜而承造其廬則先生久已困目眇然  
聞其議論之宏偉駁其記誦之如流尚猶崢嶸當世  
者莫及也信奇士矣撫州適歲侵賑救之方多所見  
教已而余叨除常平使者又除提點刑獄九民情風  
俗之要見教尤悉非曠者究心當世之務者不及此  
也查修其奇士矣未幾先生俄不疾而化余與之哀



乃于東歸其孤追及余江東道上乞余銘余不忍辭  
也行次黃竹叢林舍即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鵬升  
其先山陰人曾祖憲遷無湖祖宗周遷盱江父守謙  
贈宣教郎始遷臨川先生遂爲臨川人登淳祐七年  
進士第調全州州學教授攝靜江府興安縣審調稱  
建轉運司幹辦公事除國子錄選大學博士以疾丐  
外添差判潭州尋丐相凡四任主管仙都觀以終  
其任全州初立小學增闢湖湘書院講切義理無虛  
日有講義集至今行湖湘間其在興安則盡弊推豪  
強寬租賦凡吏胥久例自納錢志除之是行也雖勉

爲胡公願數月留而田里至今有遺愛其在福慶諸  
郡累年之訟擬決一空其在朝六館交賀得明師其  
本祠而歸尚能訓其里以孝弟忠信戶外之屢常滿  
先生雖以疾不及盡用於世其隨寓而行每如此使  
其獲盡用當何如哉先生性資坦夷而質首行已有  
法度與朋友交盡信鄰里有急難力貧給助不遺方  
自十二三入鄉校諸老先生已驚異其文少長力學  
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地理度數律歷之學靡不精究  
平生著述甚富成午校三山闕場者掠之無存今存  
於家有惟大學中庸春秋講義先生生於開禧丁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五月甲午卒於咸濟癸酉正月癸未年六十七積階  
至朝奉郎娶馮氏封安人生男三人長欽祖將奏捕  
滑滑次揚祖先卒次榮祖男孫二人芑孫榮孫是年  
十二月庚申葬先生於臨川新豐鄉白楊寺之原嗚  
呼天生一代奇士而乃止於此耶銘曰

謂天無意兮賦才何傷 謂天有意兮局命不作  
英靈雖返於山川兮精之尚凜凜於斗牛

會後鍾為人傑兮開世道之休

趙奉議墓誌銘

天祐我宋皇族盛大滿天下 榮於信之銀山兮自

少傳諸士初始少傳 太宗皇帝五世孫其先四世

皆封漢王少傳始以德齒俱尊首知西外宗正生子

八人皆擢進士第有諱不迹者尤知名仕至華文閣

待制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光祿生朝請大夫諱善

知臨江軍賸奉直大夫奉直之子是為奉議諱汝濬

字文浩性坦夷無城府篤學能詩文髫髻秀美與人

交笑語出肺腑而居官謹密所至有能名初尉定海

制置使顏公顯仲屬開河渠六十里以避江濤之險

氏不擾而利無窮定海舊多寇公設方略擣其穴補  
獲甚衆且請止戮其為首者制置使大喜上其功公



以改合入官爲奉新縣丞攝其邑事賑荒多所全活  
民謂公生佛丞無聽事已三十年公捐俸一新之秩  
滿知南城縣會郡家督賦急公委曲與百姓約一以  
信應之民用以安盜發南豐郡以屬公公盡釋其脅  
從人尤德之通判鎮江府在總領所治下甚苦煎熬  
公至與之裕然遷通判建昌軍攝軍事值水後盜起  
公鎮撫不遺力忌者反以爲言公遂杜門不復出仕  
自號假庵讀書卷性終其身其習熟於世德者爲何  
如使公得盡其用其增光前文人當何如哉然時行  
時止存其在我若益長蘅平本又之相扶詎易量也

耶公少學於華容丞王子明子明既死公出仕若滿  
解而歸必耐其墓世多其厚德居鄉多義舉輕財樂  
施平生處事一斷於理無遲疑二三以至疾革尚手  
揮白扇精神灑然家事無大小區區悉定著之冊而  
卒時咸淳九年五月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娶周氏  
從姑之女也繼張氏忠定公孫繼宋氏晦庵先生孫  
俱贈孫人男三人長崇夔修職郎瑞金縣丞次崇樹  
潛貢進士以後其弟汝稷次崇樛女四人崇昭適其  
甥張履園崇貴適三請鄉貢進士上官萬里崇慶未  
行餘尚幼孫男三人必麟必岐寅僧必岐爲堂姪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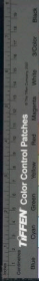
州通判崇柱之後是年某月某日葬公西蜀招善都  
之長生坂公所預卜也銘曰

才之優足以行德之優退而藏存者長家其昌支  
之茂本之強

艾隱先生林君墓誌銘

寶祐乙卯歲余應鄉書聞有高才卓識持衡風簾間  
者是為林君桂發而未果識也余既竊弟歸往來從  
事有悞一見如平生歡而未驟款誨益也後四三年  
再會君吳門與語夜夢半君袞袞談古今折義理如  
傾河漢不可休知其學必有自來而未能悉也自是

每對剛之士必問君家世皆言君艾隱先生之文  
隱古學古心超然不與世接君亦刻厲先志坐是偃  
蹇於世余於君益敬之後之又十年余歸自江西君  
適從事沿海州司之幕因得讀閣艾隱先生詳盡其  
乃慨然言曰官遊日久先君墓猶未銘正欲以爲之  
子余說不能再三明日以其狀來又辭至再三皆不  
獲乃敬爲叙其事而次之先生諱守道字守一自孩  
提已巖然不羣臨與君克弄十歲失怙恃卓有大志  
刻苦讀書蚤工詩賦年十五即嘆曰破碎非吾學也  
改學經又歎曰破碎猶吾前曰詩賦也改從每卷七





生遊願聞大道之要褻糲束書至中途即胸庵計而  
返慨然閉戶力學精思家踐如及考第之可為夫世  
之士生而讀書即以科舉為的既得之矣即復渾渾  
利祿場至老死不知省其或能討得失於分定知義  
理為先務又必得大儒為依歸聞其所從入之門而  
塞其所不由之途然後知自拔於流俗如先生力  
孤自奮以說賦破碎不為而改經學又以經義亦言  
道不為而改求大儒為之師求之師不偶復歸而求  
之行餘師譬之於水萬折必東不極不止非大丈夫  
而能爾哉然則先生之規勢利為何如矣性剛直每

面折人過鄉間多畏憚不敢為非蓋其備身踐言所  
以率先人者深也能豪飲飲至數斗不亂吟筆天成  
輒出人意未嘗獨行冥思忽有所得大笑聲振山谷  
此皆奇氣之所發見而世莫測也然則使先生而養  
送於世又當何如矣家貧僅終伏臘而賦佃相持寬  
不擇羨惡燥淫輒繫入鄉父老以此德之狂發捧卿  
書至讓以為頌德之報而不知此於先生未足窺毫  
末也嗚呼士慮為科舉累不志於道耳而先生志於  
道矣士志於道患貧弱不足於用耳而先生有奇氣  
矣士有奇氣患賤略細行與人或少恩耳而先生



鄉曲細弱忠痛矣然猶卒不一遇於世其命也於清  
河有而以得於外者為輕重哉然亦安有積之厚者  
發不宏而必于其身也哉先生之先出比干比干以  
諫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山因以林為氏武王封堅清  
河林放從祀先聖封清河伯蓋其堅之舊如雍如楚  
如不徂皆以名節見春秋左氏傳故春秋時林氏惟  
魯為盛其後林德從晉元帝渡江遂為江南人祿  
一世孫孝寧守泉州又為閩人唐僖宗乾符二年有  
先輩公自閩挺進士弟與衡推公兄弟並興子孫蕃  
衍故自唐以來林氏又惟閩為盛至昭宗朝有光州

之國始林氏隨王潮兄弟主閩者會具在先輩公歸  
之後人先生別族爾先生之父諱希顏祖諱順夫嘗  
以三舍法升上庠曾仕諱團先生生於某年某月以  
端平元年十二月晦日夙興繼頓不疾而逝年若干  
涇祐元年十一月望葬茶溪之南娶陳氏方管葬時  
陳氏猶在諸孤不忍預殯其親不併為陳氏祔允陳  
氏卒又不忍穴先生墓傍遂起義別葬于男之二宗  
旦如塋皆有文各桂發受業海庵之門人信齋楊公  
復以繼元志登丁未進士弟今以沿海制言幹辦公  
事秩滿封秩男四人曰略曰拓一 曰王止一 曰



入太學桂發子也孫文尚全先生多遺書庚子  
多不存存者若干卷藏於家晚猶嗜易積十年  
卦義演死尚吟誦不輟易筮置易床頭銘曰

於戲此文隱先生於公之叫艾隱貴不以爵壽

不以年世有貴且壽於艾隱未必如艾隱之家之  
能世其賢然則方來者其可量耶於斯乎可以觀  
天

與士張君猶人林氏墓誌

士非少長卓立意既達而後龜飽於善者雖賤不得  
稱素行也士非父母俱賢必於師而後訓也於善者

雖貧賤未必能少長卓立也嘉應庚子夏余讀書邦  
庠同舍張君澤民時年猶未弱冠每勵於新浴策方  
撤步清談澤民獨曰誦古文不少休平居非公堂講  
肄足跡未嘗出戶限余以是敬其少長能卓立知其  
必有自來者已而澤民冠鄉書入太學擢進士第歷  
官所至稱廣能人人誦其父母之賢能故年余雖獨  
知之早反以官牒差池未果登堂以拜成在戊辰始  
獲同官中都亟欲牲拜之則其父已下世其母亦已  
老且病余悲之未幾余補食外丞以出澤民亦隨以  
母喪歸余又重悲之越查澤民俄以其之歿士



其母貧，杖來，屬余，併為銘，余以善，昔月，備集，得  
辭，與士，諱，該，字，平，博，應，冬，元，府，界，山，縣，人，本，姓，盛，氏，張  
之，出，也，必，盛，之，治，命，後，舅，氏，始，姓，張，父，曰，肆，大，父，曰，  
珍，世，有，隱，德，稱，人，諱，慈，字，姓，林，氏，同，里，人，世，與，張，氏，  
俱，鄉，稱，善，友，者，也，與，士，賢，產，悉，以，遜，諸，兄，稱，人，皆，送，  
唯，謹，與，士，母，名，奉，救，水，盡，數，稱，人，順，承，唯，謹，與，士，居，  
鄉，急，義，有，患，難，必，竭，力，救，援，稱，人，叶，助，唯，謹，與，士，  
書，與，士，課，其，程，稱，人，躬，緝，績，與，夜，分，澹，溼，民，從，師，與，  
士，竭，其，誠，稱，人，早，夜，預，備，其，衣，裝，溼，民，薦，于，鄉，與，士，  
曰，書，不，負，人，溼，民，得，負，書，溼，民，又，第，歸，稱，人，曰，恨，汝，

父不見及其母負父訓如其生及迎養孺人東嘉賦  
一施董聲為愀然不樂及其子為百姓雪死冤於泉  
事司人或危之孺人乃大喜曰汝父亦慰矣九泉蓋  
其同心同德有如此澤民在上庠授恩典乞雙封二  
親命將下處士先沒孺人獨拜命處士以淳熙戊申  
八月十有一日生淳祐辛亥十月二十有一日卒享  
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於淳熙丙午之八月二十有三  
日卒於咸淳戊辰之十有一月朔壽乃至八十有三  
心同德同而命不同澤民與人言未嘗不墮淚然處  
士孺人之俱以賢稱者心也德也命在天者豈所計



耶澤民家狀臘初僅僅足自澤民策黜場屋遂貧自  
澤民登仕途益貧嘗調建康府理曹貧不能將母不  
敢行京尹尚書若公聞其賢而念之禮致之幙下孺  
人竟卒于京又貧無以為喪凡棺槨衣衾皆替公賻  
給之若公愛賢錫類之仁於是為不可及而澤民夙  
受父母訓家庭之行益修取重當世其賢又何如也  
處士生二男長翻孫早世次潤孫即澤民今以法從  
諱賢交薦為紹興府諸暨縣女二人長適舒祥即次  
適徐祥發次男五人女一人未行處士以寶祐甲寅  
十有一月甲申莫縣之政實知西岡孺人以成淳已

巳十有一月庚申附其兆甲戌十月始得墓石請銘  
銘曰

父知教子矣母或掩其非 母賢矣非父之若或  
德孰與聞其基 惟茲同德兮其合自天 積慶  
于家兮洪河之之源 生不同封兮 黃其駢  
生不同壽兮銘同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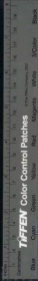
余夫人墓誌銘

慶元府舊有訥菴先生余君以經學教授閭里從  
之者數百人後多出為名卿才士余生也晚猶幸  
得附其門人宗學諭王公貫道因亦得竊聞先生



緒論及燕其子余君子容與其外孫薛君漫翁時瑞  
平三年丙申歲春也去之三十有八年歲在甲戌余  
以奉祠里居漫翁忽喪經殯門而告曰悲矣訥菴余  
先生之后盡矣吾舅子容久已死今吾母又死吾母  
而不為之誌世無復有知余氏者矣且吾母避婦人  
其行有足稱者無二十五始嫁嫁二年即寡家貧未  
有子勢不可一朝居吾母泣曰使我不死守薛氏之  
鬼飯矣立志守誓弗去木幾訥庵門人有擢第歸水  
婚者母曰媼居命也否者吾夫不死矣有勸者曰今  
媼嫁官人非前比也母曰不得為官人妻亦命也否

者吾夫當擢第矣余聞漫翁言而悲之為次其事而  
誌之余氏世為鄞縣人父端臣大學生訥菴先生也  
夫薛與之故衢州使君某諸孫也子璉進義校尉  
浦都統司計議官即漫翁也夫人有明識幼能誦論  
語孟子年十二能助其母理家及力貧居寡奉祭祀  
睦姻族教子讀書并成就條有男子所不如其生以  
紹興甲寅享年八十一以咸淳十年二月八日卒是  
年十二月四日葬清道鄉潘嶼即其夫薛君墓側生  
男三人真老妙老觀老則為叔父后孫女二人皆未  
行初漫翁困塲屋游淮墘得勇婦歸夫人却不受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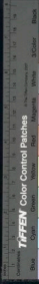


曰我之所以望汝者豈在此也漫翁自是益感厲思  
有以酬夫人素志命猶未偶風水之悲已及漫翁謂  
余言至此泣數行下余聞其言益悲曰是豈容不銘  
也耶孀居者多矣夫人獨食貧誓死者五十有五年  
其節何如也不更二夫者有矣夫人以其夫不得官  
不忍改適他人之有官其識何如也母冀其子之貴  
宜矣大人不說其子以他途進必欲其以儒學進其  
志又何如也是皆可銘也而豈容不銘也耶銘曰

少杜娶居操水雪芳 教子讀書志金錢芳  
嗚呼茲其為名父之女歟庶幾乎烈芳

孫承御墓誌銘

杜牧自撰墓誌既沒未有改為之者也程太中自撰  
墓誌歿而填實卒英歲月者治命也余鄉有孫  
監鎮江府丹徒鎮孫君亦自撰墓誌而歿其所親孫  
君某致其子鳴道之言乃屬余更為之余再三辭方  
君曰杜牧程太中文行昭當時其所自述乃皆平平  
此人之所共信則因而用之可也今承節君坎壈平  
生而高自稱譽儻亦因而不改將誰其信之也余曰  
固也然自所誌不用而改屬他之人承節有靈其謂  
何且余與孫君無一日雅故而輒更其所自誌果足



以君其冥冥之心也辭又再三不聽亦惟取其  
所自誌者而烈之君之自誌曰本有不羈之士曰蔡  
福翁其字叔和世為慶元府慈溪縣黃郛人年十餘  
歲通九流應科舉不偶退而編三皇五帝而下迄于  
五代名曰野史纂無極太極以來至於時改名曰墨  
兵錄天地事物之變及乎品彙流形名曰繁莊凡百  
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札而抱劍遊四方上督視  
史公籌邊十策調以歸州巴東耐笑而去之歸而  
佛氏所謂大藏經又悉加之纂注夢游香醉山因自  
號香醉山人太悟生死法而常又謂人曰甚哉大素

氏之不仁也勞我生不足恃遂我以死其止

止生本無生父得有死年既七十乃雕鏤斧吾立石

隄前慨然長嘯曰地與天相刺火與風相射四游

州太靈中一微塵耳安知其朽不朽哉凡皆孫君

誌之畧如此越兩年乃卒實歲淳八年除夕年七十

二歲淳十年除夕葬黃郛之感山父名微云概豐問

參政名固之後孫君謂夫精於易預知孫君生為異

人者也子男五人某女三人婿謝庭華李季和如未

行余觀孫君所自誌殆挾奇氣負大志流落困踣逃

於佛而終焉者豈以其語性多端之也 卷五帝





史記無極

其幼能

其幼能

鬼神也自號不羈是真不羈者耶雖然終非几子也

銘曰

氣浩然兮如虹

志矯然兮如龍

命之不偶雖然兮談空

朱縣尉墓誌銘

咸淳十年六月六日崇德縣尉朱君卒明年夏廿八  
屬余銘其墓余惟君家世世讀書號東樓朱家其先  
宗玉名歟以禮吉夕日為子孫

里君之仲父監

渠先生和叔始以同舉教授君始歲從之游年十二

通科異業十七八馳聲鄉校二十三捧鄉書二十六

再捧鄉書自是無試不貲獨不利者五年五十七

以屢舉恩得官越一年再薦一清明年又不利春吉

越三年將之官俄以疾卒于家薦紳先生比其惜之

君宏正麗姿浩然不以世慮介其意人有用其文策

動者厚謝之臺髮無取年饑糶踴即下其價以廣施

惠識其器識自有足致遠大者至若詞華俊發行華

辭參無改與並駕每一涉筆科名兄弟師友姓名跡

奕翩翩滿壁姑知人將出建旌鼓講



地無不立萬功。金又何可當也。而八子於斯非命  
耶。世之僥倖致富貴者幾人。擬求人緒餘。僥倖高科  
者又幾人。而君獨反制於命何耶。然鄉評物論。謂乎  
惟君是歸。於彼瓊瑤。若弃唾。彼雖幸而得之內心  
終慚。沮不自寧。或終其身。沒聲利。如君厚其積。不計  
其報。花竹滿前。鴈詠自適。名教內樂。地淘淘然。復大  
巨量。又章命之可制也。耶君諱應。字普。號慶元。行憲  
溪之。更授曾祖祐。免解進士。祖汝明。迪功郎。汀州司  
戶參軍。父擢。迪功郎。致仕。方氏其妣也。娶亦方氏。繼  
胡氏。子勇。四人。岳家。亦能。學世其

家。聖翁以後。君之同祖。初祕書。為餘杭縣學。三官  
女三人。長適進士顧國寶。次適修職郎新紹興府餘  
姚縣尉范金。次女婚修職郎新婺州金華縣丞汪衍  
道。孫男二人。景鳳。景驥。君生於嘉定五年七月六日  
得年六十有三。德祐元年七月四日。歿。縣之德門鄉  
小桐嶼石教之源。初君之同祖弟祕。與君同年。薦於  
鄉。同年推恩。同年卒。同年同日葬。亦同其地。銘曰

彼鴛鴦

飽鴛鴦

嗟其意氣何酸

此天馬

識者布

然其抱負何太奇

有美人兮瑞世

生不遇兮其迷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七

同其樂者誰歟

埵鳴鹿應死生與俱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